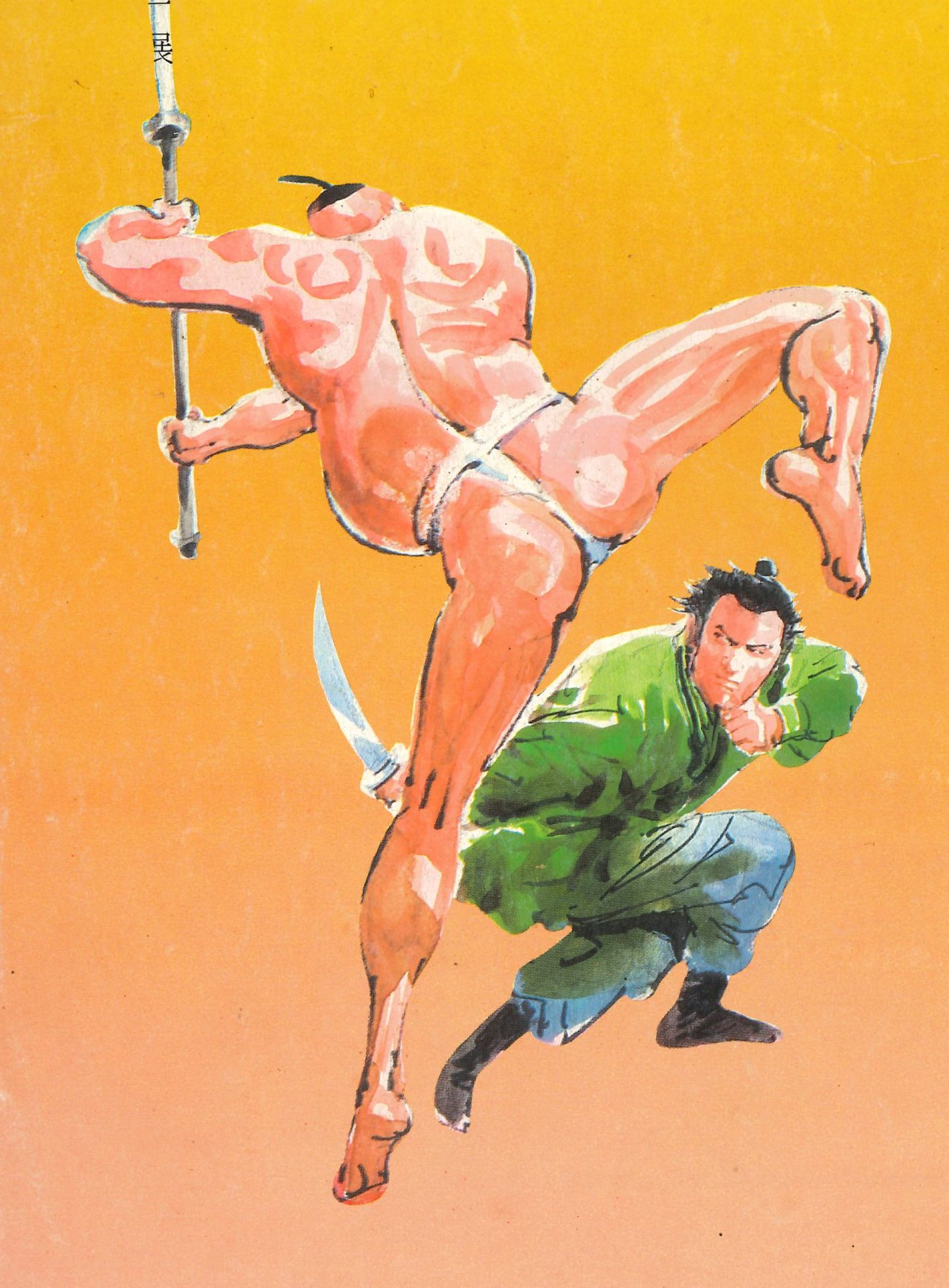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衝天炮（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著

追捕手蕭原由於「多管閒事」，這一次遇上了一個危險的勁敵——一個善用炸藥的悍匪，幾次皆險被炸死，且還惹上兒女之情，……欲知他能否鬥贏那個悍匪，如何處置那段情緣，請閱本文便知。



第28年

28

$5.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民初﹂追捕﹁故事﹂衝天炮﹁，故事題材相當精采，過程曲折緊張兼而有之，講述名追捕手蕭原由於﹂多管閒事﹁，插手一宗謀財害命、女事主兼而被姦的鉅案中，遇上了一個危險勁敵——擅於利用炸藥製造炸彈的悍匪，幾次三番險些喪生在這悍匪的炸彈下，幸而他福大命大，終於總算……最後，蕭原又惹上一段令他感到不知所措的兒女私情，進退維谷，到頭來是來者不拒？還是一揮慧劍斬情絲呢？欲知整個故事結局，請參閱今期的刊出。

一篇風趣惹笑，清涼有勁的中篇連載﹂小草包﹁今期已開始刊出，是新秀作家王寶寶首部巨著，閱讀之餘，惹笑處，保証令你發噱，感人處，定當使你感動肺腑，請參閱今期內文第59頁。

☆　　☆　　☆

龍乘風在下期貢獻一部現代都市故事﹂怒轉乾坤﹁給各位，故事中有無數光怪陸離、匪夷所思的怪事，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下，一一展露在你眼前。現代奇俠高浪與唐雪婷再度攜手，在本文中揭破一宗奇人奇案，精采之處，保証令你拍案叫絕。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8期
（總號142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民初「追捕」傳奇故事／雲劍飛·文
可飛·圖

衝天炮



途中救傷者

走在路上的蕭原脚步輕快得就像踩在雲端一樣，飄啊飄的，咀邊泛起一抹歡悅的笑意，雖然太陽很猛，他却一點也不感到熱。

因爲他正在想着與張鳳琴在一起的那幾天的歡樂情景，腦海中滿是她的倩影，簡直渾忘身外的一切。

戀愛，眞的敎人全心去投入，渾忘身外的一切。

相信戀愛過的人，都會這麼說。

這就難怪蕭原如此「神魂顚倒」了。

想到張鳳琴含羞答答地低聲答應了他的求婚，他樂得心花怒放的情形，他不自覺地「哈」一聲，笑出聲來。

這一笑，令到他從沉迷的回想中醒覺過來，臉上喜洋洋之意更濃。

他幾乎想大聲呼叫出來：「我很快樂，她答應嫁給我啊！」

但他雖然樂洋洋的，還不至樂得失去了自控能力，他沒有忘記，這是在路上，不單是他一個人行走的——雖然這時候附近沒有別的行人，要是被人看到他那種狂態，不被當成瘋子才怪！

跟着，他便看到前面有一個漢子倒在路邊一棵樹下，一動也不動，不知是死了，還是昏了過去。

他不由放慢了脚步，兩道銳利的目光在那人的身上打量着，馬上，他便發覺那人身上有血漬，但却看不到他的樣貌，因爲那人是匐伏在地上的，顏面偏側向路邊外，因此，無法可以看到他的臉孔。

慨允緝悍匪

蕭原抬眼往前路望一下，極目之處，不見有一個行人，他的眉頭不由皺了一下，有可能那個人是假扮成那樣，誘他走過去，然後出其不意地發難。就因爲他曾遭遇過幾次，所以，他一直警惕於心，遇上什麼不尋常的情形，他總會那樣多疑的。

也難怪他的，因爲那幾次的遭遇，他幾乎死在那幾個「仇家」的手上，他只有一條命，而那些向他報仇的人，沒有一個不想他死的，所以，他不得不小心提防，因爲一個大意，他就有可能一命嗚呼。

但又不能見死不救，那有違他做人的宗旨，也令到他良心不安，因此，他猶豫了一下，還是向那個人走過去。

——不過，他暗中提防着。

走到那人的身前，他馬上看到，那人的右手臂上有槍傷，雖然已用紗布扎起來，但仍有血滲出來。腰側上也受了傷，那一處衫褲紅了一大片。

那人極有可能是因爲失血過多，不支暈倒在地的。

蕭原看去那人是眞的昏了過去的，雖然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有可能是盜匪，也有可能是被盜匪打劫，反抗之下弄成這樣子的，但在未淸楚對方的身份之前，不管如何，總要將他救醒的，總不能看着他這樣躺着，因流血過多而死。

他馬上蹲下來，將那人的身子翻轉過來，赫然發現那人壓在身下的左手中，握

着一支駁殼鎗！

他不由微吃一驚，馬上一手抓住鎗管，一把自那人的手上扯脫，隨手插在腰間褲頭上。

那人確是昏了過去。一點反應也沒有。

蕭原兩道目光立刻落在那人的臉龐上，打量着。

那人的年紀不會超過二十五歲，五官端正，透出一份秀氣來，大概因爲流血太多的緣故吧，那張臉蒼白得敎人看了有點不舒服。

蕭原先探一下他的鼻息，有點微弱，再檢查他身上的傷勢，發覺他的右臂傷得比較重——擦着臂骨射出一個血洞來。而腰上只是被擦出一道血槽，右腿膝被撞瘀了一塊，此外，便沒有其它的傷口了。

一個人因爲流血太多而暈厥，最好的是喂他喝些水，可惜附近根本沒有河溪，而他身上也沒有帶着水，只好先拿隨身帶備的刀傷葯，替那人敷治。

他這種刀傷葯具有止血鎭痛的奇效，他以前多次受傷，都是敷上這種刀傷葯，很快便痊癒。

待到替那人包扎好，蕭原已弄得滿頭是汗。

「水……水……」那人忽然嗡動咀唇，低弱地叫起來。

蕭原聽到那人說出話來，雖然神智未醒，但總算有了反應，不由一喜，但隨即，他便爲難地皺起眉頭，前後張望着，希望看到一個行人的身上帶着水。

那人又動了一下，一聲比一聲低弱地叫道：「水……水……水……」

一時之間，到那裏去拿水，蕭原急得直搓手，不停地前後張望着。

——因爲他知道，水對於那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就算是喝一口，也可以令到那人立刻醒過來，反之，他可能會因爲缺水而死去。

終於，他看到來路那邊，有兩個人走來。

而那人雖然仍然嗡動着乾燥的咀唇，但已幾乎聽不到聲音，嗡動也越來越慢。

蕭原也不等後面那兩個人走上來，跳起身來，飛一樣急奔向那兩個人。

那兩個人亦已看到蕭原與那個人，早已心中生疑，脚步也慢下來，後來看到蕭原向他們急奔過來，不由大吃一驚，先是站立，隨即轉身撒腿便跑。

——絕無疑問，他們以爲蕭原來意不善，甚至以爲他是攔路打刧的匪盜！

蕭原一見兩人轉身就跑，心中大急，急叫道：「喂，別跑，快停下來！」

那兩人却是阿崩叫狗，越叫越走，而且奔跑得更快，並且驚慌地大聲呼叫：「救命，救命啊——」

蕭原被那兩個人的「救命」聲驚省過來，知道那兩個人是誤會了他，不禁有點啼笑皆非，忙大叫道：「兩位老鄉，我不是匪盜啊，我想向兩位要點水，給那個人喝，那個人若沒有水喝，可能會死的啊！」

那兩個人卻根本不理會他的說話，一個勁往前奔跑。

蕭原只好拚命追上去。

——因爲他已看到，那兩個人的身上

，都帶着水壺。

那是一種用椰子殼做的「水壺」。

猛地，蕭原將插在褲頭的那支鎗拔出來，他也才省覺到，那兩個人一定是瞧到自己插在褲頭上的鎗，因而誤以爲他是土匪的。他也顧不了那麼多，朝天開了一鎗，同時大叫：「別跑，再跑便朝你們開鎗!」

那一下鎗聲嚇得那兩人雙脚發軟，哆嗦着停下。

蕭原跑到那兩人的身前，疾聲對那兩個滿臉驚恐地瞧着他的人疾聲道：「快將水壺拿給我!」

那兩個人慌不迭將水壺除下來，遞給蕭原。

蕭原眞是又好氣又好笑，隨手接過一個，便轉身撤腿往回跑。

那兩個人不由怔怔地看着飛跑回去的蕭原，目瞪口呆。

蕭原奔回那個人的身邊，那人已經又昏迷過去。他急忙蹲下來，撬開那人的牙關，將水壺湊在他的咀邊，將水倒入他的口裏。

起先，溢出來的比喝下去的還要多，慢慢地，他的喉頭上下移動着，開始懂得喝水了，蕭原這才放心地舒出一口氣來。

——他能夠「懂得」喝水，這表示他已從昏迷中漸漸甦醒過來。

只是喝了大半壺水，那人的身子終於動了一下，而且，眼皮也開始顫動起來，忽然睜開了一綫。

蕭原拿開水壺，在他的臉上洒了一些水，他自己也喝了幾口——他也有點口喝。

那人終於「醒」過來，吃力地張開眼，目光先是有點迷茫，繼之停在蕭原的臉上，慢慢地，眼中有了光芒。

「……你……救了……我……」那人艱澀低弱地從咀唇間吐出幾個不連貫的字來。

蕭原點點頭。「你覺得怎樣了?」

「謝……好……多……了……」

「你的傷勢不算很嚴重，但流了很多血，」蕭原溫聲說道：「你只要躺着不動，那是不要緊的了。」

陡地，在蕭原的身後響起一聲驚急的大叫聲：「土匪，那邊有土匪衝過來!」

蕭原聞聲大吃一驚，急忙扭頭後瞥，看到發出叫聲的是那兩個誤會他是匪盜的人。兩人大概已看出蕭原不是壞人，所以壯着胆走前來，已來到蕭原的身後，臉上露出慌恐的神色，哆嗦着便欲往前跑。

蕭原疾喝一聲：「兩位老鄉別慌!」同時間，他已瞥望到在路這邊斜對開去的一片野地上，忽然出現了近十個衣服各異的漢子，有的身上斜掛着子彈帶，有的左右交叉斜掛，有的圍在腰間;有拿長鎗的(步鎗)，也有手握駁殼的，一眼看去，就像「大雜會」一樣的雜牌軍，向這邊猛衝過來。

說起來，蕭原眞要多謝那兩個人。因爲若不是那兩個人驚叫出聲，他仍沒發覺那些「大雜會」急驟地衝過來。

那些人的模樣，只要稍有見識的人，都看出他們是土匪!

那些「丘八」(軍隊)雖然吊兒郎噹的，但都會穿着「灰皮」(軍裝)，就算是地方上的民團或是自衞隊，有些也是穿軍服的，就算沒有，也不會像那伙人那樣，雜七亂八的，不成樣子。

蕭原可是料不到那伙土匪會在這種地方忽然出現，而且，還是向他們衝過來的，他先是一怔，繼之便恍然——那伙土匪不是衝着他來的，而是衝着那個受傷的人而來!

果然，只聽那個受傷的人低促斷續地啞聲說道：「救……救……我……」掙扎着欲爬起身來，左手急亂地在地上抓摸着。

眼前這種情勢，蕭原不理也不行，因爲就在這刹那，那伙土匪已「砰!砰……」地向這邊開鎗射擊，並且怪聲怪氣地咋呼起來。「X你媽的，他在那裏，哼!他媽的看他還跑得了!」

子彈「嘯嘯」地從蕭原的頭上擦過，他慌忙伏在地上，一手按着那人，右手已將那支駁殼鎗拔出來，盯視着那伙邊衝過來，邊胡亂開鎗的土匪。

那兩人沒跑出幾步，便被那一陣鎗聲嚇得雙脚發軟，跑不動，狼狽地伏在地上，直叫「媽……」

蕭原瞄準了，朝那伙越衝越近的人「砰砰」開了兩鎗。

一時間，鎗聲大作!

蕭原按着那人，緊貼在地上，幸好有那棵樹替他遮擋，不然，有可能會被射中。

那兩個漢子則嚇得不再吭聲，雙手緊緊地抱着腦袋，動也不敢動一下。

而蕭原那兩鎗雖然射倒那伙人中的兩個，但由於還未能完全確定那伙人是土匪，所以，他沒有瞄準那兩個人的要害射擊，只朝他們的手脚射擊，因此，那兩個人只是受了傷，沒有喪命。

但以蕭原的鎗法，要射中他們的要害，那不是一件難於辦到的事。

那伙人見蕭原不開鎗射擊，馬上又從地上竄起來，邊開鎗，邊衝過去。

蕭原覷準了，又開了兩鎗。

又有一個人痛叫一聲，跌倒在地上，其餘的人急不迭仆到地上，向蕭原猛烈射擊。

而這一次他們學乖了，一部份人繼續向蕭原射擊，另外幾個則躬着腰，往那邊衝過去，這樣蕭原便不可能阻止得了。

蕭原暗呼一聲：「不妙!」在這情形下，若不溜之乎也，那遲早會成爲「甕中之鼈」，被那伙人將之包抄圍困起來，那時候，縱使他會飛，也飛不了。

他馬上想到那兩個仍然嚇得伏在地上，抱着腦袋，鴕鳥一樣動也不敢動一下的「老鄉」。

他急忙扭頭朝向那兩「老鄉」叫道：「喂，你兩個快來幫忙一下，將這個受傷的人扶着快走，我掩護你們，阻止那些土匪衝過來。要不，遲早會被那伙土匪衝過來，那時，我們想逃也逃不了，一定會被他們殺死!」

他故意將「一定會被他們殺死」這幾個字說得特別響，果然有效，怕死的人自然不想死，那兩個「老鄉」自然不想被殺死，因此激發了他們求生的本能，也不知打從那裏來的力氣，馬上從地上爬起來，連滾

帶爬地滾到蕭原的身邊，左右抓着那個受傷的人的手臂，在蕭原的掩護下往後急奔而去。

蕭原在兩個老鄉滾到他身邊時，早已將身上那支匣子鎗拔出來，覷準了，朝那些彎低腰，散開來往這邊衝過來的人掃射了一串鎗彈!

那些人雖然沒有被射中，但也被壓得急忙仆伏下去，不敢再往前衝。

但他也被對方負責掩護的人射擊得幾乎抬不起頭來。

那兩個「老鄉」却乘蕭原那一輪掃射，架着那個受傷的人滾爬出老遠，慌急急地往另一邊的荒野地奔去。

蕭原這時候雙手握鎗，兩道目光不停地掃視着，只要覷到那些人中有人身形稍動，他便向之射擊，就憑他的神鎗法，不但射傷兩個人，也令到那些人「龜縮」在地上，不敢再稍露出身子，以免成爲蕭原的靶子。

那些人只好伏在地上，不斷地向蕭原開鎗!

蕭原這時候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闖」之概!

扭頭看了一下，那兩個「老鄉」已架着那個受傷的人，跑出了老遠，他禁不住舒了口氣。

雙方就這樣僵持着。

蕭原直到那兩個老鄉跑得幾乎看不到人影，才從那棵樹後滾爬，隨即竄起來，箭一樣衝到對面路邊的一棵樹後，立刻向那些乘機從地上滾起衝過來的人掃射了一串鎗彈!

又有人發出痛叫聲，那些人急不迭撲落地上。

蕭原立刻又從樹後竄起來，往前飛奔，但他却不是向着那兩個「老鄉」奔下去，而是將方向偏移了——他這樣做，是想將那些人引開去。

飛奔出一段路，他又竄至一個土堆後，朝那些怪叫吆喝着又竄起衝過來的人連開了五六鎗。

那些人又被阻嚇住了。

而蕭原與那些人的距離越來越遠。

但那些人却窮追不捨。

蕭原正想他們這樣，那就可以讓那兩個「老鄉」帶着那個受傷的人，從容逃到安全的地方，而那些人也會被他引得「誤入岐途」。

蕭原就用這個方法——跑一會又停下來朝那些人放幾鎗，一直吸引那些人向他追下去，也因此偏離那兩個「老鄉」奔跑的方向越來越遠!

估計那兩個「老鄉」帶着那個受傷的人已跑出很遠，蕭原才不再與那些人玩遊戲——老鼠戲貓，一直往前奔跑。

而雙方的距離已拉遠到鎗彈失去威脅的距離，因此，蕭原根本不再掩蔽身形，「堂而皇之」地挺起身一直「落荒而逃」!

＊　＊　＊

作爲一位追捕手，不但要身手了得，胆色過人，還要善於追踪覓跡，那才有資格幹這一行。

蕭原外號海角天涯。那是說他若是盯上一個要獵捕的目標(大都是各地方當局懸紅緝拿的通緝犯)，就算那個人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脫他的追捕緝拿，而他乃是捕手這一行中的頂尖人物，他的本領自然是很高。

而他更精擅追踪覓跡這種本領，曾經有不少奸猾如狐的巨盜悍匪，用盡方法欲擺脫他的追捕緝拿，穿州過省地逃亡，結果，仍然被他緝拿歸案。

因此，他在擺脫了那伙人的追逐後，很快便追踪循跡，找到那兩個「老鄉」與受傷的人。

他之所以要找尋他們，是不放心那個受傷的人，所謂救人救到底，何況，他是因爲那人，才「趟上這淌渾水」的，他也很想弄明白，那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人到底是什麼人，他不想莫明其妙地救了一個人——一個可能是奸惡的人。

那兩個「老鄉」與受傷的人躲藏在一處山脚下的矮樹林中，正自着急不知如何是好——是撇下那個受傷的人一走了之，還是好人做到底，繼續照顧那個人，看到蕭原忽然出現在他們面前，不禁大喜過望。

「老鄉，那伙土匪沒有追來了麼?」那個年約三十五六歲的漢子急巴巴地瞧着蕭原問。

「他們已被我引到很遠的地方，不會找到這裏來的，放心吧。」蕭原讓那兩個「老鄉」吃了顆「定心丸」。

「老鄉，那……我們還要趕路的啊，我們將他交還給你，我們要走了。」另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的漢子馬上說。

「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蕭原問道。

「大嶺鎮。」那個年紀較大的漢子說。

蕭原抬頭看一眼樹梢頭上的天空，說道：「你們不怕遇上土匪麼?何況，由這裏趕往大嶺鎮，足有二十里路，怕要半夜才能趕到去，你們不怕在黑夜中遇上匪賊麼?」

那兩個「老鄉」聽蕭原那樣說，臉色都變了，年紀較大的那個失措地說道：「老鄉，我們怎麼辦?」

「你們還是跟我到附近的鄉集去住宿一晚，明日才趕去大嶺鎮吧。」蕭原這樣說，一則是爲了兩人的安全着想，二則，他也實在需要兩人的幫忙，將那個受傷的人抬到附近的鄉鎮。

那個受傷的人已昏迷過去，蕭原瞧到他的面色好了很多，應該沒有什麼大碍，才暫時不理會他。

「這……」那兩個「老鄉」互相看了一眼，仍是那個年紀較大的漢子說道：「我們跟你到附近的鄉鎮去吧。」

「嗯。」蕭原說道：「還要煩勞你們抬着他走。」

那兩人無奈地點點頭，俯下身，將那人架扶起來，跟着蕭原走出樹林。

他們很快便走上一條泥土大道，順着走下去，走不多遠，便來到一處鄉集上。

那鄉集叫三聖鄉。

三個人帶着一個受了傷，滿身是血的人，自然引起鄉集上的人的好奇，石板大街上的人都紛紛向他們投以詫異的眼光。

那兩個「老鄉」不安地將頭垂下，蕭原卻若無其事地在前面走着，在大街內找到一家旅店。

他們才走入那家旅店內，那個看樣子像是老闆的中年人馬上迎上來，思疑地打

量着他們。「四位……你們要在這裏住宿?」

蕭原已看出那個中年男人對他們有所思疑，忙說道:「是啊，我們在路上遇到一伙土匪——我這位朋友就是被那伙土匪打傷的，幸好終於逃脫了。」

那老闆看看四人不像是奸惡之人，便不再說什麼，點點頭，轉身吩咐一名伙計帶他們到裏面的房間去。

蕭原不禁鬆了口氣。

將那個人安置好後，那兩個「老鄉」也回到他們的房中去躺一會，蕭原看到那個人仍然昏睡不醒，他恐怕他有什麼不妥，決定去請一位醫師來替他診治一下。

他走到外面，正想詢問那位老闆，那裏可以請到醫師，門外却忽然走進一個人來，對那老闆道:「潘老闆，剛才住進這裏的四個外地人，住在那幾個房間?」

那位中年人——潘老闆忙說道:「吳隊長，你來了，這位就是剛才來投棧的四個外地人中的一個。」伸手指一下蕭原。

蕭原一聽潘老闆稱那人為吳隊長，立刻知道有麻煩了，他不由打量那人兩眼，對方也在打量着他，他笑笑朝那人點點頭。

那吳隊長却板着臉，口氣一點不客氣地對蕭原說道:「你貴姓名?」

蕭原說道:「蕭原。」

「蕭原?」吳隊長訝然地重新打量蕭原兩眼。「你眞的姓蕭名原?」

「吳隊長，姓名是父母所賜的，難道可以胡謅麼?」

吳隊長立時臉現喜色，板起的臉也放鬆下來，驚喜地道:「你就是蕭原，有名的追捕手，外號海角天涯，我早已聽聞你的大名，想不到今日在這裏見到你!」

蕭原聽他那樣說，不由暗舒一口氣。因爲他看出，對方忽然到旅店找他與那兩個「老鄉」及受傷的人，肯定是來查他們的，那就要費一番唇舌向他解說，令他相信他們都是「好人」，如今他既然知道他的身份，看來是無需解釋了。

「吳隊長過獎了。」蕭原一笑說道:「我也很高興能夠認識你。」

「聽說蕭老兄同行的朋友中，有一個受了傷，不要緊吧?」吳隊長關切地問。

蕭原聽他這樣說，才省起要去請一位醫師來替那人診治一下，他忙說道:「是被一伙土匪打傷的，現在還昏睡不醒，我正想去請一位醫師來替他診治一下。吳隊長，請問到那裏去請?」

吳隊長忙道:「蕭老兄，我帶你去。」

蕭原道:「有勞了。」

吳隊長立刻帶着蕭原往外走。

這位吳隊長原來是這鄉集上的民防隊長。

* * *

那人服下了那位姓黃的醫師所配的一劑藥後，很快便醒轉過來。

蕭原見他醒過來，很高興。

而他也有很多話要問那人。譬如他的姓名，他爲什麼會被那伙看來像是土匪的人「追殺」，這都是他急於知道的。

大概是那劑藥的功效吧，那人的精神好了很多，也認出蕭原就是救了他的人，他第一句話就是:「謝謝你救了我，我很感激……」

蕭原忙說道:「別說這種話，只要不是惡人，我都不會見死不救的。」

一頓接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徐志丹。」那人看着蕭原:「請問你怎樣稱呼?」

「蕭原。」

那人——徐志丹的雙眼陡地一睜，驚喜地道:「你就是蕭原?那位有名的追捕手?」

蕭原點點頭，却訝異於此人怎會聽聞過他的大名，知道他的身份。

他却不曾想到，他的「大名」在道上何等響亮，那自然會被傳開去，那麼，很多人聽聞過他的「大名」，那是一點也不出奇的事。

徐志丹忽然顯得很激動，掙扎着要起身，咀唇抖顫着似乎要說什麼，却說不出來。

蕭原忙伸手將他按着，說道:「別起來，那會牽動你身上的傷口的。」

大概是牽動了腰間的傷口，痛哼一聲，乖乖地躺着。

「蕭……老兄，想不到我會遇上你。」徐志丹仍然很激動。「我不是在發夢吧?」

蕭原道:「徐……朋友，你怎會受傷的?那伙人到底是什麼人?他們爲什麼要追殺你?」

這是他極想知道的。

「他們是無惡不作的土匪!」徐志丹咬着牙，眼中噴出火來。「他們不是人，是一羣禽獸!」因爲憤怒，身子劇烈地抖動起來。

蕭原忙伸手按在他的肩膀上，好讓他激動的情緒平復下來。

半晌，徐志丹的情緒才平復下來，吐口氣，帶點悲憤地道:「因爲我要找他們報仇!我要殺死他們，所以，他們自然不會放過我，要殺死我才甘心，免得我以後又會找上他們，被我殺死!」

蕭原聽他那麼說，已大概猜到了一點，但他仍然想知道這件事情的眞相，因此，他說道:「徐老弟，你可否詳細地將事情的始末說一遍?」

徐志丹咬着咀唇，默然了好一會，才將事情說出來。

原來，他是距此約五十里外的白田鄉人氏，父母在七年前相繼亡故，遺下他與一個兄長及妹妹三人，幸好他家一向富有，而他的兄長在縣城做生意——經營土產山貨買賣，生意不錯，因此，不愁衣食。

他的兄長早已娶妻生子，在縣城居住，但却很顧念在鄉中的弟妹，月中必會携同妻兒返鄉小住一兩日，每一次都會帶些新奇的東西給弟妹，而他那位大嫂也很賢淑，加上手足情深，因此，他與那位妹妹都將兄嫂視如父母一樣敬重。

而早年由於兄長在縣城學做生意的關係，因而他與妹妹也曾在縣城的學堂讀了幾年書，直到父母相繼去世，兄長又丢不下城裏的生意，他與妹妹才回到鄉中，打理父母遺下的田產。

本來，他與妹妹大可以將鄉中的家產賣掉，跟隨兄長在縣城中居住，但由於父親臨終時，一再叮囑他們三人務必守着鄉中祖先歷代傳下來的家產，不得變賣，而

他兄長又要顧着城中的生意，因此，他與妹妹只好住在鄉中。

其實，他是很想到縣城去發展的，在縣城讀了幾年書，接受了不少新事物，眼界也自然廣寬了，也有個抱負，無奈父命不可違，他只好秉承父志，呆在鄉中。

就在兩個月之前，他的兄嫂携着一雙兒女從縣城回鄉探望他與妹妹，這一次帶了不少東西，僱了輛馬車坐回鄉，豈料就在經過一處叫虎頭坳的地方，遇上了一伙土匪，而他的兄長每一次回鄉，身上都帶備一支駁殼鎗的，那是用來防備可能會遇上土匪，可以抵擋一下，料不到這一次果然遇上了。

他的兄長自然拔鎗抵擋，并喝令那個趕車的策馬飛馳，希望能夠突圍擺脫得了那伙土匪的截擊，但結果，那匹拉車的馬不知怎的被嚇倒，他兄嫂與兩個孩子及趕車的漢子皆走不脫，全被那伙土匪捉住，他的兄長當場慘死在匪首的鎗下，所有的財物皆被搶掠一空，跟着，那伙土匪居然滅絕人性地將那雙不過七八歲大的孩子也鎗殺了，那個趕車的也不能幸免，最慘的是他的嫂子，被那伙土匪輪姦至氣絕……

豈料，他那位嫂子居然死不了，在那伙土匪扔下她竄遁後，慢慢地醒轉過來，當時她痛不欲生，就想在附近的樹上吊死，但後來想到，若自己這麼死了，那豈不是自己一家枉死了?沒有人知道是什麼人幹的麼?於是，她決定忍辱偷生下去，說什麼，她也要讓丈夫的弟妹知道是什麼人殺了他兄長一家的，好替他一家報仇!

於是，她掙扎着走回鄉中，他與妹妹看到嫂子那種悲痛欲絕的模樣，都大吃一驚，也隱隱猜到，必然發生了什麼慘事，他的嫂子居然還能夠挺得下去，也不顧自己身上衣衫破爛，而且異常冷靜地，將發生的事情，向他與妹妹叙述了一遍。

而她更淸楚地告知他兄妹，殺他兄長一家的，是一伙以一個外號叫衝天炮的頭子的土匪所爲，另外，還有一個土匪叫鷄公德。一再對他兄妹說，一定要替他兄長一家報此血仇!

他兄妹兩人驟聞噩耗，驚痛欲絕，因而沒有想到他們那位嫂子最後說的那句話中，已含有求死之意，他在强忍悲痛下，囑咐妹妹好好地看顧着嫂嫂，他自己則跑出外面，通知鄉中的人，結果，由鄉公所的鄉團隊派了十多名隊員，跟他趕往虎頭坳看個究竟，并將他兄長一家的屍體抬回鄉中。

而鄉中的人都知道他兄長一家被害的消息，不少親隣都到他家中慰問。

待到他與那十幾名鄉團隊的弟兄將兄長及兩個姪兒，還有那個趕車的屍體抬回鄉中，他又驚聞另一件噩耗。

——他的嫂嫂在浴間洗澡時，上吊死了，待給他妹子發覺時，已沒得救了。

他幾乎沒有一頭昏死在地上。

而他的妹妹却抵受不了這麼慘痛的打擊，昏迷過去了。

發生了人命案子，鄉裏自然上報到縣府，縣裏的保安隊除了派人到鄉裏向他查問事情的經過外，還派出人手到虎頭坳去查看，找尋綫索，追尋那伙土匪的下落。

在安葬了兄嫂及兩個姪兒後，他與妹妹有一段時間都是渾渾噩噩的，就像發了一場噩夢，不相信兄嫂及兩個活潑可愛的姪兒已死了。

他兄長遺下的生意，幸好有一位族叔在料理，而他暫時也無心去理會，每天只是盼望有好消息傳來——縣裏保安隊捉拿到那伙土匪，將那伙沒有人性的豺狼法辦，以告慰他兄嫂在天之靈。

日子過得很快，一個月過去了，縣裏保安隊却連那伙土匪的影子也找不到，遑論捉拿他們了。

跟着，縣裏便貼出一張通緝那伙土匪的告示，并且懸紅五百塊大洋。

他知道縣裏保安隊放棄剿拿那伙土匪後，很氣忿，他發誓就算上刀山下油鍋，也要替他兄長一家報此大仇。

而他在鄉中時，曾練過十多年功夫，身手不錯，加上在縣城讀書時，又學過燒鎗，於是他決定一個人去找尋那伙土匪的下落，親手替兄長一家報仇。

他的妹妹知道後，先是勸他不要冒險，萬一他有什麼意外，剩下她一個人，那怎辦?而且，徐家也絕了後，但他却不理會妹妹的勸告，便去央求鄉中一位以前曾在軍隊中吃過餉的遠房堂叔陪他一起去，難得的是，那位堂叔一口便答應下來。

於是，他便與那位堂叔離開白田鄉，四處打聽找尋那伙土匪的踪跡下落。

而他那位堂叔以前在軍隊中，是當斥候兵的，對於偵察這門道頗有經驗，他也幸得那位堂叔的照顧，不然，他雖有一股勇氣，但却一點經驗也沒有，走到外面，天大地大，根本不知如何着手去找尋那伙土匪的踪跡下落。

終於在經過二十多日的不懈追尋下，找到了那伙土匪的行踪下落。

原來那伙土匪只是一伙在附近方圓百多里內到處流竄做案的土匪。

他與那位堂叔徐新追踪了那伙土匪五日，吃了不少苦頭，終於在昨天近黃昏時，追上了那伙土匪。

正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雖然那時不是與那伙土匪面對面，相距約五十丈外，但他仍然衝動得不顧一切，衝上去，要與那伙土匪拚命。

幸好他的堂叔徐新勸阻住他。

但他雙眼却已紅了，好不容易才將心中那股熊熊的怒火壓抑下去，聽從他堂叔的說話，繼續跟踪那股土匪，等待最有利的時機，才猝然展開襲擊。不然，只怕打蛇不死，反被蛇噬!

因爲對方足有二十人以上，而他們却只得二個人，換言之，是一對十，縱使他們有三頭六臂，也對付不了，在雙方力量對比懸殊之下，只有用出奇制勝的方法才能一擊奏功!

本來，他的堂叔主張在半夜時份襲擊那伙土匪，他也認爲這個主意不錯，但那伙土匪似乎警覺性很好，在一處山頭上露宿時，派出四個人在四個方向放哨，令到他與堂叔徐新根本無法接近，若是硬來，最多只能夠幹掉一兩個放哨的匪徒，他們也脫不了身，所以，他們只好匿在山腰上，巴巴地看着天亮。

天終於亮了。

那伙土匪在日頭升起老高，才起程走

路。

他暗中恨得牙癢癢的。

那伙土匪從山頭的那邊往下走，他與徐新則從這邊山腰登上山頂，居高臨下，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伙土匪散亂地已走到山腰。

看看那些匪徒，他的怒火不知怎的，倏地升騰起來，再也按捺不了自己，就像瘋了一樣，不顧一切地往下衝，同時狂吼：我要殺光你們這羣豺狠！通統殺死！一邊往那些匪徒狂亂地開鎗射擊。

他的堂叔徐新冷不防他會像發了狂般往下衝，大吃一驚，忙也往下衝去，想將他拉住，同時也開鎗向下射擊。

那伙土匪正悠閒地往山下走着，有的還哼着下流的調子，驟然間遭到襲擊，驚慌得登時「亂了套」，慌忙往地上仆倒下去，或是躲到石後。

徐志丹却已紅了雙眼，渾忘了危險，一直往下衝，不斷地開鎗射擊。

在他猝然開鎗射擊時，有兩個土匪應鎗怪叫一聲，栽跌下去，隨即，其餘的土匪躲匿起來後，便根本威脅不了那些土匪，並且，那些土匪開始向他開鎗射擊，子彈嘯嘯地向從他的身邊頭上射過，但很幸運，都射不中他。

而他也像是渾忘了一切，對於那些激射過來的鎗彈一點也不慌懼，就像他是打不死的一樣，「勇猛」地往下衝。

幸好他的堂叔徐新終於追上他，伸手一把將他扯住，用力將他扯得往後跌倒下去。

但徐新却在剎那間悶叫一聲，一頭栽跌下去，而他的腰間也忽然一陣火炙般痛，及至他倒在地上，伸手往腰上一摸，才知道那裏被擦傷了，跟着，他又發覺徐新的左胸上中了一鎗，鮮血泉湧，似乎已經死了。

他又慌又急又悔，急忙察看徐新是否死了，徐新却忽然睜開眼，沙啞地對他說道：「志丹，你快走，走啊……報仇……十年不晚……你不要理會……我，你若不走……不但報不了……仇，我也死不瞑……目！」氣息急促得很。

這時，那些土匪已經怪叫呼囂着往上衝，並且猛烈地向他爬伏着的地方開鎗，子彈不但在他的頭上掠過，還射在他身邊的地上，發出「卜卜」聲，激得土石四濺。

「快走！」徐新不知那裏來的力氣，猛地從地上爬起來，將手上那支駁壳鎗內的子彈，狂掃而空。

但他的身上，也連中了幾鎗，只見他身子一歪，重重地跌倒在地，但在歪跌的剎那，像是催促他快走，手臂揮動了一下。

徐志丹悲痛地大叫一聲：「新叔——」猛地竄起身來，朝下面那些被徐新那一輪鎗彈壓得趴在地上的匪徒，掃射出一連串的鎗彈！

緊接着，他扭轉身，往山頂上狂衝上去。

——他不能讓徐新白死，若是他不聽堂叔的話，不但對不起他，也報不了兄嫂之仇，所以，他忍痛聽從徐新臨死的說話：走！

但他却在心裏狂叫：「新叔，我一定會替你報仇的！」

就在他衝上山頂的剎那，他的右臂忽然中了一鎗，痛得他叫出聲來，脚下一鎗，跌倒在地上。

那一跌，却救了他一命。

就在他向下跌倒時，一顆子彈幾乎是擦着他的後腦勺掠射過，要是他沒有向下跌倒，那顆子彈肯定射擊在他的後腦上！

這大概是天意吧。

他因爲是個左撇子，所以，燒鎗也是用左手的，右臂雖然受了傷，却無礙他開鎗。而一股求生之念令到他幾乎感覺不到手臂上那個傷口的劇痛，身子打了個滾，從地上竄跳起來，就像一頭受了傷的公鹿般，向另一邊長滿了野松樹的山腰下衝去。

——他必須要活下去，決不能讓那伙土匪抓到或是被鎗彈射殺，他要報仇，報那不共戴天之仇！

他也不知是如何衝下山的，也不知是怎樣擺脫了那伙土匪的追逐，總之，到他雙脚忽然一軟，跌倒在地的時候，已聽不到鎗聲及怪叫呼喝聲，却感到一陣頭暈眼花，從來沒有那麼虛弱過。

他知道因爲自己手臂上的鎗傷流血太多的緣故，但他還是先取出一個彈匣，將空彈匣退出來，裝上那個新彈匣，然後才撕下一截褲脚，艱難地將那個傷口包扎起來，不讓血繼續流。

喘息了一會，他不敢再衝下去，恐防那伙土匪會找到來，便又支撐着站起來，跌跌撞撞地往前奔跑。

也不知走了多遠多久，他昏花的目光忽然瞥望到前面有條大路，不由心中一喜——有路便有人走，那便有救了，而這時，他已幾乎支撐不了，但仍然拚力支撐着，奔到路邊，欲伸手扶住身邊那棵樹喘息一下，却一下子昏倒下去。

以後的事，蕭原都知道，而他也記得不大清楚。

* * *

蕭原聽完徐志丹的敍述，總算知道了那是怎麼回事，也知道他沒有救錯人，這是令他大爲安心的。

而他對於徐志丹的遭遇，十分同情，對於那伙滅絕人性的土匪，十分痛恨。

他本就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不然，他也不會幹上追捕手這種隨時有生命危險的生涯，對於那些兇惡之徒，他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痛恨！

「徐老弟，原來你身負兄嫂大仇！」蕭原同情地說道：「你能夠逃過那伙土匪的手掌，大概是你兄嫂在天之靈暗中庇佑你。」

一頓又說道：「你太衝動了，那不但報不了你兄嫂之仇，只怕你也終會死在那伙土匪的手上。」

「蕭老兄，你說得對。」徐志丹痛悔地道：「是我一時衝動，害死了新叔的，我一直心中很不安。」

蕭原那麼說，原是想告誡他，以後凡事皆要冷靜處之，聽他那麼說，忙慰解他道：「雖然你堂叔的死，你難辭其咎，但畢竟你年輕，而且又沒有什麼經驗，更且血氣方剛，再加上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要是換上我，也會忍不住不顧一切地與他們拚命的！」

徐志丹感激地說道：「蕭老兄，我知道你這麼說是故意開解我，無論如何，都是我害死新叔的，我若不能替他報仇，我一輩子也不會心安的。」

一頓，隨即哀求地道：「蕭老兄，請你帮忙我報仇好麼？我知道你是一個有名的追捕手，你一定可以帮我抓到那伙土匪，讓他們得到應得的懲罰！他們都是一伙死有餘辜的土匪。我也知道你是靠緝拿那些懸賞通緝的匪徒，領取賞金爲生的，所以，我一定會付你酬勞。我賤價將我兄長遺下的生意出讓，與縣府出的獎金五百塊大洋湊合成數目二千塊大洋的獎金。請你看在我兄嫂姪兒慘死的份上，答應帮忙我！」

蕭原自聽了徐志丹的敍述，便有意思去對付那伙土匪，既爲了地方除害，又可以拿到那五百塊的獎金，如今聽他這麼，很爽快地一口應承他。「我既然是幹那行的，有生意上門，怎會不做。我答應你！」

徐志丹大喜，連聲道：「蕭老兄，謝謝你，謝謝你！」

蕭原笑道：「幹麼謝我？我又不是毫無條件答應帮忙你的，其實，要說多謝的應該是我，因爲你是我的僱主，你是出了一千五百塊大洋酬勞僱我的。」

蕭原這麼說，因爲他也是人，不是什麼不吃人間煙火的神，他也像其他的人一樣，要吃飯、要花錢，那便要有錢。總不能餓着肚子去捉賊擒匪吧？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不過，他是取之有道，既可以大展他「除惡」的素願，又可以賴之爲生，這是最實際不過的了。況且，他有時候也會仗義帮忙一些窮苦的人「報仇」，又或是利用得到的賞金來做善事，這也滿足了他「仗義爲善」的俠義之心。

——一個人只有在解決了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外，才可以去行俠仗義。

* * *

徐志丹經過近十天的醫治體傷後，他的傷口基本上已愈合，沒有什麼大礙了，這兩日還可以下床走動。

而他在六日之前，便寫了一封信，托一位趕車的，順道將一封信送到白田鄉他妹妹那裏，以免他妹妹掛念他。

如今他只有兄妹兩人，那自然份外親切了。

這幾日，蕭原除了看顧徐志丹外，也到附近的鄉鎮走了幾次。

——他是想打聽那伙以「衝天炮」爲名的那伙土匪是否還留在附近一帶，找尋徐志丹，又或是已流竄到外地，他必需要掌握那伙土匪的行踪下落，那樣，待到他採取行動時，才不至「臨急抱佛脚」，大費周章。

但他却打聽不到什麼。

也因此，但認爲那伙土匪可能已流竄到別的地方。

而他也決定馬上採取行動，以免給那伙土匪逃竄得遠遠的，找尋起來，那就大費功夫了。

至於徐志丹，他決定將之留下來，待他傷愈後，自行回到白田鄉，但在這段期間，他請求那位鄉團長吳漢照顧。

——就這幾日之間，他與那位鄉團長吳漢已成爲朋友。

那位吳漢也是一條漢子，所以蕭原才與他交朋友。

至於那兩個「老鄉」，早已在翌日早上，便走了。

吃過午飯後，蕭原來到徐志丹的房中，看見他正在擦抹那支駁壳鎗，不禁說道：「怎麼，悶得發慌了麼？」

徐志丹忙說道：「確是有點悶，蕭老兄，你打算什麼時候行動？」

「老弟，你不是想跟我一起行動吧？」

蕭原看着徐志丹，笑說。

徐志丹點頭認眞地說道：「蕭老兄，我當然很想跟着你一起行動了，多一個人，多一份力量，你不用顧慮我手臂上的傷口還未完全痊愈。你看，不是沒有大碍了麼？」握起右拳，揮動一下。「蕭老兄，你可以放心了吧。」

蕭原却搖搖頭道：「老弟，你還是留下來，將傷弄好，然後返回鄉中，陪着你妹妹，我不想你有危險，你也不想徐家絕後吧了。」

徐志丹却固執地搖搖頭。「蕭老兄，就算徐家從此絕後，我也非要親手捉到那伙土匪，替兄嫂及新叔報仇不可，不然，我這一輩子也不會活得安樂，請你答應我可以跟你一起行動吧？」

蕭原呆呆地看了他一會，看出他很堅決，只好點頭道：「好吧。」

徐志丹歡喜得整個人跳起來，高興得連聲說道：「謝謝你，你眞好。」

蕭原却正容說道：「但有條件，你若是答應遵從我提出的條件，我才答應讓你跟着我。」

「請說。」徐志丹有點緊張地道：「只要是我做得到的，一定答應。」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蕭原加重語氣道：「在行動時，一切都要聽我的，沒有我的許可，無論發生任何事情，都不得擅自行動！」

徐志丹猶疑了一下，看出蕭原沒有轉圜的餘地，只好答應道：「我答應！」

「記着，男子漢大丈夫，牙齒當金使！」蕭原認眞地說道。

徐志丹只好也認眞地道：「大丈夫說得出，做得到！」

蕭原這才笑笑道：「老弟，我準備明天便離開這裏，追查那伙土匪的行踪下落。你眞的沒有什麼大碍，可以行動麼？」一頓又認眞地說：「千萬不要强撑，我要的是實話實說，這可是關乎到我們的行動的。我不想在追踪那伙土匪的途中，因要照顧你而不得不讓那伙土匪從我們的眼皮底下溜得沒影沒踪，甚至，在對那伙土匪採取行動時，因爲你而送掉一命，知道麼？」

徐志丹忙說道：「我眞的沒有大碍了，你看一下，我腰上的傷已脫了痂。昨天那位醫師來看過我手臂上的傷口，說是不用再敷葯了，過兩三天，便會脫痂。」說着掀起衫脚，讓蕭原看看他腰上擦傷的地方，同時又用力揮動一下右手臂。

蕭原看到他腰上擦傷的地方，果然脫了痂，痊愈了，又看到他在揮動右手時，沒有露出忍痛的神色，於是點點頭道：

「嗯，就算傷全好了吧。」

徐志丹性急地道：「蕭老兄，你是不是打聽到那伙土匪的行踪了？我看你這幾天總是往外跑，一去便是大半天，我猜你一定是去打聽那伙土匪的行踪下落。」

蕭原皺起眉頭，說道：「要是查探到那伙土匪的行踪，我們就不用這麼急着離開這裏去追查了，我是怕那伙土匪竄到什麼地方去，追查起來大費時日，所以才這麼着急去追查！」

「蕭老兄，那會不會追查不到他們的行踪？」徐志丹着急地道。

「除非他們上了天或是入了地，不然，只要他們仍在這附近一帶作惡，我有十分的把握找到他們。」蕭原充滿自信地說道：「老弟，你忘了我是幹什麼了？」

「我怎會忘記。」徐志丹笑起來。「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老弟，話可不是這麼說。」蕭原正色道：「我可不是佛法無邊的如來佛祖，正所謂人有失手，馬有失蹄。我可不敢誇下海口，保証可以捉拿到那伙土匪的！」

「蕭老兄，這我知道。」徐志丹說道：「但我仍然對你充滿了信心！」

一頓又道：「我聽說過一些有關你追捕土匪的事，那是我一個在南方居住的同窗學友告訴我的，他說的是你將那頭『餓虎』沙雄捉拿歸案的那回事情，我對你敬佩得五體投地，可惜我……不然，我眞想像你那樣，做一名追捕手，那有多刺激，多教人敬佩……我就是這樣知道有你這麼一位身手了得，傳奇般的名捕手的！」

「好了，好了。」蕭原最怕別人對他說褒揚的說話，忙說道：「我們別說這些了，你還是準備一下，免得明天離開時，手忙脚亂。」

徐志丹攤攤手道：「我只有兩套替換的衣服，明天若離開時，只要一捲，便可以走了。」

「那你躺一會吧。」蕭原說道：「養足精神，明天好走路！」

一頓又道：「我有點事要出去走一下。」說着，便走出房間。

徐志丹倒是很聽話，待蕭原走出房間後，便關上房門，躺到床上去了。

* * *

蕭原才走到旅店的前面，立時便看到鄉團隊長吳漢神色匆匆地走到門前，他忙迎上去招呼道：「吳隊長，不是有什麼事要找我吧？」

吳漢一脚跨入門內，急聲說道：「蕭老兄，我正是有事找你！」

蕭原微訝地道：「什麼事？」

吳漢却一把拉着蕭原往外就走了，同時壓低聲音道：「到外面再說！」

蕭原看到他神色有點緊張，不由心頭一動，沒有說什麼，跟着他走出旅店，來到一條橫巷內。

那條橫巷很僻靜，吳漢朝巷子的那頭張望一眼，看不到有人從那頭走過來，才壓低聲音，急促地說道：「蕭老兄，集上突然來了兩個陌生的外地人，神色有點鬼崇，看樣子不像是好人，我懷疑那兩個人是來找尋那位徐老弟的，我的手下發現那兩個人在集上到處亂鑽，似乎在找尋什麼，我特來告知你一聲，以防萬一！」

蕭原心頭一緊，疾聲道：「那兩個人現在那裏？」

「正在大街當中那間六如居內飲茶。」吳漢說道：「我已派了一個手下看着他們。」

「那兩個人沒有發現你手下的弟兄暗中監視着他們吧？」蕭原問。

「應該不會發現。」吳漢說道：「我吩咐那個暗中跟着那兩個人的弟兄，不要太着痕跡，也不要跟得太緊。那兩個傢伙若是發覺到有人跟着他們，他們不會仍然在六如居內飲茶的。」

「吳隊長，我們也到六如居去飲茶。」蕭原說道。

吳漢立刻明白他的意思——到六如居去看看那兩個人是什麼樣子的人，馬上點點頭，相偕向六如居走去。

在六如居斜對面的一間酒舖櫃前，有一個正在與老闆說着話的漢子一眼看到吳漢與蕭原，馬上朝吳漢點點頭，吳漢微微頷首，然後與蕭原走入六如居內。

在走入六如居前，吳漢低聲對蕭原說道：「那兩個人仍然在裏面。」跟着，便與蕭原說笑起來。

這時候，六如居只有幾個茶客在飲茶，因爲這個時候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午市過後，晚市未到，只有那些有餘暇的人，才會來飲茶，消磨時間，那還要身上有點餘錢。

兩人找了一張枱子坐下來，跑堂的伙計馬上過去招呼兩人。

兩人要了壺龍井，慢慢地喝起來，並且沒話找話說地談起來，以免被那兩個人思疑。

乘着替蕭原斟茶時，吳漢湊近蕭原的耳邊。低聲對他說：「坐在斜對面靠牆那張枱子的兩個人，就是了。」

蕭原乘着喝茶時，抬起眼斜望了那兩個人一眼。

——那是兩個外表有點粗野骯髒的漢子，目光閃爍，一看便知道不是老實人。

那兩個人却不大注意別人，一直在喝酒，吃着菜，時不時朝門外瞥望一眼，偶爾也會說幾句話。

蕭原與吳漢這時候亦已叫了一碟炒麵在吃着，吳漢低聲說道：「怎樣？」

蕭原咽下一口麵，說道：「很面生，認不出他們是什麼路的人。」

跟着挾了一塊豬腰放入口內，邊嚼邊說道：「由於我那一日救援徐志丹時，與那伙土匪相距頗遠，加上他們又時不時趴伏在地上，所以根本看不清楚那些人的面目，換言之，根本認不出那兩個人是不是那伙土匪中的兩個。」

「那豈不是無法弄清楚他們是什麼人？」吳漢說道：「總不能無端端前去查問他們的啊。再說，他們也可以胡謅一番的！」

蕭原皺起雙眉，點點頭。「而且，他們若眞的是那伙土匪中的兩個，那一定會打草驚蛇！」

「那怎麼辦？」吳漢問道。

蕭原一直皺着眉頭。「我也想不出。」

想不出辦法，兩人便低着頭吃麵。

忽然，蕭原放下筷子，說道：「我想到一個辦法了。」

「什麼辦法？」吳漢咽下一口麵問。

蕭原却不答他，反問道：「吳隊長，我問你，那兩個人若是來找尋徐志丹的，他們一定會認識徐志丹，是不是？」

「那是當然了。」吳漢說道：「若不認出誰是徐志丹，怎樣去找，豈不像瞎子尋馬麼？」

「那我們只要去將徐志丹找來，在他們的面前出現，那豈不就可以試出，他們是不是來找徐志丹的麼？」

吳漢一聽，幾乎一掌拍在枱面上，高聲說好。幸好他警覺得快，忙壓低聲音說道：「好辦法。我們這就結賬！」

蕭原却說道：「別急，看那兩個人似乎不會這麼快離開，我們吃完這碟麵才走吧。」

吳漢笑了，不再說話，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就像風捲殘雲一樣，轉眼間，便將那碟麵吃光，兩人立刻算賬離去。

徐志丹一個人走入六如居內。

蕭原與吳漢則在六如居斜對面的一家瓷器內，監視着六如居內的動靜。

而他們之所以放心徐志丹一個人走入六如居，乃是推測那兩個可疑的人物若眞的是那伙土匪中的兩個，就算認出了徐志丹，也斷不敢在六如居內下手殺他的，因爲他們行兇後，不一定能夠逃得了。何況，在徐志丹之前，吳漢已派了三名鄉團隊員，暗藏武器，裝成茶客。分別坐在兩張枱子，若是那兩個傢伙有什麼擧動，那三名隊員肯定可以攔阻得了。

而徐志丹也不是一根木頭，他早已有準備，身上也暗藏武器，在走入六如居時，便提高警覺，暗中提防着。他自信能夠應付得了突發的意外。

因此，徐志丹在走入六如居時，一點也不害怕，神色自然地走入去。

在走入六如居時，很自然地掃了店堂內的茶客一眼，而他也早已得到蕭、吳兩人的「指點」，知道那兩個人坐在什麼地方，但他却沒有特別看多那兩個人一眼，這是蕭原特別告訴他的，以免引起那兩個人的思疑，因而打草驚蛇。所以，他只是順着掃了那兩個人一眼。

那兩個人也在看着他，不過，在他的目光掃過時，那兩個人急忙將目光垂下，拿起杯子喝酒。

徐志丹並不認得那兩個人。

因此，他不能確定那兩個人是否殺害他兄長全家的那伙土匪中的兩個。

不過，他也感到那兩個人不像善類。

隨便找了張枱子坐下來，要了一壺普洱，喝了兩杯茶，忽然，門外有一個人向他招呼一聲，「志丹，原來你在這裏，害我到處找你。」說着走入店內。

徐志丹啊地叫了一聲，站起來，說道：「偉成，找我有什麼事？」

那個叫偉成的壯年人說道：「找你幫忙一下，借五個大洋救救急。」

「什麼事……」

「我老母忽然病了，病得很重，請周伯來替他診治過，說是中了風，開了一服葯給我去抓，原來那服葯中有不少貴重葯材，要四個大洋有多，而我身上只得一個大洋，只好向人求借，但想來想去，只有你肯借給我，所以我便去找你，終於在這裏找到你。」

「偉成，既然是用來救命的，我借給你。」徐志丹說道：「不過我身上只有二塊大洋，要回去拿才成。」

「那就快走吧了。」偉成說道。

於是，徐志丹在枱上放下二枚銅板，與那個偉成急急往外走。

這一切，都是在做戲，目的是試探一下那兩個是否他們要找的人，而那個偉成，乃是鄉團隊的一個隊員，當然，他們說的話，在事前由蕭原「指點」過的，而他們也不是回旅店，而是走向吳漢的家。

原來吳漢乃是孤家寡人一個，獨自住在那間祖屋之內，因此，就算有什麼事情發生，也不會累及他的家人。

這也是蕭原出的主意，若那兩個人眞的是來「找」徐志丹的，那遲早會有所行動，那麼，他們若是採取行動的話，這裏總比在旅店方便得多，而且不會禍及旅店內的其他人！

那兩個人在徐志丹與偉成走出六如居，轉向大街的左手邊走去後，便馬上招呼伙計算賬，一個在付錢，另一個已走到門外，向大街的左右張望着。

這一切，全都看在斜對面那間瓷器店內的蕭、吳兩人的眼內！

另外那一個急急付了賬，快步走出去，門外那人立刻往徐志丹與偉成走去的那邊，急急走去。

六如居內那三名鄉團隊員仍然坐着飲茶，沒有跟着走出去，這也是蕭原在事前向他們叮囑的了，他們只負責保護徐志丹，若沒有事發生，便不用理會其它的事

情。

跟踪那兩個人的事，由蕭原與吳漢親自「出馬」！

看着那兩個人一直往前走去。他們才不急不緩地走出瓷器店，遠遠地跟着那兩個人。

＊　＊　＊

「蕭老兄，那兩個人絕無疑問是來『找』徐志丹的！你這一着果然妙，一試便試了出來！」吳漢佩服地對蕭原說。

兩人這時候是在鄉團隊部內。

「那兩個人一直跟踪徐志丹到你的家，他們雖然沒有立刻採取行動，我相信他們遲早也會動手的！」蕭原的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來。

——若是猜料不錯，那兩個傢伙應該是殺死徐志丹兄長一家的那伙土匪中的其中兩個，他們是來趕盡殺絕，永絕後患的。蕭原正想去追查他們的行踪下落，想不到他們却出乎意料地「找上門」來，這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怎不教他心中興奮？

「那徐志丹豈不是很危險？」吳漢有些担心地說：「那可是防不勝防的啊！」一頓，接說出他的主意。「蕭老兄，我們何不馬上將他們抓起來？反正，已知道他們不是好人，是土匪！」

「但我們沒有證據指証他們是土匪，就算將他們抓起來，他們若是矢口否認，我們當然奈何不了他們，是不是？」蕭原看到吳漢點點頭，才說下去道：「因此，我們決不能將他們捉起來，更不能將他們驚動，我們一定要等他們向徐志丹動手時，才將他們一起擒下，那時，他們便狡辯不了。」

吳漢點點頭表示同意，但却皺皺眉頭說道：「怎知道那兩個人會在什麼時候動手？」

「我猜他們一定會在今晚，」蕭原充滿信心地說：「他們既然找到了徐志丹，那一定不會放過他的。而他們若是遲遲不動手，呆在集上，他們也恐怕引起這裏的人的懷疑，因此，他們不會遲遲也不動手的！其實，他們恨不得立刻便殺了徐志丹，早早離開這裏，要不是這時候正是白天，行動不便的話！」

「那我們要派多些人手監視那兩個傢伙，以及在我家的內外，好好地佈置一下了。」

「在你家附近佈置人手那是必需的。」蕭原說道：「但再派人去監視那兩個人，我看不必了。人多很容易會露出形跡，被那兩人發覺，還是讓那位兄弟一個人監視比較好。」

「蕭老兄，我眞是服了你。」吳漢眞心誠意地說道：「你就是想得週到，不愧是名頭響噹噹的追捕手。」

蕭原笑笑，謙道：「吳隊長，你太褒獎我了，其實，只不過是我的經驗比較多一點，經歷的事情也較多，所以，凡事便想得多一些。換轉是你，也會像我一樣，設想週到的。」

接又說道：「再有一個鐘頭左右，便天黑了，我們這就去你家附近佈置好人手，順便也找徐志丹商議一下。」

「好啊！」吳漢說着便已站起來。「我們走吧。」

＊　＊　＊

夜晚，鄉集上由於很少店鋪是開夜市的，所以，大街上已冷冷清清的，也很黯黑，只有一家做夜市的茶居飯店，仍然亮着燈光。

那時候的人都是早睡早起的，除非有戲班下鄉做戲。這時候雖然不過是八時左右，鄉集上已經很沉靜了。

忽然，那名跟踪那兩個人的隊員找到吳漢，急促地對他說：「隊長，那兩個傢伙忽然不知所踪。」

說得明白一點，應該是被那兩個人溜掉了。

吳漢疾聲道：「你是不是被他們發現了？」

「不會的。」那個隊員肯定地說道：「我一直很小心，也沒有跟得太近，他們不會發覺我監視他們的！」

「他們是怎樣溜掉的？」吳漢心急地道。

「他們從六如居出來，走着走着，便忽然間不見了。」

「吳隊長，不用發急。」旁邊的蕭原說道：「我看，那兩個人一定是閃入橫巷之內，躲匿一會，然後便動手。他們總不能在大街上一直逛下去的啊，是不是？」

「有可能。」吳漢聽蕭原那樣說，才心頭稍寬。「蕭老兄，我們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了，那兩個人隨時會向徐志丹動手的。」

「是啊。」蕭原說道：「從這時候起，我們都要小心點，以免被那兩個人發覺我們，那就功虧一簣了。」

「蕭老兄，我已一再吩咐他們，不可隨便暴露，那兩個傢伙不會發覺我們在這附近佈下天羅地網的！」吳漢滿有信心的說：「那兩個傢伙若是踏入我們佈下的羅網內，包保他們來得走不得。」

「吳隊長，記着，最好能夠活捉他們！」蕭原加重語氣說。

「放心吧，除非那兩個傢伙頑抗。」吳漢說道：「我早已吩咐他們，盡可能捉活的！」

＊　＊　＊

大約凌晨時份，有兩條人影出現在吳漢那間房子的附近，眨眼間，便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堵住了屋子的前後。

自那兩條人影出現，匿伏在附近的蕭原與吳漢立刻便發現了，吳漢不由用手肘撞一下蕭原，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

蕭原一直緊緊盯着前面那個傢伙的動靜。

那兩個人正貼在門邊，動手弄來門門。

忽然，房內傳來徐志丹的喝叫聲：「誰？」

那人聞聲一窒，立刻閃縮回門邊的墻上。

屋內的徐志丹喝了一聲：「誰啊？」聽不到回應，大概以為自己聽錯了。也沒有開門察看一下，屋內又重歸沉寂。

那人似乎很焦急，只等了片刻，便又動手欲將門門弄開。

馬上，屋內又响起徐志丹的呼叫聲：「什麼人？」

這一次，那人似乎再也沉不住氣了，閃回墻邊，壓着聲獰喝道：「屋內的人聽着，你走不了，快出來！」

徐志丹在屋內詫聲道：「你是誰？我為什麼要走，你想怎樣？」

「我是誰你心知肚明！」門外那人惡聲惡氣地道：「你不是要殺死我們替什麼人報仇麼？他媽的，你以為你那一次逃脫了，我們便找不到你麼？」

「哼，原來你們就是那伙滅絕人性的土匪！」徐志丹在屋內憤怒地說道：「你們好大胆，居然敢找到這裏來，想殺我，只要我一叫，附近的人便會被驚動，你們想逃也逃不了！」

「我們既然敢找到這裏來，還會怕麼？」那人好兇惡，馬上朝大門連開幾鎗！

前面鎗聲才响，後面也鎗聲乍响，而前面那人立刻飛起一脚踹踢向大門，欲將大門踢開！

霎時間，在屋子附近四周的隱蔽的地方，响起一陣拉動槍栓的「卡察」聲。

吳漢緊接着喝叫道：「屋前屋後的兩個人聽着，我是這裏鄉團隊的隊長，你們已被我們重重包圍，屋內也埋伏了我們的人，你們走不了，若不想被亂槍射死，馬上棄槍舉手投降！不然，便將你們射成蜂巢！」

屋前那傢伙早已趴在墻邊的地上，聞聲兇悍地朝發出聲音的地方開了三槍。

吳漢與蕭原這時匿藏在一戶人家的墻角後，子彈擊在墻角上，磚屑四濺！

吳漢罵了一聲，急忙縮頭，蕭原覻準了，「砰」地朝那人開了一槍。

蕭原若是有心射殺那人，只要瞄準了槍火閃吐之處射擊，那人肯定是會中鎗，但蕭原却不想射殺那人，因此，他將鎗咀抬高了少許，想嚇嚇那個人。

那一鎗大概貼上那人的頭上射過，那個人好一會也沒有再開鎗！

這時候，附近的人家都被鎗聲驚動了，有些大胆的人家開門想察看一下，却被鄉團隊上的人勸阻了。

因此，附近的人家都顯得很「平靜」。

「再不投降，便不客氣了！」吳漢喝道：「我數三下你們便要棄鎗舉手走出來！」

那兩個傢伙却一聲也不吭。

由於天色很黑，因此不大看得到那個趴伏在墻邊地下的傢伙的動靜，在屋後的那一個更加看不到了。

「一——二——三！」吳漢數完三下，仍然看不到那兩個人棄鎗舉手走出來，便喝叫道：「開鎗！」

霎時間，鎗聲「砰砰」，從附近各處射向屋前屋後。

但那些子彈只是射在屋墻上。

那是吳漢事先叮囑那些匿伏在附近的隊員那麼射的，目的就是將那兩個人「逼」出來。

屋內的徐志丹與幾名鄉團隊員，亦分別隔着大門或是從窗內向外射擊。

不過，都是射得很高的。

那兩個人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悄聲對吳漢說道：「看來那兩個傢伙仍在打主意脫逃！」

「他媽的！除非他們是打不死的，否則，休想活着走脫得了！」吳漢說了句粗話。「他們若是與我們僵持下去，那怎辦？」

「他們不會那麼笨的。」蕭原搖搖頭道：「若僵持到天亮，那豈不是對他們更加不利？因此，我猜他們很快便會行動！一是棄鎗投降，二是拚死往外衝！」

「他們若是拚死往外衝，那我們怎辦了？」吳漢道。

「決不能讓他們走脫！」蕭原說聲道：「必要時，只好不活捉！」

「那就容易辦了。」吳漢吐口氣說。

他一句話未說完，那兩個傢伙驀然間有所動作了。

而那兩個人不知什麼時候，已會合在屋子前面左邊的墻角下，兩支鎗噴射出一連串鎗火，兩條人影亦隨之疾竄出來。

吳漢大喝一聲：「截住他們，決不能讓他們跑了！」

喝叫聲中，他首先朝那兩條竄奔的人影開鎗射擊。

蕭原也連開幾鎗，可惜都射不中。

——他是想射傷他們的腿脚，令他們跑不了，但由於那兩個人是竄奔着的，加上夜色黑暗，看不大眞切，因此，才射不中。

那兩個傢伙似乎悍不畏死，在密集的射擊下，仍然沒有停下來，繼續往前衝，同時開鎗射擊。

蕭原咬咬牙，決定先幹掉一個，看看能不能將另一個嚇破胆。有些人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

瞄準了，他一連開了兩鎗。

前面的那條人影應鎗像是被什麼撞擊了一下，身子猛地抽搐了一下，慘叫一聲，打了個半轉，撲跌在地上。

另一個却視如不見，繼續向前衝。

鎗聲更急密，那個傢伙才不過衝出約三丈，忽然身子一蹲，接着左歪右搖的，發出連串的慘叫聲，終於一頭栽跌在地上。

蕭原一眼便看出，那個人是被亂鎗射倒的！

那兩個人先後倒下後，鎗聲便漸漸停下來。

但蕭原與吳漢都沒有跑出去查看一下那兩個人是否死去，也沒有下令匿伏在附近的鄉團隊員走出來。

——那是恐防那兩個傢伙還未死，又或是詐作中鎗，若是貿然走出去，說不定會吃了那兩個傢伙的虧！

——狗急反噬，同樣，一個人若是已陷於絕境，也會不顧生死地反噬的！

一時間，四下寂靜得有如一潭死水般，一隻蚊子飛過，也可以清晰地聽到。

蕭原忽然對吳漢說道：「請派一兩個弟兄到附近的人家借幾盞燈籠來，點亮了，然後拋過去，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兩個傢伙是不是死了。」

「好主意。」吳漢立刻吩咐跟在他身邊的兩名隊員去借燈籠。

＊　＊　＊

在燃燒着的燈籠火光映照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兩個傢伙就像兩條死狗一樣，躺倒在地上，其中一個傢伙的身上，起碼有五六個血洞在流着血。

另一個的身上也中了兩鎗，都是在要害處，心胸上。

蕭原與吳漢，還有徐志丹以及多名鄉團隊員，圍站在那兩條死屍的身邊，而其他的鄉團隊員，亦陸續地從匿藏的地方走出來。

「他媽的，這兩個傢伙莫非不怕死的麼？居然冒死往外衝也不投降！」吳漢忿然說道。

「吳隊長，他們不是不怕死！」蕭原接口說道：「而是他們知道，若被我們捉住，送到縣裏去法辦，一樣是死，而且還會吃不少苦頭，與其是死。他們自然寧願拚一拚，看看能不能死裏逃生了！」

「但這也顯出，他們都是非常兇悍的匪徒！」徐志丹說道：「雖然不能從他們的口中問出他們的同伴現在匿藏在什麼地方，但總算弄清楚，這兩個傢伙果然是殺害我兄長一家的那伙土匪中的兩個！」

「老弟，看樣子他們想找到你，除去後患啊！」吳漢說道：「他們雖然不知道你是替誰報仇的，這也顯出，他們必然幹了不少令人髮指的暴行。而這伙土匪看來都是一羣兇暴惡毒之徒，喜歡趕盡殺絕，不留後患，不然，他們也不會在你走脫之後，仍不罷休，竄到別處，却派出人手，到處去找尋你。」一頓接着又說道：「看來，他們是找不到你，便不會罷休。」

「我也這樣認爲。」蕭原顯得有點興奮：「這就怪不得我打探不到他們的行踪下落，原來他們已分散開來，在附近一帶的地方找尋你！」

「那我只要在附近那些鄉鎮到處出現，豈不就可以將他們逐一引出來，將之抓起來或是殺死麼？」徐志丹的眼中發出光來。

「老弟，那樣你會很危險的！」吳漢說道：「要知道並不是每一次都像這一次這麼安全的，只要有一次意外，你便完了，知道麼！」

「我不怕！」徐志丹毫無怯色地說：「只要能夠替我兄長一家報仇，上刀山下油鍋我也不怕！」

「老弟，人只能死一次，不怕死是好的，但却千萬別因此而抱着輕生的念頭，你應該抱着既可以替兄長一家報仇，又可以活下去的信念，那樣，才能對得起你的父母祖宗！」蕭原正色說道：「我若是像你那樣，抱着死了便算了的念頭，只怕早已死了，活不到現在！」

徐志丹被蕭原說得心中悽然感愧，感激地道：「蕭老兄，你教訓得極是，我一定要活下去，同時也一定要替兄長一家報仇。」

「嗯。」蕭原語重心長地說道：「一個人只有頑強地活下去，那就什麼事情也可以辦得到！」

一頓，看了吳、徐兩人一眼，說道：「我忽然想到一個主意，說不定可以一網將那伙土匪打盡！」

吳、徐兩人一聽，說道：「蕭老兄，快說出來聽聽！」

「別急，」蕭原掃一眼附近的鄉團隊員：「先將這兩條屍體處置好，然後我才慢慢對你們說。」

吳漢立刻明白他的意思，馬上吩咐那些隊員將那兩條屍體拖到總部，明天才處置。

＊　＊　＊

蕭原與吳漢徐志丹三個人忽然變成了趕車的及押車的，離開了集子，順着大路，一直向前走去。

同行的還有一名隊員。

吳漢與那名叫大貴的隊員分別趕着一輛馬車，車上都覆蓋了一塊油布，但是從油布下的空隙處可以看到一角箱脚，那可不是普通的木箱，而是雕了花，用樟木做的箱槓。

他們是在午飯後才離開鄉集的，而且，故意將車子趕得很慢，在黃昏時，便將車子趕入一處叫大石墟的墟鎮內。

對於這附近一帶的地方，吳漢與那名隊員大貴都很熟悉，他們是故意將馬車趕入大石墟的。

因爲據吳漢估計，那伙土匪若是分散開來到附近各處的鄉鎮找尋徐志丹，那麼，一定會到大石墟的。

而大石墟乃是附近一帶最大的牲口墟集，一向都很繁盛，像這樣熱鬧的地方，那伙土匪一定是不會放過的！

而他們正是要那伙土匪看到他們的馬車，那樣，才能夠引那土匪入甕！

這是蕭原想出來的那個主意的一部份，而那兩輛馬車上的箱槓就是餌。若是「魚兒」看不到「餌」，是不會上釣的！

至於那兩輛馬車及車上的箱槓，乃是吳漢向鄉中的大戶借來及自己從家中拿出來的。

吳漢也算全力幫忙的了。

蕭原也認爲能夠交上像吳漢這樣的朋友，是他走運，像這麼樣的朋友，不是容易交上的。

他們爲恐別人看不到那兩輛馬車，本來，在墟集口便有一家旅店，他們却不在那裏投宿，一直將馬車趕入大街內，最後，還是將馬車趕進墟集口，在那家順安旅店住下來。

而他們爲了表示車上的箱槓裝的都是貴重的物品，不但在吃飯時派人守着，就連睡覺，也留一個人在車上睡。

吃過晚飯，蕭原與吳漢徐志丹坐在房間內，大貴則被派去看守着那兩輛馬車。

「蕭老兄，你估計那伙土匪看到那兩輛馬車，會不會動心？」徐志丹首先打開話匣子。

「應該會。」蕭原肯定地說道：「除非他們沒有派人來這墟上，又或是看不到那兩輛馬車。老弟，你說，有沒有貓兒見了魚腥，會不偷吃的？」

「說得對！」吳漢接口說道：「是狗改不了吃屎！」

「蕭老兄，但願你這個主意，能夠將那伙土匪一網成擒！」徐志丹念念不忘兄嫂一家被殺之仇。「我恨不得將他們一鎗一個斃了！」

「老弟，你別嫌我嚕嗦。」蕭原正色說道：「你一定要抑制住自己，遇上什麼事也不可衝動，不然，只會壞事，甚至可能會累了別人。」

徐志丹聽蕭原那麼說，頓時有如被兜頭淋了一盆冷水。馬上冷靜下來，帶愧地說道：「蕭老兄，你教訓得好，我以後一

定會時刻警惕自己。上一次因爲……害了新叔，已令我深感不安，我不想再……」

「老弟，別說了，只要你時刻記着便成。」吳漢截斷他的話，說道：「我們今晚倒要小心一點，說不定，那伙土匪今晚便會來劫車。」

蕭原本來想說什麼的，但他却將到口的話咽回肚內，點點頭，改口說道：「不但今晚要小心，而你也要小心。」

「那我現在就去看一下大貴。」徐志丹說着便轉身走出房間。

而他的樣貌與以前略有不同，那是蕭原替他略爲改容的，以免被那伙土匪認出他來。那就功虧一簣了。

而他們至今也弄不明白，那兩個被殺死的傢伙是怎樣認出他來的，因爲他根本認不出那兩個傢伙是那伙土匪的人，所以，唯一的解釋便是，那伙土匪中有幾個人曾看清楚他的樣子，而那兩個正是其中的兩個，因此能夠將他辨認出來。

＊　＊　＊

一夜皆沒有事故發生。

翌日，吃過早飯後，他們便趕着兩輛馬車離開了大石墟，順着大路往前走。

一路之上，他們都提高警覺，提防那伙土匪會突然對他們襲擊。

──那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

但他們是白担心了。

一路上，都是平坦大路，車來人往的，不但沒有不尋常的事故發生，連一個可疑的人也發覺不到。

這一日，他們一直走到黃昏日落，才在一處叫橋頭鎮的鎮上住下來。

徐志丹又沉不住氣了：「蕭老兄，吳……老哥，會不會那伙土匪的人沒有看到我們那兩輛馬車？」

「有這個可能。」蕭原說道：「說不定，那伙土匪忽然放棄了搜索你，竄到別的地方去了。」

「那……」徐志丹發急起來，但馬上便發覺到了自己又犯了急燥的毛病，立刻將下面的話咽回去，慚愧地改口說道：「對不起，我幾乎又忘了你的告誡。」

吳漢帶笑道：「老弟，一個人的性子是很難一下子便改變的，只要你時常警惕自己，慢慢就會改掉那急燥的性子的。你瞧，蕭老兄也沒有責怪你啊！」

蕭原笑了，說道：「吳老哥，明天會經過什麼地方？」

吳漢看一眼蕭原，便明白他的意思，說道：「明天會經過張村，水牛頭等地方，都是平坦大路，沒有那一處是險要的，只有在水牛頭到青溪鄉那一段路比較荒僻一點。後天才會經過兩處比較險阻的地方。」

話落又說道：「蕭老兄，你是不是担心那伙土匪會在比較險阻的地方下手？」

蕭原沉吟着說道：「那確是一般土匪下手截劫的慣用手法，因爲那樣比較容易得手，也有利於他們竄遁。不過，相信每一個負責押運貴重貨物的人，經過那個地方時，都會加了小心提防，因此，反過來說，要順利搶劫可能不易得手，因此我認爲，那伙土匪若是打我們的主意，有可能不在那兩處比較易下手的地方動手，而改在一般的人都認爲很平安，因而不大提防的地方下手。」

「有道理。」吳漢拍拍大腿道：「蕭老兄，你確是不同凡響，能夠想到別人想不到的事情！我眞服了你！」

「吳老哥，你認爲什麼地方是最安全的？」徐志丹眨着眼說道。

「應該是張村到水牛頭那一段。」吳漢想了一下才說道：「那一段路左右皆是稻田菜地，而且有好幾個小村子座落其中，加上張村與水牛頭都是附近一帶最大的鄉村，附近一帶鄉村墟集的鄉團隊中，也數那兩處的實力最強，不但人數多，鎗械也充足，而且兩地守望相助，從沒有聽說過發生土匪搶劫的事情，一直很平安。」

「嗯，我們在這一段路上特別加以小心。」蕭原說道：「我估計，若是有匪徒打我們的主意，極有可能在那一段路動手！」

徐志丹却有點不以爲然，但他却沒有說出來，悶在心中。

──因爲他另有看法。

這一晚，仍然沒有什麼事發生，他們也不希望有事發生，因爲在黑夜中，不易應付，並且很易禍及無辜。

翌日，他們又趕着馬車起程。

順着大路往前走，走了約一個時辰左右，便來到張村，他們沒有在那裏停下來，繼續往前走。

因爲從這裏到水牛頭，還有個多時辰的路程，他們若在張村停歇一下，那便不能在晌午時，趕到水牛頭。

張村果然是一處大鄉，簡直像一座鎮集，黑壓壓的一大片房屋，村口有兩座高聳的碉樓，村內的那條大街擠滿了人，熱鬧得很，原來今天是墟期。

越靠近晌午，路上的行人及車輛越漸少。

快接近水牛頭的時候，路上除了他們那兩輛馬車，只有兩三個路人在他們後面頗遠的地方走着。

起初，他們都思疑那幾個路人可能是打他們主意的那一伙土匪派出來盯梢的人，但後來便知道不是了。

──那三個人時不時與在附近田中耕作的鄉農打招呼，甚至停下來傾談幾句，這表示他們都是附近的鄉人，要是匪徒，怎會認識那些鄉農，就算認識，也不敢與之打招呼。

遠遠的，他們終於望到前面左邊有一些黑壓壓的房屋，縷縷的炊烟嫋嫋升起來，那應該是那些人家做午飯升起的炊烟。

那就是水牛頭。

望着那縷縷的炊烟，蕭原吳漢四人都不由感到有點肚餓。

「終於來到水牛頭了。」徐志丹舒口氣，別有意思地說：「到了那裏，要好好地吃一頓。」

蕭原看他一眼，笑笑，沒有說什麼。

吳漢說道：「老弟，你是不是慶幸蕭老兄的估計錯了，沒有那一伙匪徒在這一段路面動手？」

徐志丹不好意思地笑笑，掩飾地說道：「不是啊，我不過一直都很緊張，現在眼看快到水牛頭，不禁鬆了一口氣，總算又渡過一關了。」

「老弟，一刻未走到水牛頭，都有可

能發生事故！」吳漢饒有深意地說道。

那知話未說完，「砰」地突然響起一下鎗聲。

前面那輛馬車那匹馬悲鳴一聲，猛地跌倒落地上，後面那匹馬受驚之下，猛地往前驚竄，趕車的大貴幾乎被顛下車，慌忙用力扯緊韁繩。

「大貴，快跳下車！」蕭原大叫。同時向左邊那塊稻田中響起鎗聲的地方，開了三四鎗。

但立刻引來一陣猛烈的射擊。

——鎗彈是從兩邊的田地中射出來的。

大貴就乘那匹馬被勒得前蹄揚起，馬車一窒的刹那，身子一歪，竄逃出車外，滾落在地上，立刻便被吳漢將他拉入前頭的那輛車底下。

後面前蹄剛揚起的那匹馬也發出一聲悲鳴，不斷在掙扎悲嘶，大概身上中了鎗，却死不了。

四人躲在前面那輛馬車的車底下，朝兩邊開鎗射擊。埋伏在路兩邊的匪徒也不斷地向他們猛烈射擊，忽然，那些匪徒發出一陣令人心寒的驚叫呼嘯聲，彷彿從伏着的田地中响起來，邊開鎗射擊，邊不顧一切地衝向那兩輛馬車。

蕭原他們若是豁出去的話，應該可以抵擋得了那些匪徒的衝擊，但他們却假裝抵擋不了，朝兩邊慌亂地射出了十多鎗，暫時阻遏住那伙土匪的「衝鋒」，乘那那些匪徒還未發起第二次攻擊時，從車底下爬出來，邊開鎗射擊，邊往水牛頭那邊衝去。

那些土匪見四人竄逃，馬上又呼嘯怪叫着，猛衝向那兩輛馬車，同時分出幾個人，朝四人追擊。

四人邊狂奔，邊不時扭身往背後開鎗射擊，阻擋那幾名匪徒的追擊。

而這一段經過，看起來似乎經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實際上，那只是片刻不到的時間。

鎗聲一響，遠遠走在馬車後面的三個人自然被驚動了，他們一聽鎗聲便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驚慌恐駭之下，慌忙各自轉身亂竄入路邊的田地中，躲匿起來。

而在附近田地操作的農夫，亦被驚動了，急急拔脚奔回村子。

而水牛頭那邊亦有了反應，先是一陣尖銳的「銀哨」聲响起，跟着便是急驟的銅鑼聲，狗吠人叫聲。

蕭原甚至已望到有人從水牛頭衝出來，直往這邊奔跑過來了。

那幾名追擊蕭原四人的匪徒這時已停下來，閃在樹後不斷地向他們開鎗射擊。很明顯，他們是想阻止蕭原往回撲擊，好讓他們的伙伴有時間搶掠馬車上的物品。

蕭原四人却沒有往回撲去，一直往水牛頭奔去，情形頗狼狽。

——其實，他們是裝出來的。

* * *

其餘的匪徒衝到那輛馬車前，立刻發出一陣歡叫聲。

並且立刻動手搶馬車上的箱槓，逼不及待得連那塊蓋在上面的舊布也等不及扯下來。

但仍然有兩個匪徒用力將車上那塊舊布扯下來。

最先將一個箱子搶在手中的匪徒逼不及待地用鎗柄將箱蓋上的銅鎖砸開，打開來一看，立刻怪叫起來：「他媽的，什麼也沒有，只有一些碎石子！」

其餘的匪徒一聽，呆了一下，有兩個跑過去看，其他的怪叫着陸續往上搬取那些箱槓，欲打開來看一下，忽然，那個打開箱子的匪徒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般，跳起身來，大叫道：「不好了，我們上當了啊！快走啊！」

其餘的土匪聽那個匪徒那麼一叫，頓時如夢初醒，有兩個剛好砸開箱子的匪徒也怪叫起來：「這個箱子內的都是砂子！我們確是上當了！」

霎時間，那些匪徒莫不大驚失色，其中有人吹了聲口哨，慌不迭往兩邊的田地急竄！

「轟轟」兩聲，那兩輛馬車也就在那刹那爆炸，兩輛板車以及車上的箱槓雜物立時炸散濺射開來，那些匪徒發出聲聲慘叫，被炸翻在地，無一倖免，只是，有些幸運的，只被炸傷。

那幾名負責阻擋蕭原四人反撲的匪徒，在聽聞馬車旁邊的同伴怪叫及發出口哨聲後，馬上便往路邊的田地竄去。

而蕭原四人立刻返身疾往回撲，蕭原一鎗便射倒了其中的一個。

從水牛頭奔跑過來的一羣人，也分散開來，衝入兩邊的田地中，追擊那三名竄逃的土匪！

——他們是憑着看到的情形，分辨出那三名逃竄的是匪徒，返身回撲的蕭原四人，是被劫的那兩輛馬車的人。

——他們本就是趕來援救被劫的人——蕭原四人的，如今看到有「落水狗」好打，自然不會放過了。

* * *

蕭原四人一邊開鎗，一邊疾撲向已被炸毀的馬車那邊，追截幾個被炸傷，正在掙扎着往前面田地逃竄的匪徒。

結果，他們抓住了三個受傷欲逃的匪徒。

其餘的八個匪徒，都被炸死了。

而那兩輛馬車之所以會爆炸，乃是蕭原四人分別躲藏在那兩輛馬車底下時，點燃了藏在車板縫中的葯引，火葯則藏在兩輛馬車上的那些箱槓雜物堆中。而火葯引子的長度，是經過蕭原與吳漢小心計算的，足可以讓他們奔跑出爆炸的範圍才爆炸。

——這就是蕭原想出來的好主意。

只不過，不知道這伙「入甕」的土匪，是否就是殺害徐志丹兄長一家，那個頭子外號衝天砲的那伙土匪！

現在，蕭原四人就要查清楚這件事，以免誤中「副車」——上當的是另一伙土匪。

「你們的老大是不是叫衝天砲？」蕭原揪着一個大腿上被炸去了一塊皮肉的匪徒，逼視着對方喝問。

那匪徒痛得一張臉扭歪着，眼中露出驚恐之色，抖索着道：「是……那是我們老大的外號。」

「那他到底姓甚名誰？」蕭原接口問。

「于昇。」

「他在那裏？」蕭原掃一眼地上的屍體及正在受吳漢徐志丹盤問的那兩個也是受了傷的匪徒。

那匪徒搖搖頭道：「老大——不在這裏。」

「他怎會不在這裏？」蕭原思疑地盯着那個匪徒：「他不是與你們一起動手做買賣的麼？」

「有時是的。」那匪徒說道：「有時，他帶幾個弟兄負責接應。這一次，他就與五位弟兄在離水牛頭不到半里的地方替我們阻截從水牛頭趕來救援的鄉團隊，並接應我們，大概他看見勢色不對，偷偷地溜走了。」

一頓，他又急急哀求道：「兄台，請你放過我吧，我是逼不得已，才淪落至此的，我一定會改過自新，你相信我吧。」裝出一副可憐相。

這傢伙這麼合作，原來是想博取蕭原的好感，希望蕭原可以「放他一馬」。

蕭原却不爲所動，因爲這伙土匪既然在虎頭坳幹下那種滅絕人性的暴行——不但殺了徐志丹的兄長及年幼的姪兒，也輪姦了徐志丹的大嫂，這實在令人髮指，無可寬恕，因此，蕭原毫不動心，冷冷地道：「你求我也沒有用，你們在一處叫虎頭坳幹下的暴行，很應該受到應得的懲罰！」

那匪徒一聽，立時變得臉無人色，搭拉下腦袋，那樣子就像一個待決的死囚！

蕭原冷聲對那匪徒說道：「你自己先將傷口包紮一下。我不會放過你的，你也別想逃！」

正想走到徐志丹那邊，徐志丹却已走過來，臉上露出欽佩的神色，帶點愧疚地說道：「蕭老兄，我還有點不大信服你的，但如今我是打從心裏信服你了。」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笑說道：「老弟，年輕人應該有好勝上進之心，若是連一點好勝心也沒有，豈不就像那些暮氣沉沉的老人一樣麼？」

徐志丹這才不好意思地笑笑：「蕭老兄，你果然名不虛傳，我要是有你一半的本領，也心滿意足了。」

「老弟，千萬不要小看了自己，我有什麼了不起，說不定將來你的成就比我還高！」蕭原用力拍拍徐志丹的肩頭：「年輕人一定要有上進心！」

「蕭老兄，你這個『引鱉入甕』的主意果然不錯，可惜，未能將那個匪首衝天砲也一網打盡。」吳漢邊走過來邊說：「那傢伙也眞狡猾，自己躲在後面接應，却要手下衝鋒陷陣賣命，不然，這一次就可以將他們『一鍋熟』了！」

「吳老哥，我也想不到衝天砲這一次會不親自動手的！」蕭原苦笑一聲：「不過，總算消滅了他大部份的人手，要對付他，就容易多了。」

「一定要將那伙土匪全部擒殺，免得他們『春風吹又生』，說不定，他們含恨之下，還會反噬。」徐志丹握着拳頭說。

「老弟，放心吧，若不將漏網的衝天砲等土匪全部擒殺，我是不會罷休的。」蕭原說道：「撇開我對你的承諾不說，像他們那樣絕滅人性的兇殘之徒，我也不會放過他們！決不能讓他們再去殘害無辜！」

「蕭老兄，也算上我一份！」吳漢豪氣地說。

「對付匪首衝天砲的事，等一會再說。」蕭原忽然指一下前面。「現在還是先應付一下趕來的那些人吧。」

徐志丹與吳漢扭頭往前面望去，只見又有一羣從水牛頭奔來的人，已經趕來了。那些人的手上都執着長短鎗，不用說，都是鄉團隊上的人了。

吳漢認出其中一人正是水牛頭的鄉團隊長杜樹田，他忙舉手呼叫道：「杜隊長！」

那個手提駁壳鎗的漢子也揮揮手：「吳隊長，是你！」

那羣鄉團隊很快便奔過來，吳漢立刻與那位杜隊長緊緊地握手，不等他詢問，便對他簡略地說出事情的經過，並向他介紹了蕭原與徐志丹。

大貴則一直看守着那三名受了傷的匪徒。

* * *

水牛頭不但是一處大鄉村，也是一座墟集，平時就算不是墟期，也熱鬧得很，因爲墟集上那兩條大街都是店舖，平時只是做本鄉人的生意，也夠做了。何況，每日還有不少路經的外地人或是附近的人到墟內歇歇脚，因此，墟集上那幾間茶樓飯店，特別好生意。

蕭原等四人因爲要向水牛頭的鄉公所交待一番，並協助對方善後，加上又未吃午飯——經過這一番「遭遇戰」，經已是午後了，因此，他們只好留在水牛頭，沒有立刻循着踪跡追尋匪首衝天砲的行踪。

水牛頭那位鄉團隊長杜樹田也曾聽聞過蕭原的大名，加上又親眼目睹蕭原想出來的那個「引鱉入甕」辦法一下子就將令他們時刻提防的土匪打得七零八落的，對他更加佩服，聽說四人還未吃午飯，立刻請四人到大街上那一家權記的茶居吃午飯。

四人推却不了，只好領情。

吃過飯後，喝着茶，五個人聊起來。

「杜隊長，我們明天一早便要去追尋那伙土匪的匪首衝天砲以及那幾個漏網的匪徒的下落，那三名匪徒就煩勞你送他們到縣裏，加以法辦了。」吳漢最先開口。

「吳隊長，你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我一定將那三個傢伙送到縣裏來法辦的！」

「杜隊長，等一會我想向那三個匪徒盤問一下，希望能夠知道多一點有關匪徒衝天砲的事情，那樣，有利於我們追捕他的行動。」蕭原說。

杜樹田點點頭道：「好啊，不成問題，人是你們抓到的，當然有權向那三個傢伙盤問！」

「杜隊長，我不過是想從那三個匪徒的口中，知道多一點有關匪首衝天砲的事情。那樣，對於我們追捕他，有很大的幫助。」蕭原加以解釋。

「杜隊長，那伙土匪殘殺我兄長全家，說什麼，我也要將他們全部抓到，讓他們受到應得的懲罰！」徐志丹忿然說。

只有大貴一個人沒有說話，因爲沒有他置啄的餘地。

「蕭老兄，吳隊長，衝天砲于昇這個悍匪，我曾聽聞過有關此人的一些傳聞，聽說此人不但爲人兇悍，精於拳脚功夫，鎗法也很準，並且擅於製造炸葯，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杜樹田加重語氣對蕭原等人說。

「哈，那我豈不是在魯班師傅面前弄斧？」蕭原故作輕鬆地說：「要是他這一次也以炸葯來對付我們，那我們一定會與他們同歸於盡，想想也嚇出一身冷汗。」

「蕭老兄，你眞會說笑。」吳漢笑說道：「他們是志在搶劫財物，斷不會使用炸葯對付我們的，除非他們志在殺死我們，不然，他們豈不是白費一番功夫？」

「杜隊長，我很感謝你對我們說出這麼重要的事情來。」蕭原正容說道：「不然，在我們追捕他與餘下的匪徒時，說不定會懵然地死在他暗佈的炸葯陷阱之上。」

「蕭老兄，你是那些惡人的尅星，憑你的本領，一定可以將衝天砲于昇及其餘的手下抓捕歸案法辦的！」杜樹田朝着蕭原豎豎拇指。

蕭原忙說道：「杜隊長你太誇獎我了。」一頓，改口道：「杜隊長，你吃飽了沒有？我想這就去盤問一下那三個匪徒。」

杜樹田伸伸腰，摸了一下肚子，笑說道：「飽了，吃了那麼多飯菜還不飽的話，很可能是患了大食癪！」

一句話，說得幾人都忍不住笑起來。

＊　＊　＊

晚上。在房間內，蕭原將蹩在心中好久的話對吳漢說了出來：「吳隊長，明天我帶徐老弟去追捕衝天砲與他殘餘的手下，你與大貴返回南沙鄉——」

蕭原的話還未說出，吳漢便截道：「蕭老兄，你不是嫌我碍手碍脚吧？爲什麼不讓我跟你們去追捕他們？」

蕭原急忙解釋道：「吳隊長，你聽我說，這一次我們去追捕他們，不但很危險，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將他們抓到，運氣好的話，可能三五天便追上他們，將他們捉到，運氣不好的話，說不定三五個月也追不上他們，甚至可能會遭遇暗算喪生。」頓一下，又說道：「而你是南沙鄉的鄉團隊長，全鄉的安全由你負責，你不能扔下不管的啊！萬一發生土匪到你鄉搶劫，就因爲沒有你作主指揮，全鄉因而遭到劫難，那時，不但你感到對不起鄉中的人，我也不會心安。你明白麼？」

吳漢聽了蕭原這一番話，才不再堅持：「蕭老兄，你說得對。不過，你們只有兩個人，他們在人數上起碼比你們多三四倍，你們一定要小心啊！」停一下，跟着又說道：「記着，捉到那伙殘餘的匪徒後，到南沙鄉找我，我們好好地叙叙。」

「吳老哥，一定！」蕭原伸手抓住吳漢的手臂搖了搖。

「吳隊長，你幫了我們這麼大的忙，我一生一世也會記着你的！」徐志丹有點激動地說。

「老弟，好好保重，記着也來看看我。」吳漢伸手拍拍徐志丹的肩頭：「我祝你很快便可以替你兄長一家報却大仇！」

「謝謝你！」徐志丹激動地伸手抓住吳漢的另一條手臂：「我已將你與蕭老兄看作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　＊　＊

翌日，吃過早飯後，蕭原四人在杜樹田的相送下，走到鎮口。

「記着來看我。」吳漢分別與蕭原徐志丹握握手，便與大貴往來時的方向走去。

蕭原叫道：「吳老哥，等等我們啊。」

吳漢停步擰身，訝然道：「蕭老哥，有什麼事麼？」

蕭原與徐志丹急走幾步，來到吳漢的身邊，笑說道：「你忘了，我們也要走到昨日出事的地方，才開始從那裏找尋那些匪徒留下的踪跡，這樣才可以循着踪跡追尋那伙土匪的下落麼？」

「哈，我怎麼忘了！」吳漢伸手拍一下自己的額頭：「我們還可以同走一段路才分手！」

「對啊！」徐志丹接口笑道：「我們走吧。」

「能夠同走一段路也是好的。」吳漢感觸地道：「能夠與好朋友多聚一刻，比吃九大碗還暢快！」

四個人邊說邊往前走，忽然，有一把怯生生的聲音叫道：「二哥，二哥！」

路上就只有他們四人，叫聲是從另一邊的路上傳來的，四人聞聲禁不住往那邊望過去。

而在語聲入耳的刹那，徐志丹便感到有點耳熟，一時間却想不出來，及至一眼看到一輛載着貨物的馬車前面坐着的一個少女，他不由瞪大了雙眼，驚喜地叫道：「蘭君，是妳？」

那少女已從馬車上跳下來，放步奔向四人，邊跑邊叫道：「二哥，你怎會在這裏的？你信上不是說在南沙鄉的麼？」

「蘭君，妳怎會來這裏的？」徐志丹急急迎上去：「妳一個人走出來，很危險的啊？」

「二哥，你信上說受了傷，在南沙鄉養傷，我放心不下，又恐你身上沒有錢，便趕來看看你，你的傷好了麼？怎麼來了這裏？」

兄妹兩人一下子遇上了，互相緊緊地執住對方的手。

蕭原與吳漢三人看着徐志丹兄妹相會，都有點感動。

「蘭君，我已替大哥大嫂他們報了一半仇！」徐志丹帶點興奮地說道：「就在昨日，我與那三位朋友，用計殺死了那伙土匪的大半數，就在前面不遠的那處地方！妳要是早一天來到這裏，便可能會看到。」

不等他妹妹說話，便又拉着她往蕭原三人走過去。「蘭君，來，我讓妳認識我這三位朋友，要不是他們幫忙，我根本不可能替大哥大嫂他們報仇！」

蕭原在徐志丹叫出他妹妹的名字後，他便知道，今天不可能動身去追尋那伙土匪的行踪下落了。因此，他悄聲對吳漢說道：「吳老哥，今日你也別走了，在這裏待多一天吧。」

吳漢一時間弄不明白蕭原的意思。「爲什麼？」但他話未出口，便恍然明白，朝蕭原笑笑：「那我們今日好好地喝兩杯！」

「我還想你幫我一個忙！」蕭原帶點神

秘地說。

「幫什麼忙？」吳漢疑惑地問。

蕭原眨眨眼，說道：「喝酒的時候才告訴你。」

吳漢還想問，一眼瞥到徐志丹拉着他妹妹已走到來，忙閉上咀巴，含笑看着兄妹兩人。

徐志丹的妹妹蘭君眨着一雙大眼，好奇地打量着蕭原三人，不等徐志丹替她介紹，已搶着說道：「二哥，那一位是你信上所寫，救了你一命，本領很了不起的蕭原大哥？」目光不停在三人的身上來回掃視着，最後落在蕭原的臉上，却不敢肯定。

徐志丹伸手一指蕭原：「蘭君，就是這位。」

蘭君那雙大眼直瞧着蕭原，眨了幾眨，帶點佻皮地說道：「二哥，我已猜到是他，不過，不敢肯定。這證明我的目光不錯！」

蕭原看到蘭君那種童眞未泯的神志，不禁笑着說道：「妳怎會猜到我就是的呢？」

蘭君歪歪腦袋，笑說道：「因爲你與我想像的差不多，有一種與別不同的氣度。」

蕭原不由捉狹地上下看了自己一眼，攤攤手道：「我倒是不覺得啊，我與你二哥，還有吳隊長、大貴，沒有什麼不同啊，還不是一樣？」

說得吳漢與大貴笑起來。

蘭君發急地正想說話，徐志丹已搶先笑說道：「蘭君，妳這也看不出麼？蕭老哥是逗妳說笑的啊。來，我替妳介紹：這位是南沙鄉的鄉團隊長吳隊長，他是大貴。」

蘭君落落大方地向吳漢大貴叫了一聲，兩人笑着點點頭。

「徐老弟，我們還是走回墟內，找個地方坐下來再說話吧。」蕭原說道。

「這——」徐志丹怔了一下，隨即對妹妹埋怨起來。「蘭君，我在信上不是要妳好好待在家中，不要來看我的麼？妳瞧妳，妳這一來，我們便不能動身去追尋那伙土匪的踪跡了！」

蘭君嘅嘅咀，委屈地道：「二哥，我怎知你身上的傷好得那麼快，我實在是放心不下啊——大哥已死，只剩下我們兩個人，萬一你有什麼——我不趕來看一下，怎麼放心得下？」雙眼紅了。

蕭原忙插口說道：「徐老弟，別責怪你妹妹了，她是不放心你，才趕來的。既然已經來了，那就算了。總不能馬上將她趕回去吧。再說，追尋那伙土匪的事，遲一天也沒有什麼大碍，你們兄妹就在這裏聚一天，好麼？」

徐志丹看到妹妹泫然欲泣的樣子，也心有不忍。「蘭君，妳明天一定要走啊。不然，讓那伙土匪逃得沒了影踪，那就不能替大哥大嫂報仇了。」

蘭君點點頭，感激地瞥了蕭原一眼，臉上沒來由地紅起來，幸好沒有人看到——蕭原他們已轉身向墟內走去。

徐志丹兄妹兩人像有說不完的話，兩個人坐在房間內，說個沒完。

蕭原與吳漢大貴三人自然不好在旁打擾他們，三人走出旅店。找了一家茶居，坐下來飲茶喝酒。

這時候雖然距午飯時候還有個多時辰，但那時候的茶居已有酒菜供應。

三個人要了一瓶玉冰燒酒，再要了兩碟燒滷味，便邊喝邊吃起來。

「蕭老哥，你方才不是說要我幫個忙麼？現在可以說了吧？」吳漢呷了口酒，瞧着蕭原，挾了塊滷鴨翼，咀嚼起來。

蕭原說道：「吳老哥，你也看到的了。徐老弟的妹妹來到這裏，她明天若是回鄉的話，總不能讓她一個人走回去，如今世道不靖，那是很危險的，因此，我想讓徐老弟陪她回去。」

「蕭老哥，你是不是想我幫你勸服徐老弟，不要跟你再去追尋那伙土匪的下落？」吳漢接口說道：「我讚成你讓徐老弟陪他的妹妹回鄉。」

隨即又皺皺眉頭，說道：「你一個人去對付那些殘餘的土匪，未免有點人單勢孤，連一個照應的人也沒有，我有點担心……」

蕭原吐出一塊鴨骨頭來，搓搓手說道：「吳隊長，你不用說了，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你想代替徐老弟與我一起去對付那伙土匪，是不是？」

「蕭老哥，我也認爲你一個人去對付六七個土匪，有點冒險。」大貴第一次發表他的意見。「我讚成吳隊長與你一道去。」

吳漢馬上「理直氣壯」地說道：「蕭老兄，連大貴也那麼說，你就不要再推拒了。」

蕭原看了兩人一眼，說道：「吳老哥，我當然很希望有一個幫手，一個人就算有三頭六臂，有些事情也是兼顧不了的，多一個人，便多一份照應，這道理我明白。不過，南沙鄉的安全都在你的身上，我怎能只顧自己，而不顧南沙鄉上千人口的安全呢？你也不想貴鄉因爲沒有你在負責貴鄉的治安，而遭到什麼劫禍吧？」

吳漢吶吶了一會，忽然一拍大腿道：「蕭老兄，你未免說得太嚴重了，我可以將責任暫時交給我的副手，劉隊副，他是個很能幹的人，有他負責，相信他可以應付任何事故的！」

「是啊。」大貴附和道：「我可以趕回鄉中，將隊長的話轉告劉隊副，那不就成了麼？」

蕭原被兩人說得無話可說，只好點頭說道：「好吧，我說不過你了。」

吳漢大喜：「蕭老兄，這才是啊。」一頓，隨即又道：「你知道麼？我很想向你學習一些對付那些匪徒的本領，也想開開眼界。」

蕭原最怕別人讚他，馬上岔開話題：「吳老哥，那我們便要改變主意，不是要你去說服徐老弟，而是明天一大早，我們便開溜，不要讓他知道，不然，他一定不答應。當然，要留下一張紙條給他。」

「不用我大費唇舌去勸說他，我是求之不得！」吳漢如釋重負地說：「我實在沒有把握可以說服他，也不知道說什麼話才能說服他。」

蕭原搖頭笑笑，說道：「快靠晌了，徐老弟兄妹也該說完話了，待我去叫他們

來吃午飯吧。」說着便欲站起來。

而這時候走進來的客人漸多，原本疏疏落落的只坐了不到十枱茶客，這時已滿了七八成座。

吳漢却伸手將他按住：「你陪我喝酒吧，讓大貴去叫徐老弟兄妹來吧。」

大貴也很乖巧，馬上答應一聲，站起身往外走。

門外又陸續走進幾個人來，大概是來吃午飯的。

蕭原與吳漢也不在意，兩人舉起杯子，互相作了個邀飲的動作，各自移杯就唇，淺喝一口。

而大貴才不過走了兩步。

一團黑壓壓的東西，就在這霎間從一個自外面走進來的人手中猛地拋擲向他們那張枱子，那人隨即轉身便衝出去！

蕭原剛好喝了一口酒，正欲放下杯子，一眼瞥到那事物，雖然在倉促間，看不清那是什麼，但他却憑直覺猜到，那必然不會是什麼好「東西」，否則，那人爲何一拋出手，便轉身往外衝？心中驚悸之下，他已大概猜到那是什麼，那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急忙疾喝一聲：「吳兄，大貴，還有其他人，快趴下去！」

與此同時，手中的酒杯鬆脫跌下，他却沒有趴下來，反而一下子竄躍起來，手一抄，恰好抄接住那團東西，隨即一甩，將之甩向墻角那邊。

——他們坐的這張枱距墻角不到一丈遠，那之後還擺了兩張枱子，還未有人坐，蕭原正是知道那面沒有人，才將那團東西順勢甩向那邊。

因爲他一手抄接住那團東西，便已知道那是什麼。

那是一個炸彈！

一個自製的土炸彈！

只聽「轟」的一聲巨响，整座茶居搖撼了一下，恍似要倒塌一般，不但其他的茶客及伙計嚇得臉無人色，就連吳漢，也是心跳耳鳴，有一種天塌下來、地陷下去的感覺。

就在爆炸剛過的剎那，蕭原已從地上竄跳起來，直往門外衝去，但却被爭先恐後奪門而逃的茶客阻住了，而他的身上也有血。

原來他在竄躍起，抄接住那個土炸彈並將之甩向墻角的剎那，亦急墜落地上，剛趴下，爆炸聲便响，一塊被炸裂的碎木射擊在他的左肩頭上，有一截刺破了皮肉，因此流出血來，但他却顧不了肩頭上的劇痛，他必須盡快衝出去，追截那個將炸彈擲入來的匪徒。

吳漢也一躍從地上一跳起來，往外面衝去，他的身上，也有血。

待到擠開那些驚慌失措的茶客，衝出門外，在大街口那邊忽然又响起一聲爆炸，緊接着又是一下炒豆般的鎗聲隨即响起。

蕭原疾往墟口頭那邊衝去。

吳漢跟在他的後面。

街上的人驚得有如被捅了的馬蜂窩那樣，驚惶失措地奔跑躲藏，响起一片驚呼慘叫聲，那情形就像大禍臨頭一樣。

蕭原與吳漢幾乎被那些狠奔豕突的鄉人撞倒。

兩人還未衝到墟口頭，一眼便看到前面不遠處的街當中，被炸出一個坑洞來，兩邊的店鋪被炸得一場糊塗，兩人無暇理會，一心只想追截到那些拋擲炸彈的匪徒，恨不得在他的身上射成馬蜂窩來一樣。

衝到墟口頭，只見左右聳立着的兩座碉樓上，鑼聲不絕，但右邊的那一座却被炸出一個大洞來，那道柵門也被炸毀了一半。

蕭原與吳漢在墟口頭左右張望着，却看不到那些匪徒的影子，不知他們逃往那個方向。

蕭原却仍然心有不甘，心中的怒火也在熊熊燒着——他從來沒有那麼憤怒過，那些匪徒簡直沒有人性，居然在那麼多人的茶居內，拋擲炸彈，要不是他眼快手急，不顧生死接住那個炸彈，那後果眞是不堪設想——他不但會當場被炸死，很多無辜的茶客也會被波及！他最痛恨那些濫殺無辜的兇殘之徒，因此，他才會怒火塡膺。

「蕭老兄，吳隊長，發生了什麼事？」後面傳來鄉團隊長杜樹田的呼叫聲。

要不是這一聲呼叫，蕭原已衝了出去，追尋那些滅絕人性的匪徒！

喘了口氣，他與吳漢扭頭回望，只見杜樹田帶着一隊鄉團隊，提着鎗，飛一樣奔跑過來。

「杜隊長，有匪徒混入墟內，在茶居內向我與吳隊長拋擲炸彈……幸好我與吳隊長命大，沒有被炸死……」

這時，整座墟集就像一鍋煮沸的粥，騷動起來，銅鑼聲與狗吠聲，人叫聲，响成一片。

「知道是什麼匪徒幹的麼？」杜樹田氣喘喘地奔到來，一眼看到左邊那座碉樓墻脚炸了一個洞來，眼色驟變。

跟在他後面的那隊人不等他吩咐，便已散開來，據守着墟口，嚴陣以待！

「杜隊長，我們也是剛趕到來，看不到那些匪徒逃向那個方向。」

「大祥，你馬上帶一班人到墟上搜查一下，發現可疑的人，馬上扣押起來！」

一個漢子答應一聲，立刻招手招呼十多個隊員，往墟內奔去。

左邊的碉樓上這時也有兩名鄉團隊員奔上來，走出碉樓對杜樹田說道：「隊長，那幾個匪徒已朝左邊的野地逃竄遠去，其中有兩個藏在碉樓對開的野地，開鎗掩護那三個從墟內逃出來的匪徒。」

杜樹田却不理會那個隊員的報告，因爲他看到蕭原與吳漢的身上皆流着血，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匪徒又逃竄出墟外，暫時來說，墟內應該不會再發生事故，那麼，當然是救人緊要了。因此，他對蕭、吳兩人關切地說道：「蕭老兄，吳隊長，你們都受了傷，快到碉樓內坐下來，我先替你們止了血，再好好地敷治一下。」

蕭原與吳漢聽杜樹田那麼說，頓時感到身上的傷口劇痛難當，當下忙點點頭，與杜樹田走入右邊的碉樓內。

杜樹田在走入碉樓前，吩咐其餘的隊員緊守墟口各處，蕭原也想起那間茶居內的情形不知怎樣，便請杜樹田派一個人到茶居去看一下。

杜樹田却對他說：「蕭老兄，我在趕

來墟口時，經過權記茶居時，已派了幾個人入去等着，不用再派人去了。」

* * *

蕭原與吳漢的身上，除了有一處較重的傷外，好幾處地方皆被那些炸彈濺射的木塊磚碎射擊得瘀瘀腫腫的。杜樹田與另一名隊員花了一會時間，才將兩人身上的傷處料理妥當。

吁口氣，蕭原開口說道：「杜隊長，很對不起，若不是我們在墟內，便不會發生這件事，弄到貴鄉的人人心惶惶的，連碉樓也被炸破一個洞……」

「蕭老兄，千萬不要這麼說，這根本與你們無關的，可恨那伙土匪滅絕人性，居然在茶居內扔炸彈。要是讓我捉到他們，非要他們吃屎喝尿不可！」杜樹田是一個明理的人，沒有一絲埋怨蕭原的意思。

「杜隊長，一定是那個匪首衝天砲幹的！」吳漢咬着牙說：「想不到他們這麼大胆，爲了報復，居然混入墟內用自製的炸彈來對付我與蕭老兄。幸好蕭老兄手急眼快，身手了得，及時冒險接下那個炸彈，拋到沒有人坐的墻角，不然，我與蕭老兄不但會被當場炸死，坐在附近的其他茶客，也會被殃及！他媽的，我第一個不會放過他們。」

「不知茶居內有多少人被波及，有沒有人死傷。」蕭原担憂地說。

「我看不會有人被炸死的。」杜樹田安慰蕭原。「會被波及炸傷則在所難免了。」

「衝天砲這個匪徒果然惡毒！」吳漢說道：「幸好他自製的炸彈威力不很大，不然，我們豈止只受了點傷！」一頓，又說道：「這個人心思細密，胆子也夠大，居然想出利用炸彈來掩護撤退！」

話聲未落，一個提鎗的鄉團隊員快步走入碉樓內，對杜樹田說道：「隊長，街心的那一下爆炸，除了炸壞了兩邊的幾間店鋪的門面外，也有三個人被炸傷，幸好都不算嚴重，火伯已替那三個人將傷口敷治包扎好。」

「炸出來的那個土坑，塡好了麼？」杜樹田問。

「有人正在塡坑工作中。」那名隊員說。

「墟內其它的地方沒有什麼事發生？」

「沒有。」

忽然，又有一個提鎗的隊員走進來，杜樹田立刻看着那個隊員，急聲問：「桂生，權記茶居內沒有人被炸死吧？」

那個叫桂生的隊員吐口氣，搖搖頭道：「沒有。不過，有十多人被那些磚碎木塊射傷，茶居的那個墻角被炸開一個大洞，幸好沒有倒塌，枱椅被炸爛了七八張，回春堂的朱醫師正在替那些被射傷的人治理，墟內的人也鎭定下來。」

「嗯。」杜樹田聽說沒有死人，總算放下心來。「桂生，你趕回權記茶居去，幫朱醫師照顧那些受傷的人。」

桂生答應一聲，轉身急步走出碉樓。

蕭原看到杜樹田「指揮若定」，處事鎭定，有條不紊，不禁對他大是佩服。

「蕭老兄，吳隊長，你們還是回旅店躺一會吧。」杜樹田對兩人說。

兩人看出留下來，也幫不了什麼忙，點點頭。「杜隊長，若是再有什麼事發生，請派人到旅店通知一聲。」

杜樹田點點頭，站起身來。「要不要派人扶兩位回去。」

「不用了，一點傷，沒有什麼大碍的。」吳漢擺擺手便往外走，脚步却有點虛浮，蕭原忙趕上一步，扶住他，却幾乎一齊跌倒，幸好手快一把扶住門框，才沒有跌倒。

——原來兩人流了不少血，因此，一站起來，便感到有點頭暈目眩，脚步浮浮。

杜樹田一見，忙上前扶住兩人，說道：「我還是叫一個人陪你們回旅店吧。」

蕭原吸了口氣，感到好了很多，便搖搖頭道：「不用了，謝謝你。」扶着吳漢——其實是互相攙扶着，走出碉樓。

* * *

在旅店內的徐志丹兄妹在第一聲爆炸响起時，便已聽到，並且警覺到，一定發生了什麼事。

跟着又聽到接連响起的爆炸聲，更加確定，徐志丹立刻吩咐蘭君待在房間內，不要外出，他自己却匆匆走出旅店，往爆炸聲响起的方向奔去。

沿途，他有幾次幾乎被惶惶奔走的人撞倒，也聽到那些人驚恐地呼叫：「爆炸了，權記茶居被人扔了個炸彈……有土匪混入墟內啊！」

他一聽，心中一懍，急忙伸手摸着身上的短鎗，一直往權記茶居那邊奔去。

待他奔到權記茶居，那邊已有鄉團隊的人守着，幸好有一個團隊的人認出他是昨天用計炸死不少土匪的那四個人中的一個，才讓他進去。

他才走進去，一眼便看到大貴身上流着血，衣衫也有幾處破爛，哼哼唧唧地坐在一張椅子上，等着包扎傷口，他忙走過去，叫道：「大貴，發生了什麼事？」邊說，邊掃視着亂七八糟的場面。

「有人扔了個炸彈入來！」大貴呻吟着說道：「幸好蕭老哥不畏死，跳起來接住，跟着便發出了一聲爆炸！」

「那蕭老哥與吳隊長呢？」徐志丹頓時大驚失色，慌亂地搜尋起來。

「我……也不知道。」大貴說道：「爆炸聲一响，我幾乎被震昏過去，待到我恢復知覺，蕭老哥與吳隊長已不見了。」

「莫非……」一個不祥的念頭立刻閃過他的腦中，他發了狂般，衝到一個正在幫忙救治受傷的人的鄉團隊員面前，嘶聲道：「有沒有人被炸死？你們看到兩個人麼？」

那個隊員被他嚇了一跳，退縮了一步。「沒有人被炸死，受傷的人都在這裏，你說的兩個人，是什麼樣子，叫什麼名字？」

徐志丹聽那人說沒有人被炸死，心頭大定，也才知道自己在情急之下，說的話沒頭沒腦的，他也不想加以解說，對那人苦笑一下，便急急走開去，逐個辨認那些傷者中，是否有蕭原與吳漢？

但找遍了也沒有兩人在內，他只好懷着驚疑的心情，替大貴將身上的幾處傷口包扎起來，然後扶着大貴走出茶居，向旅店走回去。

才走出門口，無意中往墟口頭那邊張

望一眼，一眼便看到蕭原與吳漢互相扶持着走過來，他歡喜得大叫一聲，幾乎忘記了他正扶着大貴，急急向蕭、吳兩人走去。

四人回到旅店的房間內，蘭君也聞聲從隔隣的房間內走過來，一眼看到蕭原三人受了傷，身上有幾處用布條包扎着，吃驚地急走近去關切地道：「蕭原大哥，吳隊長，你們傷得重不重？」

蕭原笑笑：「沒有什麼大碍的，只是皮肉之傷。」目光一抬，恰好與蘭君那關切的目光相觸，他不禁心弦震顫了一下，慌忙將目光垂下。

在那「一觸」之間，他察覺到蘭君的目光中，隱露出一絲柔柔的情意，他是過來人，自然感覺出那代表了什麼，不由教他暗吃一驚。

——他已經有了一個張鳳琴，而他的心中也只有一個她，他已無法接納另一個女孩子的柔情蜜意！

那刹那，蘭君的臉上也閃現出一抹羞澀之色，亦忙將目光移開。

幸好，沒有人注意到她神色的變異。

「他……的！」吳漢一句粗話出口，才警覺到蘭君是個女孩子，慌忙將下面的一個字咽回肚內，臉上露出尷尬的神色。「要不是蕭老兄奮不顧身，接下那個炸彈，將之拋到墻角，我們只怕炸得粉碎，現在我想起來，還心驚胆跳！」

蘭君聽吳漢那麼說，眼中露出敬佩仰慕之色，看了蕭原一眼，急急將目光移開。

徐志丹的眼中也滿是敬佩之色，說聲道：「是什麼人那麼瘋狂，將炸彈拋入茶居內，簡直喪心病狂，沒有人性！」

「一定是衝天砲那伙匪徒幹的！」吳漢咬牙切齒地說：「那個炸彈是向我們坐的那張枱子拋過來的！」

「他們好大胆呀！」徐志丹握着拳頭晃了晃。「我們還未找他們，他們居然找上我們想報復！」

「我也想不到他們有胆量混入墟內，向我們下手！」蕭原吁口氣道：「看來，我們都低估了衝天砲這個人！」

「哼，要是讓我抓住他，管叫他衝天砲變成濕水砲！」吳漢恨恨地說。

「吳隊長，別輕敵大意。」蕭原沉聲說道：「他們既然敢在光天白日之下向我們下手，看來，他不殺死我們，是不會罷休的，我們一定要小心一點，說不定，他們還會向我們下手的！」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徐志丹問。

「先將你的妹妹送到安全的地方。」蕭原說道：「可以找杜隊長，叫他將蘭君安置到一戶人家中。他與我們在一起，是很危險的，萬一發生了什麼事，有時候是很難兼顧到她的。」

蘭君却昂昂頭，不服氣地說道：「蕭原大哥，我要跟着你……們！你們受了傷，要人照顧的啊。再說，我根本不用你們照顧，我會照顧自己的。」說着，從身上拿出一支小巧的手鎗來，在四人面前晃了晃。「我還帶了手鎗在身，二哥知道我懂開鎗的。」

徐志丹愛妹心切——他只有這麼一個妹妹，自然不想她有什麼危險，極之讚同蕭原的說話，因此他瞪了妹子一眼，說道：「蘭君，還不快將鎗收起來，女孩子家，玩什麼鎗？聽話吧，不要留在這裏。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妹妹，我不想你有什麼意外。」

蘭君有點不情愿地噘起小咀，看看蕭、吳兩人，看到兩人都不「假以詞色」，才委屈地說道：「好吧。」

徐志丹鬆口氣，笑說道：「這才聽話啊！」

蘭君却忽然看着蕭原吳漢及大貴三人，大驚小怪地說道：「瞧，你們三個身上的衣服又破又染滿了血跡，還不快換下來，讓我替你們扔了。」

蕭原三人聽她那麼說，才省起自己身上的衣服，確是「髒破」得不成樣子，三人對望一眼，尷尬地笑笑，却沒有動手換衣服。

蘭君看到三人坐着不動，不由嚷嚷道：「你們怎麼了啊？還坐着不將衣服換下來？」

徐志丹看看蕭原三人，又看看蘭君，恍然明白過來，邊推着蘭君往外走，邊嚷說道：「蘭君，回房去吧，妳這麼站在他們的面前，叫他們怎麼好意思？」

一句話，說得蘭君臊紅了一張臉，急急腳往房外走出去。

＊　＊　＊

吃過晚飯後，四個人聚在蕭原的房中，商議今晚如何提防衝天砲那伙土匪極有可能的偷襲。

因爲若是一點不提防，萬一衝天砲與他的手下眞的摸入來偷襲的話，只要在他們的房內拋入一個自製的炸彈，那麼，他們就別想活了！

自製的土炸彈雖然威力不及那些在兵工廠或是洋人製造的炸彈威力那麼强大，甚至有時候可能會「死火」，但若是爆炸起來，威力也是很驚人的，起碼比鎗彈的威力不知强大多少倍，若是被炸着，肯定不能倖免，甚至沒有全屍！

「爲防萬一，我們最好在熄燈就寢後，偷偷地溜出房外，潛入別的客房中睡覺。」蕭原將他的辦法說出來。「當然不是全都睡覺，我們四個人分成兩班，各自負責上下半夜的放哨，以免被那伙土匪潛進來也不知，要是他們在空着的房間內拋入兩個炸彈，雖然炸不死我們，但也會波及無辜的。」

「嗯，我贊成這麼做。」吳漢首先讚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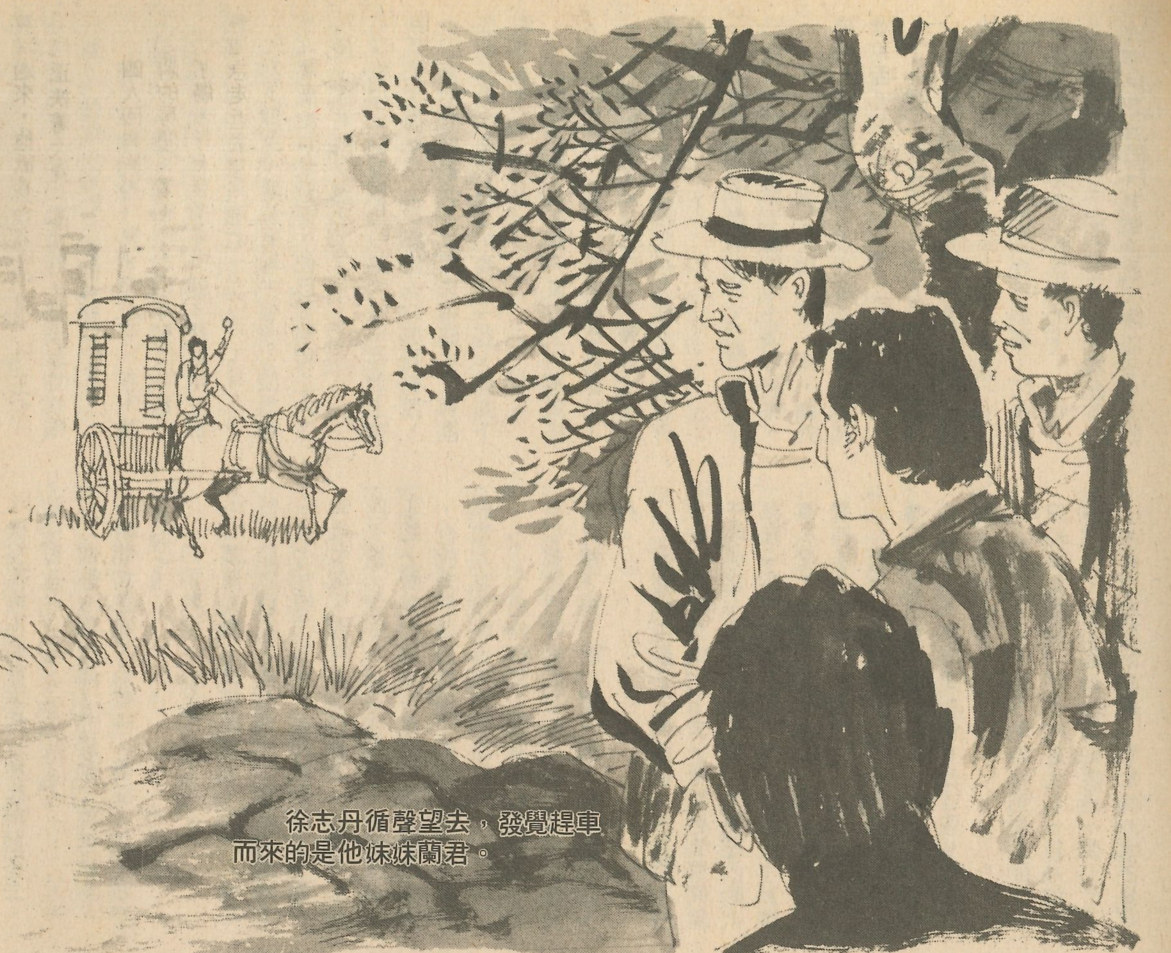
徐志丹與大貴自然沒有異議。事實上，也數蕭、吳兩人的經驗最豐富，若他兩人說好，兩人是沒有理由反對的。

「那我們四個人就成兩撥吧。」蕭原說道：「吳老哥，你與大貴負責下半夜，我與徐志丹負責上半夜，好麼？」

吳漢點點頭。「蕭老兄，我們這樣提防也不是辦法的，總有失神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盡快採取行動，扭轉挨打的地位，你說是不是？」

「對！」蕭原肯定地說：「我已決定，明天一早，便開始追尋他們的行踪，我們不能一直挨打！」

「好啊！」徐志丹興奮地說：「找到他們，非要給點厲害他們嘗一下，讓他們知



徐志丹循聲望去，發覺趕車而來的是他妹妹蘭君。

道死之可怕！」

「若是抓到他們，我一定要狠狠地揍他們一頓！」大貴晃動着如砵大的拳頭。

「現在先別說這些。」蕭原掏出袋錶來，打開看了一眼，然後說道：「時候也不早了，吳老哥，你與大貴回房去睡覺吧。」

吳漢點點頭，站起來，招呼大貴走回自己的房間。

徐志丹將房門關上，與蕭原又坐了一會，在蕭原的示意下，將燈吹熄，上床「睡覺」。

＊　＊　＊

夜越深，也越靜。

整座墟集，彷彿一個巨人般，沉沉酣睡着，偶爾傳來一兩聲狗吠，彷似沉睡中的巨人忽然扯了個鼻鼾。

蕭原躲在屋角對開的一棵樹上，從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房後附近的情形，要是有人偷偷地掩近屋後，那是無法逃過他的雙眼的。

而徐志丹則在另一邊的屋角瓦檐上匿伏着。

兩人都只監視屋後的動靜，那是因爲兩人都認爲，衝天砲那伙土匪若是來偷襲他們，只有從屋後掩到他們住宿的房間後窗下動手，若是從旅店前面潛入去，那是不大可能的。因爲旅店的大門一到晚上，便關上，而且有伙計睡在前面，有什麼風吹草動，都會被驚動，因此，那些匪徒不大可能，也不會那麼笨，從前面潛入旅店內。

他們這一次是張網以待。

月影在不知不覺間偏移，遠處响起更鼓聲——二更將盡了。

只要一到三更，蕭原與徐志丹便由吳漢與大貴接替。

蕭原倒是希望在上半夜完結前，要是衝天砲那伙土匪要來偷襲他們的話，便在這個時候來，最好是衝天砲本人來，他很想與這位心狠手辣，全無人性的匪徒較量一下，親手將他擒住。

他正在這樣想着的時候，驀地瞥到有一條人影閃閃縮縮地從不遠處的一處屋角後竄出來，他不由暗中冷笑一聲，望了望握着的匣子鎗，目不轉睛地盯着那條人影。

——他相信伏在對面屋角檐上的徐志丹，也發現了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就像一隻老鼠一樣，快速無聲地閃竄過來，眼前的情形，根本無庸置疑，那條人影是衝着旅店這面來的，要不是賊，便是來對付他們的。

蕭原一直緊盯着那條人影，同時也留意那附近是否還有人伏着，接應那條人影，但他却看不到。

那條人影很快便竄到距旅店約一丈左右的一座屋子的側面，探頭窺視了一下，便疾竄出來，直撲向蕭原四人所住宿的那兩個房間的後窗下！

蕭原一眼看到那人的手上拿着兩樣東西：左手拿的是一團黑忽忽的事物，右手握着一支鎗，他禁不住心頭劇跳了一下——他看出那團事物極似是炸彈之類的武器，有了今天早上的經歷，他不想再有那樣的事情發生，因爲若是讓那人衝到窗下，

只怕已制止不了那人將手上的炸彈扔入窗內，那勢必造成傷亡。

就在那人衝出數步時，他便陡地疾喝一聲：「站住，別動，否則我開鎗！」

那人乍聞喝聲，陡地窒住了，手一揚，「砰」的一聲。朝樹上的蕭原開了一鎗。

同時間，他的左手一揚，欲將手上那團東西擲向屋後的窗口。

那人開的一鎗沒有擊中蕭原，因爲蕭原在喝聲出口的刹那，便已從樹椏上向下一滑，同時開了鎗。

那個人應聲發出一聲大叫，往地上歪跌下去，而他手上欲擲出去的那團東西，也因爲他忽然歪跌下去而力道驟失，那團東西只是斜斜地往上扔高了一些，便向下跌落去。

而在那刹那，在那人竄出來的屋角後，接連响起兩下鎗聲，是向蕭原射擊的！

那邊屋角瓦檐上立刻也響起一下槍聲。不用說，那是匿伏在瓦檐上的徐志丹開槍還擊的！

也就在槍聲乍響的刹那，「轟」地一下巨響，在那人跌倒下去的地上爆炸起來。

那一下爆炸恍似天崩地塌一樣，騰升爆射起大團的黑霧，刹那間烏天黑地，甚麼也看不到。

那棵大樹距爆炸的地方大約兩丈過外，也被震得劇烈地震晃，將蕭原從樹上震跌落去。

那間屋子也被震得幾乎倒塌，門窗脫落，瓦片乒乒乓乓地碎跌下地。

總之，那一下爆炸比日間在權記茶居的那一下爆炸，其威力巨大不止一倍！

旅店的那列後窗也被震脫，墻裂瓦碎，伏在瓦檐上的徐志丹也被震得拋下去，跌得很重。

而那一聲巨爆，亦震動了整個墟集，一時間狗狂吠，人喧叫，響成一片，好不「熱鬧」！

* * *

蕭原從樹上被震跌落地，一陣耳鳴心跳，頭眩眼花，他也顧不了被跌痛的地方，用力地吸了口氣，頓時感到好了一點。再吸口氣，便從地上跳起來，握握手上的匣子槍，還好，沒有在震跌下去時丟掉了，馬上衝向發出兩下槍聲的那座屋子側面，也就是那個被炸得不知是否成了粉碎的那個人忽然竄出來的那座屋子。

——絕無疑問，那屋子的側面，一定有那個被炸死的匪徒的同伙，他希望能夠將之截下來，說不定，那人就是衝天砲于昇。

衝到那座屋子的側面前，那裏根本沒有人，蕭原立刻追下去，隱隱聽到那間屋子內傳出一陣驚惶的人聲，大概屋內的人被那一聲巨響驚醒了，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又不敢開門出外窺看，只好躲在屋內驚惶不安地胡亂猜想。

蕭原一直往前追出好幾間屋子，直至看到前面附近的屋子內有人走出來察看，并有不少人在奔走相告，他才沒有再追下去。

再追下去，也不可能追到那人的了。因爲那些在附近屋子內走出來，奔走相告的鄉民，幫了那個逃竄的匪徒一個大忙——混亂了蕭原的視綫，等於掩護那匪徒逃竄，因爲在黑夜中，就算那匪徒逃得不遠，但混夾在那些奔走的鄉民之中，根本無法分辨得出來！

蕭原跑回爆炸的地方，只見徐志丹一拐一拐地也走向那邊，吳漢與大貴已經在爆炸的現場，不用說，他們一定是被那一下爆炸聲驚醒了，急忙跑出來察看，并援助蕭原徐志丹兩人。

旅店內已有人拿着燈火出來察看，在燈光映照下，可以看到地上被炸出一個大坑來，附近的地上，流滿了血肉，那個被蕭原一槍射倒的人，果然被炸得肢離破碎。

看到這樣慘酷的情形，蕭原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涼氣。

「徐老弟，你受了傷。」蕭原瞧一眼有點狼狽的徐志丹，只見他身上塵污衣破，臉上也是黑一塊白一塊的。

徐志丹臉上露出驚慌的神色，猶有餘悸地說道：「好犀利，距離那麼遠，也被震得從瓦檐上拋跌下去，跌傷了膝頭！」頓一下，又說道：「爆炸的時候，整座屋子劇烈地搖撼了一下，我還以爲要倒塌了。蕭大哥，你沒有事吧？」

「沒有。」蕭原說道：「我也被震得從樹上跌下來。」

吳漢與大貴邊走近兩人身邊，邊說道：「蕭老兄，徐老弟，你兩個沒有事就好了，我眞担心你們——那一下爆炸恍似天崩地裂一樣，我還以爲完了。」

大貴也猶有餘悸地說道：「我也以爲屋子會塌下來，被壓死的了。你們瞧一下，旅店的後墻也被震塌了一幅。」

三人順着大貴手指處望去。看到有一幅墻果然裂塌了一截，看清楚了，原來就是他們所住的那兩間屋子之間的那堵墻。

徐志丹不由咋舌道：「幸好蕭老哥及時將那人射倒，那人來不及將炸彈擲入屋內，要是擲入屋內，我們又睡在房間內，那我們肯定會被炸死，整座屋子也被炸塌，只怕會有很多人無辜死去了。」

吳漢吸口氣，對蕭原說道：「蕭老兄，好在你及時阻止了那個人將炸彈扔入屋內，不然，我與大貴就算不被炸死，也會被倒塌的屋子壓死！」

忽然，有不少人向這邊奔來，四人一看，馬上認出奔來的人是鄉團隊的人，帶頭的一個，正是杜樹田。

杜樹田奔到四人的面前，也顧不了喘口氣，一眼看到那個被炸出來的大土坑及附近滿佈的血肉……不由大驚失色，看了四人一眼，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杜隊長，有人想扔炸彈入我們住宿的房間內，想炸死我們，幸好被我們及時發覺……結果，他自己炸死了自己！」徐志丹搶着說。

「杜隊長，請你先派部份弟兄到墟上各處告訴那些鄉親，說沒有甚麼事了，請他們安心睡覺，免得鄉親們人心惶惶的。」蕭原帶着歉意地說：「杜隊長，很抱歉，自從來了你們這裏，便接二連三地發生了事情，驚擾了墟上的鄉親，我明天決定離開貴鄉，以免再有甚麼事發生。」

杜樹田忙說道：「蕭老哥，你怎麼這樣說？我根本沒有怪你們。要怪，只怪那些匪徒猖獗妄爲，對付那些土匪，我們也

有責任的，請你以後不要再說那樣的話。」

說完，他便扭頭吩咐那些隊員，到墟上各處告訴鄉親，讓他們安心睡覺。

然後，蕭原便將事情發生的經過，向杜樹田詳細地說出來。

* * *

翌日，一大早，大貴便趕回南沙鄉。

蕭原與吳漢、徐志丹，也離開了水牛頭。

本來，蕭原是要徐志丹將妹妹送回家鄉的，但徐志丹却硬是不肯，寧願將妹妹留在水牛頭那戶人家中，托杜樹田好好地照顧，他說甚麼也要跟着蕭原吳漢去對付那伙土匪，蕭原拗不過他，只好答應讓他跟着去。

徐志丹便將妹妹「托負」給杜樹田暫時照顧，杜樹田一口答應下來，并問蕭原要不要他派些人手跟他們去，蕭原婉拒了。

吃過早飯，他們便離開了水牛頭。

在離開之前，他們特別去看看蘭君，徐志丹兄妹自然有很多話說，但蕭原却在無意中發覺，蘭君在與徐志丹說話時，不時偷瞥他一眼，這令到他有點不安。

因爲他感覺到，蘭君偷瞥他的目光有點特別——仰慕中隱含一種情意，這是他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的，因爲他已有了張鳳琴，心中已容不下另一個女孩子的存在。

——他不是那種見異思遷，又或是「兼收并蓄」的人。

——絕無疑問，蘭君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這一點，蕭原也暗中承認。

因此，他借故與吳漢先一步到墟口頭等徐志丹，以免弄出尷尬的情形來。

那刹那，他又發覺到，蘭君向他投來一瞥戀戀不捨的目光，只差沒有說出來，他馬上帶着吳漢便走。

但吳漢已經看出「苗頭」來了，走着，忽然笑說道：「蕭老兄，徐老弟的妹妹似乎對你有點意思，你不會看不出來吧？」

一頓又笑道：「蕭老兄，我眞羨慕你，才不過一兩日的時間，便打動了一個女孩子的芳心。」

蕭原苦笑一聲，說道：「吳老哥，別說笑了，我……已經有了……心愛的人，我對徐老弟的妹妹，可是一點意思也沒有。」

「原來蕭老兄已有了意中人，哈，那徐老弟的妹妹豈不是神女有心，襄王無夢？苦也！」吳漢讀過幾年書，因此，有時候也能拋兩句書包。

「吳老兄，別取笑我了。」蕭原苦惱地揮揮手。「幸好她沒有進一步的表示，不然，我不知怎樣做才好。」

吳漢笑笑道：「蕭老兄，別發愁，我們這就離開水牛頭了。有一段時間不會見到她，那就可以令到她對你的……情意冷淡下來了，豈不是少了很多煩惱麼。」

「但願如此。」蕭原希冀地說。

* * *

蕭原、吳漢、徐志丹三人好不容易找尋到衝天砲那伙土匪遺下的踪跡，一直循踪追尋下去，來到一座林子前。

徐志丹一點也不顧忌地往林中走去，却被蕭原一把拉住。「徐老弟，小心林內有陷阱，或是遭到他們的襲擊。」

徐志丹聽蕭原那樣說，登時嚇了一跳，急忙止步，目光在林子的邊沿朝內窺瞥了一眼，語氣中帶着驚疑。「蕭老兄，他們眞的敢躲在林內……」

話未說完，林內便乍然响起一陣急驟的槍聲，蕭原心頭一震，狂喝一聲：「快伏下來！」

但已響起徐志丹的一聲痛叫聲。

蕭原心中一驚，不管三七二十一，朝樹林子內掃了半梭子彈！

林內刹時槍聲停歇。

吳漢依然一個勁地往林中開槍射擊。

蕭原還想竄到趴在地上，欲往林子內爬去的徐志丹，驀地他瞥到從林中扔出一團東西來，他不禁大驚失色，疾忙朝那團被擲出來的東西開了一槍。

「砰」地一聲炸響，那團東西被蕭原那一槍打中，在空中炸開來。

原來又是一枚自製的炸彈！

也幸好蕭原眼急手快，而且槍法奇準，在空中將之擊爆，不然，只怕他們三人無一倖免！

——他們三人趴在相距不到三四尺的地上，那個炸彈的威力肯定可以波及一丈方圓的地方，三人肯定會被炸死或炸傷！

「快追！」蕭原在那一聲爆炸中，疾喝一聲，跳起身便往後跑。

徐志丹與吳漢慌忙跳起身，跟着往後跑。

——因爲他們已從蕭原那一聲喝中，驚覺到他的警告。

那一下爆炸散佈開來的硝烟，遮掩了林子前的一大片地方，正好掩蔽了他們往後跑的身形。

但他們才跑出十多步，硝烟瀰漫中，「颼」地又有一顆「炸彈」投擲出來，落在地上，發出「隆」的一聲巨響。

三人急忙往地上仆下去。

一陣「泥雨」砸落在三人的身上，頗痛。

蕭原一跳起身，抖落一身泥土，轉身朝硝烟瀰佈的林內一口氣掃射完剩下的半梭子彈。然後又疾聲道：「快跑！」

吳漢與徐志丹亦已跳起身來，往前疾奔。

——蕭原雖然看不到林子內的情形，但他恐防林內的土匪乘機衝出來，因此，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但求那一連串的射擊，可以阻遏那些匪徒衝出來。

三人一口氣奔跑出十多二十丈外，才趴在兩塊大石後，直喘氣，驚魂稍定！

硝烟漸散，泥塵落定，只見林內的幾棵樹木被炸得椏折枝斷，東倒西歪的，在他們原先趴着的地方，現出一個土坑來，地上泥草遍佈，林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了。

「他媽的，幸好我們跑得快，不然，已炸得肢離破碎，好惡毒的土匪！」吳漢恨得直咬牙！

「蕭老兄，你與吳隊長掩護我，待我衝過去，與他們拚命！」徐志丹衝動地怒叫。

蕭原冷靜地沉聲說道：「徐老弟，你又沉不住氣了，只怕你才衝出去，便已被射死！」

徐志丹被蕭原那一說，恍似一塊燒紅了的鐵一下子放入水中般，馬上冷却下來。

「蕭老兄，必需想個辦法對付衝天砲這個悍匪，不然，我們遲早會死在他的炸彈之下。」吳漢猶有餘悸地說。

蕭原沉吟了一下。「一時間，我也想不出法子對付他。這樣下去，確是防不勝防，必須要想個法子，將他們引出來，那樣才較容易對付他們。」

「蕭老兄，他們自製炸彈，必是帶着不少火葯的，我們可以用火攻他們，火葯一遇火，立刻會爆炸。」徐志丹興奮地說。

「嗯，這倒是一個辦法。」吳漢點點頭道：「但也要找到他們才成的啊。」

蕭原道：「火攻這個主意不錯，我們可以想一個將他們引出來的辦法，不就成了麼？」

「對！」徐志丹說，忽然，他看着吳漢笑起來。

吳漢莫名其妙地說道：「徐老弟，你笑甚麼？」

「吳隊長，你好似一隻花臉貓——」徐志丹直笑。

原來，吳漢在撲趴在地上時，由於很急，臉孔也碰在地上，額頭及鼻子上沾了泥土，灰灰黑黑的，那樣子頗滑稽，蕭原被徐志丹一說，看看吳漢的樣子，也忍不住笑起來。

吳漢忙舉袖往臉上一陣亂抹，豈料越抹越糟，看得蕭、徐兩人笑痛了肚子，幾乎忘記了，那些土匪或可能還匿藏在林子內。

不過，蕭原却估計那些匪徒已不在林子內，極可能在第二個炸彈爆炸，蕭原仍向林子內掃射了半梭子彈後，知道炸不死他們三人，趕緊乘機溜了。

「徐老弟，你是不是受了傷？」蕭原止笑，看着徐志丹問。

「不要緊的。」徐志丹趕緊說道：「只不過擦破了右臂膀的一點皮肉。」

隨即，他又問道：「蕭老兄，我們要不要衝入林子去看一下。」

「我猜他們早已溜了。」吳漢接口道。

「他們當然不會等我們衝入林內找他們。」蕭原說道：「肯定溜了。」一頓，對徐志丹道：「徐老弟，一點傷別以爲不要緊，讓我先替你包紥好傷口，然後才進入林子，察看一下。」

結果，他們在林子內只找到幾顆彈殼，人却一個也找不到！

* * *

蕭原四人終於追上衝天砲那伙土匪，并且第一次看到他們的人！

他們一共只有五個人！

他們在一座很陡的山頭上睡覺。

那時候是天剛亮的時分。

而蕭原他們在相連的另一座山頭上，相距大約只有三十丈左右。

蕭原他們是徹夜不眠，一直追趕，終於在天亮時，攀上那個山頭，意外地發現衝天砲這伙殘匪就在對面的山頭上，他們都不由精神一振。

正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徐志丹第一個忍不住要衝上那個山頭，但却被蕭原阻止了。

蕭原顯得很冷靜沉着，不斷地打量着對面山頭上的情形。

吳漢也在看着。

忽然，蕭原對吳漢說道：「吳隊長，你發現他們有人在放哨麼？」

吳漢凝目朝對面山頭搜尋了一遍，才搖搖頭，說道：「發現不到。」略帶詫異地看着蕭原。

「你若是衝天砲，明知我們正在追捕他們，你會不會那麼大意，睡覺也不派人放哨？」蕭原又問。

「當然不會！」吳漢斷然道：「那豈不是很危險？被人摸上去也不知道。」

「那你以爲其中是否有詐？」蕭原看一眼徐志丹。

吳漢恍然道：「嘿，他們是明擺着，誘我們上去的，可能他們已經在山頭的附近佈下陷阱，等我們踩下去！」

「我也是這樣想！」蕭原說道：「我猜他們極可能在山頂附近埋下炸葯，只要我們一登上去，甚至只到山腰，便已踩入他們佈下的陷阱中，想退也退不了！」

徐志丹聽兩人那樣說，心中暗驚不已，要不是與蕭原吳漢同來。憑他的那衝動性子，怎會考慮那麼多，只怕早已衝了上去，那就死無全屍了。

「蕭老兄，既然我們懷疑他們佈下陷阱，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吳漢皺着眉頭。「這麼看着他們，奈何他們不得，那眞是教人心癢難搔啊！」

蕭原一直不停地往對面山頂張望，眼珠轉了一下，笑笑說道：「我們可以用火攻的啊！」

「妙啊！」徐志丹高興地叫起來，但隨即又皺起眉頭說道：「既然我們懷疑他們在山頂下面埋了火葯，那我們登上山去放火，那豈不是很危險？」

「徐老弟說得對啊。」吳漢附和道：「我們總不能從山脚往上扔火團的啊，那簡直不可能。可惜這裏距對面足有三十丈遠，就眞是天生神力，也擲不過去……」

「唏，我們可以用火箭的啊！」蕭原截斷了吳漢的說話，眼中光芒閃爍。

「放火箭可以射得很遠，妙啊，我怎麼想不到！眞笨！」徐志丹拍拍自己的額頭，佩服地看着蕭原。

「那裏去找弓箭？」吳漢說出口，便馬上改口道：「我怎麼這樣笨，可以造啊！」

蕭原笑着點點頭，伸手指一下滿山的野樹籐蔓。「就地取材，用之不盡！」

「那我們快動手！」徐志丹畢竟是年輕人，覺得很好玩，便又急不及待的行動了。

* * *

蕭原吳漢徐志丹三人很快便造好了三張勁道很强的弓，那是用一種靭力很强的野樹枝及籐條造成的，箭則用樹枝來做。每支箭頭上都纏了一大團乾草，點燃了，便可以當火箭來發射！

三人這時候亦已偷偷地登上對面那座山的山脚上。

他們決定先放火箭上山腰上，試探一下是否埋了火葯，要是沒有，他們便衝上山腰，再向上放火箭，這樣一直往上攻！

而三人也分散開來，從三面往上攻。

準備好後，由蕭原首先往上放射「火箭」。

蕭原掏出洋火，將一支火箭點燃了，便彎弓搭箭，往山腰上射去。

「颼」地一聲，火箭落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上，先是有烟冒起來，一會，便燒着了地上的枯葉野草，閃吐起火舌來，蔓延開去。

徐志丹與吳漢發覺到山腰上有烟冒起來，他們亦馬上點燃了「火箭」，往上發射！

而他們是揀了些松枝來做火箭的。

三人爲防山頭上的衝天砲這伙殘匪會向下扔下炸彈，因此，他們都揀了一個極之隱蔽安全的地方——大石後面匿躲着，就算有炸彈扔下來，有大石擋着，也不怕會傷了他們。

吃一次虧，自然學一次乖。

火勢蔓延之下，起初只是火光閃閃，濃烟騰騰，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發生，正當蕭原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猜錯的時候，陡地，一連串的爆炸聲便震人心弦地響起來。

一時間，只見土崩石裂，濃烟四散，斷樹碎枝四射，那情景彷彿似山崩地裂，極是嚇人。

蕭原急忙躲在石後，不敢露出身子。

吳漢徐志丹也是。

這情形絕無疑問，衝天砲這伙殘匪在山腰上埋下了火葯，他們若是貿然登上去，衝天砲等人只要在山頂上扔下一顆「炸彈」，又或是朝埋了火葯的地方開槍射擊，那便會引發爆炸，他們身在其中，不被炸死或是炸傷才怪！

爆炸聲一直延續着，由於山腰上滿是火烟，土石斷樹暴射下墜，根本看不到山腰以上的情形，而他們三人也不敢探頭張望，以免被滾下來的碎石擊中，但聽那連續不斷的爆炸聲，可以聽出，爆炸聲一直向上延伸上去的，也就是說，山腰以上到山頂下那一片山坡，可能都埋下了火葯。他們若踏足那之上，無疑是踏在一觸即發的「火山」口上，絕無倖免。

但爆炸聲只是在山腰的三面響起，另一面却一點動靜也沒有，那大概是衝天砲這伙殘匪預留的「退路」。

爆炸聲終於停止了，但滾墜下來的碎石仍然不歇，蕭原三人都不敢馬上探出頭向上張望，以免被那些碎石打傷。

山頭上面却傳下來得意的大笑聲，有人叫道：「怎麼樣？你們若是還未死的話，只怕也被我這個『地雷』陣嚇個半死吧？哈哈哈……有種的衝上來捉我啊？怎麼像烏龜一樣縮着？你們不是要捉我麼！我等着你們來捉我啊！」

聽那人那麼叫，絕無疑問，那就是衝天砲于昇，徐志丹恨得牙癢癢的，怒吼道：「衝天砲，你這個畜牲，你胆敢走下來與我決個生死麼？不然，你就是狗熊龜孫！」

山頂上那人馬上大叫道：「他媽的，我才不與你逞英雄，現在你們要捉我，那爲甚麼不敢上來？」

蕭原却乘這機會，冒險從那塊石後竄出來，左閃右跳的，往山腰上面急衝上去。

這時候迷漫的塵烟仍然未散，從下面根本看不到上面的情形，那上面也應該看不到下面，突然似有碎石滾墜下來，但只是零零落落的，憑蕭原的身手，足以閃避過去。

而山腰上埋下的火葯應該全部引發了，大概沒有甚麼危險了，蕭原就是覷準了這一點，想衝上山腰上面，然後來個突擊，希望能夠將衝天砲等殘匪一舉擊潰！

這應該是最好的時機，有徐志丹在「怒叫」，吸引住衝天砲等匪徒的注意力，令他們不會想到有人會「乘機」衝上去，那成功的機會頗大，雖然冒險一點。

徐志丹可能覺得單是叫罵不解恨，居然向上面開槍射去。空中廻響着「砰砰」的槍聲。

上面的衝天砲狂笑着叫道：「別浪費子彈了，你這是在放爆竹麼？有種的就上來吧，你這樣別說捉我了，簡直連我的一根汗毛也損不了！」

蕭原有兩次脚下一滑，幾乎被鬆脫的泥石帶得滾下山去，不過，他還是成功地衝上山腰上，繼續往上衝。

直到他認爲應該可以將箭射上山頂，他才在一處陡崖下往內凹入去的地方躲匿起來。

跟着，他便將匣子槍上的彈匣褪下來，取了五顆子彈，塞入一枝「火箭」頭頂那團乾草內，弄妥當了，他才將那團乾草點燃了，立刻將之射上山頂上！

跟着，他緊緊地縮貼在那凹入的山崖內。

隨即，山頭上便傳來幾聲驚叫呼喊聲，有人大叫：「檢起來，將它扔下去！」

但話聲未落，便響起一陣爆炸般的炸響聲，緊接着便是一下「轟」的巨爆聲！

蕭原在那凹入去的崖壁內聽着，知道他的計策成功了，那可以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不禁暗笑起來。

——他將五顆子彈塞入那支「火箭」的草團內，點燃了射上山頂，那五顆子彈在火燒之下，便會炸開來，那附近的人肯定會被炸開來的子彈火團所傷，要是射在一個身上帶了火葯炸彈的人身上，那麼巧地射在那些火葯「炸彈」之上，那就有意想不到的後果了。

好顯然，那些炸射開來的子彈火團，正是射在一個匪徒身上的火葯「炸彈」之上，又或是放在附近地上的火葯「炸彈」之上，引起了那一下爆炸。

那一下爆炸聲過後，跟着便是慘叫聲與急怒的驚吼聲，接着，一個「炸彈」便從山頂上擲下來，却落在蕭原躲匿着的崖壁下面，「轟」地爆炸開來，濺射的土石幾乎砸在蕭原的身上。

蕭原本來想乘機衝上去的，但却不敢動了。除了怕被暴射的碎石擊中外，他也怕上面會繼續擲下「炸彈」來，若是落在他的身邊，那就不堪設想了。

另外兩面的吳漢與徐志丹大概猜到蕭原已偷偷地衝上山腰上，兩人胆氣一壯，也邊開槍向上射去，邊向上竄。

* * *

蕭原衝上山頂上時，除了看到有兩個被炸得肢殘體斷的屍體外，看不到一個活着的人。

不用說，活着的四個匪徒已逃竄下山。

他雖然明知不可能追得上，甚至不可能發現那四個匪徒，還是衝到發生爆炸的那地方，向下面張望。

果然發現不到那四個匪徒的踪影。

他馬上走回去，朝下面吳漢徐志丹叫道：「嗨，吳隊長，徐老弟，你們放心上來吧，那些匪徒已跑了……」

不久，吳漢與徐志丹先後從兩面的山坡上衝上來。

看着那兩具肢體殘缺的屍體，吳漢不禁佩服萬分地說道：「蕭老兄，你確是胆色過人，我及不上你萬一！」

徐志丹也信服地說道：「蕭老哥，我這一輩子，也學不了你那麼了不起。」

蕭原忙岔開話題。「這兩個傢伙大概不會是匪首衝天砲。他們本來有六個人，現在只剩下四個，可能還有人受了傷，四對三，他們佔不了多少優勢。」

「蕭老哥，還不是全靠你，才能炸死他們兩個人。」徐志丹說道。

「蕭老兄，我們是不是立刻追下去？」吳漢往匪徒逃竄而去的那一面看了一眼。「乘勝追擊，決不能讓他們有喘一口氣的機會！」

「吳隊長，」我也是這麼想，我立刻追下去！」蕭原頷首表示贊同。

「那我們快追下去啊！」徐志丹說着便往那邊跑去。

「老弟，小心點啊，不要失足滾跌下去！」吳漢在後面提醒一句。

蕭原三人窮追衝天砲那伙殘匪，連追了兩日，仍然沒有追上對方。

這一日，他們追到一條溪流前。

那條溪流很淺，水也很清，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底下面的砂石，偶爾，還可以看了水中的游魚。

這兩日，他們啃的都是乾粮，喝的是山水，睡的是荒野地，相信衝天砲那伙殘匪也好不了多少。蕭原是過慣了這種生活，倒也不覺得怎樣，吳漢與徐志丹卻大是不慣，驟然看到溪中的游魚，情不自禁地衝下溪中，捕捉那些魚，想嚐嚐鮮。

蕭原含笑看着兩人那種興高彩烈的樣子，在一塊石上坐下來，雙眼轉動着。打量着河溪對岸及上下游的形勢。

——他必須要判斷衝天砲那伙殘匪是向那一個方向跳竄，若是追錯，再回頭追，那就費時失事，說不定還會被那伙殘匪逃脫。

這時候恰好是近晌時分了，也是吃「午飯」的時候了，難得來到這處好地方，也該讓吳、徐兩人輕鬆一下，因此，蕭原才沒有阻止他們捉魚。

能夠吃一頓鮮魚，總比啃乾粮美妙得多。

兩人起先還怕弄得全身的衣服都濕了，後來，兩人都不理會了，簡直是在溪中打滾，弄得渾身濕透了。但卻讓他們捉到幾條有巴掌大的活魚，嘻哈歡笑着，抛到岸上蕭原的腳下，看着那些鮮蹦活跳的魚兒，蕭原也高興地將它們捉起來，用一根野草將之串起來。

兩人捉了七八條魚，才盡興罷手，卻乾脆脫下衣衫，在溪中洗起澡來。

蕭原看到他們洗澡，不禁也感到身上一陣癢癢的。

後來，待吳、徐兩人走上來，他才將身內的鎗拿下來，走到溪中，痛痛快快的洗了個澡，連衣服也洗乾淨。

待到他走上岸邊，吳漢與徐志丹已將那些魚弄乾淨，並生起一堆火，用樹枝穿起來，慢慢烤着。

蕭原將衣服在樹上晒好，便走過去，徐志丹已將一條烤熟的魚遞給他。「嚐嚐吧，包你既新鮮又可口，雖然沒有鹽，味道還是很不錯的！」

蕭原接過，湊到鼻子前嗅一下，香噴噴的，不禁食指大動，脫口說一聲：「好香！」順勢咬了一口，果然味道鮮美，也不計較咸與淡了。

這一頓午飯，他們吃得津津有味，就像吃九大簋一樣。

就在他們吃得最高興的時候，忽然間「轟」地一聲，就在距他們約三丈外的地方——河溪灘上，炸得砂石飛揚，水烟騰射。

蕭原三人就在爆炸聲響起的刹那，便已慌忙向地上仆落去，但仍然被四散炸飛的砂石擊中，火辣辣般痛！

幸好他們的鎗都插在褲頭上，因此，他們雖然有點狼狽，但有鎗在手，那總不至於會挨打，可以應付接着而來的攻擊。

果然，就在爆炸聲中，響起一陣激烈的鎗聲，子彈呼嘯着從他們的身邊掠過，射在他們身旁的樹上，「噗噗」作響，那情形，確是驚險異常！

蕭原三人被那一陣射擊壓得不敢稍將頭抬起來，因為那些激射的子彈呼嘯聲幾乎緊貼着他們的頭上掠過。但他們都聽出，那一陣鎗聲是從河溪的兩邊——上下游兩頭射擊過來的！

蕭原心中非常着急，他知道，若是不能還擊。被對方的人乘機衝過來，向他們扔過來一個炸彈，那他們就完了，必須要加以還擊才成。

於是，他疾喝一聲：「快滾到樹後！」他自己已接連兩個翻滾，滾到一棵樹下，也顧不了看一下在滾動時，手臂上被子彈擦傷的地方，立刻向河溪的上游發出鎗聲的地方，連開數鎗！

吳漢與徐志丹亦已滾到樹下，藉着樹身的掩護，向河溪的下游那邊開鎗還擊。

他們一還擊。那兩面的鎗聲卻忽然停歇了。

蕭原三人恐防有詐，自然不敢貿然衝出去，就伏在樹脚下，窺望着。

蕭原馬上便發覺到，上游射來的鎗彈，是從一處長滿了野莉樹的地方射出來的，襲擊他們的人，就躲藏在那裏面。

「蕭老兄，待我衝過去！」吳漢恨透了那伙匪徒：「你與徐老弟掩護我！」

蕭原忙說道：「吳老哥，別冒險，提防他們扔一個炸彈過來，那是無法躲避的！」

吳漢被蕭原一言提醒，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不敢再逞强。

「那我們怎辦？」徐志丹不忿地說：「任由他們逃竄而去，我們卻無可奈何麼？」

「為免危險，我們只好忍耐一下。」蕭原說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一定要沉住氣，萬萬不能衝動，我猜他們這麼做，是想激怒我們，令到我們沉不住氣，那就很容易為他們所算！」

吳漢畢竟較有經驗，老成持重，聽了蕭原那番話後，心中恍然一驚，認為蕭原所說極是。「蕭老兄，你說得對。我幾乎中了他們的『激將計』，他們好惡毒，我倒要看看他們，還有什麼鬼蜮技倆施展出來！」

「那些該死的匪徒，這時候一定已偷偷地溜了。」徐志丹仍然心有不甘。「他媽的，我恨不得一鎗一個，將他們送到西天！」

蕭原勸道：「老弟，忍着點，只要有命在，遲早也會將他們捉到的。」

「徐老弟，蕭老兄說得對，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忍一時之氣，成日後之大事啊！」吳漢也勸解徐志丹。

徐志丹雖然年少氣燥。但他畢竟是一個讀過書的人，懂得道理，自然明白他們說的都是道理，當下有點不好意思地對蕭原說：「蕭老兄，我不過是一時衝動，才那麼說的。」

蕭原笑笑道：「老弟，我很明白你的心情。不過，你要記得吳隊長剛才所說的那句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蕭老兄我會記着的了。」徐志丹眞心實意的說。

「蕭老兄，我猜他們已經跑了。要不要過去看一下？」

吳漢不時朝下游先前發出鎗聲的地方瞥望一眼。

「小心一點。」蕭原說道：「對方詭計多端，說不定，他會在那裏裝設陷阱等我們踩下去。又或是仍然匿伏在那裏，窺視着我們的動靜，我們若是貿然走出去，會成為他們的鎗靶！」

一頓又說道：「我們仍然可以用火攻！」

「對！」吳漢說道：「他們若是仍匿伏在那裏，就可以逼他們現出原形。」

徐志丹立刻動手製造弓箭。

沒有藤葛做弓弦，他們便將褲頭帶除下來。綁在樹枝的兩頭，而那堆火還未熄，還有不少的乾枝，便用來做箭矢，點燃了，待那根乾枝燃燒起來，才向那兩處地方發射。

發射「火箭」由蕭原吳漢兩人負責，徐志丹則負責將那些乾枝點燃，分別遞給蕭、吳兩人。

一支接一支的「火箭」向那兩處地方射去，雖然有一、兩支在射出去的途中便已熄滅，大多數仍然燃燒着射落在那兩處地方的附近。

但很多落地後也熄滅了，只有幾支在燃燒。

不過，那些熄滅的卻冒出黑烟，由於沒有什麼風，便在那裏瀰漫開來，若是那兩處地方仍然匿伏着那四個匪徒，可能會被烟熏得跑出來的！

兩個人各自向兩處地方射了七、八支火箭，一會，那些仍然燃燒的樹枝終於燒着了枯草落葉。有火光閃跳起來，慢慢地蔓延開來。

那兩處地方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吳漢目不轉睛地盯着，嘟喃一聲：「他們可能溜了。」

「吳隊長，別急，看多一會。」蕭原也盯着上游頭那一處地方，沉着地說。

那兩處地方的火勢開始猛起來，發出「畢畢剝剝」的燃燒聲，照說，若是有人仍伏在那裏，肯定不可能再呆下去的了。但他們仍然看不到有任何異動。

透口氣，蕭原終於說道：「他們確是溜了。」

「蕭老哥，待我過去看看。」徐志丹說道。

「不，你掩護我，待我去看一下。」蕭原伸手按按徐志丹的肩頭，不等他說話，已從樹側竄了出去了。

徐志丹看看竄出去的蕭原，臉上滿是感動之色。

蕭原仍然很小心，直到確定那裏沒有人匿伏着，也沒有設置了陷阱，他才暴露出身子。在那裏察看了一遍，才走回去。

吳漢看到蕭原那邊沒有什麼發現，他亦跑到下游那處地方，察看了一下，也沒有什麼發現。

——衝天砲這伙殘匪果然溜了。

＊　＊　＊

三人將還未乾透的衣服穿上，幸好沒有被那一下爆炸毀了，不然，他們只有光着身子，下面只穿一條短褲了，那就狼狽了。

之後，他們終於在河溪對岸的三里外的地方，發現了衝天砲那伙殘匪的踪跡。

「蕭老兄，我們這麼一直追下去。不是辦法的啊。」吳漢皺着眉頭說道：「他們的花樣層出不窮，終有一次我們會……」

「吳老哥，我一直在想着這個問題。」蕭原摸着下頷說道：「我也不想一直處於挨打的情勢下，最討厭的是他們手下有火藥，我們就是顧忌到這一點，才不敢迫得太急近，偏偏他們又詭計百出。不過，我相信他們手上已沒有多少火藥或是用光了，不然，他們不會在那條河溪處襲擊我們時，只投擲了一個炸彈。也沒有在那處地方埋下火藥陷阱，暗算我們。若我的估計沒有錯，那他們就不大可怕了。」

一頓，看了吳、徐兩人一眼，說下去。「我也不想老是跟在他們的屁股後頭追，我想繞到他們的前面，給他們一個突襲！」

吳、徐兩人聽他那樣說，馬上精神一振，顯得頗興奮。

「對！繞到他們的前面，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徐志丹握着拳頭晃動一下。

「但怎知他們一定會竄向那一個方向？」吳漢提出他的疑問。「他們隨時會改變逃跑的方向啊！」

「那就要孤注一擲了！」蕭原說道：「同時，也要碰碰運氣了。」

跟着，他又說道：「若想出奇制勝。那當然要冒些險了，萬一我們猜錯，仍可以再找到他們的踪跡，重新追下去！」

「我贊成冒一次險！」吳漢說着轉望徐志丹一眼。

徐志丹馬上說道：「我也贊成！」

蕭原看了兩人一眼，才說道：「我們現在跟踪追下去，直到晚上，他們必然會找地方睡覺的。我們則不停下來，也不睡

覺，夤夜趕路繞到他們的前面，然後匿伏起來，等着他們自投羅網！」

頓一下，接又說道：「當然，我們必須盡量估計正確，也希望他們在明天動身竄逃時，不會忽然改變方向，那我們就有把握一下子將他們一網打盡！」

「大哥，大嫂，希望你們在天之靈，暗助我們，好讓我們能夠將他們堵截住，替你們報仇！」徐志丹忽然跪下來，極之虔敬地合掌向天禱告。

蕭原與吳漢瞧着，都大為感動。

待徐志丹禱畢站起來，吳漢拍拍他的肩頭，說道：「老弟，我們一定可以將那伙土匪一網打盡，替你大哥一家報仇的。」

蕭原也拍拍他的肩頭：「我們立刻追下去。」

* * *

天色還未放亮，蕭原吳漢徐志丹三人已繞路趕出三十多里路，估計已趕在衝天砲那伙匪徒的前面，才在一座遍佈大石的山崗上，匿伏下來，歇息一下，等待天亮，更希望等到衝天砲那四名匪徒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蕭原掏出袋錶來看一眼，離天亮還有一個鐘頭左右，便對吳、徐兩人說道：「你們睡一會吧，我看着就成了。一有發現，我會立刻叫醒你們。」

「不，蕭老兄，你與吳隊長睡一會吧，我睡不着，由我來看着吧。」徐志丹精神奕奕地說。

「別爭了，還是你們兩個睡吧，由我來看着。」吳漢朝兩人揮揮手。

蕭原不再爭下去。「那我先睡一會，天亮時，你再睡一會吧。相信他們不會在天一亮便起程的。」

說完，他便靠在背後的那塊石上，閉上雙眼，不一會，便睡着了。

徐志丹只好也閉起眼睛，但卻怎麼也睡不着，想到在天亮後，便可能會將衝天砲等四個殘匪堵截在下面，將他們一網成擒，他便興奮得一顆心狂跳不已，不由自主地喃喃禱告起來。

吳漢隱約聽到徐志丹的呢喃聲，猜到他大概在向他死去的兄嫂暗中祈禱，油然而生一股同情心。

蕭原睡得快，醒得也很準時。在天亮後，他便霍然醒過來，張開眼看了看徐志丹，看到他閉着雙眼，像是睡着了，不想驚醒他，便朝吳漢輕輕地「噓」了一聲，那知道徐志丹立刻霍然睜開眼來。

他馬上猜到，徐志丹根本沒有睡着，不禁朝他搖搖頭。

徐志丹報以一個鬼臉。

吳漢看到蕭原已醒來，沒有說話，馬上閉上眼睛，躺在坐着的那塊大石上，睡了。

天色大亮，一縷陽光也從地平線上透射出來，照射在一片大石上，柔柔的。

蕭原長長地吸了口氣，頓覺精神一暢。

陽光漸漸猛起來，蕭原與徐志丹都瞇起雙眼，全神貫注，注視着石崗前面那一片野地的動靜。

蕭原表面上很沉着，其實，他的心中異常焦切地盼望能夠看到那四個匪徒的身影！

徐志丹臉上的神情，將他心中所焦盼的，完全顯露出來，從他右手緊緊地抓住身邊的一塊石角，便可以看出，他有多緊張。

陽光下，大地一片明亮，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甚至可以看到遠處的一座野樹林子飄落的樹葉。

但就是看不到那四名匪徒的影子。

這時候，吳漢亦早已醒過來了，也在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下面的動靜。

徐志丹雖然一直沒有說話，但從他越抿越緊的咀唇，抓在石角上那隻手背上越來越突出的青筋，足以顯示他內心的緊張與焦急！

「會不會那四個匪徒在醒來後，改變了方向，又或是我們仍然在他們的後面，根本沒有趕過他們的前頭？」蕭原在心中暗自思疑。

太陽又爬高了。

仍然發覺不到那四名匪徒的影子。

徐志丹終於忍不住，扭頭望一眼蕭原，欲言又止。

忽然間，吳漢興奮地低叫道：「他們來了。」

徐志丹與蕭原一聽，心弦震動了一下，急忙往崗下前面掃視。

果然，就在前面那座樹林子的左邊，轉出四個人來。

徐志丹的呼吸立刻急促起來。

蕭原似乎感覺到徐志丹的情緒開始激動，扭頭低聲對他說：「老弟，千萬要沉住氣，不要亂來。不然，便會前功盡廢！」

徐志丹心中恍然，忙深深地吸口氣，將激動的心情極力壓抑下來。

由於距離頗遠，所以一時間看不清楚那四個人的樣子。但卻可以看到四個人的手上都握着鎗。身上束着或是斜掛着子彈帶，一個走在略前，兩個走在中間，一個殿後，走得很快，但卻很機警，不斷地左張右望，生恐突然會有什麼人在他們的前面或是左右跳出來。

漸漸地，蕭原他們都可以看清楚那四個傢伙的樣子了。

那四個人的臉上都長着鬍渣子。身上的衣衫有點破爛，走在前面那個雙眉又粗又短，突眼，大鼻子，那樣子不但顯得粗魯，也有點「礙眼」。

中間的兩個樣貌比較端正點，但雙眼卻閃出兇光。最後那一個生就一張「橙皮」面，鼻子有點勾曲。

由於蕭原三人都沒有見過衝天砲于昇其人，因此不知道那一個是于昇。

不過，蕭原卻估計走在最後的那一個，是衝天砲于昇。

但這只是猜測。

很快地，那四人已走到石崗腳下，領頭的那一個抬頭往上掃了一眼。

蕭原也就在那剎那，疾喝一聲：「開鎗！」

喝聲出口，他的鎗已砰砰響了兩下。走在最前面的那個傢伙立時大叫一聲，身子歪仰一齊倒在地上！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吳漢與徐志丹的鎗亦「叫」響了。走在中間的那兩個傢伙亦

應聲跌倒落地上。

最後的那一個也在鎗聲驟響中的慘叫一聲，跌向地上！

但蕭原卻看出，那傢伙向地上跌下的姿勢，是特意撲倒的。換言之，他可能受了傷，但卻不很重，乘勢撲跌落地上。

而蕭原他們在趕來這裏的路上，也商議過，決定不將那伙土匪一下子殺死，這不但便宜了他們，最主要的是，他們必需留下活口，查問出誰是匪首衝天砲，以免讓他漏網，同時，也能夠將他們送交地方當局，處以應得的懲罰。

因此，他們決定只將四個匪徒擊傷，令他們失去反抗的能力，然後將他們捉起來！

也所以，他們剛才只是瞄準了一個匪徒的手腳開鎗。

* * *

蕭原果然沒有猜錯，最後那個傢伙在跌落地上的剎那，立刻一揚手，向前擲出一團東西。

那團圓溜溜的東西擲落在山腳下，「轟」地一聲爆炸開來，剎時間石飛土揚，將石崗上的蕭原三人視綫遮蔽了。

蕭原馬上猜到，那最後的匪徒是想藉着那個「炸彈」爆射開來的塵烟，掩護其逃竄，他忙疾喝一聲：「衝下去，別讓他們跑了！」自石後竄跳出來，邊往下開鎗，邊向下衝去。

吳漢與徐志丹兩人亦從石後跳出來，向下衝落去。

塵土迷漫中，也響起一陣鎗聲——被射倒的匪徒也在向石崗上胡亂開鎗！

但由於雙方皆看不到對方，因此，便很難射中對方了。

待到蕭原三人衝下石崗，自兩邊繞過那團仍未消散的塵烟，只見有三個匪徒沒命地分三個方向向那座野樹林子奔去，只剩下一個匪徒的左腳上中了一鎗，走不動，只好躺在那裏，開鎗掩護其餘三個同伙逃竄！

看清楚，那人原來正是走在最前頭的那個傢伙！

這傢伙倒是悍不畏死！既然走不了，還不棄鎗投降，仍然豁出去掩護其餘三個同伴逃走，大概他自知罪孽深重難逃一死，所以便豁了出去！

蕭原手快眼急，手一抬，朝那傢伙開了一鎗。那傢伙剎時痛叫一聲，手腕上鮮血直流！

蕭原也不理會那傢伙——反正他已逃不了，一邊開鎗向那三個傢伙中的一個追去，一邊朝吳、徐兩人道：「吳老哥，徐老弟，我們分頭各追一個！」

徐、吳兩人急應一聲，分頭向另外兩個匪徒追去。

那三個匪徒雖然分三個方向逃跑，其實都是朝着那座野樹林子奔去的。

只不過，一個筆直地向野樹林子奔去，也是奔跑得最快的一個，另外兩個則向林子的左右邊跑去，自兩邊跑入林中。

也只有跑入林中，才可以藏匿起來。並藉着林樹的掩護，躲避蕭原等人的追捕並且遁逃。

因此，決不能讓他們逃入林中。

而追逐的雙方均不時互相開鎗射擊。

由于雙方皆在奔跑，加上逃的人又不是直線往前奔跑，因此互相都很難射中對方。

眼看着還有七八丈，那三個匪徒便會逃入樹林中，蕭原忽然大叫一聲：「停下來瞄準他們射擊！」

叫聲中，他已一個搶撲，仆倒在地上，向那個奔跑得最快的傢伙瞄準了，開了一鎗。

但那一鎗卻射不中那個匪徒。

因為那個匪徒也在那剎那仆倒在地上，那一鎗便射了個空！

那傢伙一個橫滾，也向蕭原開了一鎗。

一時間鎗聲「砰砰」響起來。

鎗聲中，響起兩聲慘叫。

原來，跑向左右兩邊的那兩名匪徒沒有當中那一個那樣機警，沒有立刻仆倒落地，反而拚命奔跑，便讓徐、吳兩人各自瞄準了，將他們擊中，摔跌在地上。

而蕭原這時候亦已看清楚了，那個機警地躲過他一鎗的匪徒，正是走在最後的那一個匪徒！

蕭原雖然並不認識衝天砲于昇，但憑那人的機智及身手，他肯定那個匪徒就是于昇！

于昇看來已用光了那些火藥所製的「炸彈」，他沒有再擲出「炸彈」，在那樣近的距離下，雙方不過相距約十數丈，是足可以擲到蕭原的面前，將他炸死的！而蕭原也根本無法躲避得開。

那匪徒不停地在地上滾動，閃避蕭原的射擊，同時，他也向蕭原還擊，以阻止蕭原的前進。

由於對方不停地滾動，故此蕭原很難瞄準對方射擊，也就阻止不了對方的行動！

那匪徒卻是早有「計劃」地向林子那邊滾動，也只有竄入林子內，才有生路，而這時吳、徐兩人已撇下那兩個被射倒的匪徒，自兩邊掩過去，並不斷地開鎗向那匪徒射擊，以阻止那匪徒繼續滾動。

「于昇，你跑不了的！」蕭原忽然停止射擊，大叫道：「你就算逃入林中，我們也可以放火將你逼出來，你還是棄鎗投降吧！」

衝天砲于昇一聽，滾動的身子陡然一窒，嘶啞地叫道：「放屁，我若是棄鎗投降，豈不是自尋死路，你們會放我一條生路麼？我才不會那麼笨！我就在這裏，你們有本領的話，大可以衝上來，將我捉住！」

吳、徐兩人乘蕭原與于昇「說」話之機，自兩邊疾衝向林子，欲利用兩邊包抄之勢，將他堵截住！

于昇這頭狐狸，立刻便發覺了，他不再理會蕭原，猛地從地上竄跳起來，卻又陡地向地上飛撲下去，着地時身子陡地一縮，有如皮球一樣，向前翻滾出去了！

蕭原三人射擊的子彈蕭蕭地從他的身上掠過，都射不中他。

就連蕭原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身手之敏捷高明。

而他這一連幾滾，已滾到林子前，大約還有二丈不到的距離，便可以竄入林中。

蕭原他們都很着急，立刻猛烈地向他

開鎗射擊，企圖將他壓制在那裏，那他們三人中的一個，便可以乘機衝過去，將他擒下！

衝天砲于昇果然被壓制得緊緊地貼伏在地上，動彈不得。

蕭原立刻從地上跳起來，彎着腰，向前猛衝。

其實，蕭原三人若是想將于昇殺死的話，大有機會殺死他的，他雖然貼伏在地上，那畢竟不像滾動時那麼難於瞄準，只要瞄準了他的身子射擊，肯定可以射中他。

不過，他們三人就像心意相通一樣，都不想殺死他，要活捉他，這樣一下子殺了他，太便宜他了。

衝天砲于昇大概也察覺到這一點，他忽然從地上跳起來，一揚手，向蕭原扔過去一塊東西。

蕭原心頭一懍，慌不迭往地上仆倒下去。

——在那霎間，他直覺上以爲扔過來的是一個「炸彈」。

徐、吳兩人一眼瞥到，也驚嚇得駭住了，禁不住失聲驚叫。

——那一團東西若是「炸彈」的話，蕭原肯定會被炸得肢殘體斷，無法倖免，那怎不教他們兩人心胆俱喪？

于昇卻乘這間隙，一頭衝入林內。

一下鎗聲也就這刹那响起來，一步衝入林內的于昇身子一歪，一頭跌扑入林內。

那一鎗卻是蕭原開的。

而那團東西也沒有爆炸。

原來那不過是一塊比拳頭大些的硬泥土。

蕭原就是在撲倒地上的刹那，驀然心頭一動，猛省到那極有可能是「詐彈」，那不過是一塊石頭或是泥土，若是于昇身上仍帶着「炸彈」的話，斷不會在這個時候才使用，因爲那太遲了，蕭原三人若是想殺死他，他早已死了，他才不會冒那種險，早在蕭原向他追截時，便已使用，那足可以阻擋蕭原三人追擊，同時也掩護那兩個同伴逃入林中，斷不會眼看着兩個同伴被擊倒，也不使用那顆「救命彈」的，說不定，還可以將蕭原三人炸個「人仰馬翻」。

蕭原正是猛省到這一點，才大胆地急挺起身子，瞄準了于昇，開了一鎗。

他若是存心殺死于昇，于昇這時候已經是個死人，他那一鎗却不是瞄準于昇的背心要害射擊的，只是瞄準他的腿脚射擊，他仍然想活捉他。

于昇的腿上確是受了傷，但他也已撲入了林內，蕭原三人立刻便看不到他。

＊　＊　＊

那座野樹林子大約有畝許方圓，樹很密，都不太高，蕭原與徐志丹吳漢都沒有追進去，那樣太危險了，很容易會吃冷鎗的。

三人聚在林子左邊角上，徐志丹急切地說道：「蕭老哥，我們不追進去，那很易被他不知從那一處竄逃的。」

「老弟，他逃不了的，」吳漢笑笑說道：「你別心急，聽聽蕭老兄用什麼辦法將他逼出來吧！」

「火攻！」蕭原直截地說：「我們只有三個人，若是進入林中，有如池魚入大海，有點不知所措，不但很難找到他，說不定還會挨他的冷鎗，又或是被他乘隙逃出林子也不知道。所以，還是將他逼出來比較好。」

「但林子有四面，我們只有三人，萬一他從沒有人守着的那一面逃出來，我們不是也不知道？」徐志丹担憂地說。

「這你就放心好了，」蕭原說道：「我們三個人只要在三個角上守着，便可以兼顧到兩邊的情形，三個人，可以兼顧六面，而林子只有四面，這你就放心了吧！」

徐志丹佩服地說道：「怎麼我想不到？」

「老弟，多歷練一下，沉着點，便會想到的了。」吳漢語重心長地對徐志丹說。

徐志丹心悅誠服地說道：「吳隊長，我會記住你說的話的。」

「我們馬上分頭去放火，」蕭原說道：「小心一點，提防他就躲在林邊，冷不防向我們開鎗。」

吳漢與徐志丹點點頭，於是，三人便分頭去放火。

不一會，林子的邊沿有幾處冒起了烟火。

吳漢剛點燃了一處火頭，剛跑到數丈外的地方欲點燃，驀地瞥到從那處燃燒起來的地方旁邊，有一條身形一拐一跳地衝出來，他忙大叫一聲：「他從那邊逃出來了。」擰身抬手，開了一鎗。

但卻射不中那條身形，那人也向吳漢開了一鎗。

吳漢大叫一聲，摔跌在地上。

但他一翻身，掙扎着向那條拐跳着沒命地往前奔的身形，連開數鎗。

但卻射不中那人。

那人當然是衝天砲于昇了。

因爲四個匪徒之中，只有他一個逃入林中，其他的三個，因爲傷重的關係，都暈死過去了，也因此，蕭原三人也就暫時不去理會他們。

蕭原與徐志丹聞聲從另外兩面奔過來時，于昇已奔到一座土丘腳下，一頭竄入一塊大石後面。

蕭原一眼看到吳漢側臥在地上，左肩頭上有血流出來，忙對徐志丹說道：「你替吳老哥料理傷口，我去追他！」

徐志丹答應一聲，急急跑向吳漢那邊，蕭原則折回土丘。

吳漢卻朝徐志丹叫道：「徐老弟，你不用理我，我還挺得住，仍快去幫忙蕭老兄，對付于昇吧！」

徐志丹猶豫了一下，蕭原卻扭頭叫道：「徐老弟，你別聽吳老哥說，快去照顧他，我可以對付于昇的了！」

徐志丹聽蕭原那樣說，才又跑回吳漢那邊。

＊　＊　＊

蕭原並不是折回土丘那邊的，而是自右側斜斜撲過去。

躲在石後的于昇立刻朝蕭原開了一鎗。

雖然沒有擊中蕭原，但那顆子彈卻是緊貼在他的頭側掠射過，幾乎擦破他的頭皮，吃驚之下，急忙將身子躬低了一些。

他也向大石那邊開了兩鎗。

有大石擋着于昇，那自然射不中他了。

蕭原衝到土丘下——距那塊大石的十丈過外，他卻沒有掩過去，而是往土丘上奔上去。

于昇似乎猜到蕭原的用意，馬上朝蕭原開了兩鎗，接着從石後閃出來，急忙上竄。

——決不能讓蕭原跑上土丘上面，居高臨下將他堵住，那樣，他不但沒有了退路，也無法可以藏身，因此，他必須與蕭原鬥快，搶登上土丘上。

誰搶先登上土丘上，誰就搶佔了優勢，那時候，既可以守，也可以退，不至受制於人。

但于昇一條腿受了傷，他雖然所處的位置比蕭原略高，但跑起來，自然及不上蕭原那麼快，因此，很快便被蕭原搶在上面。

兩人邊往上奔，邊互相射擊，但由於土丘上到處都是野樹及或大或小的石塊，而兩人自然利用那些野樹石塊來遮蔽自己的身子，因此，都射不中對方。

于昇眼見快不過蕭原，忽然身子一趄，往土丘的另一面跑去。

蕭原卻不理會他跑向那一邊，一個勁往上衝，只要佔據了土丘頂，居高臨下之下，無論于昇逃向那一面，皆在他的眼內，無法隱藏得了。

蕭原一口氣衝上丘頂，立刻往于昇竄奔過去的那一面探頭。

還未看到人，鎗聲已响，幸好他早有所提防，沒有將頭探得太出，也可能是于昇太心急，沉不住氣，一見他向下探頭，便向他開鎗射擊，而他亦在鎗聲乍响的刹那，便悚然一縮腦袋，「嘯」地一下鎗响，蕭原只覺額頭上恍似被燒紅了的鐵枝烙了一下那樣，火辣辣般一陣劇痛！

他的心頭不由搐動了一下，驚出一身冷汗來。

——他知道額頭上的頭皮被子彈擦傷了，要是他的頭探得出一點，又或是反應不夠快，或者于昇沉着一點，待他的頭探出一些才開鎗，那麼，那顆子彈便不是擦傷他的頭皮，而是射入他的額頭內，那他便一命嗚呼了。

他趴下來，伸手摸一下，摸了一手血，痛得他的臉肌也控制不住地顫搐起來。

他不禁在心裏暗罵了一聲：「好陰險的傢伙！」

絕無疑問，于昇是躲藏在下面一處隱蔽的地方，等待着，覷準了向他開鎗射擊的，只要一鎗將蕭原射死，那他便可以從容竄遁而去，他這個主意本來很妙絕的，可惜，不知他是運蹇，還是蕭原命大，那一鎗居然射不死他，莫非徐志丹的大哥大嫂在天之靈，暗佑蕭原不成？

蕭原不敢再探頭向下張望，卻將身邊的碎石泥土往下推，那些碎石泥土才滾下去，立刻便引來兩下鎗聲。

蕭原立刻聽出鎗聲是從土丘下左邊的一處地方响起的，距丘頂大約六七丈左右。

他立刻爬過一點，估計已對正在那處地方的上頭，便又將那些碎石泥土往下推，下面立刻又响起兩下鎗聲。

聽鎗聲，他証實了自己正好在的于昇藏匿的地方的上頭，於是，他繼續將碎石泥土往下推。

這一次沒有再响起鎗聲了。

他繼續推着，腦袋卻慢慢地一點點向前探出去，終於他瞥到下面約七八丈的地方，有一塊像是被什麼劈裂開來的大石，大概是雷電劈開的吧，他猜測于昇可能躲匿在那條裂隙中。

他猛地探出鎗咀，朝那塊大石開了一鎗。

那塊大石裂隙的左邊，鎗火閃吐，還擊了一鎗。

蕭原一眼瞥到，馬上証實是于昇果然躲藏在那道裂隙之內。

那裏倒是一處據守的好地方，蕭原雖然居高臨下，但卻無法對他造成威脅，因爲那塊大石將他遮擋住，根本看不到他，那自然無法威脅他了。反之，卻令到蕭原不敢貿貿然衝下去，那只會成爲他的鎗靶，剛才那一鎗就是「警告」！

雖然，這樣子相持下去，對蕭原只會有利，只要他招呼徐志丹從下面攻擊，在上下夾攻之下，一定可以將于昇擒殺，但也可能會造成傷亡。

蕭原已隱隱猜到了，于昇可能自知逃不了，便豁了出去，堅守在那裏，希望能夠撈一個夠本，殺兩個有賺，若是那樣，要想將他生擒活捉，只怕很棘手。

當然，他們可以將他困在那裏，等到他支持不住才動手捉他，但蕭原卻不相信，他會坐以待「斃」，他一定會垂死掙扎的，那時有可能令到他們造成傷亡。

蕭原不想自己這方面再有傷亡，因此，他在轉着念頭，看看怎樣才能夠將于昇逼出來，只要他一現身，那就有辦法將他活捉了。

他馬上想到一個法子。

他將一個彈匣取出來，取出子彈，將彈頭拔下，然後一顆顆地拋向那塊大石上，或是下面。那些子彈掉落在石上及石下的地上，裏面的火葯便傾出散佈在石上及附近的地上，馬上引得于昇向上面開了兩鎗。

那自然射不中蕭原。

跟着，蕭原將剩下來的五顆子彈用撕下來的衣袖布條緊緊地扎起來，一拋拋到那塊大石下，跟着，他瞄準了那束子彈，開了一鎗。

激射的子彈射擊在那束子彈上，立刻辟辟啪啪地爆响開來，濺射在那些火葯上，刹時「烘」地一聲，石上石下，燃燒起來，附近的草樹霎時被灼得燒起來，那塊大石上一片焦黑！

躲在石隙內的于昇果然被逼了出來，先向上開了幾鎗，隨即便從左邊竄跳出來，疾撲回斜下方的一塊石後。

蕭原早已握鎗覷着，一眼瞥到，鎗咀疾移，食指一扣，「砰」地朝竄跳出來的于昇開了一鎗。

于昇應聲身子一個歪跌，直滾下去。

蕭原看到他的鎗在滾跌中，槍脫出手，才從土丘上跳起身，往下衝去。

滾跌下去的于昇居然掙扎着想爬起身逃竄，卻力不從心，無法爬得起身。

蕭原像一陣風般，衝下土丘，衝到于昇的身前，拿鎗指着他，冷冷地說道：「于昇，我說你跑不了，你若是識時務，早一些棄鎗投降，那就不會受這些苦了。」

于昇的身上有三處傷，兩處在腿上，一處在腰側上，左腿的傷最重，一顆子彈從他的腿肚上射進去，將他的照面骨射斷了。

于昇就像一條負傷的惡狗一樣，眼中閃射着凌厲的光芒，嘶聲叫道：「你有種便一鎗殺死我，開鎗啊？不敢殺我麼？」

蕭原冷嗤道：「殺你就如殺一頭狗，你死有餘辜，這麼一鎗殺了你，那不是便宜了你麼？你才沒有種，你既然有胆幹下那些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暴行，爲何沒有胆接受應得的懲罰？」

「蕭原，我不會放過你的！」于昇慘厲地嘶叫。

「衝天砲，你是個畜牲禽獸，我才不會放過你，」徐志丹扶着吳漢走過來，紅着眼，一腳踏在于昇的身上。

于昇慘叫一聲，打了個滾，直翻白眼，幾乎暈死過去。

徐志丹恨不得生吞了于昇，眼中怒火噴射，搶上去又一腳踢向于昇的身上。

蕭原卻一閃身，阻攔住他，「老弟，忍着點，你這麼一腳將他踢死了，那不是便宜了他，他正想這麼一死了之，免得受活罪，面對萬人指罵，接受應得的懲罰，你若殺死他，雖然可解心頭之恨，但卻是幫了他一個忙。」

徐志丹聽蕭原那樣說，悚然一驚，收回腳，狠狠地瞪了于昇一眼：「我不會便宜了你的。」

吳漢的肩頭已包扎好，走上前一步，看着地上的于昇，「呸」地吐了口口水，卑夷地道：「果然不似人樣，是一頭禽獸。」

于昇雙眼直翻，恨恨地道：「蕭原，要不是你救了他，我怎會落到這個地步，我恨死你！」

「你若不趕盡殺絕，只怕很難找尋到你們這伙匪徒。」蕭原冷然道：「你們大概是惡貫滿盈，報應到了。」

「你——你是什麼人？」于昇不甘心地應着徐志丹。「你爲什麼要找我們——」

「我是徐志丹，」徐志丹刹時又紅了眼：「你還記得在虎頭坳幹下的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暴行麼？」

「你——你——」于昇直翻白眼，說不出話來。

「我就是那個被你們這伙禽獸慘殺的男人的親弟弟，那雙小孩的親叔叔！」徐志丹滿臉悲憤，眼中滴下淚來。

吳漢上前，伸手拍拍他的肩頭，安慰他：「老弟，你不是終於替你大哥大嫂及姪兒報了仇麼？」

于昇忽然暈死過去。

大概是傷痛加上流了不少血的緣故吧。

蕭原忙對徐志丹吳漢兩人說道：「不能讓他這麼死去，我替他敷葯包扎傷口，跟住去看一下那三個匪徒，要是仍未死，也替他們敷葯，包扎傷口。要將他們活着押回去受到法辦，不能便宜了他們。」

徐志丹雖然有點不情願，但還是答應着，去料理那三個匪徒。

結果，他們費了不少勁，才能將這四名匪徒押走。

* * *

蕭原以南沙鄉團隊的名義，與徐志丹，吳漢順利地押解到白田鄉所屬的縣裏。

本來，吳漢是不願意用南沙鄉的名義的，但蕭原爲了感謝吳漢的全力幫忙，堅持要那麼做，吳漢拗不過他，只好同意。

而那五百塊獎金，也「順理成章」地讓吳漢領取了，作爲對那兩輛馬車及箱槓的賠償。

結果，吳漢受到縣裏的嘉獎，那位縣長大人還贈了一面錦旗給他。

對於蕭原的「慷慨」，吳漢是感激得很。

他感到最珍貴的，不是那五百塊獎金，而是那面錦旗，還有那份友情。

徐志丹順便也將他大哥的生意頂讓給別人，加上他大哥歷年積下來的錢財，湊足了一千五百塊大洋，交給蕭原。

那是他向蕭原許下的酬勞，因此，蕭原老實不客氣地收下了。

他是一個以此爲生的捕手，他一樣要吃飯穿衣花費，而那是他用生命搏取的酬勞，因此，他受之無愧。

這就是取之有道。

徐志丹也很樂意付給蕭原那一筆酬勞。

並且，他還將蕭原看作最值得尊敬的朋友。

因爲惦記着留在水牛頭的妹妹，在諸事辦理完畢後，他便急急趕回水牛頭。

吳漢要回鄉，便要經過水牛頭，因此，他是順路與徐志丹同行。

蕭原也想到水牛頭，賠償那家茶居及旅店的損失，順便也向杜樹田略表謝意——請他吃頓飯，因此，也與兩人一道往水牛頭。

徐志丹本就有意邀蕭原同行，好讓妹妹蘭君與他多些接近。他不是一個笨人，他已看出，妹妹蘭君似乎對蕭原有意思，能夠讓蘭君嫁給蕭原這樣的人，那眞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他當然希望能夠撮成這段婚事。

蕭原卻早已忘記了蘭君看着他時的那種脈脈的情意，因爲他的心中，只有張鳳琴。

三人來到水牛頭，杜樹田見到三人平安回來，很高興，當他知道三人已將衝天砲這股悍匪全部解決後，更加高興，立刻便要與三人到茶居去喝兩杯，慶賀一下。

徐志丹卻惦記着妹妹蘭君，恨不得馬上便要見到妹妹，結果，杜樹田只好陪他到那戶人家去見蘭君。蕭原則與吳漢到那家旅店去，賠償一點錢。

跟着蕭原還要到權記茶居，賠償一點錢，於是，便與杜、徐兩人約定在權記茶居相會喝酒。

徐志丹兄妹相見，自然驚喜交集，當蘭君聽說已將衝天砲那伙悍匪殺死的殺死，捉的捉了，並已押解到縣裏法辦，她高興得眼中閃着淚光。

跟着，她便問起蕭原來。「二哥，怎麼不見蕭原大哥？他是否走了？」眼中含有焦灼失望之色。

徐志丹看到妹妹什麼人也不問，一開口便問起蕭原，做兄長的，豈會看不出妹妹的心意，正想逗一下蘭君，旁邊的杜樹田口快地說：「徐姑娘，蕭原老哥與吳隊長都來了，這時候只怕已在權記茶居等着我們去喝酒。」

蘭君一聽，白了哥哥一眼，喜形於色，毫不掩飾地道：「那我們快去啊，免得蕭原大哥……與吳隊長等啊！」

徐志丹帶笑看了妹妹一眼，搖搖頭，語意相關地道：「妹妹，不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吧！」

「哥，你胡謅什麼了！」蘭君臉上一熱，臉也紅了，垂下目光，不敢看志丹一眼。

在一旁的杜樹田是個粗人，只讀了兩年私塾，因此，不大明白徐志丹那句話的意思，只是站在一旁笑看着兄妹兩人。

「快去吧，不然，蕭老哥等得不耐煩，與吳隊長去了。」徐志丹笑說。

「哥，你——」蘭君的臉更紅，一顆心如鹿撞，不敢抬起頭來。

徐志丹這時候已絕對肯定，妹妹確是喜歡蕭原。

* * *

蘭君由於被哥哥看破了她的心意，因此，在見到蕭原後，有點不大自然，不過，她仍然大方地叫了他一聲：「蕭原大哥。」

蕭原忙應道：「徐姑娘，好啊！」看了蘭君一眼，他馬上又感覺到那雙大眼中，脈脈的情意。

他急忙將目光移開。

蘭君的臉沒來由地又紅了，而且，心也「砰砰」直跳。

在喝着酒時，她很少說話，卻不時偷偷瞥一眼蕭原。

對於蕭原，她可說是一見鍾情，那是在於對蕭原的仰慕，以及崇拜。

少女情懷總是詩，而很多少女，都會由仰慕崇拜，而愛上她心儀的那個男人的，蘭君就是這樣。

蕭原可不想牽涉在這種令人頭痛的糾纏中，他更不想傷了蘭君這個可愛純潔的少女的心，因此，他決定第二天便離開水牛頭，以免「泥足深陷」，害己害人。

但在那天晚上，徐志丹來到他的房中，單刀直入地向他提出這個他不願提、也不願想的問題。「蕭大哥，有一件事，我想你坦白答我。」

蕭原一愕，說道：「什麼事？」他口裏這麼問，其實已猜到，因此，心中也不由緊張起來。

「你喜歡我妹妹——蘭君麼？」徐志丹的語聲也透出緊張。

蕭原猶豫一下，才小心地答道：「你妹妹是個好姑娘，人見人愛，我不是瞎子，像她這樣好的姑娘，若說不喜歡她，那是睜着眼說假話。」

「蕭大哥，我是問你，你是不是很喜歡我妹妹，」徐志丹本來是稱呼「蕭老哥」的，這時改口稱「蕭大哥」，親近了很多。「我說不是你所說的那種逗人喜歡的那種。」徐志丹加重語氣，很認眞的。

蕭原呆了一呆，感到很難答，不由爲難起來，後來，他決定坦白地說出來，是好過閃閃縮縮的，令到他兄妹誤會自己，想了一下，他正色地說道：「老弟，我不會喜歡你妹妹的，我只會將她視作妹妹那樣喜歡她——」

「爲什麼？」徐志丹衝口說道。

「徐老弟，我坦白對你說，我已經有了心愛的人。我心中只有她，只愛她一個，她已答應嫁給我。」蕭原坦然說道：「我知道我這麼說，會令你很失望、難堪，也會傷了你妹妹的心，但我不能昧着良心去欺騙你妹妹，你明白麼？」

徐志丹咬着咀唇，臉上的表情複雜，默然了好一會，才澀聲說道：「蕭大哥，我明白的，我不會怪你，只會更加敬佩你。」

「你明白就好了，」蕭原吁口氣說道：「你妹妹是個好姑娘，她一定會找到一個比我好的人，我衷心地祝福她得到好歸宿。」

一頓又說道：「明天一早我便離開，以免你妹妹尷尬難受，請你代我轉告吳隊長一聲，有空，我一定會到南沙鄉找他好好地聚聚的。」

「蕭大哥，你也會來看我麼？」徐志丹伸手抓住蕭原的手臂，情切地說。

「當然會，」蕭原也抓住徐志丹的手臂，眞切地說：「我們是朋友啊，是不是？」

「蕭大哥，我不但當你看作朋友，也視你爲我最敬重的兄長。」徐志丹激動地說。

蕭原也顯得很激動：「記着，你結婚之日，別忘了請我這位『大哥』喝杯喜酒。」又笑說道：「還有蘭……君的那頓喜酒，也別忘了我。」

徐志丹用力點點頭，雙手用力地握住蕭原的手：「一定！」

兩人的臉上，都綻開了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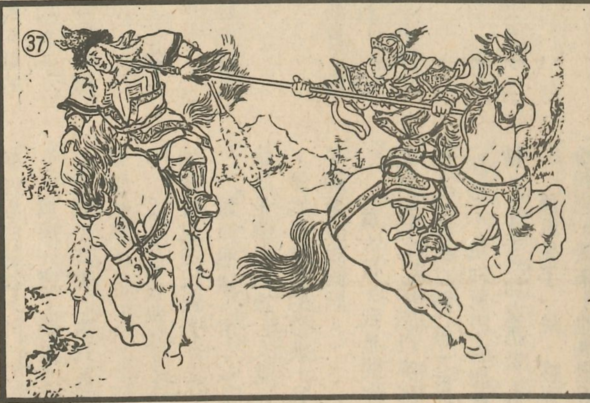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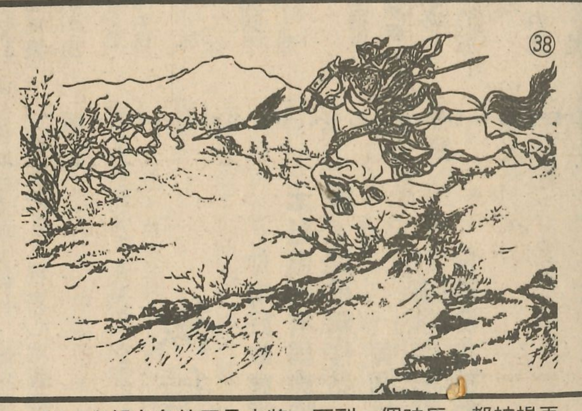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小商河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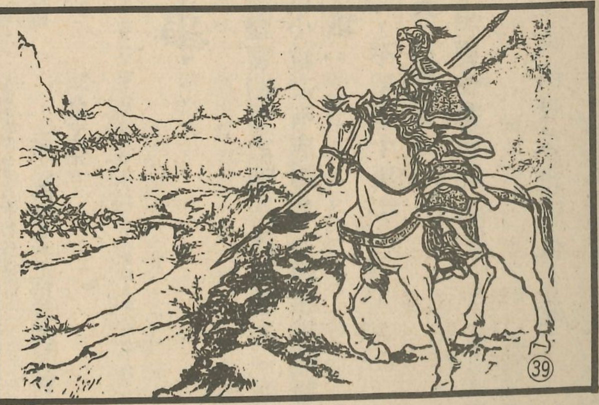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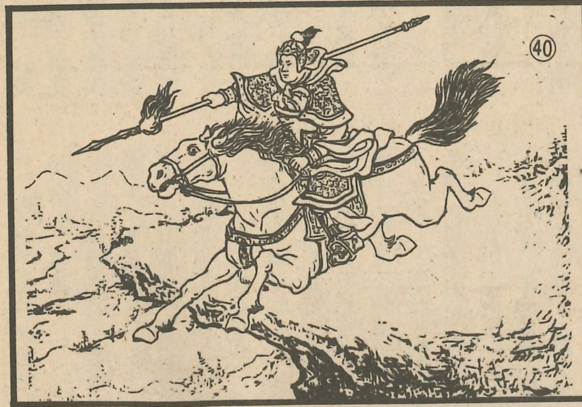
37 雪裡花西料難抵擋，拍馬就要逃跑。楊再興追上去，一槍刺中咽喉，登時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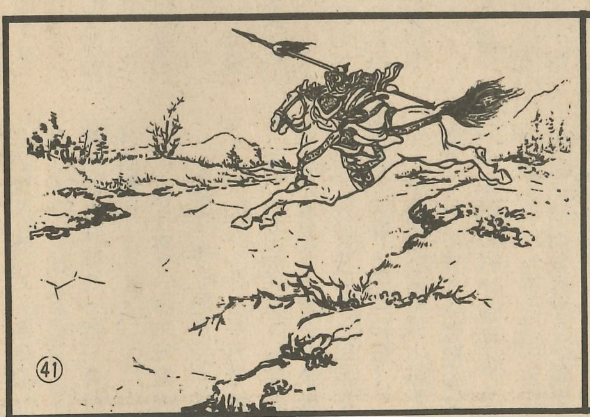
38 金邦有名的四員大將，不到一個時辰，都被楊再興殺死。衆金兵嚇得抱頭鼠竄，沒命地逃走。人撞人跌，馬衝馬倒，自相踐踏，死傷不計其數。



39 楊再興正在追趕，忽聽逃跑的金兵紛紛喊叫四太子來了。他抬頭一望，果見正北塵頭大起，無數金兵急馳過來。



40 楊再興見兀朮的人馬走得疲勞，就想趁他不備，衝上去活捉兀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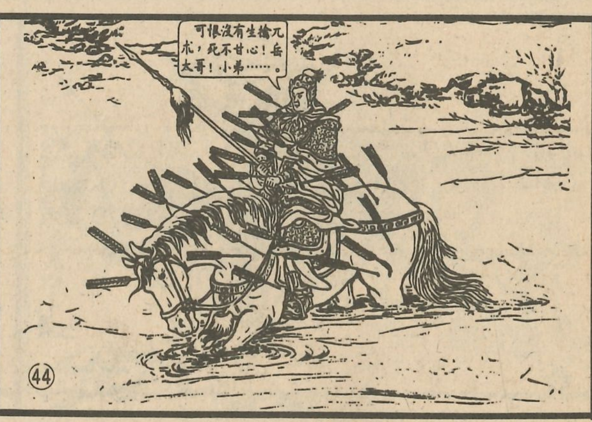
41 却說這裡地名小商河，河水雖然不深；却滿是淤泥衰草。雪後河道全被遮蓋，望去正如陽關大道。楊再興不知底細，又加捉兀朮的心切，只管催馬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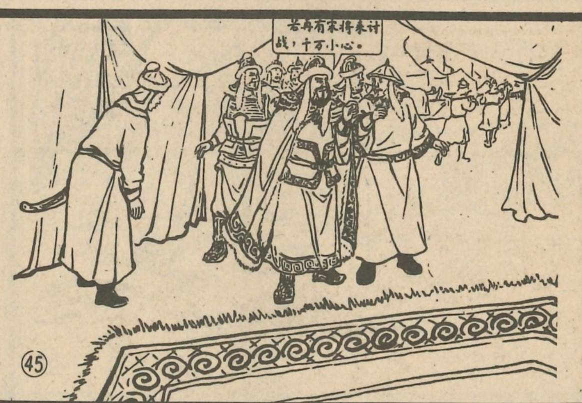
42 只聽得撲哧一聲，楊再興連人帶馬，陷入河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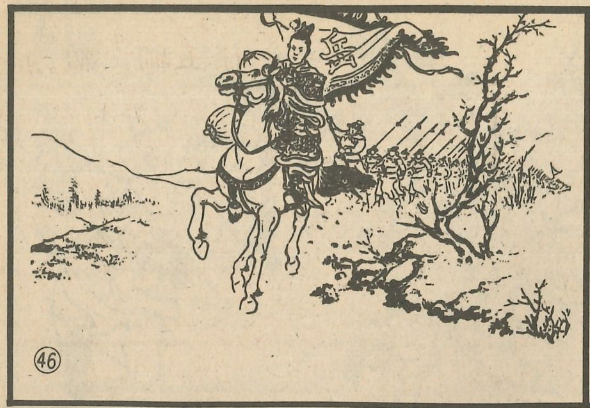
43 兀朮早已看清，叫一聲："放箭！"金兵金將萬箭齊發，雨點一般向楊再興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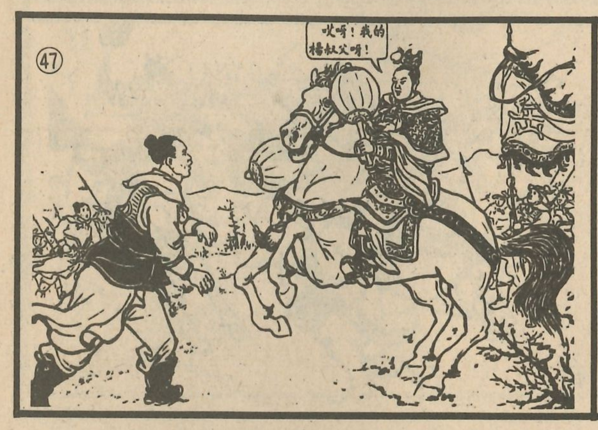
44 可憐一員猛將，被射得像柴蓬一樣。忠心耿耿的楊再興爲國捐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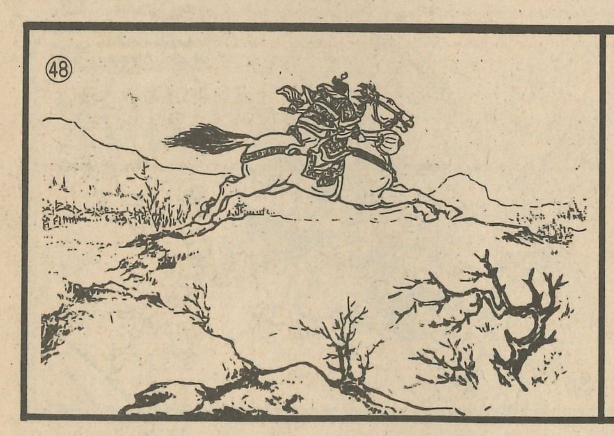
45 兀朮見楊再興已死，才收拾殘兵敗將，與後來的大軍合兵一處，安下營寨。兀朮清點人馬，見損失慘重，十分氣餒。



46 却說岳飛派出的第二隊援兵由岳雲率領，黃昏時份，趕到小商河附近，因看不到第一隊的營帳，十分詫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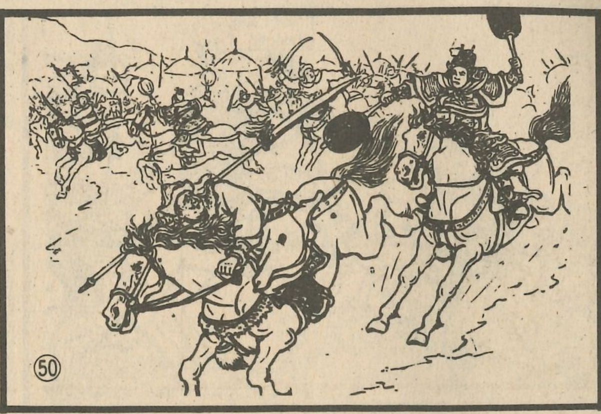
47 後來，楊再興隊中失散的兵士陸續回來，說出楊再興誤陷小商河捐軀的事。岳雲痛哭失聲，後悔自己接應來遲。



48 岳雲抹乾眼淚，立誓爲楊再興報仇。傳令三軍下寨，守住陣地。這時，雪後天晴，岳雲拍馬搖錘，趁着月光，奔往金營。



49　岳雲一馬衝進金營，舞動兩錘，向金兵打去。金兵中有些是認得岳雲的，曉得他的厲害，急往兩邊逃竄。



50　這時，第三隊的嚴成方也到了，提着紫金錘趕來接應，同岳雲一起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金兵自相踐踏，軍心大亂。



51　兀朮早已得信，咬牙恨道："我已傷了許多兵將，若將此二人放走，便難奪取大宋江山。"急傳令各營將校，層層包圍，務必生擒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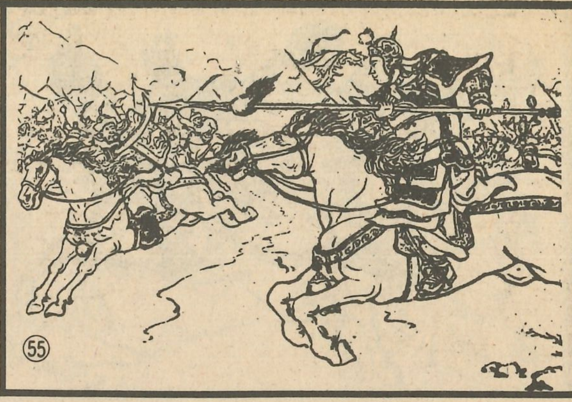
52　金兵金將依靠人多，果然把岳雲、嚴成方圍困在核心。兩小將毫不畏懼，越殺越勇，誰也近身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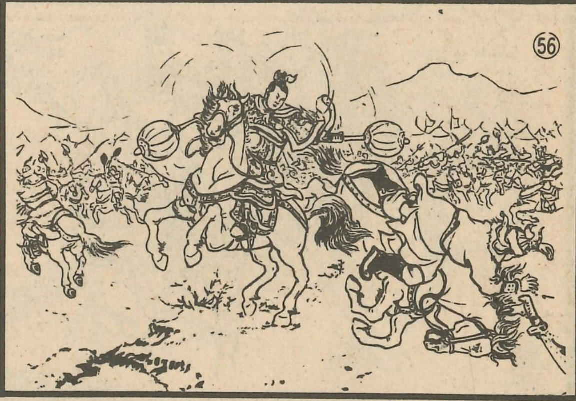
53　岳飛援軍第四隊何元慶，第五隊余化龍，第六隊羅延慶，第七隊伍尚志陸續先後開到。聽說楊再興遇害，人人憤怒，各隊爭先，殺奔金營。



54　羅延慶和楊再興是多年好友，情同手足。他得知楊再興遇害，心痛如割，立誓報仇，不殺敗金兵，決不回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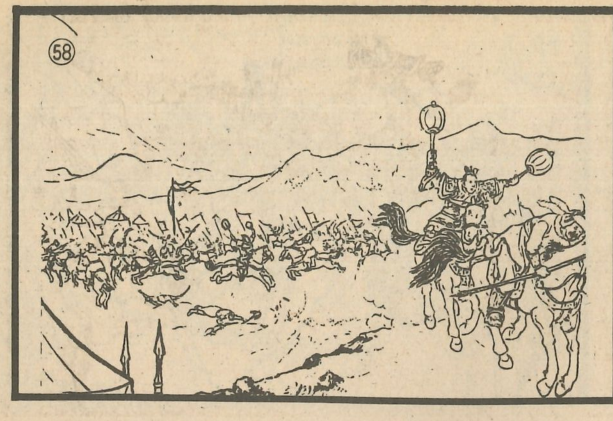
55　羅延慶提槍上馬，越過衆將，直向金營衝去，所到處如同砍瓜切菜，殺死無數金兵金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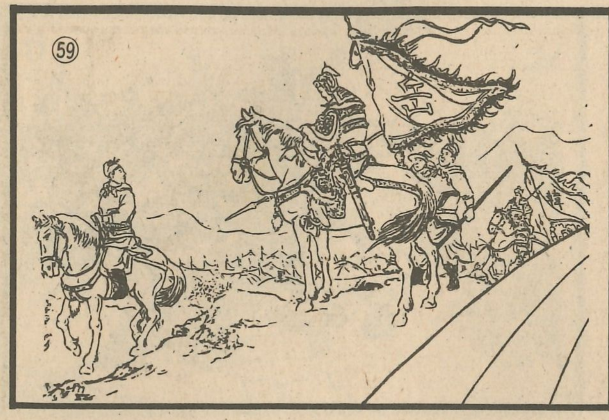
56　衝到核心，才見岳雲等人正打得激烈。岳雲等見到援軍到了，更是精神百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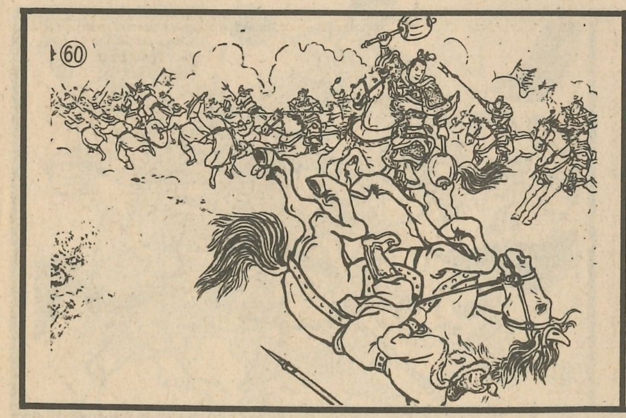
57　兀朮站在高處觀看，見宋將厲害，口傳命令道："不要放走這幾員宋將，能捉住他們的，大大有賞。"衆金將聽了，果然又拚死圍了上去。



58　宋營六員大將被圍在核心，殺完一層又是一層，直殺了一晝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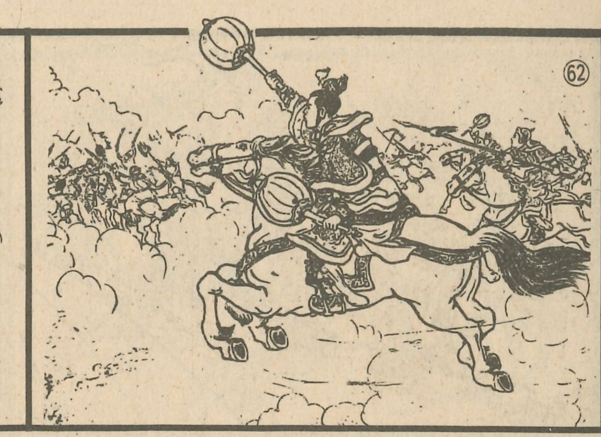
59　黎明，岳飛和韓世忠大軍開到，在小商河邊，放炮安營。並派人打探前站隊伍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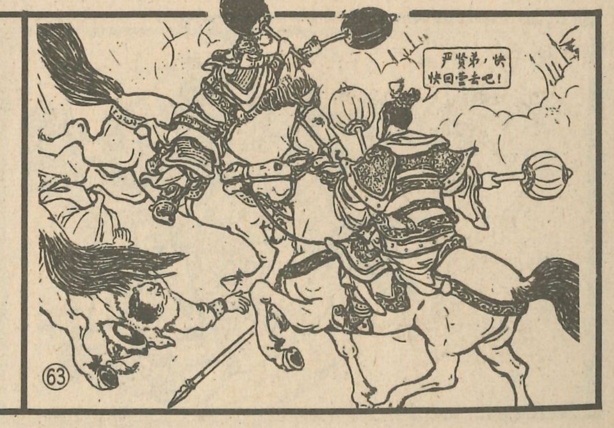
60　岳雲在層層包圍中，聽得號炮响，知道父帥已到，便向大家招呼一聲，掄錘開路，同衆將突破重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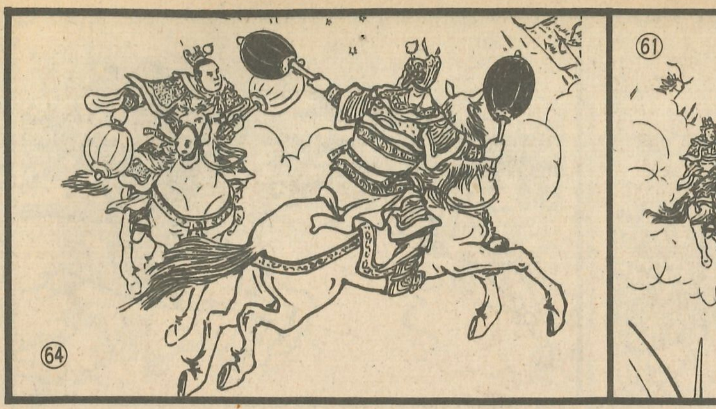
61　殺出重圍後，岳雲回頭一看，單單不見了嚴成方，就又撥轉馬頭，再向金營衝去。



62　衆將不放心岳雲單獨前去，二次殺進番營。岳雲一眼瞥見嚴成方在亂軍中混戰。



63　岳雲打開亂軍，趕到嚴成方面前，招呼他同走。嚴成方並不回答，直着眼舉錘向岳雲當頭就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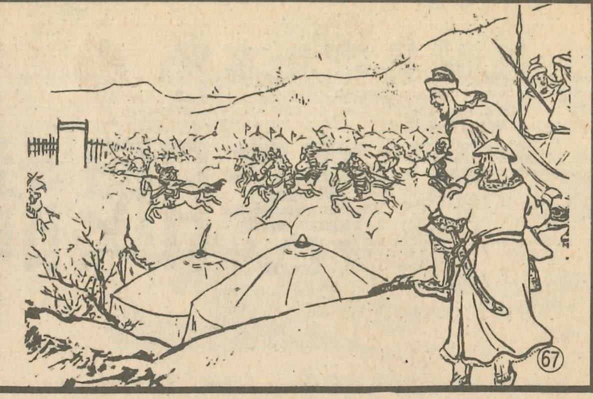
64　岳雲連忙用錘架住，仔細一看，這才明白嚴成方已經殺昏了。



65　岳雲一手掄錘，一手拖住嚴成方左手，何元慶趕過來扯住右手，羅延慶抱住身子。嚴成方雖想掙扎，卻抵不過這幾員虎將的力氣，才不動了。



66　衆人保住嚴成方，余化龍在前引路，伍尙志攔擊後面的金兵，又一齊殺出了番營。



67　兀朮本以爲已把衆將困住，非常得意；這時見他們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才覺得事不易爲，眼看着岳雲等六員虎將，簇擁而去，好生懊喪。



68　岳雲送嚴成方回後營養息，再回大營去見父親。岳飛聽說楊再興戰死，十分悲痛，吩咐預備祭禮，明晨親往祭奠。



69　第二天，岳飛同衆將到小商河親自弔祭一番，衆將無不流淚，羅延慶更是號啕痛哭。



70　楊再興下葬鳳凰山後，羅延慶仍然痛哭不止。岳飛說道："賢弟不必悲傷，楊賢弟雖死，功在國家。我等正該繼承他的遺志，擊退金兵，爲他報仇才是。"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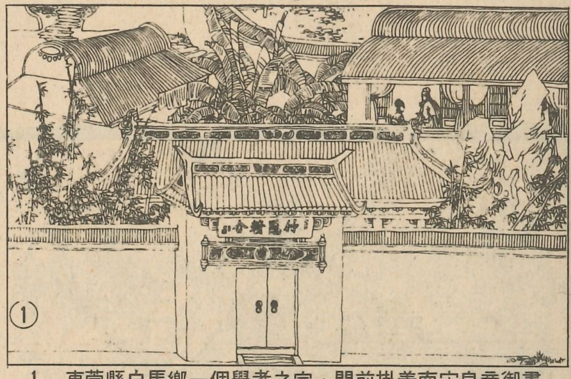
楊再兴
湯怀
岳飞
张九成
岳雲

上兩圖爲本故事主要人物

民間英雄故事

慧眼識英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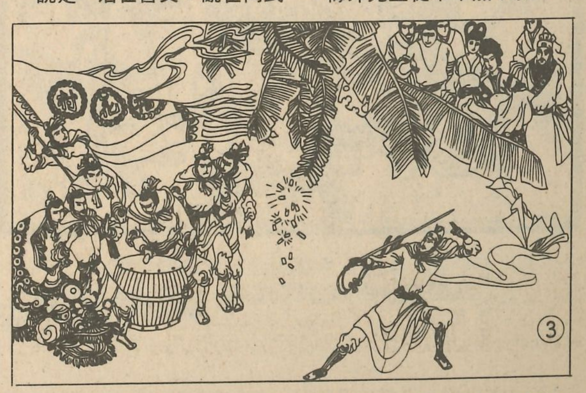
羅明曦·編繪



1　東莞縣白馬鄉一個學者之家，門前掛着南宋皇帝御書四字橫匾。主人李春叟（朝廷賜號"梅外居士"——人稱梅外先生），六十開外，平日教導胞妹貞娘，如同嚴師慈父。



2　貞娘聰明伶俐，諸子百家、琴棋書畫無所不曉，就是不會忸怩作態。遠近文人學士慕名求婚，她都一口回絕，說是"治世習文，亂世尚武"。梅外先生從來不加干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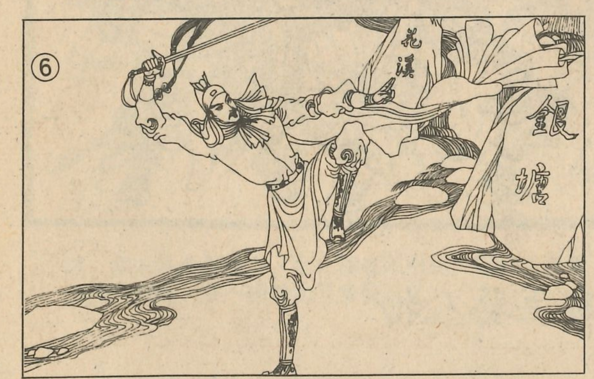
3　上一年元宵節，在莞城賽獅會上，貞娘偶爾看到榴花村武師熊飛擊劍，出了神，"好"字脫口而出。



4　後來貞娘翻閱本縣文選，無意中發現熊飛所作策論，讀罷拍案叫絕。梅外先生探知妹了心事，示意熊家遣媒求聘。貞娘當着來人嫣然一笑："憑哥哥作主。"



5　梅外先生精心籌辦妝奩可貞娘一一推却，說："只要哥哥一手字。"臨上轎，硬要他寫一幅岳武穆（岳飛）《滿江紅》詞拿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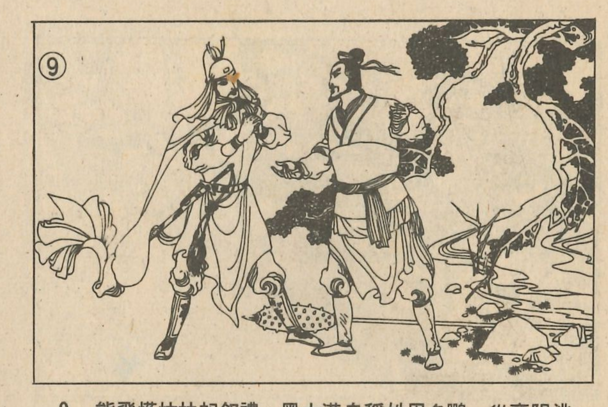
6　春光明媚。銅嶺山下，花溪、銀塘兩支水繞過榴花村前。武師熊飛剛在山石上刻完字，一伸腰，順勢拔劍起舞。



7　忽然一聲"看棒！„一個黑大漢從林子裏撲出，舉起狼牙棍，沒頭沒腦朝熊飛打來。



8　熊飛接住廝殺，鬥了五十個回合，黑大漢賣個破綻跳出圈外，納頭便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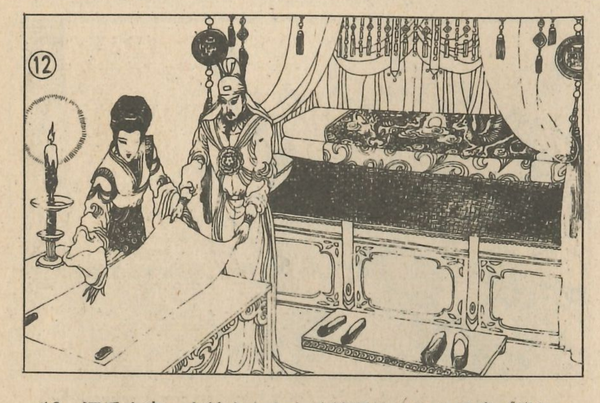
9　熊飛慌忙扶起敘禮。黑大漢自稱姓周名鵬，從襄陽逃難到此，慕名前來投奔。



10　說話間，一羣賓客蜂擁而來，拖熊飛歸家拜堂——今日正是他迎娶佳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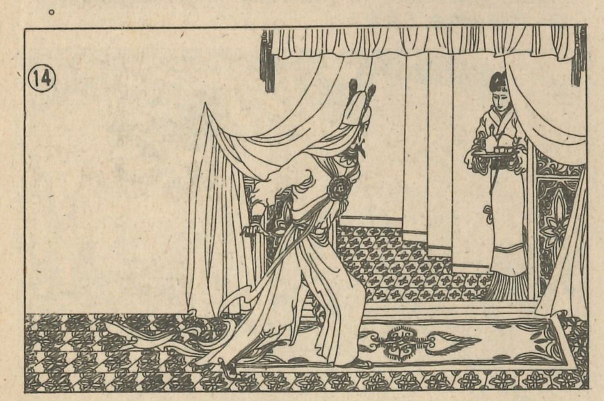
11　熊飛同本縣名流攀親，來祝賀的親友衆多，村子裏車水馬龍，熱鬧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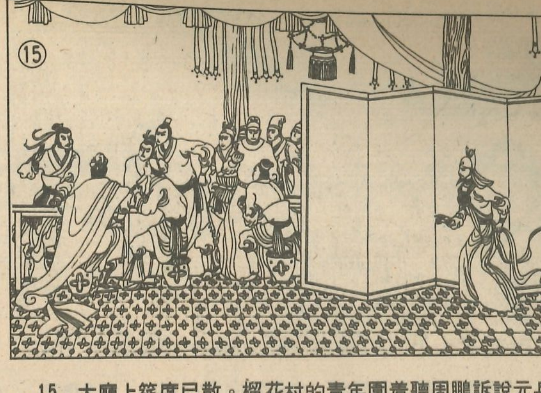
12　洞房之夜，貞娘大大方方地舖開梅外先生手書《滿江紅》字卷，讓熊飛觀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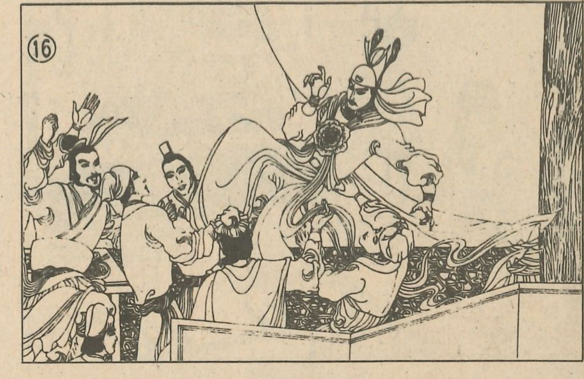
13　她擺好古琴，輕聲彈唱："……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熊飛想到國難當頭，禁不住仰天長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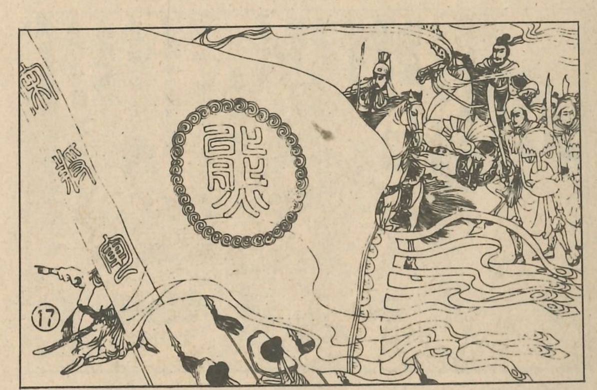
14　曲終收撥。貞娘珠淚盈眶，久久才道出一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突然，廳堂傳來喧鬧聲。



15　大廳上筵席已散。榴花村的青年圍着聽周鵬訴說元兵屠殺江淮百姓的慘景，一個個摩拳擦掌。



16　有人拍桌大叫："讓熊大哥領頭起兵保衛臨安！"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把剛到場的熊飛抬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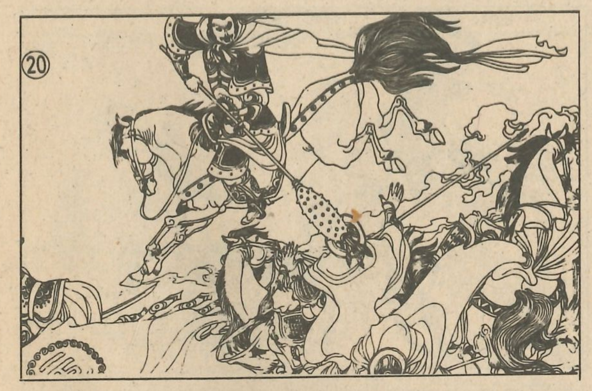
17　幾天後，一支由三千人組成的熊家軍從東莞出發北上"勤王"剛進江西境，傳來臨安陷落、宋帝被虜北去的惡耗，熊飛一時失了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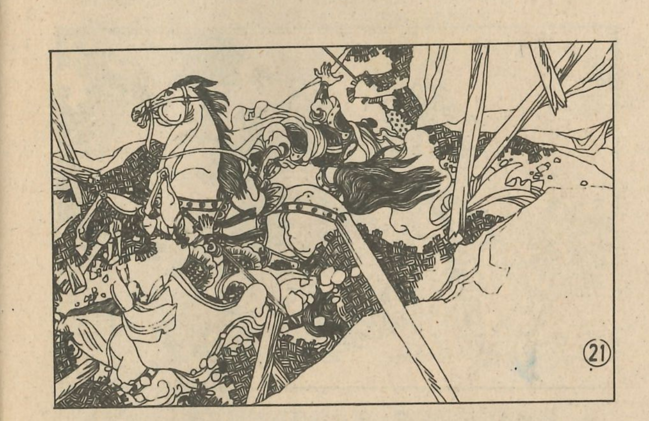
18　夜裏，元軍"招討使"黃世雄部詭秘地包圍了中軍帳，熊家軍的大部被打散，退回潮州去了。



19　黑先鋒周鵬伙同百來個勇士，擁着熊飛左衝右突，還是殺不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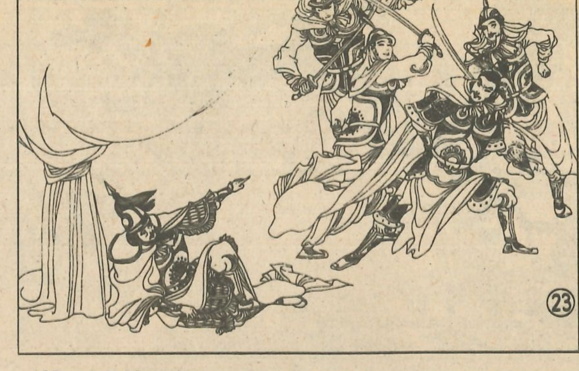
20　周鵬殺得性起，揮舞狼牙棒大聲吶喊，元兵碰着就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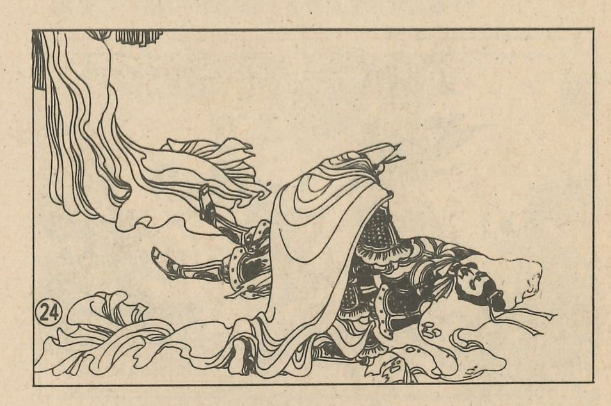
21　不料，"嘩啦"一聲，熊飛、周鵬連人帶馬跌落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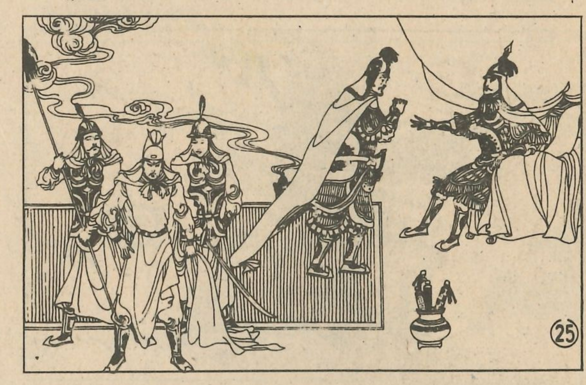
22　二人被綁押到黃世雄座前。黃世雄想起上司"籠絡人心"的訓示，嬉皮笑臉上前勸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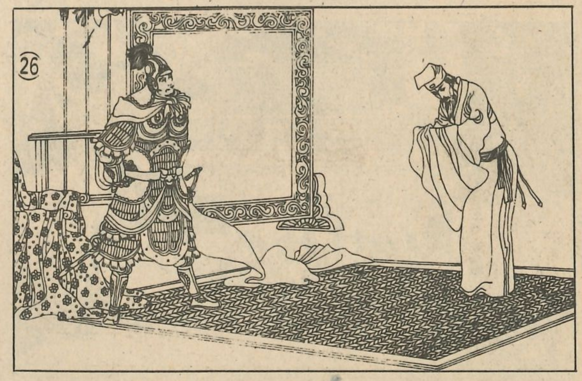
23　冷不防周鵬飛起一脚，踢個正着。黃世雄痛得"嗷嗷"怪叫，衛兵們持刀亂砍周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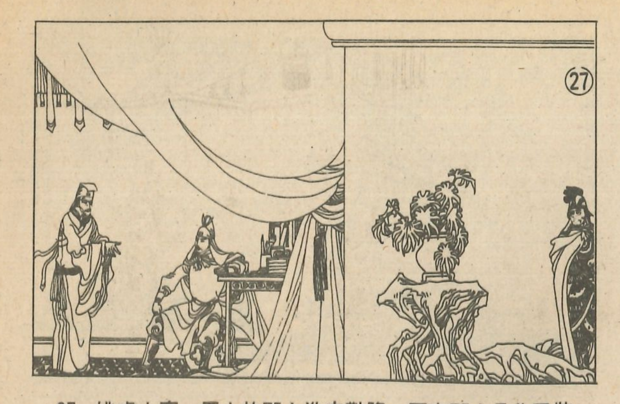
24　熊飛撲向血肉模糊的周鵬，還勉强聽得到好漢的遺言："民心未死，將軍……珍重！"他禁不住悲嘆："勇哉，壯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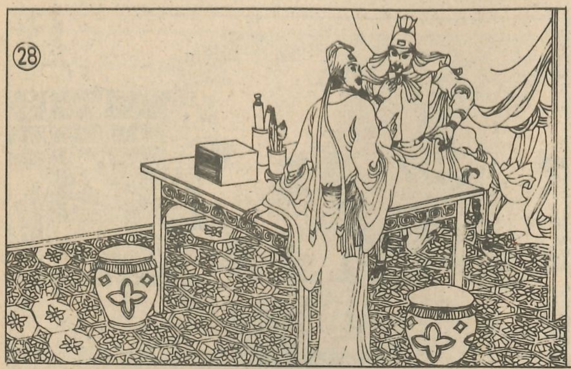
25　過後，黃世雄派親信姚虎，押解熊飛去潮州收降他的舊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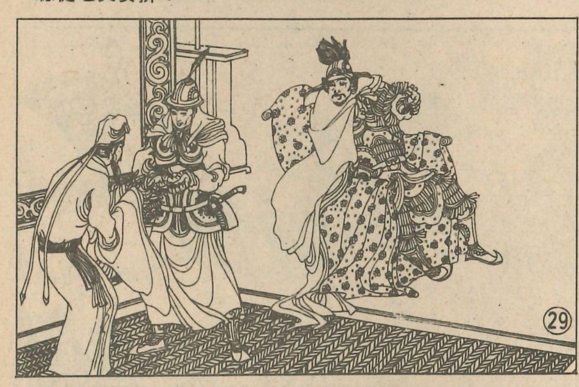
26　可是到了潮州兩個月，熊飛拒不從命。姚虎正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忽然來了個瘦老頭，自告奮勇願意勸說熊飛降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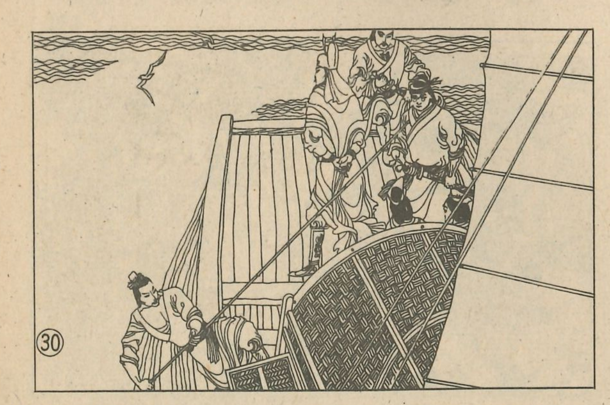
27　姚虎大喜，馬上放那人進去勸降。原來那人是化了裝的梅外先生，他一進門便故意大聲斥責妹夫："不聽老人言，以致有今日之禍。"弄得熊飛莫明其妙。



28　然後，他湊近妹夫耳邊，說："益王已在福州登帝位……"順手遞過一張紙條。熊飛會意，大聲回答："一切聽從老丈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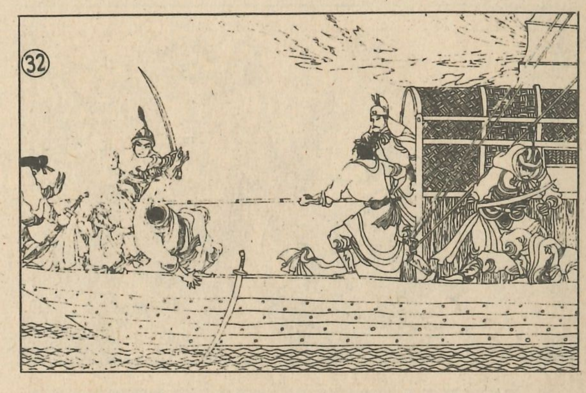
29　躲在門外的姚虎聽得眞切，以爲熊飛果然就範，滿心歡喜，重賞梅外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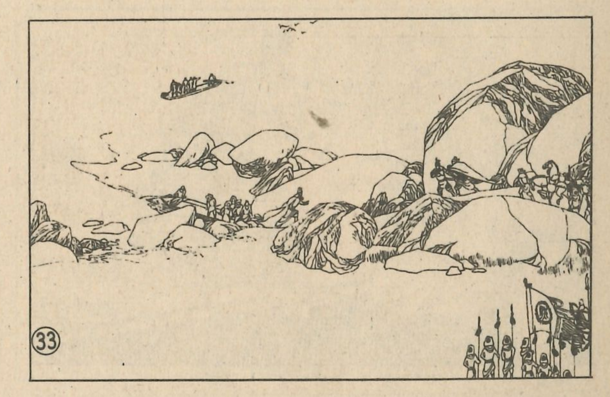
30　熊飛心裏有底，就應允去潮陽招撫部衆。姚虎選八名彪形大漢"護送"，他自已帶大隊殿後。



31 熊飛在座船的尾部涼晒一件顯眼的白衣。行到中途，駛出兩條"元軍"快艇攔住，喝令搜查。



32 艄公擊掌三下，八個"護送"元兵胡裏胡塗地死於對方刀下，原來他們是喬裝元軍的熊飛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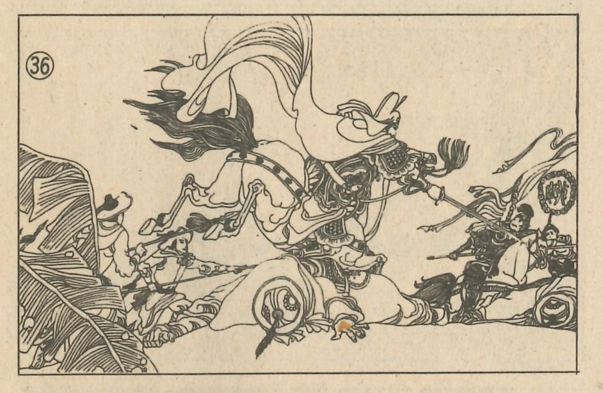
33 熊飛改乘快艇到潮陽，隨即召集熊家軍奔回家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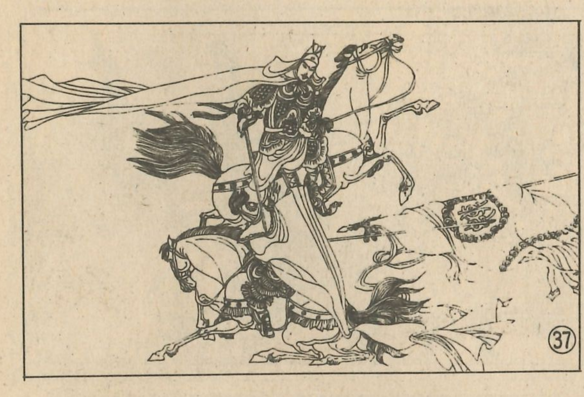
34 才入東莞縣界，望見後面塵頭大起。熊飛抄近路，搶先在銅嶺山腰設下埋伏。



35 姚虎馬隊氣勢洶洶逼近榴花村，村民奮力抵擋，終於漸漸不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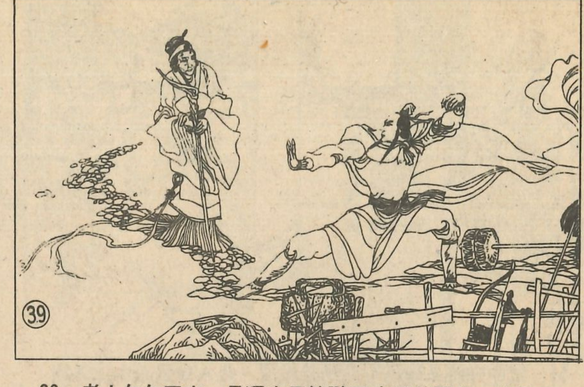
36 鼙鼓響處，熊家軍從背後殺出，熊飛直取姚虎。



37 交手十五個回合，姚虎中劍身亡，元兵無一走脫，從此熊飛重整旗鼓，榴花村又有一番熱鬧。



38 熊飛招兵選將的消息驚動了東莞海邊一位老婦人韓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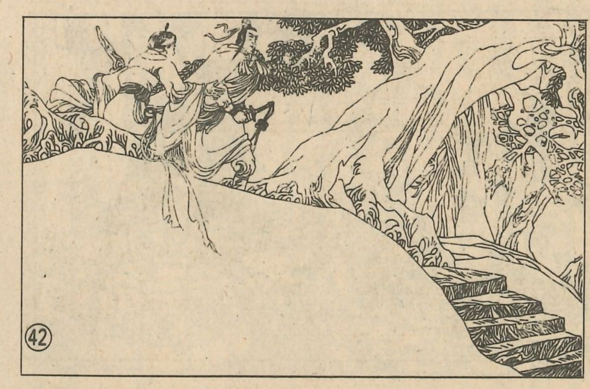
39 老人匆匆回家，見獨生子韓鵬正在屋前耍拳，故意發話道："空有一身本領，不過是個市井之徒！"



40 韓鵬跪下請母親教誨。老人緬懷百多年前先人韓世忠抗金保宋的往事，叫兒子去投效熊飛，殺敵立功："做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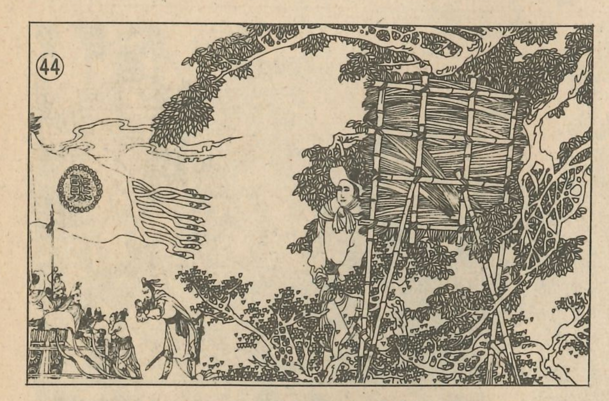
41 一夜未眠，韓鵬還是捨割不開年邁慈母。陳氏横下一心，背起細軟，放一把火，霎時屋裏烈火熊熊，母子揮淚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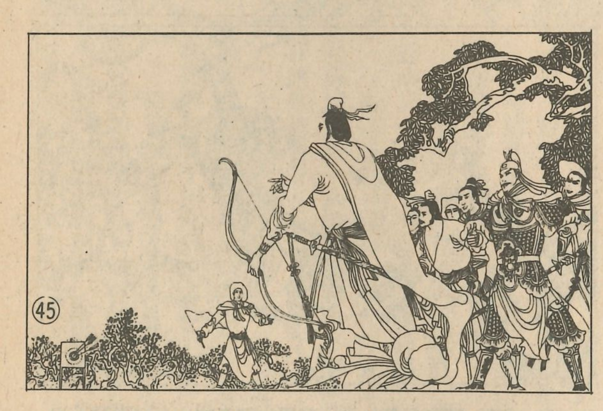
42 走到榴花村前，陳氏坐地歇息，指指前面比武場，細語叮囑："願孩兒鵬程萬里！"



43 韓鵬離去後，陳氏走到崖邊，拿出白布，咬破指頭寫上幾行字，叫一聲"天佑我兒"，縱身往下跳。



44 榴花村邊，擂台上的精彩表演贏得陣陣掌聲，比箭處却有點冷落，韓鵬緩步上前請求試箭。



45 他不慌不忙彎弓搭箭，三矢連中紅心。大家一擁而上，驚嘆不止。熊飛高興地說："失一鵬（周鵬），復得一鵬！"



46 韓鵬回身尋找母親，在崖邊拾到白布，上寫："兒努力勤王，盡忠報國，母絕筆。"他悲痛欲絕，熊飛好言慰解。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百香樓張小仙又擺賭擂台，這次打賭的是撒尿，結果雖輸猶贏，大吹大擂成功，可惜大喝大醉吃虧，被丁火山和兩個小扒手綑綁打了一頓幾乎喪命，幸好丁炎山出面，承認是輪暴秋水寒中的一人，自認是生張小仙的生身父親，張小仙追問其他三暴徒，他不肯說，在似是而非的問題上，沒有承認是他兒子的必要，何況自己是有名人物，傳出去成何體統，就算是也要爲母親出口氣，將他閹了再算，這是對的……然後上少林寺找悟悲報仇，入寺當小沙彌，先將和尙內的惡勢力打垮，用「鷄脾」計疏通上下和尙，尋到方丈居處準備下手……

騙番僧入彀　扮達摩指示

院內有四個靑衣小和尙，兩個站在北正房門外，一動不動的像守門神，另外兩個則在院子裏走來走去，顯係悟悲老方丈的貼身小沙彌無疑。

小土山有一個涼亭，上書「怡然亭」三字，還是悟悲親筆所書，阿郎抓起一把土來，輕輕洒落，風向正好吹向精舍！

阿郎興奮莫名的道：「好極了，眞乃天助我也。」

大笨牛耳聞目見，不明究裏，傻呼呼的道：「老大，你在發什麼神經？」

多多笑道：「說你笨，你眞笨，小仙在測試風向，這樣酒香肉味才能保證飄送到達摩精舍去。」

大笨牛不服氣，道：「這多麻煩，乾脆將酒肉直接送給悟悲那個老混蛋，把他香死醉死算了，何必在這裏吊胃口？」

阿郎道：「悟悲乃是一代宗師的身份，豈會如此輕易就上咱們的當，我是要釣那四個小和尙，咱們到『怡然亭』去野餐吧。」

大笨牛聞言大喜道：「要開飯啦？萬歲！」

這小子一聽到吃就高興，皮蛋同樣精神大振，二人健步如飛，三步兩步就衝進「怡然亭」去。

掀開紅綾，一隻燒鷄，一隻燒鴨，一條薰魚，幾盤山珍海味，外加一小罎的陳年烈酒「女兒紅」，全部搬到亭內的石桌上，四個人圍坐一起，馬上吃喝起來。

多多準備週到，碗筷酒杯，一應俱全，眞像是野餐郊遊的樣子。

大笨牛的速度好快，一眨眼的工夫，便吞下了一隻鷄腿，連乾了三杯酒，舔一舔嘴唇，笑說道：「多多公主，妳的手藝眞棒，好好吃啊，我們老大的命眞好，將來妳一馬雙鞍好不好？」

多多聽不懂，道：「什麼意思？」

大笨牛難爲情的道：「就是我也嫁給妳，妳娶兩個丈夫的意思啦。」

多多臉一紅，啐道：「哼，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再胡扯小心我三天不給你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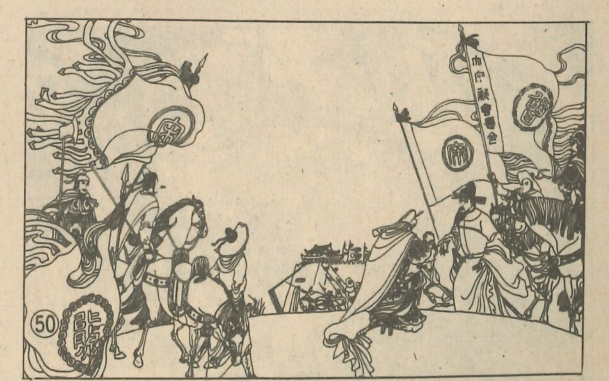
47　熊飛親自爲陳氏撰寫墓碑，把她安葬在銅嶺山坡，祭文讀罷，人們淚下沾襟，都說不殺退敵人，無顏見泉下韓母。



48　韓鵬協助籌劃軍旅大計，他提出"尊宋室，不擾民"兩點，都被熊飛采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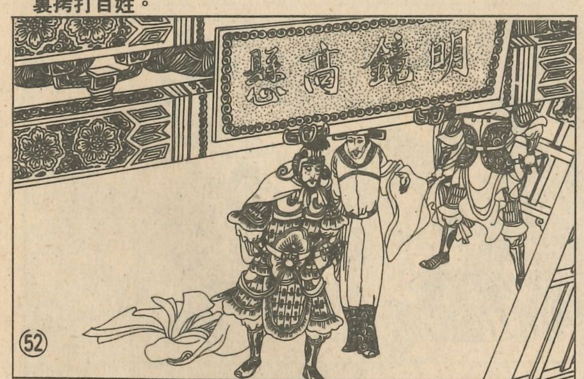


49　村前，夏日榴花似火。義軍出征廣州。貞娘鼓琴，梅外先生慷慨高歌："白髮垂堂千里別，丹心報國一身輕。劃開雲路冲牛斗，換落天河洗革兵。"



50　義軍水陸兩路開抵廣州，新會縣令曾逢龍自動起兵抗元，也同時到達。熊飛以師禮拜見，二人合兵圍城。

51　城中守將是降元不久的梁雄飛。此人曾强搶水上人家的女子，成批獻給新主子；又抓得漁民幾百，捆送江西元軍大營，以此撈到"招討使"的美差。這天，他正在州衙裏拷打百姓。



52　忽報宋軍圍城，嚇得他六神無主，忙找來心腹李性道密謀對策。



53　城裏百姓也得知宋軍來到，不約而同前來找梁雄飛算帳。只見衙裏出來三個差役模樣的漢子，慌慌張張離去。



54　眼尖的認得其中一個是喬裝打扮的李性道，於是上前拿住；另外兩個——梁雄飛和侍從劉立奪路而逃，轉眼消失在小巷中。（待續）

吃。」

　這一手眞靈，大笨牛果然不敢再胡開黃腔。

　多多又道：「其實，這菜也不是我做的，是向登封縣『百香樓』買的。」

　皮蛋猛拍馬屁道：「辛苦妳了，多多，這麼多的東西，路又這麼遠，一定很累吧？」

　多多道：「一點也不累，是小翠她爹幫我挑的。」

　阿郎道：「小翠她爹的病好了？」

　多多道：「請一個大夫來，吃了三帖藥，昨天就全好了，他們一家主孫三人對我們感謝得不得了，住在他們家裏，眞像是做公主。」

　耳畔突然傳來一陣步履之聲，展目望去，精舍內來回走動的那兩個小和尙已聞香而來，正在向「怡然亭」接近中。

　另外兩個沙彌，也離開原來的崗位，昂首仰視，拉長鼻子過乾癮。

　上山來的兩個小和尙均在十八歲上下，行至「怡然亭」外五尺許處便停下來，其中一個高個子小和尙肅容滿面的道：「喂，你們三個在這裏做什麼？」

　無疑他是在對三劍客說話，阿郎故意含着一嘴的肉，舉起一杯酒來比劃一下，吐字不清的道：「在野餐！」

　矮個子的小和尙也表現的很莊重，擺出一張師兄的臉孔來，老氣橫秋的道：「你們是那個院或堂的小僧？」

　皮蛋搶先捉弄道：「不是『院』，也不是『堂』，我們是從『房』裏來的。」

　高個子小和尙追問道：「那個房？」

　阿郎道：「廚房，也就是齋房。」

　「是什麼身份？」

　「預備和尙，正在見習。」

　「你們可知道，達摩精舍附近是不可以隨便來的。」

　「我們知道，是這一位公主叫我們來的。」

　「師父說過，出家之人也不可以接近女色。」

　「我們沒有直接接近女色，是女色要接近我們。」

　矮個子的小和尙道：「更不可以陪伴女人在一起吃東西。」

　皮蛋道：「我們沒有陪伴女人，是這位多多公主一定要我們陪伴她。」

　阿郎神秘兮兮的道：「多多公主很喜歡出家人，尤其是像兩位師兄這樣英俊的小和尙，也過來陪陪吧？」

　二僧定力尙淺，怎禁得起撲鼻的酒香肉香，和花容月貌般的美色，一陣猶豫，一陣觀望後，終於情不自禁的雙雙走進「怡然亭」。

　多多的身邊早已預備留好四個空石凳，兩個小和尙齊聲說道：「小僧有榮幸坐在公主身旁嗎？」

　阿郎聽在耳中，心裏直發噱，暗自臭罵道：「媽的，還挺會獻慇懃的，一點也不外行嘛。」

　多多一欠身，左顧右盼，嫵媚嬌柔的道：「歡迎，歡迎，能夠與兩位小師父同桌而坐，是本公主的榮幸。」

　光說不算，還撕下兩片鷄肉來，親自送到二僧口中。

　色美肉香，兩個小和尙壓根兒也不曾經過這種陣仗，暈陶陶的如置身雲霧中，早已忘記了自己是誰。

　高個子的小和尙提出了與他前輩們相同的問題：「啊！這是什麼東西？香死人啦。」

　皮蛋心說：「香死人不償命。」

　多多笑說：「是素鷄啦，喜歡就多吃點，還有素鴨，素魚，不要客氣。」

　兩個小和尙本來就沒客氣，風捲殘雲，每一樣菜都吃了好幾口。

　多多斟了兩杯酒，銀鈴也似的聲音嬌笑道：「別光吃，也該喝點，可不要噎着了。」親自端起酒杯，送到二僧手裏。

　和尙受寵若驚，神魂顚倒，一仰脖子便乾了。

　從來沒有喝過的東西，自然有異樣的感受，臉紅了，心在跳，魂兒飄飄，情緒昂然，精神興奮！

　高個子和尙傻楞楞的道：「這是什麼湯？」

　阿郎暗罵一聲道：「癟三！土包子！」正容說道：「師兄大哥，這不是湯，是水。」

　矮個子和尙一臉迷惘的問道：「什麼水？」

　小仙一本正經的回答道：「是『酉』水。」

　許久沒有說話的大笨牛，一直在低着頭喝酒，已經暈暈呼呼的有七八分醉意，聞言脫口就說：「老大，這明明是——」

　皮蛋一聽話鋒不對，狠狠的踩了他一腳，大笨牛「酒」到口邊又吞回去。

　高個子的小和尙又飲了一杯酒，道：「什麼酉水？小僧怎麼從來沒喝過，肚子裏熱呼呼的，頭腦也很爽。」

　多多顧盼生媚的道：「是大內一口古井裏的水，你們當然喝不到。」

　矮個子小和尙不甘後人，連乾兩杯，還咬了一口鴨腿，邊吃邊說道：「難怪多多公主這麼美麗動人，大概是喝多了這種『酉』水的關係吧？」

　多多笑得更甜更美，風情萬千的點點頭，表示同意。

　阿郎道：「兩位師兄哥，這酉水好喝嗎？」

　高個子小和尙道：「好喝極了。」

　阿郎道：「那素鷄素鴨又如何？」

　矮個子小和尙道：「好吃極了。」

　小仙笑容可掬的道：「好吃好喝就多吃多喝點，別辜負了多多公主的一番美意。來，我敬兩位師兄哥，乾！」

　阿郎存心想灌醉他們，連乾三杯。

　皮蛋緊接在後，三杯酒，一杯不少。

　車輪大戰，第三個敬酒的是多多。

　輪到大笨牛了，早已醉得連酒都拿不穩，阿郎道：「大笨牛，你不必糟蹋多多公主的酉水了，醜八怪一個，再怎麼喝也變不美。」

　大笨牛偏要喝，一杯酒多一半流到外面去，醉言醉語的道：「我沒有醉，我要喝，我還沒有討老婆。」

　說到這裏，人已醉倒在石桌上。

　阿郎心裏臭罵不已，表面上則見風轉舵，隨機應變的道：「他成功了，一覺醒來就會變成一個美男子。」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還沒有請教兩位師兄大哥怎麼稱呼。」

　高個子的小和尙道：「小僧一心。」

　矮個子的小和尙道：「小僧一德。」

　皮蛋道：「我們都是預備和尙，還沒有受戒賜名，我自號馬屁和尙，他是萬能和尙，這一位睡覺的是吹牛和尙，不知下面兩位師兄的法號是什麼？」

　原來守在北正房門口的兩個小和尙，也聞香而來，早已離開達摩精舍，正站在土山往「怡然亭」的半路上發楞，想進不敢進，想退又捨不得退。

　一心指着下面一黑臉一白臉兩個小和尙道：「黑臉的是一善，白臉的是一清，都是本寺一字輩的同門師兄弟。」

　阿郎鼓譟道：「有福同享，你們在此吃香的，喝辣的，爲什麼不叫一善及一清兩位師兄大哥也上來吃吃『素』鷄，喝喝『酉』水？不吃白不吃。」

　一心小和尙猶豫一下，招招手，道：「你們也上來啦，這位多多公主請咱們吃『素鷄』，喝『酉』水。」

　他在四僧之中，年齡最大，剃度的時間也最早，一善一清禁不起酒香肉香的誘惑，早就想上來一看究竟，怎奈未見師兄召喚，不敢擅離職守，及聞一心如此一說，立如離弦怒矢般，衝進「怡然亭」，用不到多多客套，也無須阿郎、皮蛋採用車輪戰法，一心、一德就是兩個好榜樣，馬上狼吞虎嚥，狂飲暴喝起來。

　一善一清來勢洶洶，頗有後來居上之勢，一陣瘋狂的吃喝下來，石桌上的菜餚被掃去一大半，同時也灌下不少黃湯，臉紅胳子粗的，話也多了，已有五六分的醉意。

　一心小和尙又陪三位師弟喝了幾杯酒後，醉言醉語的道：「多多公主，妳好美啊，小僧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的姑娘，比那觀音大士，媽祖娘娘還要美，謝謝公主的賞賜，希望以後能再相見，希望能討一個跟公主一樣美的嬌妻，再見了，美人，我們該告辭了，公主。」

　醉了，醉得還不輕，有點語無倫次，胡說八道。

　小仙睹狀樂不可支，眞想大笑一場，但又不敢笑出來，在心裏臭罵道：「呸！當和尙還想討老婆，做夢！寡婦死兒子，你這一輩子是沒有指望了！」

　多多風情萬千的，拉住一心和尙的手，笑容跟蜜糖一樣的甜：「四位和尙哥哥，別急着走嘛，人家很難得走一趟少林寺，下一次還不曉得是何年何月，再喝一點，再吃一點嘛，好不好嘛。」

　夠嗲，也夠騷！

　嗲得和尙們骨頭發酥！

　騷得和尙們魂兒飄飄！

　一心猶疑不決的道：「不行啊，我們——我們還有公事在身。」

　阿郎道：「還有什麼公事？」

　「守門應客，侍奉老方丈茶水。」

　「哦，悟悲掌門老方丈住這裏？」

　「是啊，老方丈唸經的時候，我們還得定時燃香焚紙。」

　「沒有關係，這些事小弟和馬屁和尙可以代勞。」

　「可是，小僧是怕，是怕萬一跟這位吹牛和尙一樣睡倒怎麼辦？」

　「睡倒最好，一覺醒來，就可以變成一個美男子，娶一個美嬌娘。」

　怕他們不信，還特意將大笨牛的頭揪起來，胡吹瞎吹道：「你們看，這個醜八怪，是不是比剛才漂亮多了！」

　大笨牛的臉色紅噴噴的，本來就不算醜，只是有點傻氣，藉酒滋潤，益增三分顏色，一心一德等四僧又已醉眼惺忪，眞的以爲這「酉」水可以使人脫胎換骨，化醜陋爲美好，一德、一善、一清管不了一心師兄是否允可，已自搶先喝起來。

　有責任在身，一心還是放心不下，皮蛋及時猛敲邊鼓：「睡倒最好，睡倒了就可以和多多公主一起睡了。」

　四大金剛的默契一向良好，多多裝作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樣子，粉頸低垂，臉蛋兒往一心小和尙的肩膀上一靠，嗲聲嗲氣的道：「我眞的有點想睡啦。」

　魂兒在飄，神兒在搖，色不迷人人自迷，酒不醉人人自醉，一罎子陳年女兒紅還沒有完全喝光，四個小和尙便已爛醉如泥的趴在石桌上睡着了。

　阿郎興奮莫名，一個人給了他們一個爆栗子，啐道：「哼，一羣酒囊飯袋，見不得醇酒美人，合該悟悲這個老禿驢倒霉，他今天是死定了。」

　多多望着大笨牛，道：「大笨牛醉得死狗一樣，怎麼辦？」

　阿郎對皮蛋道：「去提一桶水來。」

　皮蛋一言不發，去達摩精舍提來一桶水，阿郎將大笨牛拉至一旁，嘩啦啦一聲，一桶水全部澆在大笨牛頭上去。

　冷水澆頭，大笨牛登時頭腦一清，睜開眼睛嚷嚷道：「老大，我沒有醉，眞的沒有醉，只喝了一點點，還可以再喝。」

　一面說，一面還在原地轉圈圈給大家看，轉不到三圈，便暈頭轉向的摔倒在地上。

　皮蛋冷哼一聲，道：「哼，還說沒有醉，東南西北都攪不清楚了，再喝你就差不多可以死在少林寺啦。」

　阿郎道：「皮蛋，別理他，咱們辦正事去。」

　大笨牛還要逞强：「去幹嘛，賣尿？還是割風腸，我也要去，少一個就不是三劍客啦。」

　張小仙道：「照顧你自己吧，乖乖的坐在這裏給我醒『酉』水，免得丟了腦袋還不曉得自己是怎麼死的。」

　多多道：「我去頂大笨牛的缺。」

　皮蛋道：「這樣不好吧，和尙不可以跟女人走在一起。」

　多多道：「我還是小公主的身份，不跟你們走一起，在外面把風放哨，總可以吧？」

　小仙道：「好主意，走！」

　奔下山坡，約定好連絡的暗號，多多留在精舍外把風放哨，阿郎與皮蛋直撲北正房。

　北正房內原來是一個不小的佛堂，正面一張長條供桌上，擺着三尊佛像，釋迦牟尼居中，達摩祖師在右，左邊是觀音大士。

　兩旁有八張黑漆太師椅，覆以鵝黃色的椅墊，另有兩張精緻的小茶几。

屋內香烟繚繞，一塵不染，莊嚴肅穆之至。

神案之前　置一大蒲團　上面坐着一個年逾六旬　頭頂油光如燈　有九顆鮮明的戒疤　紅光滿面　巍巍如山　雙膝之上橫着一根龍頭拐杖　身披大紅袈裟的老和尚　正在雙掌合十的閉目打坐。

毫無疑問　必然是領袖武林　望重天下的少林寺掌門人悟悲老方丈。

阿郎禁不住心頭一陣震顫　風塵雙俠死前的慘狀　又重現在他的眼前　暗中提足一掌眞力　狼行虎步而上　準備報仇殺人。

但行至距悟悲五尺許處時忽又停了下來　皮蛋咬耳道：「小心，快動手呀　幹嘛停下來。」

阿郎囁聲道：「大丈夫行事要光明磊落　偷襲暗算就不是眞英雄　我想先把他叫醒再動手。」

皮蛋急得要死　道：「現在可不是吹牛的時候　聽說少林掌門人厲害得不得了，叫醒他就殺不了啦。」

張小仙不以爲然：「我還有事情要問他。」

「什麼事？」

「問他殺害風塵俠雙　搶去藏寶圖的人還有誰。」

「他肯說嗎？」

「不說就給他苦頭吃。」

「我看這樣風險太大，除非先點了他的『鬼胎穴』　再叫醒他。」

「就是這個主意　看我的。」

「想到小辣椒錢純純大腹便便的可憐相，阿郎就想笑，如果小辣椒的往事，在少林寺掌門人的身上重演　必然精彩百倍，一定可以轟動武林　從而白吃教的名頭也必然會更大更響。

阿郎毫不遲疑　欺身而上　戟指就點下去。

「汪！汪！汪！」

驀在此刻　達摩精舍的外面　傳來多多的三聲狗吠。

這是他們事先約好的暗號　知道有人來了，二人不敢大意　雙雙退出佛堂去。

眨眼工夫　進來一位知客僧　對二人說道：「請兩位小師父上稟老方丈，有貴客求見。」

阿郎端起架子來，說道：「是那一位貴客？你不說清楚叫小僧如何向老方丈報告。」

知客僧忙道：「是！是！是天竺國波羅門的掌門人哈雷西斯·阿巴達，與總護法阿拉費茲·烏克拉　以及門下的四位得道高僧。」

皮蛋、阿郎聞言俱都一怔　同聲道：「你在這裏候着　我們進去稟報老方丈，見不見還不知道。」

重返佛堂　阿郎提高嗓門道：「啓稟老方丈　天竺國波羅門門主阿巴達　與總護法烏克拉求見。」

悟悲大師悠悠醒後　緩緩站起身來，手持龍頭禪杖，身高足有七尺　阿郎心說：「這傢伙好高　懷起孕來至少會比小辣椒大三倍，保證會把全少林寺的和尚都笑死。」

少林掌門命二人再重複一遍，才弄清楚來訪的客人是誰，忙不迭的道：「快請！快請！」

皮蛋、阿郎躬身退出，轉告知客僧道：「掌門人答應啦，去請番僧進來吧。」

知客僧去後約莫一頓飯的工夫　波羅門掌門阿巴達等六位番僧　便在少林寺的兩位紅衣高僧——悟淨、悟潔的親自陪伴下，進入達摩精舍。

悟悲老方丈來至佛堂門口，彼此互誦佛號　一陣禮讓　兩位掌門人肩並肩的走進佛堂去。

悟淨、悟潔緊隨在後，四名番僧則留在門外　未敢登堂入室。

皮蛋也想跟着進去看熱鬧　小仙把他拉到一邊去　小聲道：「呆瓜，我們現在不能進去　要辦事。」

「辦什麼事？」皮蛋莫名所以。

「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客人來啦，要奉茶，這是我在妓女戶學的。」

「慘啦　慘啦　茶水在那裏　咱們根本不知道。」

「眼長在臉上，脚長在腿上，可以[illegible]，可以找啊　我看你跟大笨牛也差不多了多少。」

達摩精舍並不很大，二人分頭去找，瞎摸一通　摸到一個小廚房，也找到了茶葉、茶盅。

就是沒有開水。

皮蛋道：「沒有開水怎麼泡茶？」

阿郎道：「燒呀。」

即刻取柴引火，提壺入水，放在爐子上燒，燒了一會兒，小仙道：「皮蛋，快把茶盅、茶盤準備好，要五副，咱們現在就沏。」

皮蛋道：「水還沒有開　怎麼沏？」

小仙快語道：「沒有給他們喝冷水就已經不錯了，再要是敢挑剔，本教主就給他喝尿，快，番和尚此來，一定有原因，我不想錯過機會。」

用半開的水，泡了五盅茶，由皮蛋端着，重返佛堂。

兩派高僧分賓主坐定　仍然在彼此客套寒喧的範圍內窮磨牙　他們尚未談及正題。

皮蛋分送茶水，小仙見佛前的香將要燃盡　便逕去上香。

少林掌門人悟悲這時才轉入正題，不疾不徐的說道：「敢問貴掌門東來少林，不知有何見教？」

波羅門掌門人阿巴達正襟危坐，詞意懇摯：「貧僧此來，主要是想拜謁諸位高僧聖顏，一睹少林風貌，另外想順便打聽一個人。」

悟悲面不改色的問道：「不知道找的是那一位？」

阿巴達道：「是白吃教主張小仙。」

小仙愕然一楞，悟悲、悟淨亦相顧失色，悟潔大師道：「白吃教崛起江湖，只是近日之事，但該教的名頭却已經傳遍江湖，如日中天，本寺亦有個耳聞，但不知何以來本寺尋找？」

烏克拉一本正經的道：「敝派得到消息，白吃教的四大金剛數日前來到貴寺，故而順便一問。」

悟淨老和尚搖頭道：「不可能，白吃教教主等人若來本寺，掌門師兄定會以禮延見　近數日來未聞有嘉賓前來。」

張小仙聽在耳中，心裏覺得好窩囊，想道：「他媽的　原來我也是一個笨蛋，把自己估低了，早知如此　大可以明目張胆的來　何必當預備和尚　走這麼長的冤枉路。」

心念之間　阿巴達已自開口說道：「另外，還有一個不情之請　尚希掌門人玉成。」

悟悲掌門目光如電　罩定天竺二僧，沉穩有力的道：「掌門人但說無妨。」

阿巴達一字一句的道：「素仰少林寺的大悲掌冠絕寰宇　獨步天下　放眼當世武林　無出其右者　貧僧不遠千里而來，可否瞻仰一二？」

悟悲一聽此言　臉色不由微微一變，眸光緩緩的從兩位師弟臉上掃過　聲音轉趨沉重：「大悲掌乃本寺的不傳之秘，只有掌門人自己可以閉關潛修　外人一概不得涉獵窺視　老衲至感疚歉　恐怕要令貴掌門失望了。」

師弟悟淨補充道：「說得再明白一點，大悲掌乃少林寺的鎮山秘技　專爲對付本派十八般絕技而創，只有寺內出現叛徒，爲害本寺時　掌門人始出而技壓　以懲奸逆　而正佛法！」

這話等於斷然回絕了波羅門的請求，阿巴達只好退而求其次：「兩位聖僧既然如此說　貧僧不敢强求　但請念波羅門東來不易　可否請掌門人破例賜教幾招少林絕學　以廣見聞　庶幾亦不枉千里跋涉之苦。」

悟悲大師略作沉吟道：「天下武技，萬流歸宗　何況貴我兩派同出一脈，老衲以爲還是免了的好，蓋拳掌無眼，傷了彼此和氣就不好了。」

烏克拉却不作如是想，說道：「掌門人說的那裏話來，此舉純屬以武會友　彼此印證琢磨，點到爲止　何來傷和氣之事呢。」

悟悲本來還是不答應，禁不起阿巴達，烏克拉的一再遊說甚至激將，最後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勉强答應下來。

說是以武會友，琢磨印證　當大家來到佛堂外面院子裏　交手三五合後，阿郎却發現　阿巴達竟施出了渾身解數　全力搶攻　招招不離悟悲掌門致命要害之處，好似在尋仇報復，沒有絲毫友善的氣氛。

張小仙頓覺事有蹊蹺，心中納悶不已：「這個番和尚在打什麼主意？」

突聞一聲巨震，劃破長空　兩位掌門人龍飛虎躍　起鳳騰蛟　一陣閃擊游鬥後，卒告硬碰硬的對了一掌，人影一觸即分，各退了三四步，是個秋色平分的局面。

悟悲老方丈道：「掌門人——」

本欲虛應幾招　就此收場　阿巴達却另有打算　悟悲一言未盡　他已將項間大唸珠取下　劈頭蓋面打過去。

唸珠大如核桃　係精鋼打造而成　再串以烏金絲　是一件得心應手的好兵器，阿巴達功力深厚　舞得虎虎生風，掃、打、套、拿連環出手　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逼得悟悲老方丈手忙脚亂　險象環生。

直氣得悟悲掌門怒從心頭起　惡向胆邊生，呼！地一聲，掄起龍頭禪杖，反退爲進，轉守爲攻，奇招迭出，狠打硬撞，上取雙目，下掃兩腿，中盤攔腰橫掃，滿天都是駭人的杖影，一代宗師的身手，的確不同凡俗。

然而，阿巴達確非省油的燈，手中唸珠又非常特殊，是鎖拿的利器，不退反進，投身杖影之中。

阿郎嗜武如命，他早已被這一場百年難得一見的高級惡戰迷住了，忘其所以的脫口驚呼道：「媽的，番僧老禿驢你不要命了？」

這一呼　驚動了烏克拉，定目一看，發現小仙似曾相識，一時間却想不出來究竟是誰。

猛可間，金鐵交鳴，火星四濺，杖珠相撞　震聲貫耳，阿巴達的大唸珠竟將悟悲的禪杖鎖住了。

雙方勢均力敵　各不相讓，正當相持不下的時候　烏克拉突然大叫一聲：「掌門人冒犯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雙掌齊出，從悟悲一側攻到。

目的無他　烏克拉是想迫使悟悲施出大悲掌。

但是，悟悲老方丈並沒有這樣做　僅以普通掌招　單手應敵　置自身於絕險之地。

前者阿巴達　緊鎖住禪杖不放　側有烏克拉　捨命搶攻　悟淨、悟潔入在五丈外　又鞭長莫及　說時遲，那時快，轟然巨震聲中　雙掌接實，悟悲掌門身子一歪，搖搖欲墜　若非受制於阿巴達，可能會退出丈許之外。

烏克拉暴退七尺，無巧不巧的跟阿郎站在一起，這才看清楚張小仙的廬山眞面目，當下臉色接連數變，驚叫道：「你——你——」

僅僅說了一個你字，便被阿郎以目示意制止了，烏克拉果然閉口不言。

場中人影如飛，快如閃電，悟淨、悟潔雙雙騰空而起，接連翻了三個觔斗，落脚處已經到了阿巴達的面前，異口同聲的說道：「掌門人，你可是想在少林寺撒野嗎？」

二人均爲得道高僧，技深若海，說話同時，已在暗運功力　隨時都有聯手出擊的可能。

所幸阿巴達已及時撤回唸珠，笑呵呵的道：「冒犯　冒犯　實不相瞞　貧僧拋磚引玉　原是想請貴掌門露一招大悲掌，既然老方丈不肯賜教，也只好作罷，失禮之處，阿巴達願致十二萬分的歉意。」

言畢，雙掌合十，連講了三聲「阿彌陀佛」。

烏克拉亦趨前致歉，神情至爲虔誠，並在阿巴達的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

阿巴達瞅了阿郎、皮蛋　及剛剛從山上下來的大笨牛一眼　從隨來的番僧行囊中，拿出來一對燭台，一隻香爐，一副木魚，一副與自己項上之物相同的唸珠，雙手獻給悟悲掌門，滿臉堆笑的道：「這四件法器，雖非奇珍異寶，却是波羅門歷代祖師遺留下來的故物，特獻與少林，聊表仰慕之忱於萬一，並請恩准留寺數日，以便在面壁石前參悟達摩禪機。」

有道是伸手不打笑臉人，悟悲老方丈

縱有一肚子的不愉快，也不便發作出來，聞言跟兩位師弟互換一道眼神，朗聲說道：「掌門人厚賜，老衲實在愧不敢當，諸位離寺之日，本寺自當有禮回贈，請枉駕達摩院暫住，面壁石就在附近不遠。」

阿巴達正容致謝，目注阿郎、皮蛋、大笨牛，又提出第二個要求：「如果沒有什麼不方便的話，貧僧等想先一覽少林勝景，往各處走走，請這二位小師父權充識途嚮導，不知掌門人意下如何？」

這是小事，老方丈不假思索，滿口答應下來。

在眼前這種情況之下，小仙別無選擇，不答應也得答應。當即領着阿巴達等六個番僧，離開達摩精舍。

「怡然亭」裏酩酊大醉的那四個小和尚，則暗中示意多多，叫她小心處理。

× × ×

百花叢中。

由達摩精舍往達摩院的途中。

張小仙首先打破沉默，先發制的人道：「掌門人，找到『翠雲寺』也找到『波羅札記』了吧，恭喜啊。」

阿巴達的臉色陰沉沉的，道：「翠雲寺是找到了，可惜沒見到波羅札記。」

阿郎正經八百的道：「怎麼會，是我親手丟進去的，你們是不是找錯了井？我阿郎沒有別的長處，就是說話老實，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從來不耍花槍。」

大笨牛的酒已經完全醒了，萬幸小仙沒有機會修理他，趕緊在一邊幫腔，以減輕自己的罪過，道：「不錯，我們老大從來不吹牛皮，不說大話，天下再也沒有比他更老實的人了，一定是你們人生地不熟的找錯了地方。」

烏克拉道：「翠雲山上只有一個翠雲寺，翠雲寺的後面只有一口枯井，錯不了，不過——」

阿郎道：「不過什麼？」

阿巴達說道：「那並非一口眞正的枯井。」

「怎麼？有水？」

「不多，只有一尺多深。」

「糟了，紙是見不得水的，一浸到水就會變成紙漿，不知掌門人可曾撈到一張半頁？」

「沒有，不是爛泥，就是垃圾。」

「對不起啦，早知道你們喜歡這本破書，本教主一定留起來，波羅門財大勢大，手面也大，少說些也會拿三五萬賞金出來。」

張小仙故意拿話扣他，因爲他早已拿定主意，要一物三賣，將藏寶圖賣給他，先扣住他，以便好好的敲一筆，作爲白吃教總壇的建築基金。

孰料，阿巴達却提出另外一筆買賣：「張教主，且別再提波羅札記之事，貧僧約你們出來，主要是想談一筆很重要的買賣。」

小仙以爲他是想買藏寶圖，笑咪咪的道：「請掌門人攤開來講。」

阿巴達加重語氣道：「記得白吃教創教之初，張教主曾當衆宣佈，買賣武藝兵器，也是貴教的營業項目之一？」

皮蛋如數家珍的道：「沒錯，買賣武藝刀劍，製售各種藥物，代人赴會踐約，代人討債索仇，兼營殺手業務，並做偵探工作，等等一切，一切等等，本教無所不做，無所不能。」

阿巴達道：「貧僧想買少林寺的大悲掌。」

張小仙聽得一呆，道：「掌門人找錯對象了吧，想買大悲掌，你應該找悟悲老方丈。」

阿巴達認眞的說：「剛才的情形張教主耳聞目見，悟悲掌門甘願涉險受辱，都不肯展露一招半式，遑論其他。」

小仙道：「那和尚就死心算啦，幹嘛找我買。」

烏克拉插嘴道：「張教主神通廣大，無所不能，姑不論你們此來少林目的何在，只要貴教主略施小計，相信不難將大悲掌弄到手。」

阿郎冷然笑道：「嘿！少拍馬屁，想那大悲掌，只有少林寺的掌門人方可閉關潛修，外人根本連個邊兒都摸不到，難不成你們要本教主跳槽，去當少林的寺掌門人？」

大笨牛聞言猛拍巴掌，興冲冲的說道：「對，就是這個主意，當掌門人，瞧瞧少林寺這個氣派，房子一棟接一棟，多美多漂亮，徒衆三千，名頭又大，說多威風就有多威風，老大當上掌門人，我大笨牛和皮蛋也跟着沾光，隨隨便便也可以身穿大紅袈裟，檢一個長老高僧幹一幹，不必再幹這個窩囊沒出息的預備和尚啦，哈！實在太好了！」

這一番話，觸動了張小仙的靈機，腦子裏接連閃過好幾個念頭，笑對阿巴達道：「掌門人打算出多少銀子？」

阿巴達老奸巨滑，不肯開出數目來：「請小仙教主開價。」

張小仙簡短有力的吐出來四個字：「神功無價！」

阿巴達皮笑肉不笑的道：「是的，神功的確無價，全在買賣雙方一念之間，這樣吧，等教主學得大悲掌之後，咱們再面議，合則銀貨兩訖，不合則各奔東西，如何？」

張小仙想一想，說道：「門主此言，正合我意，大悲掌尚未到手，一切都言之尚早。」

烏克拉道：「但請務必全力以赴，以張教主的超人智慧，相信定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張小仙謙虛道：「客氣，客氣，想當少林寺的掌門人談何容易，必須絞一番腦汁才行。」

阿巴達追加一句道：「不論張教主索價多少，本門都希望能擁有優先議價的權利。」

大笨牛說道：「放心啦，議價不成，我們才會公開標售，你們還有第二次機會的。」

阿郎道：「爲了波羅札記之事，害貴門撲了一場空，本教主深感抱歉，若能學得大悲掌，自當以波羅門爲第一優先，再者，眼前就有一筆現成的買賣，不知道掌門人是否有興趣優先承購？」

波羅門主阿巴達神色一緊，道：「請張教主明示。」

「我想先問清楚，聖僧哈里巴除波羅札記外，是否還有別的著作？」

「有，還有一部更重要的著作『波羅經』。」

「江湖傳言，另外還有一批爲數可觀的金銀財寶？」

「是的，本門主亦有個耳聞。」

「掌門人想必正是爲此而來？」

「敎主此話怎講？」

「本敎主是想請教，掌門人可知『波羅經』及寶藏存放何處？」

「貧僧正在爲此奔走。」

大笨牛道：「好可憐啊，奔走太辛苦啦，何不拿一筆銀子出來，買一張藏寶圖呢？」

此話一出，阿巴達、烏克拉以及波羅門的另外四名高僧，莫不大吃一驚，大家面面相覷，相顧失色，一瞬之間，換了無數道眼神，轉了無數個念頭。

阿巴達目光閃閃如電的道：「難不成藏寶圖落在張教主手中？」

張小仙欲擒故縱，以假亂眞：「不是啦，是被別人得去，只有四分之一。」

「誰？」

「一位朋友。」

「賣不賣？」

「那要看價錢是否合理。」

「多少？」

「白銀二萬兩，外加兩成介紹費。」

「什麼？要兩萬四千兩？這……太貴了吧？」

「嫌貴可以不買。」

「可否寬減一點？」

「不二價！」

阿郎言來斬釘截鐵，毫無轉圜的餘地，波羅門六僧交頭接耳，一陣密商，一致認爲，他們此來的主要目的，就是爲了聖僧哈里巴的這一批寶藏，連日奔波，苦無頭緒可尋，現在好不容易喜從天降，怎忍失之交臂，當即忍痛答應下來。

只聽阿巴達正容說道：「兩萬四就兩萬四，屆時咱們銀貨兩訖。」

「不行，你必須先付一萬兩訂金。」

「還要訂金？這——」

「這是規矩，本敎主不能空手去向朋友拿藏寶圖。」

「可是，萬一——」

「信不過就算啦，我這位朋友可能還不一定願意，正準備擧行一塲拍賣大會，想賣更好的價錢呢。」

給皮蛋、大笨牛使一個眼色，脚底抹油，奔勢陡地加快，超越過波羅六僧數丈之遙，擺出一副生意破裂，分道揚鑣的架勢。

這一着果然靈驗，阿巴達願者上鈎，緊走幾步，親自送上來一萬兩的銀票，道：「希望張敎主能給貧僧一個日期。」

阿郎想了一下，道：「快則五日，慢則半月，下次見面本敎主保證會將寶圖獻上。」

向前方一陣比劃，繼又說道：「前面是達摩院，再過去不遠就是面壁石，各位想去面壁參禪，就請自便吧，本敎主另有公幹。」

波羅門主阿巴達頷首一諾，率衆逕往前行，阿郎、皮蛋、大笨牛則掉轉頭來走回頭路，打算去尋多多。

皮蛋從阿郎手中搶過那一張一萬兩的銀票來，刻意的彈一彈，抖一抖，口沫橫飛的道：「哇！無中生有，買空賣空，單憑三寸不爛之舌，一騙就騙來一萬兩白花花的銀子。」

阿郎可不同意皮蛋的說話：「臭皮蛋，你少作人身攻擊，這不是騙，是智慧財產，況且我們將會給他一張藏寶圖，也不是買空賣空。」

皮蛋逗笑地說道：「我們那來的藏寶圖？」

阿郎道：「笨啊，不會無中生有，自行生產？」

大笨牛道：「乾脆多生產幾張，四賣五賣，甚至十賣八賣，介紹費之外，再加收車馬費，小費等等，把白吃敎的總壇蓋得漂漂亮亮，跟少林寺別一別苗頭。」

阿郎大吹法螺道：「那當然，少林寺算什麼東西，放眼武林，將來還是咱們白吃敎的天下。」

三個寶貝得意忘形，自得其樂，自我陶醉中，忽見多多姍姍而來，皮蛋搶先說道：「多多，那四頭醉驢醒了沒有？」

多多道：「醒了，但現在又已經差不多半醉。」

大笨牛道：「怎麼回事？」

多多道：「一醒來，他們便將剩下來的酒菜一掃而光，而且還醉言醉語的說了許多蠢話。」

皮蛋道：「什麼蠢話？」

多多嬌羞不勝的道：「好難爲情，我說不出口啦，反正就是那種男人愛女人，厚臉皮的傻話，叫我最好天天去陪他們，還嚷着要還俗哩。」

大笨牛衝口就說：「哼，豬八戒，當三年和尚，見了母豬賽貂蟬。」

本意是罵小和尚，但心急口快，無意中將多多比做母豬，引得多多大發嬌嗔，罵不絕口：「死大笨牛，臭大笨牛，我是母豬，你是什麼，猩猩？狒狒？猴子？還是大蠻牛？」

口罵不足，繼之手打，多多乃是三刀客之一的大刀錢四海的千金，身手不凡，大笨牛如何招架得住，三拳兩脚便打得他呼天喊地的鬼叫：「老大，快來救命啦，再不救命我就沒命啦。」

阿郎非但不救他，反而火上加油的道：「多多，替我多揍三拳，算是對他違抗命令喝醉酒的處罰！」

掌影如飛，拳似雨下，皮蛋見大笨牛也挨得差不多了，這才將多多拉開來，說道：「好啦，別再胡鬧，咱們該談談正事啦。」

四大金剛打鬧慣了，已至收發自如的境界，說停就停，多多立即正經的說：「小仙，你是不是眞的改變主意，想學少林寺的大悲掌？」

阿郎說道：「有功夫學，又有銀子賺，也不妨碍替二老復仇的大事，何樂而不爲。」

多多道：「只有少林寺的掌門人，才有資格學大悲掌，難不成你眞的想拜悟悲爲師，繼承他的衣缽，成爲少林寺的下一任掌門人？」

張小仙大言不慚的道：「笑話，我是天才，是超人，放眼天下，沒有一個人夠

資格當我的師父，至於說到當少林寺的掌門人，臨時客串一下，過過癮，倒可以考慮。」

眞是狂得可以，要他當少林寺掌門，只是「可以考慮」，而且說是「臨時客串」。

皮蛋眉頭一皺，消遣道：「你怎麼說，我們就怎麼聽，反正馬屁拍死人不償命，牛皮吹破也不犯法，問題是如何才能學到大悲掌。」

誰也沒料到，小仙已有成計在胸，道：「山人自有妙計，你們且附耳過來。」

如此這般，經阿郎一番解說指點，直聽得多多、皮蛋、大笨牛眉飛色舞，笑口大開，同聲讚道：「高！高！此計一出，悟悲老方丈非得傳傳你大悲掌不可。」

四大金剛同聲一笑，隨即結伴往少林寺各處觀賞遊玩去了。

× × ×

夜深人靜。

約莫是一更天的時候。

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又潛回達摩精舍。

四個人躡手躡足，十分小心謹愼，及見院子四週並無守衛，亦未見一心一德小沙彌，這才放下心來。

佛堂內燈火依舊，香烟繚繞，悟悲老方丈還是在原來的那個蒲團上盤膝打坐，似已進入渾然忘我的境界。

小仙作了一個依計行事的手勢，與大笨牛進入佛堂，多多和皮蛋則留在外面。

仔細的審視一下佛堂內的情形，見除悟悲外再無別人，阿郎輕抬雙脚，行至佛像後面，拿起釋迦牟尼的雕像來，不停的輕輕搖晃着。

這一個動作的本身，是另一個暗號的表示。

皮蛋看在眼中，馬上拿起一個事先做好的紙筒，就在窗外，對準窗紙，以低沉沙啞的聲音緩緩說道：「悟悲掌門，你聽清楚，吾乃佛祖釋迦牟尼，只因身在極樂世界，夜觀塵世，發現少林有一道金光冲天，此乃賢者聖人現身的徵兆，經查應驗在預備和尙張小仙的身上，着令爾速將少林寺的大悲掌傳授於他，並且將掌門人一職歸張小仙執掌。」

雖是照着事先擬好的草稿來唸，抑揚頓挫之間，拿捏的恰到好處，聽來隱隱約約，飄飄緲緲，似遠在天邊，又似近在耳邊，字字清晰，人人可聞。

再配合上小仙搖動釋迦牟尼像的動作，眞好像這一番話是出自佛祖之口。

餘音裊裊未盡，悟悲老方丈突然睜開雙目，一臉駭異的問大笨牛：「你聽到什麼沒有？」

大笨牛躬身回答道：「什麼也沒有聽到。」

悟悲掌門喃喃自語道：「喔，可能是老衲在做夢。」

說話中，人已彈身站起。

大笨牛補充道：「弟子看到有東西在動。」

悟悲一楞，道：「是那一件東西？」

大笨牛用手指着道：「佛祖釋迦牟尼像。」

悟悲臉色一變再變，趨前一看，並無任何異狀。

因為阿郎怕暴露行藏，壞了大事，已躲藏起來。

悟悲忽然驚「咦」一聲，道：「咦，你好像是新來的？」

大笨牛嚇一跳，道：「是！」多一個字也不敢亂說。

悟悲道：「一心一德他們沒有交代你達摩精舍的規矩？」

小仙、多多、皮蛋都為他捏了一把冷汗，此時一言答錯，就會出漏子。

萬幸大笨牛這一次不笨，答得很圓滑：「請掌門人教誨。」

悟悲聲沉語重的道：「傳令下去，以後不論誰來服侍老衲，入夜之後，達摩精舍一概非請莫入。」

「是，老方丈。」

「你下去吧。」

「是！是！」

大笨牛忙不迭的退出佛堂，與多多、皮蛋一齊隱入暗中。

片刻後，只見悟悲掌門也離開佛堂，有意無意的朝四下裏一張望，兀自走進廚房去。

張小仙彷若一縷青烟，閃電縱出，四個人又聚在一起，多多說道：「這個老和尙無動於衷，似乎不準備照着佛祖的話行事？」

阿郎道：「這是第一課，只要他心裏七上八下，疑神疑鬼就算是成功了。」

皮蛋道：「怪事，掌門重地，入夜之後他怎麼就不准別的和尙來？」

阿郎道：「這事透着古怪，一定有不尋常的原因。」

大笨牛道：「嗯，這個老禿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瞧瞧，進去廚房這麼久了，還不出來，說不定和咱們的毛病相同，喜歡喝酒吃肉。」

張小仙錯愕一下，擺擺手，四人隱身潛行，來到廚房窗外。

裏面點着燈，生着火，也不知道悟悲老方丈從那裏弄來的香腸醃肉等，正在炒菜。

炒好三個葷菜，並未趁熱吃，却放在一個盤子裏，還拎了一壺酒，又兀自踱回佛堂去。

阿郎唾了一口痰，跺一跺脚，罵道：「媽的，少林寺的掌門人領袖武林，地位崇高，怎麼是個酒肉和尙，如非親眼目睹，鬼才相信。」

皮蛋道：「酒色酒色，這個老禿頭可能還會金屋藏嬌哩，咱們快過去看看，準備給他上第二課。」

英雄所見略同，四人移身佛堂門外。

奇哉怪也，佛堂內空空如也，悟悲老方丈已不知去向。

沒有酒，沒有菜，連盤子也已不翼而飛。

而佛堂內的一切陳設，則依然如故，毫無改變。

難道飛上了天？

還是遁入了地？

× × ×

由於知道入夜之後，達摩精舍不會有人，第二天四大金剛提前在起更之前便到了。

一切依計行事，見悟悲掌門打坐入定，張小仙施展出輕身功夫，繞行牆邊，潛到玉佛像後面去，開始搖動達摩的佛像。

外面，則仍由皮蛋照着擬好的草稿唸：「弟子悟悲聽令，吾乃開山祖師達摩是也，爾六根不淨，飲酒食肉，敗壞清規，莫此為甚，着即命汝將大悲掌傳授預備和尙張小仙，並傳位予他，不得有誤！」

情形差不多，餘音未落，悟悲已睜開雙目，此刻阿郎雖已鬆手，摩達佛像仍在搖晃，悟悲悶不吭聲，長身欺過去。

阿郎好機警，疾展「迷踪步」，從悟悲身後一閃而出。

悟悲久尋無獲，衝到精舍門外喊叫道：「來人呀！」

四大金剛退後一段距離，大笨牛才應了一聲：「有！」急忙奔至悟悲跟前。

悟悲道：「怎麼又是你？」

大笨牛道：「弟子在外圍巡邏。」

悟悲道：「去叫寺內的長老查一查，本寺有無一個叫張小仙的預備和尙？」

大笨牛說道：「不用查啦，我知道，有。」

悟悲自言自語道：「噢，眞的有這一個人？眞是怪事。」

話完，也不再多言，命大笨牛離去，又獨自進入廚房。

是昨夜的翻版，這一次四大金剛的行動特別迅速，話悲一進入佛堂，大家便翻牆闖進去，可是，還是遲了一步，又已失去了悟悲的踪影。

莫非是鬼怪的化身？

或是此處別有天地？

× × ×

這是第三課，也是最後一課。

如果不成功，就等於是張小仙徹底失敗了。

一切都是按照計劃行事，阿郎在內搖動觀音大士像，並在佛像的臉上塗了一層磷粉，使其閃閃發光，不注意還以為觀音菩薩的口鼻雙眼都會動似的。

多多、皮蛋、大笨牛均候在外面，因為觀音大士是女的，故而這一次改由多多來唸：「悟悲，吾乃南海觀音大士，據天竺釋迦牟尼僧，與達摩僧來報，爾身在佛門，不知自律修身，復逆天抗命，不肯傳功傳位予預備和尙張小仙，已觸犯天條，怒達天庭，本大士命你即時三刻，依命行事，若有三心二意，即使天神奪命，惡鬼索魂，切勿自誤耳！」

出乎意料之外，不知是塗上磷粉，嚇唬住了悟悲和尙，還是別有原因，乍然睜目起身，沒再去佛像後面尋人，驚惶失色的奔至精舍門外，連呼兩聲：「來人哪，來人哪！」

阿郎一點也不敢輕視悟悲掌門，多多話說一半時，他已先一步溜出去，及聞喚呼之聲，仍由大笨牛挺身而出。

悟悲的臉色不大好看，看不出是驚？是喜？是怒？語冷如冰的道：「去把張小仙叫來！」

就說了這麼一句話，便即轉身返回佛堂，沒再上廚房。

大笨牛亦未多言，拔腿去尋多多他們，四人在暗中相會，大笨牛興奮莫名的道：「成了，大悲掌等於已經裝進口袋裏，可以賣大錢，老大的掌門人也當定啦，奶奶的，十四歲就幹上少林寺的掌門人，更是史無前例，一旦傳出江湖，怕不將神偷賭仙天魔女，邪僧怪道無情尼，一帮二堡三刀客，那一羣老古董給嚇死才怪。」

阿郎妙計得售，行將名利雙收，亦覺躊躇滿志，喜形於色，爽朗的聲音道：「咱們走，別讓那頭豬等得太久。」

多多開他的玩笑，老聲老氣的道：「我們可以分享掌門人的光采嗎？」掌門人三字的聲音提的特別高，彷彿小仙已經當上了少林寺的掌門人。

阿郎滿心喜悅，那還有心情開玩笑，認眞的說道：「什麼話，我們大家有福同享。」

皮蛋莫名其妙的冒出來一句話：「但願不是有難同當！」

張小仙給了他一個爆栗子，反唇相罵：「放屁，少觸我的霉頭，這是天大的喜事，小心本掌門走馬上任後，要你當一輩子的預備和尙，永遠翻不了身。」

四人邊說邊走，嘻嘻哈哈，神采飛揚的結伴進入佛堂。

悟悲老方丈手持禪杖，神情肅穆，就站在供桌前面，眼見一下子進來這麼多人，不由的臉色微微一變。

大笨牛收起笑臉，指着張小仙，中規中矩的道：「啓稟老方丈，這位就是預備和尙張小仙。」

悟悲「嗯」了一聲，目光罩定阿郎，從頭到脚看了一個夠，面上表情全無的道：「你眞的叫張小仙？」

阿郎恭恭敬敬的應話：「正是。」

「來本寺多久了？」

「還不到十天。」

「在那裏修行？」

「在齋房修挑水、劈柴。」

「波羅門要找的人可是你？」

「可能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個人。」

「你身後的這一僧一女又是何人？」

「一位是同門小僧馬屁和尙，一位是多多姑娘。」

悟悲皺一皺眉頭，目注多多道：「與你是什麼關係？」

「朋友。」

「你身在佛門，還有女朋友？」

「是出家以前的朋友。」

「既已皈依我佛，就當斷絕塵緣。」

「是。」

「多多姑娘來本寺作甚？」

「慕名觀賞本寺勝景。」

「佛門淨地，不得留宿女客，你知道嗎？」

「只因流連忘返，誤了歸期。」

「明日一早，便當送她下山。」

「弟子遵命！」

問明了多多、皮蛋的來歷，悟悲才轉入正題，道：「最近三日來，你可有什麼不尋常的感覺？」

阿郎故作不懂道：「不知掌門老方丈指的是那一方面？」

「譬如有無做夢？」

「有，這幾天夜夜都做夢。」

「夢見何人？」

「弟子不認識，只知是二男一女。」

（未完・八）

新派俠情風趣小說／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一·刁蠻小子

江夏府位于中原，是水陸碼頭的要衝，市集熱鬧，百業羣集。其富庶不亞於名傳中外的揚州。

自古一府管十六縣，所以江夏府除了知府大人外最神氣的有二個人，一個是三班總捕頭黃二郎，一個就是黃二郎的十三歲的獨生兒子黃小虎。

黃二郎能神氣，是因爲最近走了狗屎運，連破了幾件大案，捕獲了七八名江洋大盜，在知府老爺面前，紅得發紫，加上三班總捕頭，等于十六縣的治安首長，手操生殺之權，誰都得敬他三分土地神。

而他的兒子小虎就絕了，心地善良，偏又好動好强好面子，在縣塾裡是出了名的孩子頭頭，大概仗着老子是總捕頭，得了老子的遺傳，什麼事都插上一手管一管，偏又十次有九次是管得灰頭土臉，有時還被揍得鼻青臉腫，但他總不以爲苦。更妙的是吃了虧後不告訴老子，不仗老爸的勢力，不是一笑了之，就是想辦法扳回面子。

所以市面上的人都封他一個綽號「小草包」。

是不是小草包？除了他自已知道外，只有一個人知道，那就是江夏府的牢頭湯包。

這一天大清早，隔知府衙門二條街的一座三合院裡，溜出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毛頭孩子。

他身上背着一個大書包，其實也不是

困進牢裏

書包，是一個綉花枕子，縫了一條黑色的帶子而已，這是他的百寶袋，也是他的表幟。

一身藍布衣褂，倒是穿得一整二齊，有板有眼，頭上也掛着文士結，因爲他是縣裡書院的廩生，明年年初已經可以考秀才，每月還有三兩銀子的公費。

他長得並不高大，却是短小精悍，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東溜西歪，誰看了就覺得與他頭上的文士結不相襯。他就是小草包黃小虎，不務正業，混身是股勁。但是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娘的眼淚，老子的棍子。

這麼大清早，街上只有拉糞車跟進城賣菜的小販，他就溜了出來，生怕老子老娘發覺似的，一溜烟就往衙門後面跑。

他近幾個月來已變得像上學一樣，成了習慣。身上那個綉着花的枕頭袋袋，鼓鼓的，活像個小賊偸東西在逃贓一樣。

穿過衙門，橫過班房，再彎過一座院子，就是江夏府的牢房，厚重的木門關得緊緊的，一點縫都沒有，高高的石牆，連蒼蠅都飛不進去。小虎跑到門前，喘過一口氣。伸手劈劈拍拍的敲門。

敲得手痛頭發暈，門裡才傳出一聲罵聲：「誰啊！大清早，街上的店門還未開，就要來坐牢啊！」

嘿！是獄卒棺材板的聲音，這老小子門不打開，就觸我霉頭，我得好好的修理修理他。小虎心中閃過一念，憋住喉頭，

喝道：「老官，知府大人來查獄啦，還不快開門。」

「啊！是大人？」棺材板的聲音有點驚慌，步履之聲踢踢躂躂急急走近門邊，小虎早已看到門邊有堆狗屎，腳尖踩在狗屎邊，準備好了，厚重的木門一開，小虎一腳狗屎就朝棺材板踢去。「巴達」一聲，一堆狗屎正好蓋在他臉上，奇臭撲鼻，棺材板雖沒有看清門外情形，就已知道是誰，怒吼道：「臭小子，我劈了你！」

抽出腰刀舉得半天高。小虎嘻嘻笑道：「棺材板，你砍啊！」不但不怕，反而往前逼近二三步。

棺材板一面舉袖揩臉上的狗屎，一面舉刀，那把刀却始終砍不下來。其實，他是火氣頭上窮嚷嚷，三班捕頭正是他頂頭上司，面對小虎這位常客，說什麼也砍不下去。面子上又下不來，吼道：「小草包，今天我一定要告訴你老子，要你回去吃頓棍子。」

「好啊！」小虎又逼上二步，擠進了門，對上了棺材板沾滿狗屎的綠豆眼，嘻嘻笑道：「老官呀，你知道別人爲什麼叫你棺材板？嘿嘿，棺材裡伸手死要錢，要不要我也跟老頭子或知府大人打個小報告，讓你吃不了兜着走啊！」

老官心中一抖，舉着刀的手不由軟了下來，尷尬地苦笑道：「今天算我倒霉，小祖宗，你進去吧！」

「這還差不多。」小虎嘻嘻笑道：「早早來開門，不就沒事了嗎！」他在綉花枕頭裡掏了半天，掏出一個小磁瓶，半隻燒鴨，塞在棺材板的手裡，說：「喏，這是我送你的見面禮，瓶裡是雪花齋賣的雪花白，鴨子是北平鹿鳴春的燒鴨，都是你喜歡吃的，怎麼樣，我小虎還上道罷。」

老官綠豆眼突了出來，手上拿着二樣東西，臉上的慍怒一點兒也沒有了，苦笑道：「小虎，別人都叫你小草包，我看你像常熟館子裡的油包，裡裡外外都油滿通人情的嘛！」

小虎哈哈笑道：「這叫光棍打……打……」他摸摸頭，忘記了打九九，不打加一：「反正以後我來時，你快快開門，眼睛閉一閉就行了。」

「好了好了，小祖宗，你進去吧！」老官恨不得早點脫身洗把臉，嚐嚐好酒雪花白，啃啃北平烤鴨。

小虎一蹦一跳地往裡去，他就是這樣，不順心的時候就作弄別人一下，不過也不忘給人家一點甜頭。有時偸聽到老頭子在江湖上混的道理，他緊緊記在心裡，照本宣科，做得像老油子一樣，不能不叫人佩服。

等他腳剛踩進牢房高高的門檻時，旁邊房門的門倏地開啓，出來一個魁梧的老頭子，濃眉大眼，虎虎生威，原來是牢頭湯包。他看到小虎，不由皺眉道：「剛才嚷嚷的又是你呀……」

小虎笑笑撲上去道：「湯大叔，我來看你哩，你看我帶來你喜歡吃的綠豆桂花糕！這是牛二寡婦昨夜專門爲你準備的哩。」

說着小手已從綉花枕頭裡摸出一包綠豆糕，親密地遞過去。他知道對湯包不能像對付棺材板一樣。府裡三班，就算這個

牢頭湯包與老頭子最有交情。有這包綠豆糕，塞塞他的嘴，也讓他知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輭。

湯包拿着一包綠豆糕，搖搖頭，皮笑肉不笑地道：「小虎，你大清早來是眞的來看我的？」

「是啊！大叔一向疼我，我一天沒見大叔，心裡就不舒服啊！」小虎膩人得緊，那種又刁又可愛的表情，令人不得不信。

湯包世面見得多，心中有數，搖搖頭道：「小虎，你爹只有你一個兒子，你要多唸唸書呀，過了年就要攷秀才啦，應該多用用功，不要老往這兒跑。」

「哈！大叔，攷秀才就像穿衣吃飯，難不倒我的。」小虎吹起牛來，向來不打草稿。「再說，我就喜歡來看看大叔嘛。」

湯包一副無可奈何地搖搖頭，皮笑肉不笑地道：「你眞的喜歡大叔？我看你是喜歡進牢房跟那些牛神鬼蛇鬼扯蛋吧！」

小虎好像被湯包說中了心事，臉色一紅，小孩子嘛，臉皮究竟薄，嘻嘻一笑，道：「大叔，你知道我不喜歡唸死書，跟裡面那些像伙能學到活東西，有時還蠻管用。」

湯包輕輕一嘆，他瞭解人性天賦轉不過來的，只能看看天色，道：「好吧！進去別胡搞，天色不早了，別忘了到時間去上學，唸書也挺要緊的。」

他實在喜歡小虎，有時明明知道不對，却情不由己的寵容他，這大概是大人的心情吧。說完，轉身退入屋中，關上了門。

小虎伸了伸舌頭，轉身跳進了牢房，看牢的名叫畢三，是剛新放的牢卒，對小虎是眼開眼閉，敬鬼神而遠之，誰也惹不起，乾脆不問不聞。

小虎也沒有把他放在眼裡，走進牢房，粗粗高高的牢柵，一間間的展現眼前，而且隱隱有股霉氣和騷臭，這種地方經年不見天日，那有好味道，他對這種味道並沒有在意，反而精神抖擻地自綉花枕頭裡摸出一條自己用粗蔴繩綁在竹桿上做的鞭子，在地上「刷刷」抽了二下，打得震天價響，放開喉嚨道：「小爺代牢頭湯爺查號了，各號人犯都給我靠柵站好。」

牢房裡起了騷動，鐵鍊叮噹聲，嘰哩咕嚕的抱怨臭罵聲，此起彼落，等站在牢房邊一看是小虎，大都悶不吭聲，有的還裂嘴樂笑。

這是有原因的，小虎是常客，久了知道他難纏，何況還是三班總捕頭的公子，少惹爲妙。其中有的知道小虎來一定有好處，牢飯吃得淡出鳥來，多少有點肉吃，說不定還有酒嚐嚐。這在外面不算稀奇，在牢裡可不一樣，化了大把銀子不一定弄得到。所以對小虎的光臨，相當歡迎。

就在這肅靜霎那，却有人開駡了：「他奶奶的，弄個小毛頭來查號，什麼玩意兒？」

小虎正在洋洋得意，神氣十足當頭，一聽就冒火，目珠烏溜溜一轉，喝道：「誰在亂開黃腔，給小爺報個名兒出來。」

「是我馬彪，怎麼樣？你小子能咬掉我的頭？」

這次小虎聽出來了，發話聲從靠底的牢房傳出來的，他火冒三丈，反而笑了，虛空抽了二下鞭子，目光向二邊一溜，道：「各位請歇歇，等一下我跟各位敍敍。」

一邊說，一邊三步一擺，大剌剌向前去，到了最底的牢房前，站停腳步，打量牢中的人：是個凶惡黑大個子，滿臉橫肉，三角眼露出凶光，一付窮寇惡煞的模樣，還眞嚇人。

可是小虎見怪不怪，似笑不笑道：「剛才是你在耍老大？」

「不錯，你是那裡來的小子，娘奶還沒斷，敢跑來查號？」

小虎沒有名號，冷冷道：「我昨天沒見過你，可是新入夥的？」

「老子是走了掃把運，昨天才被抓來的。」馬彪有點氣憤不平。

小虎道：「幹了什麼缺德帶冒煙的事，被抓進來了？」

馬彪凶悍地道：「强盜罪！怎麼樣？」

小虎哦了一聲，道：「搶了多少？」

「他娘的，銀子沒沾到手就給綁來，跟你小毛賊也說不清楚。」馬彪的懊惱，似乎餘恨猶在。

小虎嘻嘻笑道：「像你這種搶不到錢的强盜，還敢在這裡耍狠？我小爺要不教訓教訓你，你死了也無出頭天。」

說着話，手裡的蔴繩鞭就向站在牢房邊的馬彪抽去。這鞭子雖不起眼，却像頭蛇一樣，從木條中間鑽過去，一鞭就抽中了馬彪的臉頰，出手眞重，打得臉上立刻浮起一條血痕。

「哇呀！」馬彪剛叫了一聲，小虎手一收，連馬彪人一齊拉到木柵邊，頭却撞在木柵上面。喉管被捲緊，手腳亂蹦亂跳。

斜對面的囚犯哈哈一笑道：「好一招『靈蛇出洞』，加上一招『靈童獻環』，要得，比老子段數還高，小虎，我這幾手不賴吧。」

小虎手緊拖着鞭子，扯緊馬彪的腦袋，臉向說話的囚犯笑道：「今天試試手氣，果然不錯，小大爺稍等有賞。」

「小大爺，你就放了他吧！」那囚犯代馬彪說情：「新來乍到，不識高底，教訓他一頓也就夠了。」

「好。」小虎很爽快，也很穩，抬頭道：「姓馬的，你該知道這裡是我黃小虎的一畝三分地，既在江湖上闖，也該先探探行情，入境問俗，照理說，强盜要問斬，不過不是我的事，像你這種沒有本事的强盜，給我提鞋還嫌笨，現在放了你，以後可要孝敬一番喔！」

他說得頭頭是道，有板有眼，鞭子一鬆，馬彪一個踰跟，哇哇大叫一聲，腳鍊子幌噹幌噹亂響，駡道：「臭小子，氣死我也，今天我要劈了你！」

雙手互握，猛向牢柵敲去。只聽得卡察二聲，二根臂粗的木柵竟然折斷，小虎眼看這種威聲，大吃一驚，眞要玩命，他心裡未免怕怕。忙跳後二步，見馬彪幾乎要破牢而出，方要叫牢卒畢三來善後，却見剛才說話的囚犯開口道：「馬兄弟，省省力氣吧，你就是破了牢也逃不出去的。」

馬彪雙目怒睜，印着血紅鞭痕，猙獰可怖，厲聲道：「他娘的，你是那棵葱，管老子的閒事？」

「嘿！我不是葱，是大蒜，正好壓過你這棵葱，信不信？」那囚犯好整以暇地冷冷道：「『過山狼』馬彪的絕活隔山打牛功我聽過，不過比起爺爺我『千影鞭』還差得遠。你剛才不就試過了嗎？」

馬彪一呆，吃吃道：「你……你就是中原獨腳盜『千影鞭』勞骨頭前……前輩。」

「不錯，正是我老頭子。」勞骨頭摸着顎下幾根山羊鬍子，似乎頗爲得意地道：「你能知道我名號，勉强稱上是號人物，聽我的話，不會有錯。」

「是，是。」馬彪聽了這番話，連聲應是，連汗毛都全體肅立，因爲眞要按照江湖上的道行與名望，差上不止三級，焉敢不恭恭敬敬。

只聽到勞骨頭又道：「既然你肯虛心受教，就乖乖把斷裂的牢柵弄好，再跟小大爺跪下磕二頭響頭，表示道歉的意思，求他放你一馬！」

小虎志高氣昂地點點頭，表示同意。

馬彪自出娘胎，從沒受過這種窩囊氣，不禁凶性又發，「他娘的是什麼玩意兒？」

「好啊！大個兒，你是不服氣？」小虎冷笑着問。

「當然不服氣。」馬彪吹鬍子瞪眼睛。

「千影鞭」勞骨頭冷冷大笑道：「馬老弟，你甭不服氣，坐牢也有先來後到，論資格，我最久，當老大你沒得話說吧！」

馬彪道：「那是當然。」

勞骨頭道：「但這牢房裡一畝三分地却是這位小大爺的地盤，連我對他都要矮三分，你能不服氣嗎？」

「這……是……」馬彪口吃得答不上話。

「你還是磕二個頭吧！」勞骨頭道：「俗語說，好死不如懶活，沒過堂判刑就死了，豈不寃枉。」

這番話若出自別人之口，馬彪斷然不會相信，但出自勞骨頭嘴裡，聽得他頭皮發痲，心裡發抖，人嘛，終究是怕死的，他磨蹭了半天，才撲通一聲跪了下去，對小虎磕了二個頭，心不甘，情不願地道：「初臨寶地，小爺請包涵啦！」

小虎一看時間不多，不願再夾纏下去，道：「看樣子你還不服氣，死罪可饒，活罪難逃。我罰你清理牢房所有的便桶三天，由勞大俠監督執行。」

馬彪又跳了起來，勞骨頭忙道：「好，好，這件事交給我，小祖宗，你大清早搞得這裡雞飛狗跳的，還有什麼事沒辦，趕快辦一辦吧！」

他巴不得小虎早離開早好，否則，不知道還會出什麼花樣，讓人受不了。

小虎這才轉過身來，嘻嘻一笑，從綉花枕頭裡拿出一串香腸，一瓶酒，道：「老骨頭，這是你喜歡的香腸和二鍋頭，我替你捎來啦。」

「嘖！嘖！」勞骨頭口水欲滴，眉開眼笑，伸手欲接。口中道：「小虎，謝啦！」

那知小虎的手又縮了回去，擠眉一笑，道：「慢點，先談談今天你能孝敬我點什麼？」

勞骨頭一怔之下，哭喪着臉道：「小祖宗，你不要吊我老不朽的胃口好不好，一套『無影鞭』已教完了，還要我教你什麼呢？」

小虎眼珠亂轉道：「我那二招鞭法怎麼樣？」

勞骨頭連連點頭道：「還不錯的，只是差一點火候。」

「聽說你的輕功眞唬人的，今天就教我點輕功吧！」小虎開始耍磨功了。

任誰也不知道他有一身極好的武功底子，八九歲的時候就跟他老爸的手下捕快磨，現在每天上牢房磨，學得很雜，領悟得也多，說來奇怪，他就喜歡舞拳耍刀，讀書等於要他的命。這些除了牢頭湯包知道外，連他老娘也被蒙在鼓裡。

勞骨頭算是老江湖了，摸透了小虎的牛脾氣，知道不打發打發，一定過不了關。實在說，他雖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盜，却也喜歡小虎練武的天資，眼見小虎手中的美酒香腸，胃裡早已嘰哩咕嚕亂響，忙道：「要練輕功，你得去榨三號牢房的『骷髏蝙蝠』，他的輕功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不過練輕功先練氣，我教你二段口訣，到晚上你自己去琢磨琢磨吧！」

小虎笑着把美酒香腸遞了過去，道：「奶奶的，今天時間不多，我只好將就將就，你把口訣說出來吧。」

「聽——」勞骨頭的菱角臉立刻嚴肅起來：「要練輕功，先提氣功，氣下丹田，再轉九重，走下肢，竄腰肋，飛無踪。今天就學這一段，記牢了沒有？」

小虎默默唸了一遍，道：「記住了，老骨頭，明天見。」

他又走到三號牢房前，叫道：「姜老四，你的『天書』寫完了沒有？」

「你小虎這命令，我敢不辦嗎？」「骷髏蝙蝠」從腰裏拿出一本黃紙小書，交給了小虎。

小虎一面翻，一面笑，覺得非常好玩，高興得把綉花枕頭裡帶來的食物，往每個牢房裡洒。

「各位老兄，今天我小虎只帶這些東西，大家先解解饞，過二天我讓你們吃香的、喝辣的。」

說完在牢房鬨哄哄的回答聲中離開了。

「小虎，下次來不要忘了帶狗肉喔。」

「小大爺，下次給我帶壺酒吧……」

小虎變成了這些江洋大盜的酒肉供應商，而也是他的武功免費練習所，他的可愛就在這一點，他對任何人都一樣，講究人情道義，在他眼裡，這些牢房裡的朋友雖然罪有應得，但混久了，除了「法」之外，一樣是好朋友，與書塾裡，街坊間的小朋友沒有二樣。

這種情形看在馬彪眼裡，却感到不可思議，這小毛頭究竟有多少本事，讓這些江湖巨擘服服貼貼？

剛才是「無影鞭」在打圓場，現在他就問他了：「喂，勞前輩，那小毛頭是什麼來頭？」

勞骨頭正在啃香腸，品嚐「二鍋頭」，樂呼呼地不在意回答：「他是黃二郎的兒子，也沒什麼！」

「沒什麼？」馬彪哇哇亂叫：「你們何必低聲下氣，服服貼貼？」

勞骨頭道：「老弟，你搞清楚這是什

麼地方？天下的牢房，都是暗無天日，不說別的，只要在牢房飯裡弄點手腳，就可以讓你死得不明不白，你還有什麼好凶的。」

「嘿，前輩好像在唱歌。」馬彪譏笑道：「我不相信這間破牢房能關得住我，他媽的，來個破牢而出，還吃什麼牢飯！」

「喂！新夥計，少動歪點子啊！」這次提出警告的是五號牢房的囚犯：「要能破牢，還輪到你來提建議？」

馬彪一愣，道：「爲什麼不能？」

勞骨頭嘿嘿笑道：「咱們這裡施行的是連坐法，跑一個大家都倒霉，不但要躺釘板，而且還不得好死，所以你啊，除非你有能力把大家都弄出去，否則，就別瞎抓啦！不信，你先扯自己的腳鐐試試，能扯斷說大話也不遲。」

馬彪還是不服氣，自忖一身氣功，少有人敵，試試就試試，怕過誰來！想着立刻就雙手抓着腳鐐，運功扭拆起來。

那知扭扯了半天，汗流夾背，那腳鐐上細細短短的鐵鍊像牛筋一樣，絲毫無損，這才知道江夏府的牢房，果然與衆不同，莫看管得鬆鬆垮垮的，却是暗藏玄機。難怪這些江湖上的有名人物，個個像乖貓，對個小毛頭都俯首聽命。

眼見一些牢友們都在瞪眼望着他，他的大黑臉成了紫醬臉，剛才吹氣吹得太大，現在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牢裡訕笑之聲，此起彼落。而這時，小虎已一路蹦蹦跳跳地向縣塾跑。

* * *

走進書院，讀書聲朗朗，立刻隨風吹入耳中，這時他才發覺遲到了半個時辰，想到老夫子的鐵板面孔，他扯扯挨挨地先探頭向裡望了一望，一溜烟的溜到自己坐位，台上的老夫子目光一飄，鐵着臉已叫道：「黃小虎——」

「有。」黃小虎立刻站起來。

他覺得既被發現，也沒什麼好怕的。

只見老夫子道：「昨天的功課做完了沒有？」

「有。」黃小虎回答得很爽快，心裡却在發毛，昨夜忙着跟阿水在菜園子裡練功，書本子早已丟在腦袋後面啦。

老夫子道：「好，你把論語背一遍，背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行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黃小虎愁眉苦臉地目光四下一飄，看到前面隔着三排的呆瓜轉頭在望自己笑，又捧書又手指，忙得不亦樂乎。

他靈機一動，明白過來，呆瓜在暗中幫忙，故意捧着書本給自己看。

這在別人是不會知道的，因爲距離三四個坐位，別人根本看不清楚，可是黃小虎的眼力已練到黑夜爲白晝，再遠些也看得一明二白，看着書背書，難不死人。

可惜呆瓜就呆瓜，他沒翻回開始第一頁，却翻在老夫子剛才講的那一句，站着不能做鬼臉，打暗號，眞是急死人。

可是再難的難題，也難不到小虎，他在這剎那，就有了主意，清了清喉嚨，開始背書。

「也及所爾非，也賜，曰子，人諸加無欲亦吾……」

滿堂學生聽得莫名其妙，老夫子當然更是聽不懂，大喝一聲：「住口。」

小虎神穩得很，道：「老夫子，是不是我背的太熟了，不要再背下去了？」

「狗屁。」老夫子氣得吹鬍子瞪眼睛，踱着方步，走到小虎面前，斥道：「你亂七八糟唸的什麼東西，我是要你背書，你却要討打！」

小虎一本正經道：「我是在背書啊！」

「你背的甚麼書？我怎麼聽不懂。」

「原來這樣。」小虎嘻嘻笑道：「老夫子，爲了表示我聽從你的話，把書背得滾瓜爛熟，所以我現在是倒背如流啊！」

「倒背如流？」老夫子一怔，不信道：「小虎，你會倒背？」

小虎頑皮地笑道：「老夫子，你聽清楚，『也及所爾非，也賜，曰子，順着唸，豈非：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老夫子，我可以倒着背完，你要不要我再背下去。」

老夫子瞪了小虎老半天，他不相信這個平日頑劣的學生如此用功，可是事實擺在眼前，又不能不信。

「好吧，今天你合格，下次不准再遲到。」老夫子說完轉身走回講台。

小虎向呆瓜做過謝謝手勢，就在二十餘同門的驚訝注視中坐下。

「現在大家專心聽講，本師要繼續講下去。」老夫子拿開書本開講了。

但是小虎子却取出「骷髏蝙蝠」給他的那本手抄黃色紙面的小書，獨自津津有味地閱讀起來。

這本小抄並不是武功秘笈，寫的都是一些江湖黑語。

小虎覺得將來要闖江湖，一定要懂江湖語，平日在牢房中亦學了一些，其他的就叫「骷髏蝙蝠」寫了這本小抄，看來興趣盈然，覺得以後與知己同伴交談，讓別人聽不懂一定蠻好玩。

「嘸，溜字叫翹頭，女人是馬子，眞有趣，銅錢叫月亮，銀子是輪子……」

他正看得有興趣，耳中倏聽到一聲大吼：「小虎，你看的是什麼書？」

小虎被嚇了一跳，抬起頭來，原來老夫子已站在面前。慌忙想把小抄找個地方塞已來不及。

「拿來！」老夫子鉄着臉伸出手，小虎只能乖乖的交出去。瞇起老花眼，老夫子翻了半天，沒有看懂，喃喃道：「這是什麼玩意兒！」

小虎嘻嘻笑道：「老夫子，這是天書。」

「胡扯。」老夫子厲斥道：「你實在是頑劣透頂，眞正朽木不可雕也，上學不聽講，老夫要重重罰你。」

小虎已經豁出去了，道：「老夫子，你要怎麼罰都可以，只求你把書還我……」他清楚這本「天書」若落在老爸手中，回去一定翻天覆地，皮肉受苦。

果然，老夫子吹鬍子瞪眼睛，道：「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老夫要以此爲證，告訴你雙親，並呈報知府老太爺，罰你除名退學。」

小虎大傷腦筋，他倒不在乎讀不讀書，怕得是事情鬧得太大，讓老娘傷心，這剎那，他向呆瓜眨眨眼睛，用手打出了一

個暗號，這些手勢別人看不懂，只有幾個玩伴在一齊知道，呆瓜讀書雖然不靈，對小虎的心意却是一點就通，一看就知道怎麼回事，覷老夫子沒注意，縮手縮脚地溜了出去。

老夫子正要回身走上講台，小虎已急叫道：「老夫子，你對我誤會啦！」他已安排好妙計，存心磨時間，反正，這本「天書」非要拿回來不可，沒有證據，看這老古董怎麼去告狀。

老夫子一怔，停身道：「老夫誤會你什麼？」

小虎嘻嘻笑道：「老師公是不知潮流，這本『天書』中有許多靈異之處，我可以爲你解釋清楚。」

老夫子冷冷道：「噢！有什麼靈異之處，你不妨說給老夫聽聽。」

小虎精神又來了，說道：「這本『天書』上有解脫困厄的咒語，也有……」

話方說到這裡，一陣大叫聲自外面傳了進來：「不好了，老夫子家失火了！起大火啦！」

聽到這陣叫聲，學堂中二十餘學生個個神色驚異地轉首向外望去，老夫子更是神色大變，在這剎那，小虎立刻大聲喝道：「你們大家還不出去，到師公家去救火！」

學堂裡哄然大亂，小虎這一喝，大家都如夢方醒，爭先恐後往外跑。

「喂！救火別忘了拿木盆啊！」小虎放大喉嚨，提醒這些小同年。

老夫子亦往外衝，却被小虎一把拉住：「老師公，那『天書』上就有滅火咒，唸一遍就能滅火。」

天下那有這麼巧的事，但這種慌亂情況下，老夫子想起家中只有老伴一個人，已急昏了頭，把那本黃色小本子往小虎一塞道：「好，好，你快唸，我回去看看。」

「天書」終于回到手中，小虎歡喜得幾乎跳起來，心想：老古董，你還是喝了我的洗脚水。

眼見老夫子已三步併爲二步，急奔而出，他把「天書」揣入懷中，一溜烟地出了縣塾，果見老夫子家院的方向，濃烟蔽天！莫非眞起了火？

小虎心中眞在犯嘰咕，已見呆瓜像蝦米般一蹦一跳地跑來，拍着手笑道：「小虎，你看我這招怎麼樣？」

小虎一把拉住呆瓜，急急道：「你眞的去放火啦？」

「怎麼不？老大的吩咐，我敢不從嗎？」呆瓜說得口沫亂飛：「我拉着田鷄石頭兩個，見師娘在灶房洗菜，就溜進後院，燒他一把火，想不到這麼多人來救火，哈哈，眞是天下大亂。哈哈！」

小虎氣得腦袋發昏，敲了呆瓜一個響頭，道：「你還笑還跳，說你呆眞是呆。」

呆瓜一怔，吶吶道：「老大，我做錯了嗎？」

「我只是要你虛張聲勢，拿回我的『天書』，誰教你去眞放火，難道你連我這點意思都不能領會？」

呆瓜傻笑道：「老大，你別急，你沒聽我說清楚。我們只不過搬了二畚箕垃圾放在後院空地上燒而已，並沒有眞正燒房子。」

小虎才破憂而笑，道：「你沒呆到不可救葯，我就放心了，慶祝我脫離大難，今天我請客！」

「好啊！」呆瓜高興得跳了起來。

可是當小虎想到請客，摸索腰囊時，臉色不禁發苦，因爲身上只剩二個銅板，只能買二個包子。

呆瓜怔怔望着他，問道：「怎麼啦，是不是沒銀子啦？」

小虎目光四下一掃，笑道：「今天財神沒來，的確不方便，對了，剛才大牛好像沒來上學。」

錢大牛是小虎的知己玩伴之一，因爲家裡是開錢莊的，所以小虎叫他財神。平日只要大牛在，不怕沒錢用。

呆瓜道：「今天大牛是沒來上學，聽說他家裡有事。」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小虎道：「走，反正今天一鬧，課亦上不成了，咱們找大牛去，弄點輪子吃喝一場。」

說去就去，二人立刻向街上走去。路上呆瓜問道：「老大，什麼叫輪子？」

「輪子就是銀子。」小虎敲了呆瓜一記響頭：「這是行話，以後我慢慢教你。」

呆瓜道：「哇，有意思，輪子是銀子，銀子是輪子，妙，這是不是『天書』上的話。」

「不錯。」

二人牽着手邊說邊走，已遠遠看到錢大牛家的錢莊，門口圍着一大堆人，正在議論紛紛。

小虎吃驚道：「哇，大牛家裡好像眞的發生了事，我們快去看看。」

二人跑近，鑽入人牆圈內，好不容易擠到錢莊門口一探頭，第一個看到的人，就是知府衙門裡的一班捕快和老爸黃二郎。

小虎大吃一驚，慌忙把頭縮回來，呆瓜跟在後面，還沒看到情況，見狀道：「你怎麼像烏龜一樣，一個腦袋伸出又縮進來！」

小虎又氣又惱，又敲了呆瓜一個響頭，道：「這才是呆烏龜，大牛家一定出了大事。」

因爲不出大事，一定不會驚動官府，老爸沒事不會跑來。呆瓜問道：「老大，究竟出了什麼鳥事啊！你看到了講給我聽呀！」

「我也不知道，我老爸在裡面。」呆瓜伸了伸舌頭道：「呃唷，讓你老頭子看到你沒上學，跑到這裡來看熱鬧，那才變成大事哩。」

「噓！別說話，我們聽聽這些人在講什麼？」小虎止住呆瓜的話聲，聽看看熱鬧人在議論，只聽一個人在問：「是什麼時辰發生的呀？」

另一個人回答道：「聽說是五更左右。」

「被搶了多少？」

「那知道，不過看樣子，錢號裡都被搬空了。」

「乖乖，屋裡不是有掌櫃的守着嗎？」

「二掌櫃死了，聽說被搶匪砍了二刀，門房阿三也死了。你沒見二具屍體躺在廳裡，正等着仵作來驗屍哪。」

聽了這些話，小虎已知道是怎麼回事

，立刻對呆瓜道：「這裡你沒熟人，快去把大牛找來，我就在阿香門口等你。」

呆瓜點點頭，他個兒長得小，在人堆中一鑽就不見了人影。小虎也慢慢鑽出人牆，向阿香的豆腐工作場走去。

阿香拖着二條小辮子，圓圓的蘋果臉，長着幾點雀斑，雖然只有十二歲的年紀，已帮着父母工作，此刻她正忙着把一板一板做好的豆腐搬出來，覺得有人進來，抬頭一看是小虎，不由笑道：「你怎麼來啦？沒上學？」

小虎對阿香頗有幾分好感，支吾道：「我只是來看看妳。」

阿香羞答答笑道：「早晨我正忙呢！不能跟你玩。」

「沒關係，妳忙妳的，我等會兒就走。」

阿香歉然道：「要不要吃碗豆腐？」

「不了，我是在等大牛。」

阿香把二板豆腐搬在架上，道：「大牛又怎麼啦？」

「大牛家裡遭搶匪啦！」

「啊！」阿香驚恐失色。

裡面倏傳出了話聲：「阿香，你在跟誰說話啊？」

「爹，大牛的錢莊遭搶啦！」

「什麼？」裡面的石磨聲倏然停了下來，衝出一個乾瘦瘦的漢子，一見小虎，忙客氣道：「黃少爺也在啊！阿香，你說那家號子被搶啦？」

「是大牛的錢號，小虎說的。」

阿香他爹望着小虎，問道：「這是眞的？」

「你去看看就知道，圍了一大堆人在那兒。」

「糟了。」阿香他爹的臉色立刻憂急起來；「我還存了二十五兩銀子在他櫃上，阿香，妳看着，我去瞧瞧。」交代了這些話，立刻奪門而出。

阿香他爹剛走，呆瓜就拖着大牛來，大牛胖胖的個兒，像個小圓球，身上那件綢藍袍子還是那麼漂亮，只是平日笑嘻嘻的胖臉變成了苦瓜。

「老大，我把大牛找來了，乖乖，差點跑斷了我二條小腿。」呆瓜說着在揮汗。

大牛道：「小虎，找我有什麼事？」

小虎道：「大牛，你家裡遭搶匪，怎麼也不來向我報告。」

大牛苦着臉道：「跟你老爸說都沒用，跟你報告有屁用？」

小虎一聽，火上心頭，但見大牛苦兮兮的表情，硬把心火壓下去，道：「大牛，我是想帮你啊！」

大牛道：「你能怎麼帮我？」

小虎道：「你先把情況說來聽聽，我才決定要怎樣帮你啊……」

「我那知道什麼情況。」大牛咧着嘴，期期艾艾道：「剛要上學，我老爹氣急敗壞地跑回來，說錢莊被搶了，還死了人。」

小虎問道：「被搶了多少？」

「都搶光啦！」

「搶光了也該知道個數目啊？」小虎急得跳脚，他知道大牛家裡雖開錢莊，但腦袋瓜子裡的算盤却不靈光。

大牛道：「聽我爹說，錢莊裡存着的現銀有三萬多兩，另外還有別家號子的銀票、押票，總共損失了十幾萬兩。」

呆瓜叫了起來：「哇，這麼多啊？三萬兩銀子二輛車也裝不完啊！」

小虎扳了指頭，道：「一輛車最多裝五千兩，至少要六輛大車。大牛，以後呢？」

「以後忙着報官，我娘哭喪着臉，要我今天不要到書院去，唉！我娘說，這一下我家完蛋了。等明天存錢的客人上門來提銀子，還不知道用什麼來給人家呢！」

小虎一想，大牛家的麻煩還在後面呢，銀子被搶光了，應付這些提錢的人，還眞不好應付，不禁脫口道：「抓强盜啊！」

大牛道：「我娘說希望不大，我看是沒指望了。」

小虎一怔道：「爲什麼沒指望？」

大牛道：「强盜已溜得不知去向，你老爸還在我家號子裡查這查那，連大門也沒跨出去，强盜不會躲在我家錢莊裡罷，你想想，還有什麼指望，以後縱然抓到强盜，銀子都花完了，我老爹除了上吊，沒有第二條路。」

小虎臉色鐵青，道：「好啊，大牛，你是在數說我老爸無能啦！」

「小虎，我沒有這意思啦！」大牛哭喪着臉，說：「但情形就是這樣，你要我怎麼說。」

小虎想想的確是事實，官家做事，就是拖泥帶水，他一咬牙，道：「大牛，咱們平時是好兄弟，今天不管我老爸怎麼公事辦，我是帮定你了。」

大牛一怔，道：「你要怎麼帮我？」

小虎道：「我帮你去抓那些强盜，而且愈快愈好，抓不住强盜，也要先把那些銀子找回來。」

「行嗎？」大牛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小虎是在說瘋話，還是說夢話，憑自己這些小孩子，能抓强盜？

小虎一拍胸膛道：「有什麼不行的。」

「啊呀！不好啦！你還沒長大，怎麼能去抓强盜。」一直在聽的阿香叫了起來：「這可不是平日玩的官兵捉强盜，是會喪命的。」

小虎淡淡一笑，道：「阿香，妳別驚慌嘛，以前羅通八歲上馬殺敵，甘羅十二拜相，還都不是小孩子，怎嘛？小孩子就不能辦大事嗎？」他由於大牛的話刺激，激發了倔强的個性。

呆瓜腦筋却轉不過來，心忖：羅通與甘羅與抓强盜有什麼關係？不過他最喜歡湊熱鬧，立刻響應道：「對，阿香，妳就扮强盜，我們當官兵。」

「去你的。」小虎推了呆瓜一下，道：「大牛，你好像不相信我能抓强盜！」

「我的確不信。」

小虎轉頭四下一看，突然抓起一塊豆腐板，道：「今天我就露一手給大家看看！」

他握着小拳頭，搥了下去，厚厚的豆腐板，立刻碎裂，出現拳大一個洞。

「哇！老大還會武功哩！」呆瓜發出了驚奇的呼聲。

小虎對大牛道：「大牛，你現在該相信我能抓强盜了吧！」

大牛也吃驚道：「我想不到你會武功，不過……强盜往那裡跑，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去抓呢？」

小虎眼珠的溜溜轉了二轉，道：「有了，呆瓜，你快去把三八花找來！」

呆瓜怔道：「找三八花幹嘛，她只會嘰嘰呱呱。」

「那你就不懂了。」小虎像是小捕頭，指手劃脚地說：「三八花家開的是騾馬行，强盜搶了那麼多的銀子，沒車子怎麼搬得動，所以騾馬行是條追查的綫頭，你快走吧！」

「好，好，我去。」呆瓜本是小虎的二條腿，有活幹起勁得很。轉身就奔出了豆腐店。

小虎拉着大牛道：「來，來，你坐下來，靜靜心，不要碰上一點事就失魂落魄的樣子，今天我老頭子怎樣我不管，也管不着，反正，我一定帮忙帮到底，不把强盜抓回來，也要把你家的銀子找回來。」

「眞的？」大牛還是有點懷疑。

「當然是眞的，大丈夫出言無悔。」小虎下定了決心，神穩得很。

阿香嘰嘰笑道：「大丈夫可別變成大豆腐啊！」

小虎腮帮子一鼓，道：「阿香，妳少扇風，小心我揍妳的屁股。大牛，光靠我一個人是不夠的，你可不能做歪種啊。」

大牛頭皮有點發麻，吶吶道：「就只咱們二個？」

「當然不只我們二個……」

「嗨嗨嗨……」阿香急急道：「不要把我算進去啊！」

小虎一哼道：「妳就是要跟我也不會讓妳跟呢，我們只加上一個呆瓜，一個三八花就夠了。」

正說着，門口已响起三八花嘰嘰喳喳的聲音：「小虎，你在叫我啊！咯咯咯，我知道你什麼事都少不了我！」

三八花像跳舞一樣跳了進來。呆瓜已跑得滿頭大汗，道：「找三八眞不好找，兜了一個大圈子，她居然蹲在騾欄裡，在喝騾尿！」

「呸呸呸！你才喝騾尿呢。」三八花講話像鞭炮，連敲呆瓜二個响頭，道：「我是在檢查騾子有沒有病。」

呆瓜摸摸腦袋道：「我就不信，檢查騾子要喝騾尿？」

「去你的，還在喝騾尿，是看看騾尿正不正常。」三八花道：「騾馬行最怕騾馬有病，所以每天要看騾尿馬尿，就知道畜牲有沒有病，你們不幹這一行，不會懂啦！」

阿香捏着鼻子道：「唷！每天去聞騾尿，不臭死才怪。」

小虎揮手道：「好了好了，妳們有沒有完啊！正經事不談，光扯這些尿蛋，不嫌煩。」

三八花對小虎本來情投意合，這時靠近嘻嘻笑道：「小虎哥，你有什麼正經事啊？」

小虎一本正經地道：「我問妳，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這段時間，有沒有客人僱你們的騾馬車啊？」

三八花想了想，道：「這我就不清楚了，要去問行裏的掌櫃才行，小虎，你問這些幹嘛？」

小虎神色沉重地道：「大牛的錢莊裡昨天被人搶光了，你知不知道？」

三八花搖搖頭，道：「關你屁事？」

小虎瞪眼道：「大牛是不是咱們好兄弟？」

「是啊！」

「這就對了，大牛家有困難，怎說不關我們的事！」

三八花傻了眼，她對小虎是又愛又怕，吃吃道：「那與我們的客人有什麼關係？」

「說妳嘰嘰喳喳像個三八婆，還眞笨。」小虎敲了她一記响頭道：「大牛的銀號裡光現銀就要五六輛車才能載得完，那些强盜沒車怎麼搬走啊！」

三八花想了一想，點點頭道：「有道理，但是江夏府不只我家開騾馬行，城北還有一家啊！」

小虎橫下了心，道：「我不管，妳給我去查明白，下午吃過晚飯咱們就在西街的土地廟碰頭，不見不散。」

「好吧！每次叫我都沒好事。」三八花有點心不甘，情不願。

小虎狠狠道：「妳到底願不願意啊？」

「願意願意！」三八花見到小虎，像骰子裏的瘸十見了「豹子」，沒轍：「我這就去，不過，小虎，我喜歡吃滷蛋，你給我帶二個來啊！算是慰勞慰勞我的辛苦，如何？」

呆瓜嘻嘻笑道：「妳家裡騾馬那麼多，有的是騾蛋，還嫌吃不夠啊？」

「去你的。」三八花打了呆瓜腦袋一巴掌，咯咯笑着奔出豆腐店。

小虎這時又對大牛呆瓜道：「大牛，你也不要垂頭喪氣的，像死了姥姥，晚上土地廟見，不見不散。」

大牛、呆瓜點點頭，阿香急急道：「我要不要去？」

「妳去不去無所謂！」小虎道：「如果去就帶點滷豆腐乾去，好邊說邊吃。」

「唷！談話還要有點心，你的派頭倒是不小。」阿香嘰嘰咕咕地，小虎早已像風一樣捲出了門。

他難道又有什麼新點子，不錯，是去牢房。

大牛說他父親的話深深刺激了他，使他覺得好沒面子，激起他平日拗執的個性，但是他也知道自己還是小孩子，要對付那些大壞蛋，非得動動鬼點子不可。

以往他與捕快囚犯混久了，耳濡目染，也懂得一些辦案的竅門，竅門第一步就是找綫索。眼前强盜已經跑了，要找綫索，唯有從黑道裡去打聽，那末牢房裡這幾個囚犯，不失是條綫索，說不定能問出些蛛絲馬跡。

所以他像陣風一樣，奔入牢房，劈面就碰上了牢頭湯包。看樣子，牢頭湯包一身藍布官服，穿紮整齊，也像外出剛剛回來，看見小虎急急忙忙地一頭撞入，不由一怔，皺眉道：「小虎，你不在書院裡唸書，又來這裡幹嘛？」

「大叔。」小虎恭恭敬敬叫了一聲：「外面出了大事，您老知不知道？」

「什麼大事？」

「錢百萬的銀號被搶啦！」

「唔！我剛從那邊回來。」湯包似笑非笑，道：「小虎，那是官府的事，大人的事，你該去讀書，你爹若知道這時候你不去書院而在此地，今晚你又得挨棍子哩！」

「大叔，我知道你老是爲我好，但是我有苦衷。」小虎委委曲曲地說。

「喲！你有什麼苦衷？」

「你老知道，大牛是我好朋友。」

「嗯，又怎麼樣？」

「他剛才向我抱怨官府辦案拖泥帶水。」

「嘿！他這不是在指着和尚罵賊禿嗎？」

「所以囉，我不服這口氣。」

牢頭湯包失笑道：「你瞎起勁，想插手管一管是不是？」敢情他幾句話，已摸清了小虎的企圖。

小虎笑道：「什麼事都瞞不過您大叔，希望大叔成全。」他也摸透了湯包的性子，反正用磨的，加上頂高帽子，準沒錯。

牢頭湯包揶揄地笑道：「你想怎麼插手？」

「我想黑道上的事，黑道的人最清楚，所以求你大叔指點，牢房裡這些囚犯，那個身上能找到綫索？」

湯包想了想，笑道：「虧你還能想到這一點，果然虎父無犬子，不賴啊！街上都叫你『小草包』，我看他們是封錯了綽號！」這次倒是衷心稱讚。

小虎高興地道：「多謝大叔誇獎，我這就進去啦！」

「幫幫你爹忙是可以，可別自己玩眞的喔。」湯包叮囑一句。他覺得小虎的神態模樣蠻可愛的，却沒想到小虎的確是玩眞的。

小虎口中答應着，人已闖進了牢房，眼見一排排牢房，心中略一盤算，就向七號牢房走去。

牢房裡的「千影鞭」勞骨頭拖着鉄鍊子正在睡大覺，倏聽到有人在叫，瞇屎眼一睜，見又是小虎，嘆口氣道：「又是你啊！小祖宗。」

「怎麼樣，香腸及二鍋頭吃光了，就不認人啦？下次還要不要？」小虎得理不饒人，嘻皮笑臉地說。

「老夫那敢。」勞骨頭翻身起來，拖着鍊子到柵邊：「小祖宗，又有我效勞的地方嗎？」

小虎低聲道：「我問你，牢裡這些夥計，那個對地方上的黑道人物最熟？」

「你說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呀？」勞骨頭好像還有點迷糊不清，沒有睡醒。

小虎道：「我說的當然是江夏府。」

勞骨頭舉手騷騷耳朶，想了一想，道：「你去找五號房的鉄鍋，方圓三百里之內，無論開山之寨或是跑單幫的，他都清楚。」

小虎大喜道：「謝啦！你老再去睡吧。」

他一步三擺地到了五號牢房柵邊，見鉄鍋正坐在那兒抓蚤子。平日他磨過鉄鍋教武功，也知道他的鉄布衫金鐘罩的功夫，頗有搞頭，也蒙他教過一陣子，練得小有成就，自然也清楚他的個性，此刻心中已有了譜，叫道：「鉄鍋，你過來。」

鉄鍋原不叫鉄鍋，是鉄過，音同字不同，進了牢反正也不在乎怎麼叫，此刻見是小虎，拍拍衣裳，帶着鐐銬靠近道：「小虎，什麼事啊！」

小虎的點子多，對鉄鍋就不直來直往了，悠閒地問道：「鉄大哥，聽說你對地面上的同道很熟？」

「嗯，怎麼樣？」

「你想不想出去？」

鉄鍋嘿嘿笑道：「怎麼出去？判了五年坐監，加上三年苦役，現在想走也走不了啊！」

小虎黑溜溜的眼睛一溜，輕聲道：「這樣當然不能出去，不過你能表現表現，將功折罪，就可以提早出籠了。」

看小虎說得這般一本正經，鉄鍋的心眼活動了，不過他也知道小虎的花招多，人小鬼大，所以蹲下低聲道：「看樣子你是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什麼事說吧！」

「嘿！你別往臉上抹金，我是看相處得不錯，有樁事跟你交換交換，別以爲我在求你！」小虎什麼都能爛，就是嘴巴不肯爛。

「行，行，小祖宗，不管是你求我，或是我求你，你就快說吧。」鉄鍋也清楚小虎的毛孩子脾氣。

「好，我簡單的告訴你，今天清晨，街上發生了大案子，錢百萬的錢號遭人搶光啦，還死了二個人，光現銀就被搶跑了三四萬，你想想，方圓三百里內，是那夥强盜有這麼大的胃口，而且做案如此心狠手辣的？」

鉄鍋越聽越有精神，聽完問道：「知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

小虎搖搖頭，道：「現場的人都死光了，問誰去啊？」

鉄鍋又問道：「也沒人見過他們？」

小虎又搖搖頭：「天還沒亮，誰會起床啊？」

「這就難了。」鉄鍋抓抓頭皮道：「像我來說吧，劫財不傷人，傷人不劫財，這是個性，不過爲今江湖上心黑手辣的多的是，像你這麼點兒消息，要找綫索捉摸是那票人幹的，還眞不容易！」

「少跟我婆婆媽媽，好好替我想一想，說不定我立刻放人，讓你幫着我一起來辦這樁案子哩！」

鉄鍋似笑非笑，道：「小虎，你以爲你是知府大老爺啊，說放人就放人？」

吹氣被人冒泡，小虎一點也不害臊，壓低聲音道：「那你就不明白我的意思，明的不行，我可以暗中幫忙啊！弄支小針小杵，讓你手鐐脚銬弄好，你不就可以『蹺頭』了！」

鉄鍋喜動顏色道：「小鬼頭，虧你想得出門道，我看再過幾年，你也可以當强盜了！」

小虎笑罵道：「他奶奶的，我在問你正經事，你少跟我油嘴滑舌。」

鉄鍋仔細想了老半天，道：「根據你說的，這是大筆買賣，否則搬不動那麼多銀子，所以絕不是跑單幫的獨行盜幹的，但是談到大夥拉幫的同道，附近三百里地面上，至少有五票人在開山立寨，我算一

算倒有可能，但你總不能一一去查啊！難！難！難。」

小虎道：「你少唸難經，我的心裡就沒難字，說說那五票人馬，頭頭是那一個，在那裡開山立寨？」

「好，第一個就數『江淮之霸』李家兄弟……他們在離此二百七十里的石碑店立寨，手下有五百多兄弟，若是他們做的，那一定會出北城，走七里鎭回窰。」

小虎問道：「什麼叫回窰啊？」

鉄鍋笑道：「回窰就是回寨的意思。」

「那第二呢？」

「第二個該數『七殺和尚』，在離此三百里的瓦片崗聚夥，手下也有二三百人。」

小虎一怔道：「和尚也有當强盜的？」

「那是他的綽號，他本名皮厚，因爲腦袋光光不長毛，下手狠毒，寸草不留，所以得了『七殺和尚』的混名。」

小虎暗忖道：這個「七殺和尚」大有嫌疑，我得好好記下來。口中問道：「他該往那條路回寨啊？」

「到瓦片崗該走南城，經八仙橋那條路。」

「第三呢？」

「第三可要數到『浪裡鮫』魚四了，不過他是走水路的，立寨淮河三里島，手下有上百條船，若是他做的案，回窰該走西城下三脚轉七星坡。」

小虎仔細地聽，仔細地記，一字不漏，比唸書還認眞，若讀書也這樣，考狀元也沒大問題。

「第四要數到『花裡嬌』了。」

小虎插口道：「剛才有個『浪裡鮫』，怎麼又來一個『花裡鮫』呢？

「唉！你少打岔行嗎，此嬌非彼鮫，是個嬌嬌滴滴大美人哩。」

「哇，女人也會做强盜？」小虎可是增長見聞哩。

鉄鍋笑道：「你以爲女人只會奶孩子啊，江湖上女高手多的是，就拿這『花裡嬌』來說吧，連『紅鬍子』仇八怪算上，數她武功最高，手下有十二金釵，人數雖不多，可是來去如風，其他四票人見了，也不敢輕易招惹她們！平日她們都穿了一身紅衣，加上臉蛋兒個個卡水，所以才有『花裡嬌』的綽號。」

小虎急問道：「卡水是什麼呀？」

鉄鍋笑道：「說你小孩子你還不服氣是不是？連這最基本的天書話都不知道，『卡水』的意思就是『漂亮』！」

小虎聽得津津有味，心想江湖上倒是千奇百怪，什麼樣的人都有，蠻好玩的。他那知道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檔兒，就不好玩了。

「那她們是在那兒落脚呀？」小虎邊想邊問。

「我就對這票娘兒們摸不清楚，不過聽說在淮揚一帶，常見她們踪跡，由此地往那兒，大概也是走西城門，經柴家庄，走往西的旱道。

「至於紅鬍子是一幫烏賊，也是來去如風，拉大幫的劫匪，那夥人在七八十個上下，老窩在『不歸嶺』。」

五票土匪都介紹完了，小虎道：「你眞該稱是江夏府的黑道土地公，搞得這麼清楚，假如你辦案，該追那夥人？」鉄鍋搖搖頭道：「我已經被關了六個月，對最近的消息，早已隔閡不清了，所以難下斷語。」

小虎正經八百地道：「假如我要你表現表現，來個强盜找强盜，你幹不幹？」

鉄鍋聽了想笑，也只有小虎這樣的鬼靈精，說出這樣的話，動得出這種餿點子。他憋住了笑意，道：「我幹！但我要出得去啊！」

小虎想了一想道：「出去了你會不會反悔，一蹺了之，出賣我？」

鉄鍋舉手罰咒道：「小祖宗，我那敢啊！若不忠誠表現，叫我萬刀剮身，不得好死！」

小虎站起來，道：「好，我得想一想，咱們談話到此爲止，你可不能漏半點風聲出去。」

「放一百二十個心，我嘴巴比酒罈的封口還緊。」

小虎點點頭，一溜烟地飛了出去。

走到牢外，看看天色，早已過了午時，肚裡咕咕亂叫，餓得發慌，約會時間還早，只能回家塡飽肚子再說。

一到家門口，就見老娘在倚閭而望。

「小虎啊！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吃過飯了嗎？」老母見到兒子，那份關懷之情，流露無遺。

小虎搖搖頭，飛快地抱住老娘親了一親。

「快去吃飯，唉！你這般大了，也該知道吃飯的時間。」老母拖着小虎往灶房去，嘮哩嘮叨的，聽得小虎心煩，不過他也早已習慣了。

灶房一張四方桌上的菜還放着，不過都已涼了，他母親幫他添了一碗飯，小虎立刻踞案大吃起來。

「唉！小虎啊，你怎麼在書院晃了一下就溜了呢？娘到處去找人，却沒找着你……」

小虎飯剛吃了一半，聞言一怔，停下筷子，道：「娘，妳怎麼知道的？」

「笨小子啊！你還問吶，告訴你，書院裡的老夫子已經來過啦，氣得鬍子翹了半天高，說你不長進，還要見你爹，要告你一狀哩！」

說着，說着，眼淚鼻涕齊下，又哭了起來，邊哭邊道：「小虎啊！你爲什麼還要娘這麼操心，爹娘只有你這麼一個兒子，巴望你中秀才，孜舉人，再殿試狀元，光耀門楣，你偏偏不爭氣，唉！你爹知道了，怕不揍得你半死才怪哩……」

小虎知道這菜飯是吃不下去的，前面的話可以當耳邊風，左耳進右耳出，最後一句話可担上了心，他放下碗，急急道：「娘，爹知道啦？」

「哼！你爹到現在沒回來過，一切都是爲娘的擔待下來了，若讓你爹碰上老夫子，你的小命就至少去了半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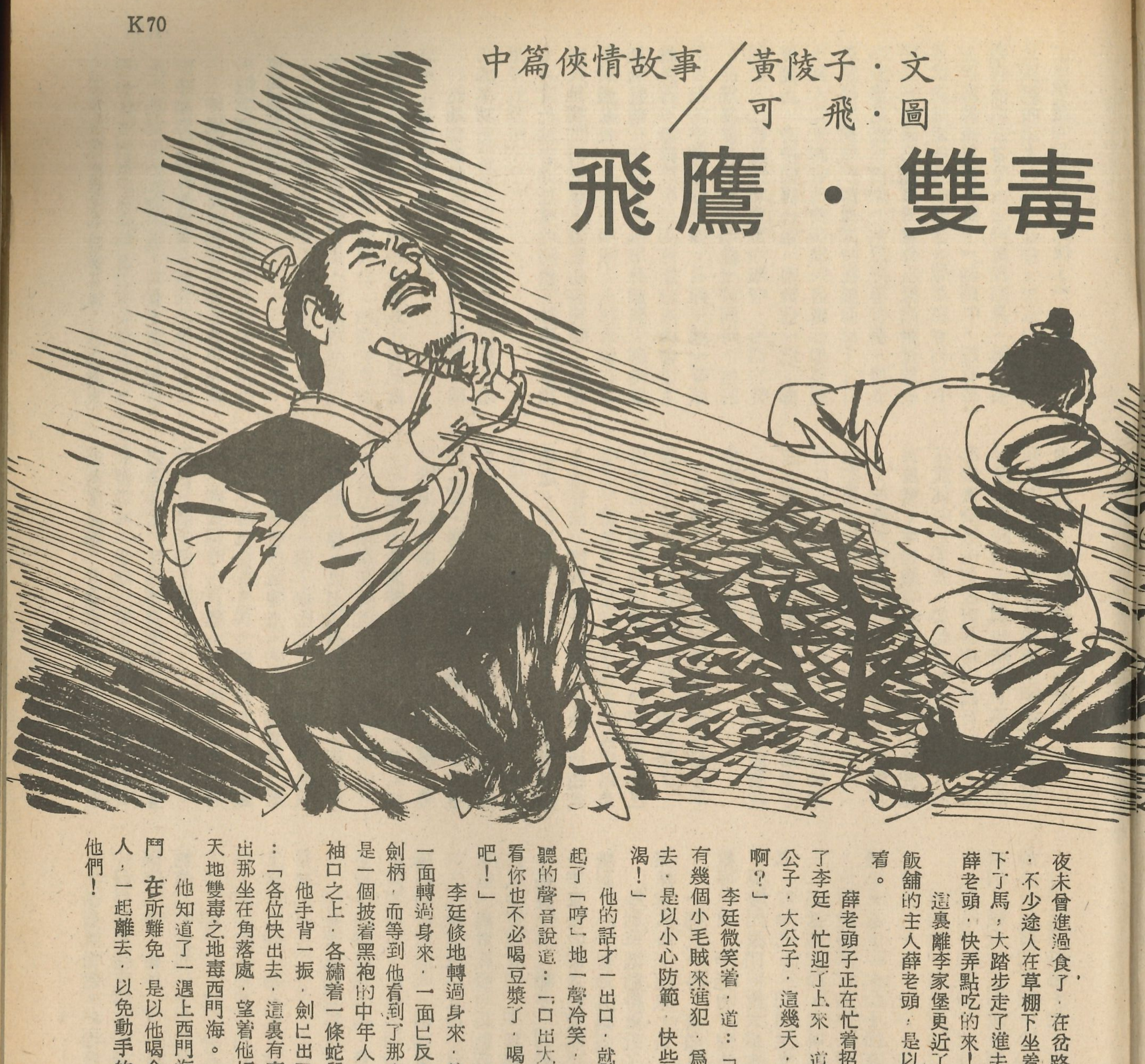
小虎提在心坊上的一口氣終算吐了出來，繼續吃剩下的半碗飯。心裡恨恨罵道：這個老古董，想害死我，我辦完了大牛的事，非得好好整整他不可。

「小虎啊！你要好好唸書爭口氣啊！你聽到娘的話沒有？」

（未完・一）

中篇俠情故事／黃陵子·文
可飛·圖

飛鷹·雙毒·一妖姬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地雙毒的妖姬白夫人擄走了李家堡的少堡主李耀，準備作爲人質，對攻打李家堡有利，卻不防飛鷹大俠殺出來將李耀搶走，因人單勢孤，東方亮又非白夫人的對手，苦戰不能脫身，反被白夫人用尖刺將他刺至重傷倒地，而李耀亦危在頃刻，幸好總管倫五常聞聲趕至，截擊白夫人，她在不敵之下施放蛇涎針，倫五常將毒針反彈過去，她中針撤退，倫五常救回少主和東方亮，迅速回堡，將情況告知李堡主，作好迎敵準備……白夫人是瞞住天地雙毒去攻打李家堡，此次半途出師失利，便揑造事實，說李家堡欺負她，隱瞞眞相……

暗施毒藥　李未遭殃

地毒也跟着道：「李家堡主李英豪，內家氣功已到了極高的境地，天下聞名！而且堡中高手極多，武林之中，廣通聲氣——」

地毒的話還未講完，白夫人已是柳眉倒豎，一聲嬌叱道：「你說完了沒有？」

地毒忙陪笑，說道：「我說的也是實情！」

白夫人連聲冷笑道：「甚麼實情，只不過說你不敢去攻打李家堡就是了，你不敢去，大哥自然和我去，看你以後，還想碰我一碰！」

地毒忙道：「我自然不能看你白給人欺侮，可是！」

白夫人忽然又媚笑起來道：「二哥，我看難以從長計議了，我殺了李家堡不少人，而且，還殺了李英豪的好友，洞庭一奇莫非。」

天毒笑道：「好傢伙，這還說是受了人家的欺侮。」

白夫人道：「怎麼不是？李家堡的人强出頭，殺了你們兩個記名弟子。我替你們出頭，怎知你們還在做縮頭烏龜，好吧，這樣的男人，我也不希罕了，我還是到李家堡去吧，那裏的男人，還比較夠男人氣些！」

天毒大怒喝道：「白姬，你這樣說欺人太甚了！」

白夫人冷笑着道：「那麼，和我一起，立時去攻打李家堡！」

地毒嘆聲道：「白姬，你將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李家堡一定已有防範，只要他們有了防範，千軍萬馬也攻不進去的！」

白夫人道：「我們可以下毒！」

天毒笑道：「我們根本近不了李家堡，這毒如何下法，我看還是找李家堡在外的人出氣，也好叫江湖上知道，白姬不是好惹的！」

白夫人自然不滿足，但是她知道，事情要一步一步來。雙毒既已答應了先對付李家堡在外的人，那麼，至少李英豪的兩個義子要遭殃了！

白夫人自然又笑了起來，她伸了一個懶腰，輕紗的衣袖，褪了下來，露出她一雙白如玉，滑如緞，豐腴迷人的手臂來，手指又輕輕在雙毒臉上撩撥着，雙毒突然氣息急促起來，一起將頭埋在白夫人的臂彎之中，那時，他們不再像是兩個武林高手，而像是兩頭豹，在白夫人的身上亂嗅亂哄！

× × ×

騎在馬上的李廷，挺拔而英俊，他是李英豪的義子，不但在李家堡中地位極高，就算江湖上，提起他的名字，也是萬人欽仰。

這時，他正兼程趕回李家堡去，因爲李家堡連日來，幾乎和外界隔絕的情形，已傳遍了江湖，人人都知道李家堡中，一定發生了甚麼極大的大事了，可是由於李家堡中，在那幾天之中根本和外界完全斷絕了接觸，是以沒有人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李廷一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就立刻放下他該辦的事，連夜趕路，他已騎了一夜馬，到了清早，又換了另一匹駿馬，馬兒都乏了，可是他看來，仍然精神奕奕，一點也沒有倦意。

他離李家堡，已經只有大半天的路程了，越是近李家堡，聽到有關李家堡的消息越是多，李廷心中，也越是焦急。他也知道，堡中曾經起過火，他也知道天地雙毒的令旗，也曾出現過在李家堡附近。李廷起先還想不透，來了甚麼强敵，以致堡中如此緊張，但當他明白敵人可能是天地雙毒的時候，他倒一點也不奇怪了！

李廷來到一條岔路口，他已有一日一夜未曾進過食了，在岔路口，有一個草棚，不少途人在草棚下坐着，李廷在席棚前下了馬，大踏步走了進去，大聲叫道：「薛老頭，快弄點吃的來！」

這裏離李家堡更近了，李廷認得那小飯舖的主人薛老頭，是以一進棚，就喚叫着。

薛老頭子正在忙着招呼客人，抬頭見了李廷，忙迎了上來，道：「原來是李大公子，大公子，這幾天，堡上發生甚麼事啊？」

李廷微笑着，道：「沒甚麼，只不過有幾個小毛賊來滋犯，爲了免他們混進堡去，是以小心防範，快些先給我一碗豆漿渴！」

他的話才一出口，就聽得一角上，响起了「哼」地一聲冷笑，一個尖得極其難聽的聲音說道：「口出大言的臭小子，我看你也不必喝豆漿了，喝你祖奶奶的奶去吧！」

李廷倏地轉過身來，他的動作極快，一面轉過身來，一面已反手按住了腰際的劍柄，而等到他看到了那坐在角落上的，是一個披着黑袍的中年人，在那中年人的袖口之上，各繡着一條蛇兒之際。

他手背一振，劍已出了鞘，同時喝道：「各位快出去，這裏有事！」李廷已認出那坐在角落處，望着他奸笑的人，正是天地雙毒之地毒西門海。

他知道了一遇上西門海，那麼一場惡鬥，在所難免，是以他喝令在草棚中的各人，一起離去，以免動手的時候，碰傷了他們！

他一面說，一面盯緊着西門海，並沒有留意着四周圍發生了甚麼事，當他話說完，慢慢揚起劍來時，只聽得西門海笑道：「不必叫他們走開，他們在這裏，也不會礙甚麼事了！」

李廷聽了，陡地一怔，情知西門海話出有因，可是一時之間，還想不通這是甚麼意思，他退後了兩步，橫劍當胸，以防西門海突然來攻，然後轉頭四周看去。

他向四周一看，剎那之間，就像只有一桶冰水，向他兜頭淋了下來一樣！

在草棚中，有十來個人，當他進來的時候，還在有說有笑，可是這時，李廷所看到的，卻已全是死人！

那些人分明全已死了，他們的臉上，都泛着一種可怕的靑紫色，他們雖然是死了，但他們的姿態，卻一點也沒有變，坐着的仍然坐着，站着的依然站着，有的仍然擧着杯，提着筷，薛老頭仍然站在李廷的身邊，甚至臉上那種巴結的神情都沒有褪去！

前後不過一眨眼的工夫，所有的人，都變成了死人，而且還死得如此詭異，饒是李廷久歷江湖，這時也不禁感到透心生涼！

他疾轉回頭來，並不是他不敢再向那些死人望一眼，而是他知道，他絕不能有一點分心，絕不能給地毒有任何下毒的機會！

當他轉頭來時，地毒怪聲怪氣的，笑了起來。

地毒一面笑一面道：「怎麼樣，過得去吧！」

李廷緩緩吸了一口氣，道：「這些人與你無冤無仇，你好殘忍！」

地毒仍然笑着，道：「我是爲你設想．好讓你死在九泉之下．有人陪着你！」

李廷的劍早已出鞘，以他的武功而論，他的利劍，可以在眨眼也不到的時間內便向前疾刺而出。

但他握劍的手．却不禁在微微發抖，那不是草棚中的那麼多死人，使得他觸目驚心．而是因爲他心中明白．地毒的武功遠在他之上．再加上地毒出神入化的下毒功夫．那使他不敢貿然出手！

而地毒就像未曾將李廷放在眼內．他的話在講完之後．立時仰着頭．狂笑了起來。

當他仰着頭狂笑的時候，他只是臉向着天，喉間的喉核，隨着他的笑聲．而在上下顫動着；他整個咽喉：全部暴露在李廷的眼前。李廷心跳得十分劇烈，這時候如果再不趁機下手，那可能沒有機會了！

他的手臂錚地一振，「錚」地一聲响．而幾乎就在那一聲响發出的同時．他的劍尖，已經直指向地毒的咽喉．地毒的笑聲陡止．身子向後一退，由於他一退．那一劍，並未刺中他的咽喉．但是．却也刺中了他的肩頭，鮮血立時狂噴而出！

李廷驟然出劍，一招便得了手，連他自己．也感到極度的意外．但他畢竟是一個武功造詣極高的高手．雖然在意外之中．行動仍是絲毫不亂，一劍刺中，趁着地毒向後退去之際，立時踏步進身，第二劍又疾刺而出！

李廷的行動實在太快，是當他第二劍刺出之際．自地毒肩頭噴出的鮮血，還未曾落地，李廷一欺近身去，一股血腥味撲鼻而來．自地毒肩頭噴出來的鮮血，登時沾了他一頭一臉。

李廷那時．只顧出劍．如何來得及將臉上的鮮血抹去？那一劍氣勢如虹．青鋼劍帶起嗤嗤的風聲來。然而地毒肩頭上雖然已中了一劍，却比之上一次閃避得更快．身形一掠，已出了草棚之外，一面向外掠去，一面還在叫道：「好厲害！」

他那「好厲害」三個字．第一個「好」字出口之際，人還只是在草棚之外．等到「厲」傳入李廷耳中之際．少說已在五丈開外，而再等到「害」字飄飄蕩蕩傳過來時．他人已看不見了，身法之快，無與倫比、李廷也不禁呆住了．但雖然地毒離去之身法，如鬼似魅，驚人之極．他總是中了一劍之後逃走的．李廷本來自以爲萬無倖免，却不料兩劍一出，地毒便被自己趕走，他心中不禁又驚又喜，想起剛才，一見地毒時，嚇出了一身冷汗的情形，不由暗暗叫了一聲慚愧。

他順手扯下一幅衣襟，將臉上血漬抹去；再也不敢在這草棚中逗留，大踏步走了出去，他的馬兒，依然還在，李廷翻身上了馬，向前疾馳而去。

一直到他來到了那條直路口，仍然沒有甚麼，李廷的心中不禁暗忖，天地雙毒在武林中的名頭，如此之大，看來是江湖上的渲染，他們下毒的功夫確有一手，但只要仔細防範，他們也無從下手，自己回到堡中之後，不必太緊張了，就算正面與他們爲敵，也絕不會輸給他們的。

李廷一面想，一面疾馳進了那條直路．只見那兩條直路的兩旁大樹上，幾乎每隔四五株．樹幹之上．便插着天地雙毒的蛇旗或蜈蚣旗，而每株被天地雙毒在樹幹上插了旗子的大樹，也不知道被下了甚麼毒，樹葉盡皆枯黃。別的樹蒼翠碧綠．插上旗子的樹，都全成了枯樹．看來確然觸目驚心。

但是李廷却因爲自己適才連發兩劍，便殺得地毒落荒而逃，看了這等情形．心中只是冷笑．暗忖天地雙毒這等技倆．嚇嚇不明所以的人．倒確可收效。

他馳進直路之後不久．就可以看見李家堡的巍然黃牆．又馳近了些．連牆頭上的人也可以看到．李廷催着馬．蹄聲急驟．堡牆上的人雖多．却鴉雀無聲．那顯然是李家堡中的人．突然之間．看到有一騎馳到．心中都極其緊張的原故。

等到李廷馳得更近了，才聽得牆上；突然有人叫了起來．道：「是大公子！」

一個人一叫．牆頭上立時响起了一片歡呼之聲．李廷也在這時候．到了門前；只見雙門緊閉．兩大扇木門上．錚亮的銅環，在陽光下．閃閃生光。

李廷仰着頭，大叫道：「快開門！」

只聽得李家堡中，呼叫聲一陣陣傳了過來，道：「大公子回來了，大公子回來了！」

再接着，門內便傳來了沉重的碰擊聲，已有人將門柱抬了起來，然後，沉重的大門，緩緩拉了開來。開門的人仍然十分小心，只將門打開一小半。

李廷策着馬，走了進來，沉重的大門，立時响起了砰然巨响，重又關上，七八個人，拿了粗大的鐵柱，將門閉上、

李廷本來吩咐那些人，大可將堡門洞開，不必如此緊張，但他轉念一想，這定然是義父的命令，自然是見了義父之後再說、

他進了堡，就下了馬，只見倫五常帶看幾個人，大踏步走了過來，道：「大公子回來了！」

李廷忙道：「是我事情還未辦完，但是聽得江湖上的傳說，堡中出了事，又不知所以，是以日夜兼程趕了回來，趕回來瞧瞧的、」

倫五常的神色，十分沉重，道：「是天地雙毒要來找我們麻煩！」

李廷說道：「我在半途上就聽說了，一個時辰之前，我還遇到天地雙毒中的老二。」

倫五常本來和李廷在一起，大踏步向前走去的，及至李廷的這一句話一出口，倫五常陡地站住了腳步，失聲道：「你見到了地毒？」

李廷頗有傲然之色，說道：「不錯，我見到了他，他想用下毒的技倆來嚇我，但嚇我不倒，被我一劍將他刺傷，狼狽而逃！」

倫五常神色不定，只是瞪着李廷，李廷給他瞧得心中嘰咕道：「你看甚麼？」

倫五常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等見到了堡主，大公子將詳細經過對堡主說一說，堡主必有主意。」

李廷道：「我正要勸義父，不必如此緊張，看來天地雙毒的武功不過如此，是

江湖上人，過甚其詞了！」

倫五常並沒有說甚麼，但是從他那種嚴重的神色看來，他對於李廷所下的結論顯然是不敢苟同、

他們兩人，仍向前走去，但在向前走出的時候，倫五常却似有意似無意，隔着李廷遠遠的，兩人相繼來到了後院，李英豪也早已得了通知，知道李廷回來了，是以兩人才一進去，就有兩個大漢迎了出來，說道：「堡主在內堂，請大公子進去相見！」

李廷答應一聲，和倫五常兩人，穿過了走廊，來到了內堂，只見李英豪坐在高椅之上，看來雖然仍是威態懾人，然而在他威嚴的神態中，有一股相當疲乏的神態流露出來、

李廷上前行了禮，李英豪問道：「你才從外面回來，可是已知道我們與天地雙毒爲敵的事了？」

李廷還未曾回答，倫五常已搶着道：「堡主，大公子在一個時辰之前，曾和地毒動過手！」

李英豪面色一變道：「胡說，要是他和地毒見了面，還有命回來？」

李廷笑道：「義父，天地雙毒的武功，却是平常得很，我一劍就刺中了他，第二劍發出之際，他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便狼狽而逃、」

李英豪望着李廷，却是一臉不信的神色，李廷忙將經過的情形，講了出來，李英豪和倫五常用心聽着，等到李廷講到草棚中人，忽然死去之後，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姿勢，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都不禁神色駭然。

可是當他們聽到李廷講到他一劍刺中地毒的肩頭，鮮血噴出，李廷緊接看進一步發第二劍，鮮血噴得他一頭一臉時，兩人神色不但駭絕，而且，還不由自主，一起發出了一下驚叫聲來！

那兩下驚叫，打斷了正在得意洋洋，敘述如何殺退了地毒的李廷的話頭，李廷奇道：「噢！怎麼啦？」

李英豪的聲音變得十分異樣，道：「當你被濺出的鮮血噴中臉面時，可曾聞到血腥味麼？」

李廷呆了一呆，隨即笑道：「自然有血腥味了，那又有何奇？」

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互望了一眼，在那一剎那，他們兩人，簡直面如土色。

李廷還想說下去，可是見他們二人的神情，實在太過古怪，是以楞着不說。這時，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雖然都不開口，可是他們心中所想的事，却是一樣的。

他們兩人，一則經驗老到，二則，他們究竟是旁觀者清，一聽得李廷敘述，心中雪亮，再明白也沒有！

李廷的武功程度，究竟如何，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自然再清楚沒有，他們也知道李廷决非地毒之敵，而李廷剛才的話，自然也不是撒謊，那麼事情就只有一個可能，那便是李廷着了道兒！

地毒肩頭上自然中了一劍，但是他却未曾受傷，自佈肩頭噴出的鮮血早已藏在皮袋之中的，而在鮮血中，自然蘊有奇毒了！

他們兩人，甚至更可以肯定，蘊在血中的奇毒，正是七十二毒瘴中首三名奇毒的血瘴，只有血瘴奇毒，才可以說明爲甚麼地毒不當時取李廷性命，不假裝不敵逃走，讓李廷回堡中來：

因爲中了血瘴奇毒的人，毒一發作，如癲如狂，見人便噬，吸食人血，而且毒發之際，中毒之人，氣力越來越大，最後，可能大得比原來超過十倍以上，直至全身皮膚，寸寸迸裂，鮮血迸流而亡！

地毒特意放李廷回李家堡來，那就像是毒鼠之人，捉住了一頭老鼠，將老鼠的肛門縫好，再放回穴中，好令那頭老鼠，發狂去噬死其它老鼠一樣，這着是歹毒之極的陰謀！

倫五常與李英豪兩人，都想到這一點，可是兩人也全僵住了不出聲，他們都知道，中了血瘴奇毒，根本無藥可解，這時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即出手，將李廷殺死！而如果此際，中了血瘴奇毒的人，不是李廷，而是別人的話，那麼，倫五常早已出手了！

可是中毒的人偏偏是李廷，李廷是李英豪的義子，倫五常怎能出手？

倫五常不能出手，自然讓李英豪親自出手才是，是以倫五常望定了李英豪，然而，李廷雖然不是李英豪的親生兒子，李英豪收李廷爲義子，也好多年了，要叫他下手殺死李廷，一時之間他也委决不下！

倫五常吸了一口氣，道：「堡主，此事不能夠再拖延，遲則後悔莫及！」李英豪道：「我……我知道，可是……」

在一旁的李廷，聽得他們如此說，眞是莫名其妙，忍不住道：「義父，你說甚麼？」

李英豪忍心道：「廷兒，你以爲傷了地毒，其實地毒非但未傷，而且，你還中了血瘴奇毒！」

一聽到「血瘴奇毒」四字，李廷也不禁涼了半截，張大了口，講不出話來。

李英豪忙道：「此時毒尚未發，你放心，我會盡量替你設法，但此毒發作之後，如痴如狂，我要將你鎖起來！」

李廷面色慘白，道：「義父，血瘴毒發，無藥可救，我是死定了？」

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互望一眼，心中都有說不出的難過，剛才，李英豪還想以言語安慰李廷，但現在看來，再說多少話去安慰他，也是沒有用的了，是以兩人都緩緩點了點頭。

李廷又問道：「又聽說，血瘴毒發之後，見人便噬，飽飲鮮血，而且又力大無窮？」

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現出十分苦澀的笑容來，又點了點頭、

李廷的臉色，更加難看，但是他却突然笑起來，道：「義父，倫總管，地毒的心思，原本那樣狠毒，他是希望我在毒發之後，在堡中行兇，殘害自己人！」

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一句話也講不出來，李廷還在笑着，道：「好，我就讓他看看厲害，趁我現在，毒還未發，我要去找他們，噬他們的肉，喝他們的血！」

李廷在講到這幾句話的時候，眼白之中，已經隱隱現出了一股暗紅來，那是毒發在即的徵兆！

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都知道李廷的想

法雖然不錯，但已來不及了。然而，李廷這種視死如歸，明知自己中了奇毒，但是仍要去和敵人拚命的英雄氣概，却是令人佩服之至，相形之下，洞庭一奇莫非，在江湖上的名頭，遠在李廷之上，但是一知道自己中毒，便立即哀求李堡主救命，那正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李英豪的心中，難過之極，他的聲音，也變得十分低沉，道：「廷兒，你眞是英雄，我認你爲子，沒有認錯人，可是已經來不及！！」

這幾句話工夫，李廷已然雙目盡赤，看來猶如他的雙眼之中，有鮮血要湧了出來一樣，實是可怖之極，他厲聲叫道：「那你們如何還不下手將我殺死，難道要等我毒發殘害自己人麼？」

倫五常疾聲地說道：「大公子，我和你義父，怎麼下得了手，這事需要你自己了斷！」

李廷的身子陡地一震，這時候，他的毒已那迅速發作，他只覺得口渴無比，令人發狂，而這時，他心念中所想要飲的，竟不是水，而是人的鮮血，他只覺得唯有自人體中吸出來的鮮血，才能解他的奇渴，而在他的面前，就有着兩個人！

可是，李廷究竟是正人君子，他體內的奇毒，雖已發作，他的心中，却還保持着一點清醒，若是換了尋常人，在那樣情形下，早已向前疾撲而出了！

李廷手臂一振，劍已出鞘，他手再一揚，鋒銳的青鋼劍，便抹向他自己的頸子抹去，在那一刹間，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都各自後退了三步，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外面突然響起了李耀的聲音，說道：「大哥，你回來了麼？我帶你去見一個朋友！」

李耀的聲音才一傳到，他人已三步併作兩步，走了進來。

若不是李耀突然出現，李廷那一劍抹下，他必然身死了，看到了這樣的情形，陡地一呆間，「琅瑯」一聲，李廷手中的鋼劍落地，自李廷喉際，發出了一聲難聽的怪叫聲，他十指一伸，已向李耀撲了過去！

李耀一進來，看到李廷正揮劍自盡，他已經呆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這一延阻，李廷毒發更甚，李廷的本性，已經完全迷失，看到面前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抓來吸血了，等到李廷向他撲了過來之際，他還是呆若木鷄地站着。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這時正在李廷的身後，武功再高，想要拉開李耀，也是在所不能，他們兩人，齊聲驚呼，畢竟李英豪的武功極高，隨着那一聲大喝，手揮處，已然抓起案上的一副墨硯，向前疾拋而出，只聽「卡卡」兩聲響，李英豪運足了內家氣功勁力的兩片硯石，向前飛去，擊中了李廷的雙臂，那兩下響，便是臂折骨斷的聲音。

臂骨一斷，李廷抓向李耀的雙臂，便軟垂了下來，那時，他的指離李耀的頸子，也不過寸許而已。

李廷的雙臂雖斷，但此際他毒發已甚，看到了有人，就像在沙漠之中，渴了好幾天的人，看到了清冽的泉水一樣，如何肯放過手，手臂一垂下來，張口便咬！

如果李耀的身形和李廷一樣的話，那麼李廷這一口，不咬中他的胸口，也必然咬中他的肩頭，但是李耀只是一個少年，身子比李廷矮得多，李廷一口咬下，並沒有咬中他的身子，只是咬在他頭頂的髮髻之上！

而也就在那一刹間，倫五常已然趕到，手一抖，已多了一柄匕首在手，「刷」地揮出，將李耀的髮髻削下，順手一推，將李耀推得向外，直跌了出去，而李英豪這時也刀已摘下來，一刀自李廷的後心刺進。

那一刀，直透心而過，李廷可以說是立時死去，死得並無痛苦！

李英豪一刀刺死了李廷，登時覺得全身發軟，那血瘴的毒雖烈，但和羊癱瘴却又有不同，一人中毒，一人毒發，不會沾染他人。

李英豪此際覺得身手發軟，自不是怕沾了毒，而是因爲目前發生的事，實在太驚心動魄了，連得他這個武林之中，一等一的高手，內家氣功已有極高造詣，可以說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人，也感到在精神上難以支持得住。

倫五常在一推出了李耀之後，身形立時斜斜掠出，一伸手，又扶住了李耀，急問道：「少堡主，你有沒有被他抓到！咬到？」

李耀張大了口，但是却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他雖然沒有哭出聲來，但是由於心中的驚駭，實在太甚，是以淚水泉湧而流出來。

倫五常並沒有得到李耀的回答，但是看來李耀不像受了傷，他才放心，轉過身來，只見李英豪已拔回刀來，李廷的屍身，「砰」地一聲，仆倒在地！李英豪的手一鬆，「噹」地一聲，刀也落在地上，這一等一的高手，雙目發直，像是中了邪一樣。

倫五常吸了一口氣，道：「堡主，大公子死在地毒之手，你不必難過。」

李英豪的身子，劇烈地發抖起來，以致他全身的骨節，都發出了「格格」的聲響。

倫五常忙道：「堡主，現在得趕快設法！通知二公子，要他千萬不能回來，免蹈大公子覆轍！」

李英豪喃喃地說道：「有誰人能去告訴他？」

倫五常吸了一口氣，道：「我去！」

李英豪搖着頭，道：「不，你不能走，你要是走了，我一個人萬萬支持不住，而且，我看已經遲了！廷兒既然得訊趕了回來，光兒一定也已知道了！他只怕已經快到了李家堡了！」

倫五常默默無語，李耀仍是呆若木鷄地站着，淚水直流而下，刹那之間，內堂之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李英豪料得不錯，他另一個義子李光，的確已經得到了訊息，回來了，而且，離李家堡也已經不遠了。

×　　×　　×

李光伏在馬上飛馳着，他騎着一匹馬，在馬後，還跟着另一匹馬。

他性子急，脾氣盛，一得了天地雙毒要進犯李家堡的訊息，雙馬交替，無分日

夜往回趕，兩匹馬身上的汗，却如同泥漿一樣，李光伏在馬上，除了看到迅速的後退出的地面之外，甚麼也看不到

突然間，馬兒引嘯，陡地人立了起來，李光的身子向後一仰，從馬背之上，滾了下來，他知道有了變故，沾地即起，一抖手，金剛環已拿在手中。

當他躍起之後，只見那兩匹馬，剛才他騎的一匹，已經胸前鮮血涔涔，倒地死去，另一匹還在向前奔，拖着那匹死馬，路面上，流下了一行血跡，這時候，路面上仍是靜蕩蕩地，一個人也沒有，那匹馬之所以突然死去，分明是中了暗器，可是事前却絲毫沒有聲息，李光的心中，不禁感到了一股極度的寒意，因爲他想到暗器如果不是射向馬，而是射向他自己，那麼，他一定也躲不過去了。

李光站着，手按在腰際，只要他手微一盡力的話，圍在他腰上的十七三稜純鋼鞭，立時活扣解開，可以應手揮出，可是他却沒有揮動那根可以軟硬兼施，變化無窮的三稜鋼鞭，因爲這時候，在他的四周圍，目力可及處，根本一個人也沒有。

在他的四周圍根本沒有敵人，那麼！就算他揮出兵刃，又有甚麼用，他神情緊張，呆了半晌，才沉聲喝道：「甚麼人，藏頭露尾，還不現身！」

那一下呼喝，聲才出口，就聽得一陣「格格」的笑聲，自一株大樹之上，傳了出來，道：「我就在你的眼前，你自己瞧不見我！」

那一陣嬌笑聲，那種動聽之極的語音，一傳進了李光的耳中，李光的心頭，不由自主，怦怦亂跳了起來，他立時循聲向前看去。

在離開他丈許處，有一株大樹，那株大樹的樹幹，足有兩人合抱粗細，這時他循聲看去，只見一個絕色美女，貼着樹幹站着。

那女人其實還不能說是貼着樹幹站着的，若是一個人貼着樹幹而立，以李光的目力，絕沒有看不到之理，那大樹的樹幹上，有一個凹槽，恰好可以藏下一個人，那女人就站在這個凹槽之中，而且她身上所穿的，又是一身褐色的衣服，這時，她手中拈着一束樹籐，剛才，那一束樹籐，自然恰好遮住了她的臉，是以李光瞧不見她。

李光向那女人望去的時候，那女人似笑非笑地望着他，李光不禁有點痴了，他祇有近三十歲，可以說從來也未曾見過那樣美麗的女人。

他剛才，在四顧無人的時候，手按在腰際鋼鞭的活扣之上，神情十分緊張，但這時一看到了有人，反倒手鬆了開來，道：「你是誰？」

那女人仍然笑着，向前走了過來，她腳步輕盈，體型婀娜，李光不禁看得痴了，直到那女人來了離他身前，只有三四步遠近處，他才陡地一震，道：「我……我那匹馬，是你弄死的？」

那女人的臉上，現出了一個極其迷人的笑容來，道：「是啊，怎麼着，可要殺了我來償命？」

李光面對那樣動人的笑容，他的心中，不由自主，一陣迷糊，忙道：「不，不要！」

那女人又笑了起來，道：「那就好了，我怕你要殺我償命，心跳得厲害，你來按按就知道了！」

她一面說，一面已握住了李光的手，當李光的手一被她豐腴柔軟的手握住之際，他的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之中直噴了出來。

而李光的手，被那女人拉着，按向她的心口之際，李光只覺得氣血上湧，臉上像是火燒一樣，而更有一股不可抑制的烈火，要自他遍身三萬六千個毛孔之中，一起噴出來，他五指非但不放鬆，反而握得更緊，他冒着汗，喘着氣，一開口，連聲音也變了樣，道：「別裝蒜了，你不是正在等着勾漢子麼？」

那女人也嬌喘着，雙頰飛起了一個紅暈，看來更是嬌艷動人，叫人恨不得將她吞下肚去，她喘息着道：「看看我是不是勾到了一個眞正的漢子。」

自李光的口中，發出了一下模糊的呼叫聲來，他雙臂一橫，已將那女人抱了起來，就向一旁的深草叢中，走了過去，李光在那時候，心中也不是沒有想到過，這個女人來得大有蹊蹺，而且，這個女人一出手，就無形無跡，殺了一匹馬兒，更是大有可疑。

然而，美色當前，當那女人嬌吟着，投進了他的懷中之後，那些疑問，只不過在他腦際，略閃一閃，立時泯滅無踪，這樣的引誘，眞能低受得起的男人，本就不多，何況李光本就好色，在李家堡的時候，他就爲了屢次勾引使女，而受過李英豪的不少次申斥。

在那樣的情形下，就算有十柄尖刀，架在李光的頭上，李光也顧不得了。

野草很高，李光躺着，草叢遮住了他的視綫，除了天之外，他看不到任何東西，而事實上，他也不看任何東西，他只是痴痴地對着那張俏艷無比的臉龐。

直到這時，他還有點不相信剛才的一切，竟是事實。然而，那種極度的快樂，還縈迴在他的腦際，絕色的美人，還躺在他的懷中，那一切，自然不是夢了！

那女人纖柔的手中，在他的胸前，輕輕帶過，低語道：「你……眞壯！」

李光突然感到烈火又開始在自己的心內燃燒，那女人又道：「你，你不想知道我是甚麼人？」

李光像是木偶一樣，順着她的話道：「你是甚麼人？」

那女人嬌笑着，道：「我是天地雙毒的寵姬，李二公子，你惹了麻煩了！」

李光在刹那之間，身子劇烈地震動了起來，像是有人在他身上，陡地潑下了大桶其涼澈骨的冰水一樣，他手一按，身子彈了起來，望着仍然一臉嬌俏，迷人之極，躺在草上的白夫人，一雙眼睛，像是要彈了出來一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白夫人望着他，微笑着道：「我都不怕，你怕甚麼？」

李光道：「你……你是天地雙毒的人，你……怎麼不出手害我？」

白夫人微微垂下眼光，長睫毛輕輕地閃動着，道：「如果說我剛才是害你，那麼，就已經害了你了！」

李光忙道：「不，不剛才……」

他只說了半句話，就不知該如何說下去才好，白夫人輕輕嘆了一聲，在草地上半轉了身，伸手撫撫衣服，可是她雪白的雙腿，還是露在衣服之外。

她低聲道：「我是嚇你的，天地雙毒不會知道這件事，你不是要趕回李家堡去麼？快走吧。」李光剛才聽得對方乃是天地雙毒的寵姬，心頭的吃驚。眞是非同小可，但是這時，聽得白夫人那樣說，他心中不禁又迷糊了起來，眼看着白夫人那樣迷人的風情，心中着實有點捨不得，猶疑看，說道：「我……我以後不能再見你了麼？」

白夫人像是滿懷委屈地瞪了李光一眼，道：「還說呢，誰不知道你怕你那個父親，像是老鼠見了貓一樣，這一次給他知道了，只怕你就得捱上三五十鞭子，還想第二次，眞不要命了麼？」

李光的臉上，不由自主，紅了起來，道：「我也不是孩子了，他管不到我？」

白夫人嘆了一聲，道：「可惜李家堡不是你的。」李光一聽，登時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道：「你，你這樣說法，却是何意？」

白夫人慢慢地站了起來，將自己的臉頰，貼在李光的胸膛之上，幽幽地說：「要是李家堡是你的，我就可以和你長相厮守，就算天地雙毒知道我跟了你，他們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李光究竟不是三歲孩子，他如何聽不出白夫人話中的意思？他一面摟住了白夫人的細腰，一面心狂跳，不知該說甚麼才好！

過了半晌，他才苦笑道：「就算我義父死了，李家堡也輪不到我手上！」

白夫人仰起頭來，朱唇半嚅，誘人之極，可是自她如此動人的櫻唇之中，所吐出來的話，却也極之駭人，道：「要是他們全死了，那豈不就是你的了！」

李光只覺得腦中「嗡」地一聲響，這樣說法，實在是太驚人了！

他的心中立時告訴自己，那萬萬不可以！

然而，當他看到白夫人仰着頭，萬種風情看他之際，他心頭却又是一陣迷糊，道：「堡中高手甚多，怎敵得過他們？」

白夫人低嘆了一聲，道：「傻瓜，你忘了我是甚麼人，難道還需要你動手？」

李光的心頭，又是一震，失聲道：「下毒？」

白夫人低下頭去，道：「是的，只要你願意，李家堡可以一個人不剩，只剩下你和我兩人。」

李光的身子，不禁劇烈地發起抖，連他的聲音，也在發抖，他道：「這事要是傳了開去，江湖上不知多少人，要找我算賬！」

白夫人的聲音，却十分平靜，道：「胆小鬼，天地雙毒在和李家堡作對，這事通天下知聞，正好將事情，算在天地雙毒頭上。」

李光心頭仍是劇跳，要他下毒，去毒死李家堡上下所有的人，他並不是懷疑白夫人給他的毒藥，不能做到這一點，而是他實在有點下不了手！

他又呆了半晌，低着頭嗅着白夫人的粉頸，說道：「附近無人，再讓我快活一次！」

白夫人却用力一推，推開了李光，身形一閃，閃了開去，李光想去伸手抓她，抓了個空，忙道：「你，你別走，有話好說。」

白夫人道：「就是剛才的話，事成之後，我就是你的人，只要你行，那怕你一天快活十次！」

白夫人咬着下唇，媚態撩人，看得李光，心癢難熬，一狠心，道：「好，如何下手。」

白夫人瞅着李光，道：「你要是眞想下手，才好問我。」

李光苦笑道：「我其實不想下手，但是我只要能和你快活，却也顧不得了！」

白夫人一聽得李光那樣說，心中不禁大喜，因爲李光那樣說法，自然可比他滿口答應，更加可靠得多了！

她已先後令得莫非和李大公子，先後中了毒，然後進李家堡去，好等他們毒發時傷人，但是却都未曾成功，說不得只好再犧牲色相，來引誘李光，李光却是一引便上釣，眼看李家堡防守得嚴密，也決計想不到，李二公子會帶着毒藥回去，自己此番，自然是計可得售了！

她心中一高興，笑得更是動人，李光趁機向前走來，將她摟在懷中，白夫人也不再推拒，取出了一隻小玉瓶來道：「李家堡水源何來？」

李光道：「堡中有七口活井！」

白夫人將那小玉瓶塞在李光的手中，說道：「每口井洒上少許，便足以毒死千人。」

李光道：「將毒洒在井中，豈不是連我也毒死了：」

白夫人在李光的臉上，輕輕擰了一下，道：「你不會先存些乾淨水麼？毒在一個對時之中，相繼發作，李家堡中，除你之外，無人能活，那時我就來了！」

李光想起自己和白夫人兩人，可以長相厮守，心中又癢了起來，緊摟着白夫人道：「現在——」

白夫人輕輕推了推：「現在你該回去了！」

李光看了看天色，嘆了一聲，雖然萬般不願，但也知道，自己要做的事，若是未曾做成功，那麼白夫人是決不會再讓自己快活的了！

他自草上拿起衣衫，匆匆穿上，又將白夫人摟在懷中，着實親熱偎依了半晌，才向前走了。

這時，他已沒有了坐騎，只是大踏步向前走着，他只覺得自己如同是在雲端凌虛飛行一樣，越走越快，經過了一些甚麼地方，也不知道，盡在回味剛才和白夫人，在草堆上的旖旎風光。

及至他眼前陡地黑了下來，才突然地一呆。

猛可抬起頭，原來已然走進了直通李家堡的那條村蔭大道上，兩旁樹葉濃密，遮住了陽光，是以李光的眼前，也忽然之間暗了一暗。

李光吸了一口氣，定了定神，伸手在懷中摸了摸那小玉瓶，心又突突怦跳了起

來。

這件事，眞是非同小可，在這以前，根本是連做夢也想不到的。

但現在竟要付諸實行了，自然，直至現在爲止，做與不做，這雖然由他自己決定，可是他一想到白夫人，想到自己若是不做，再難得嘗白夫人的活色生香，他一面冒着汗，一面不禁咬了咬牙，又向前走去。

不多久，李家堡的高牆，已然在望。等他走得近些，牆頭上的人見有人來，又緊張了起來。

李光直來到了門邊道：「快開門！」

這時，牆頭上的人，也早已認出，來的人是二公子。但是，自李廷死後，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都已料到。

李廷既然得訊趕回來，李光一定也會趕回堡中，只怕已在半途上。

李光也一樣會被天地雙毒下毒，回堡來生事，是以早已吩咐下去，李光若來，暫不可開門。

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也算是料得到，然而，他們又怎料到，白夫人會將毒念種進了李光的心中！

李光在門前大聲一叫，牆上的人立時應道：「二公子請稍待，已着人飛報倫總管去了！」

李光究竟不免是有點心虛，聽了便是一呆，說道：「連我也認不出了麼？還不開門？」

牆上的人道：「二公子莫怪，這是堡主親自吩咐的！」

兩人正對答間，已聽得堡內，傳來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可是大門却仍然未見打開，不一會，倫五常已在牆頭出現，李光叫道：「倫總管，何以不開堡門？」

倫五常道：「二公子，你一路前來，可曾遇到甚麼異樣之事？」

李光一聽，心頭又不禁亂跳，忙掩飾着道：「甚麼也沒有遇到，一路直趕了來的！」

倫五常却皺着眉，道：「何以不見二公子的坐騎：」

李光心中暗罵，又說着謊，道：「我趕得太急，坐騎不堪驅策已被鞭死了，你怎麼還不開門？」

倫五常正自委決不下，只聽得有人叫道：「堡主到！」

倫五常回頭看去，只見李英豪當先，四五個大漢跟在後面，已大踏步走了過來，李英豪一面走着，一面抬頭望定了倫五常，倫五常向李英豪作了一個手勢，李英豪明白了倫五常的意思，立時沉聲道：「開門！」

他一聲令下，堡門立時被緩緩打了開來，而牆頭上的人，也不是緊張，張弩揚網，以防萬一門打開時，有人趁勢衝了進來。

× × ×

門一開，李光便閃身掠了進去。

而李光才一進去，四五個大漢推着門，又重重地關上，在門漸漸推開的時候，倫五常也下了牆頭，李光向前走來，剛待向李英豪行禮，李英豪便大喝一聲，道：「站着別動！」

那一下陡喝，直喝得李光心內悚然，他呆立在那裏，不知如何才好，一時之間，還只當自己在半途上的事，已被發覺了。他怎麼也想不到，李英豪有了李廷慘死的教訓，自然非加倍小心不可。

李光呆呆地站着，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各離着他五六步，自頭至尾地打量着，看得李光越來越不是味兒，硬着頭皮問道：「義父，究竟是怎麼回事：」

李英豪聲音低沉，說道：「你大哥兼程趕回來時，半路之上，遇到了地毒西門海。」

李光心頭怦地一跳，顫聲說道：「大哥他——」

李英豪道：「他當時以爲沒有事，可是却在不知不覺之中，中了血瘴之毒，一回到堡中，毒便發作，唉！」

李光一聽得李英豪那樣說，不由得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他立時想到，自己雖然未曾遇到地毒西門海，但是却遇到了天地雙毒的寵姬白夫人，而且還和她幕天席地，一度春風，如果白夫人要趁機下毒的話，機會實在是太多了！

可是他隨即轉念想及白夫人要自己在李家堡中下毒，那自是不會害自己的了。

而且，可能天地雙毒不中用，像白夫人那樣的美人兒，也正需要自己那樣的壯漢，調劑一下，她是不會害自己的。

李光神色不定，李英豪和倫五常自然看在眼中，可是他們兩人，却也想不到李光這時心中在想的是甚麼，還是當他聽到了李廷的死訊，心中難過，激憤！

李英豪又問道：「你這次回來，可曾在半途上遇到了甚麼奇特的事，奇特的人麼？」

李光忙道：「不會，我日夜兼程趕回來，未到家，連牲口都趕乏了，未曾遇到過任何人！」

李英豪呆了片刻，喃喃的道：「眞奇怪——」

他並沒有往下說去，但是李光也可以明白他的意思，是在奇怪爲甚麼天地雙毒算計了李廷，却放過了他。李光究竟是心虛的人，忙解釋道：「義父，只怕是天地雙毒知道攻不進堡來，已退下去！」

李英豪苦笑起來，道：「你也將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他們既已纏上了李家堡，怎肯就此退走？但我也不怕他，任由他鬧上三五個月，總不成他不退，你回來了正好，快去休息，好在堡中輪值。」

李光答應着，和李英豪，倫五常走了進去，回到了他自己的臥室之中，關上了門，伸手自懷中取出那隻小玉瓶來。

當他取出那隻小玉瓶來的時候，他的手忍不住微微發抖，那一則是由於他心中實在害怕，二則，那小玉瓶是上佳的羊脂白玉雕成的，當李光的手指觸及小玉瓶時，他不由自主，又想起白夫人來，白夫人的肌膚，眞比羊脂白玉更細膩，更柔滑！

李光拈着小玉瓶出神，突然之間，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傳了過來，李光大吃了一驚，急待收起那小玉瓶來時，「砰」地一聲，房門已被人撞了開來。

李光絕想不到來人那麼快，他的手中還撫着那隻小玉瓶，一時之間只覺得頭皮發麻，全身僵硬，好不容易才看清，闖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李耀。

李耀一面撞門而進，一面道：「二哥，你回來了，你可知道大哥他——」

李耀講到這裏，陡地看到李光神色驚惶，面色蒼白，他不禁呆地一驚，道：「二哥，你——」

李耀驚叫，是因爲他以爲李光也是一樣中了奇毒，此際發作了。可是李光一聽得他的尖叫，却更是吃驚，道：「你叫什麼？」

他一面叫，一面轉過身去，迅速將那小玉瓶，塞進了身中，李耀根本沒有注意他手中揑着什麼，忙道：「二哥，你沒有事麼？！」

李光吸了一口氣，才說道：「我沒有事。」

李耀道：「二哥，我帶你去見一個大英雄，我被天地二毒的一個妖婦白夫人擄了去，就是這位大英雄，拚死將我救出來的！」飛鷹大俠東方亮，拚死救了李耀，李耀的心中，實是感激之極，所以逢人便說，偏偏李家堡中所有人，精神緊張之極，根本沒有人聽，上次李廷回來，李耀趕着去告訴，這次李光回來，也是一樣。

李光一聽得李耀提起白夫人來，心頭又是一陣亂跳，他忙道：「我趕路倦了，明天再說吧！」

李耀道：「他便是飛鷹大俠東方亮，你先去見他一見，也不要花了多少時間，你——」

李耀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他看到李光巳現出厭惡之色來！李耀呆了片刻，默默地退了出來，低着頭，向前走着，他心中感到說不出的不自在，東方亮到了堡中，巳有好幾天了，照李耀的想法，應該全堡上下，人人都將東方亮當作貴賓才是！

可是事實上，却根本沒有人去睬他，彷彿除了自己和姐姐之外，人人都將他忘記了！

李耀回到了那院子了，看到東方亮在院中，緩緩踱步，這幾天來，東方亮的傷勢，大有進展，雖然李家堡中的重要人物，似乎根本不以爲有東方亮這樣一個人在堡中一樣，但是各種靈效的傷藥，却是供應無缺，是以東方亮也好得快。東方亮看到了李耀，停了下來，李耀高高興興地來到了他的身前，道：「你好多了！」

東方亮看得出李耀的高興，是裝出來，他却也並不知道李耀的心意，只當是李家堡的情形又吃緊了，是以問道：「堡中情形怎樣了？！」

李耀在一張石櫈上，坐了下來，托着下顎，道：「二哥也回來了。」

東方亮呆了一呆，道：「他——」

李耀十分聰明，東方亮只講了一個字，他便知道東方亮要問甚麼了，是以不等東方亮講完，便搖搖頭，道：「他沒有遇到天地雙毒的人，是以沒有事！」

東方亮聽了，默不作聲，皺起了眉。

李耀望着他，道：「你在想什麼？」

李耀連問了幾次，東方亮才緩緩地道：「李大公子先回，半途上遇到了二毒西門海，中了血瘴之毒，何以你二哥回來，竟會沒有事？」

李耀道：「二哥或者是抄小路回來的，天地雙毒遇不到他？」

東方亮苦笑了一下，道：「地毒巳經出現，天毒也必然在李家堡附近，你想想，天地雙毒輕易不離毒藥，既然來了，怎會放過李家堡中的人，怎肯不害二哥？我看事情大有蹊蹺！」

李耀聽了，只聽得大惑不解，如果不是東方亮是他極度佩服的人，他一定要出言反駁了，這時，他只是道：「可是二哥回來，却說甚麼也沒有遇到，如果他中了毒，一回來也便發作了！」

東方亮的口唇動了動，可是却並沒有說出甚麼話來，他臉上疑惑的神色，雖是他心中想到了甚麼，但是，却又未便講出來。

李耀看到了這等情形，忙道：「東方大哥，你想到一些什麼？！」

東方亮搖了搖頭，才說道：「難說得很——」

他講了這四個字，略頓了一頓，又道：「你二哥在那裏，你帶我去見見他！」

李耀有點憤然的說道：「本來應該他來見你的，我巳經告訴他你在堡中，要他來見你，但是他却推說要休息了，不肯到來！」

東方亮淡然笑着，道：「誰去見誰，都是一樣，我現在可以走動，你帶我去見他，我想和他講幾句話！」

李耀點頭道：「好！」

他站了起來，扶住了東方亮，向外走去。

東方亮雖然巳可以行走，但是當日他受的傷，實在太重，雖然連日來調養，但仍是氣血兩虧，走得十分慢，走出了院子不久，便停下來喘了一口氣。

從他所住的院子，到李光的住所，本來片刻便可到，但是東方亮停停走走，倒足足化了半個時辰，才來到了一條走廊之中。

走廊的兩旁柱上，雖然也點着幾盞燈，可是半明不暗，整條走廊中，仍是十分黑暗。

來到了走廊口子，東方亮又停了下來，李耀指着走廊的盡頭，道：「二哥就住在那裏。」

東方亮點了點頭，正待舉步向前走去，忽然聽得走廊盡頭，傳來了「拍」地一下開門聲，接着，人影一閃，一個人閃了出來，背貼着門，站着。

李耀一看到那人，便張口待叫，可是也就在這時，東方亮一伸手，掩住了他的口，同時俯身下來，湊在他的耳際，以極低的聲音，說道：「禁聲，這人是你的二哥？」

李耀何等機伶，他這時也覺出事情有點不對頭了，剛才他要李光來見東方亮，李光推說太以疲倦，要休息，但這時隔了半個時辰，他却鬼鬼祟祟，推門出來，却是去作甚麼？

李耀聽了東方亮的話，便點了點頭。

東方亮又道：「我們站着別動，看他作甚麼？！」

李耀抬頭望了望東方亮一眼，面上充滿了疑惑的神色，又向前望去，只見李光身形一閃，巳向前掠了出去，掠出了走廊，東方亮忙道：「跟着他！」

李耀扶着東方亮，急急向前走去，東方亮本來是走不快的，可是這時，

他心中吃驚，難以形容。

他所看到的事情，和他心中的設想，越來越是脗合，他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不顧一切，提氣疾行，轉眼之間，便過了走廊。

可是，等他們過了走廊之後，李光却巳然不見，眼前有兩通道，東方亮指着右首的那條問李耀，道：「這通道，通到何處去？」

李耀道：「通到宅東的門角。」

東方亮又指着另一條通道，道：「這一條呢？」

李耀道：「這一條，通到廳房前的院子，東方大哥，二哥到那裏去了？！」

東方亮略想了一想，指着左首的通道，道：「我們走這一條路去看看。」

李耀忙又扶着東方亮向前走去，不一會，便穿過一扇門，門旁，是兩列假山石，門內則是一個大院子，大院子中有幾口井。

他們才一進門，便看到李光和幾個大漢正在交談，那幾個大漢，分別守在井前，東方亮向假山石後指了一指，李耀將東方亮扶到了假山石後，躲了起來。

只聽得李光在問其中一個大漢，道：「你們站在井前，却是作甚？」

那大漢道：「倫總管吩咐，這幾口井，乃是全堡飲水之源，天地雙毒與我們爲敵，若是在井中下了毒，那可不得了，是以每一口井，都派人日夜不停守着。」

東方亮和李耀遠遠望去，都看到李光在聽得那大漢這樣說法之後，臉上的神色，陡地變了一變，但是他立時打了一個「哈哈」，强笑着，說道：「倫總管也太小心了，全堡上下，守得鐵桶也似，天地雙毒的人，如何能混進來在井中下毒，快撤了！」

那大漢却仍然站着不動，道：「二公子說得是，但是倫總管既然吩咐了，我們不敢不從！」

李光怒道：「我的話，你們反倒不聽？你們不妨去叫倫總管來，由我向他說清楚！」

那大漢見李光發怒，神情十分惶恐，一疊聲地說「是」，和其他幾個大漢互望了一眼，却仍然遲疑着，不肯就此離去。

東方亮看到這裏，更是心頭亂跳，不由自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本來，他還以爲自己所懷疑的事，只不過是自己多疑，但是，現在看來，竟是眞的了，那實在是令人感到恐怖之極的事情！

李光見那大漢遲疑，喝道：「還不去，一起走，替我叫倫總管來。」

李光究竟是堡主的義子，在李家堡中，地位極高，不會在倫五常之下，他疾言厲聲一喝，那幾個大漢，也不敢不從，連聲答應着，一起走了開去，想是去找倫總管了。

李耀在這時候，抬起頭來，低聲道：「東方大哥，二哥支開了那些人，想作甚麼？」

東方亮一字一頓，道：「如果我所料不錯，只怕他是要在井中下毒！」

李耀一聽，立時臉脹得通紅，現出滿面怒容來。就算他心中對東方亮再佩服，可是聽得東方亮說他二哥要在井中下毒，他也是大大不服，正待和東方亮辯駁，東方亮巳低聲道：「你看！」

李耀忙向前看去，一看之下，他只覺得全身發僵，頭皮發麻，整個人都如同僵了一樣，只見那些大漢走後，院子中巳只有李光一個人，他左張右望，見沒有人，迅速地自懷中取出一隻小玉瓶來，打開了瓶塞，將瓶中一種碧綠色的粉末洒到井中去！

李耀一看到這種情形，眞是又驚又怒，再也忍不住，陡地向外踩出一步，厲聲叫道：「二哥，你在做什麼？！」

李光這時，正在將白夫人交給他的毒藥，洒入井中，他雖然色令智昏，在做那樣的事，可是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言喻，在取出小玉瓶之際，手兒巳經禁不住在發抖，李耀突然之間，站出來大喝一聲，李先的吃驚，實是難以言喻，就像是在頭頂之上，响起了一個霹靂一樣，手一震，那隻小玉瓶，直跌進了井中！

李耀大踏步向前走去，又喝道：「二哥，你在井中，放了些什麼？」

東方亮一看到李耀向前走去，也忙扶着假山，走了出來，李光還未曾看到東方亮，也轉過身來，才看到突然之間，出聲向自己大喝的是李耀，他驚魂未定，心頭亂跳，面上一陣紅一陣白，但是却立即抵賴，儘管他一開口，聲音顯得乾澀無比，但是他的謊話，却說得十分流利，說道：「甚麼，你說甚麼？誰放了甚麼東西在井中？」

李耀的年紀雖輕，但是人却十分正直，他一聽到李光睜着眼抵賴，更是怒火上升，大聲道：「你別賴了，剛才我是親眼看到的！」

李光的神色一變，自他的臉上，在驚惶之中，巳現出一股狠毒神色來，道：「小兄弟，你——」

東方亮一看到他臉上那股神色，便知道他巳經起了歹意，是以立時叫道：「李耀，小心！」

可是他叫出口，李光巳然伸手出去，抓住了李耀的肩頭，李光本來是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抓住李耀，將他投入井中的。

然而此際，他雖然一伸手就抓住了李耀，陡地又聽到，一下呼喝聲，這才知道，看到他下毒的，不止是李耀一人，這一驚，當眞是魂飛魄散！

而李耀一被李光抓住，雙足也巳用力踢出，李光也是嚇得呆了，被李耀一腳，重重踢了在胯下，痛得他彎下腰來，放下李耀。

也就在這時，倫五常和幾個大漢，一起走了進來。

李光一看到倫五常來到，便知道這事情上巳經糟得不能再糟了，刹那之間，像是他整個人都浸在冰水之中，可是他仍然企圖作最後掙扎，忍住了痛，直起了身子來。

而李耀一看到倫五常來到，便立時轉身，向倫五常奔了過去，叫道：「倫總管，我看到二哥將一些綠色的粉末，倒進了井中！」

（未完・三）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靖捉住唐門副總管黃鼠狼亦查不出唐世良和白衣聖教的關係如何，只好把人放了，竹逸先生勸師兄改邪歸正無效亦將人放走，然後在竹林佈置疑陣，才和上官靖等人準備去碧落山莊，却遇到緇衣老尼來找上官靖，強行帶他們到桂花庵，見到丁玉郎——丁瑤，經過辨別才知道是她，訴說拜老尼爲師，傳授蕩魔劍法，遵師父之囑回到碧落山莊。上官靖請到竹逸先生和久別的丁瑤回莊和衆俠、母親相見，衆人商量破地道迷陣之法，管巧巧暗中通知上官靖說白衣聖敎撤退，準備將他們炸死，衆人得報，連忙隱蔽撤走，靜觀變化，反明爲暗……

山莊變灰燼

萬松山莊，近百年來，可說是武林重鎭。萬青峯的祖、父二代，都担任過武林盟主，萬青峯雖是不會担任過盟主，那是近三十年來，已經沒有推擧盟主了；但在武林中，萬青峯依然是一言九鼎，各大門派對他極爲推崇，萬松山莊屹立在黃山之陽，依然象徵着武林正義，是各大門派之間橋樑。

沈雪姑逐漸走近，本來巍峨高大的莊院，不但遠處看不到，就是走到近前，也再也找不到萬松山莊！呈現在眼前的，只是一片大火之後的斷垣殘壁，和燒成焦炭的木樑瓦礫！

「萬松山莊會毀於大火！」沈雪姑不由得怔立當地，心中暗自驚詫！「那麼莊上的人呢！」

她游目四顧，萬松山莊四周當然不會有民房，就是想問也沒有人可問。只是暗暗思索着：「難道會是白衣聖教縱的火？這不可能，萬青峯、寧勝天等人雖然中了『對消散』，但留守的人中有少林達摩院

會議論敵情

首席長老智虔大師和八名護法弟子，還有八卦門陸其昌、武功門何津舫、神燈教黑煞神鄭玄通、和萬松山莊總管章勳，武功都非弱手，還有莊中數十名莊丁、神燈教二十名武士，即使敵人大擧來犯也決不可能得手，那麼這些人怎會一個不見呢？」

就在她望着一片焦土，怔怔出神之際，突聽一個女子聲音說道：「這位施主請了！」

沈雪姑急忙回頭看去，只見一個頭挽道髻手持玉拂的靑衣道姑，飄然行來。這道姑年約三十出頭，柳眉如畫，鳳目含煞，一張黑裏帶俏的瓜子臉，不是師姐了因，還有誰來？一時不禁大喜過望，迎了上去，叫道：「師姐，是妳，妳也來了！」

了因聽出是沈雪姑的聲音，但面前却是個靑衫少年，不覺微微一怔，說道：「你……」

沈雪姑道：「師姐，我是雪姑呀！」

了因看着她問道：「師妹怎麼穿了男裝，我幾乎認不出來了。」

沈雪姑笑道：「這樣行走江湖比較方便咯！」一面又問道：「師姐什麼時候來的？」

了因道：「我昨晚來過，看到這裏已是一片焦土，找不到人問，所以今天再來看看，却想不到會遇上師妹。」接着問道：「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沈雪姑道：「誰知道，我也是剛才才到的，師姐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呢？」

了因道：「師妹不是要卞藥師的女兒藥姑去找我嗎，我正好去了東海，回去之後，聽凈緣說，這裏有許多人中了毒，所以才趕來的。」

沈雪姑攢着眉道：「這把大火，好生奇怪，不知有沒有人葬身火窟？」

「沒有。」了因道：「我昨晚已經仔細察看過了，並未找到一具人骨，可見所有的人都已及時逃出來了。」

「這就奇了。」沈雪姑道：「萬青峯、少林智虔大師、蒼龍寧勝天等人，都到那裏去了呢？」

了因道：「師妹，江湖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大事？」

「這事說來話長。」沈雪姑道：「師姐，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再談吧！」

了因點點頭，兩人離開黃山山麓，差不多走了二十來里路，才看到路旁挑着酒簾的小店。那是臨大路旁賣茶水兼賣酒菜、麵食的攤子，小屋邊搭着松棚，棚下放了三五張木板和桌子和長櫈、

這時午牌已過，松棚下除了一個老頭蹲着洗滌碗筷，沒有一個食客，兩人走入棚桌下，就在外面一張板桌旁坐下。

那老頭慌忙抹了一把濕淋淋的手，才倒好兩盅茶，送到桌上，含笑問道：「二位要些什麼？」

沈雪姑道：「你給我們下兩碗素麵就好。」那老頭答應一聲回身退下。

沈雪姑喝了口茶，就把這幾個月來的情形，扼要說了一遍。

了因聽得半晌不語，沉吟道：「這麼說，這些人中的毒，有魔教的『迷迭香』和四川唐門的獨藥，莫非四川唐門和魔教已經互相勾結？」

沈雪姑道：「大概如此，不過到目前爲止，對方主腦人物，始終不曾露面，不知究係何人？」

了因道：「你們已經弄到解藥了？」

沈雪姑點頭道：「我就是專程送解藥來，怎知萬松山莊燬於大火，所有的人悉數失蹤，我想這件事一定是賊黨下的手，只是這些人會到那裏去了呢？」

說到這裏，那老頭端上兩碗麵來，兩人就低頭吃麵。了因又道：「這事我看妳還是趕快回去，給大家送信，我這裏有大師伯合的一瓶『九九祛毒丹』，雖然比不上『百草丹』，也可解天下奇毒，妳帶去好了。」

沈雪姑說道：「師姐不到碧落山莊去嗎？」

了因笑道：「既然遇上了妳，我就不用去了。」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青瓷小瓶，遞了過來。

沈雪姑接過，收入懷中，隨手取出十幾文制錢，放到桌上，兩人走出松棚，就各自分手。沈雪姑因萬松山莊無端燬於大火，莊上所有的人又神秘失蹤，這是一件震驚武林的大事，她自然不敢就擱，就日夜趲程，趕去碧落山莊報訊。

這一路上，除了中午打尖，夜晚隨便找個廟宇祠堂過夜，第五天旁晚，趕到臨淮關，離碧落山莊已只有一天路程，但發現從鳳陽附近，就有八一路跟了下來，她自然不會把對方放在眼裏。這時就在大路邊一方大石上坐了下來，取出中午買的包子，打開紙包和一層荷葉，慢慢吃着。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心中暗自忖道：「怎麼還沒有人來？」站起身，走近一道小溪，用手掬着喝了兩口水，再回到大石上坐下，忽聽身後數丈，傳來一陣極輕微的沙沙細响，不由心中一動，暗道：「又是地鼠門的人！」

她故作不知，靜心諦聽，這回發現自己左右兩邊，也有人挖着地底泥土，漸漸逼近，聽聲音至少也有三四個人，直到離自己一丈左右，才行停住，就潛伏不動。

沈雪姑坐着等了一回，依然不見他們有什麼動靜，心中突然一動，忖道：「他們隱伏不動，敢情是在等人了，賊黨既和唐門勾結，這幾人身上，莫非帶了唐門毒藥暗器，自己倒不可大意！」

一念及此，那還待慢，右手從地上撿了幾顆石子，屈指輕彈，把身後左右三處潛伏的人，一齊制住，然後就裝作毫不知情模樣，倚着大樹打起盹來。

過沒多久，大路上果然出現了一條人影，朝自己停身之處走來。這人頭戴瓜皮帽，身穿黑布大褂，紮脚袴，手裏拿着一支竹根旱烟管，是個聳肩彎背的瘦小老頭，但雙目却烱烱有光，走到樹下，口中忽然哈了一聲，說道：「這位小哥，你這樣在路邊打盹，不怕招凉？」

沈雪姑故意連看也沒去看他，只是隨口哦道：「沒關係，我只是走累了憩一回的。」

瘦小老頭看着她陰惻惻問道：「小哥從那裏來？」

沈雪姑抬眼道：「我是從石埭來的，老丈呢？」

「老朽從鳳陽來。」瘦小老頭又道：「小哥要去那裏？」

沈雪姑道：「五河。」

「啊！」瘦小老頭口中發出笑聲，好像他也是五河的人，一面霎着一雙鼠目，問道：「小哥去五河那裏？」

沈雪姑故意裝作出對瘦小老頭懷疑之色，反問道：「你呢？」

瘦小老頭似笑非笑的道：「老朽住在碧落山莊，小哥呢？」

沈雪姑雙手提了提，似是有了戒備模樣，一面冷聲道：「我也住在碧落山莊，你大概是住在地下吧？」

「小哥完全說對了！」瘦小老頭忽然逼上一步，陰聲道：「小哥想不想跟老朽住到地下去？」

沈雪姑故作驚慌，後退了一步，說道：「你是什麼人，你再過來，我就不客氣了。」

「哈哈！」瘦小老頭大笑道：「看來老朽把你估得太高了，原來只是一個三流脚色。」他因沈雪姑畏畏縮縮，看來武功不高，這就一抬手喝道：「你們可以出來

了。」

沈雪姑好奇的又問道：「你還有幫手嗎？」

瘦小老頭嘿然道：「他們只是老夫的手下而巳！」

沈雪姑看着他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瘦小老頭得意的道：「你看老夫是什麼人？嘿嘿，老夫是黃掌門人。」

「掌門人？」沈雪姑越聽越驚，問道：「你老是那一派的掌門人呢？」

瘦小老頭道：「你聽說過地鼠門沒有？老夫就是地鼠門的黃掌門人。」

「那好極了！」沈雪姑忽然回驚作喜，說道：「這眞巧，我正要找地鼠門的掌門人呢，會在這裏遇上黃掌門人，眞是太好了。」

「你要找老夫？」瘦小老頭問道：「有什麼事？」

沈雪姑道：「我聽老夫人說，碧落山莊的地下迷陣，多半是地鼠門的人建造的，所以我想如果能請得到黃掌門人，老夫人一定會重重有賞！」

瘦小老頭嘿然道：「你如何請得動老夫？」

沈雪姑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下就是拚了命，也非把黃掌門人請去不可。」

瘦小老頭自然不會把沈雪姑放在眼裏，只是過了這許多時光，依然不見他四個手下出來，忍不住喝道：「你們聽到沒有，還不快給老夫出來？」

沈雪姑忽然「哦」了一聲，說道：「在下忘了告訴黃掌門人了，你老手下是不是有四個人？」

瘦小老頭道：「你怎麼知道的？」

沈雪姑道：「你老難道沒聽到他們的鼾聲？他打鼾的聲音，此起彼落，看來都睡着了，你老說的話，自然沒聽到了。」

瘦小老頭驚疑的道：「你聽到他們打鼾的聲音了！」

沈雪姑笑了笑，用手指點着道：「他們一個在左首前方，一個在右首前方，兩個在我身後，也分一左一右，一共是四個人，躲在土堆裏，對不？」

瘦小老頭看他指點得一點不錯，心頭已經暗暗吃驚，猛地跨上一步，出手如電，手中旱烟管一連點了沈雪姑三處穴道，陰笑道：「小子，老夫已經點了你三處穴道，你還能拚了命把老夫請去嗎？」

沈雪姑朝他點點頭笑道：「掌門人出手果然快得很，只可惜還是慢了一點。」

瘦小老頭愕然問道：「老夫怎麼慢了一點？」

沈雪姑道：「你抬一下手看看，還抬得起來嗎？」

「老夫怎麼抬不起來？」瘦小老頭要想舉手，但握着旱烟管的右手果然再也抬不起來，這一刹那，他一張瘦削臉上不禁變了顏色，疾快的後退一步，睜目喝道：「你……」

沈雪姑沒去理他，又道：「你現在大概已可感覺到麻木之感已由手肘延向肩頭了，唔，你再退一步試試，雙脚還能後退嗎？」

瘦小老頭心中暗暗奇怪，自己明明點了他三處穴道，對方明明沒有還手，自己右手如何會被他制住了穴道？」

他當然更不相信自己雙脚也會被制住，因爲他剛剛還後退過一步，而且若是被制住穴道，自己多少總會有些感覺。於是他果然又舉步後退，那知心裏雖然這麼想着，雙脚就像釘在地上一般，再也無法移動。

瘦小老頭臉上肌肉一陣扭曲，似遇到鬼魅，駭異的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沈雪姑緩緩站起身來，伸手從懷中掏出一個瓷瓶，揭開瓶塞，傾出一粒藥丸，含笑道：「你不用問我是誰，先把這粒藥丸吞服下去。」

瘦小老頭頭上不禁綻出汗來，說道：「這是什麼藥丸？」

「毒藥。」沈雪姑徐徐說道：「七日斷腸丹，七日之後，肝腸寸裂，但只要在第六天的子夜，能服下解藥，就可保無事。」說話之時，已經走到瘦小老頭面前，右手抬起，一下捏開他的牙床，左手迅快把藥丸投入他口中，然後又替他闔攏了牙床。

瘦小老頭縱然心裏不肯把藥丸吞下去，但牙床一開一闔之際，早已不由自主的嚥了下去，心頭又急又怒，喝道：「你要老夫做什麼？」

「你完全說對了。」這句話，正是瘦小老頭方才說過的，沈雪姑朝他笑了笑道：「你我無怨無仇，我給你服下這顆『七日斷腸丹』，完全爲了領賞，你老是地鼠門的掌門人，老夫人歡迎得很，說不定見到你老，立即延爲上賓，送你黃金千兩，明珠百顆，你老不是也可以發一筆橫財了嗎？」

瘦小老頭道：「你什麼時候可以給我解藥？」

沈雪姑道：「最遲六日之後，我一定會給你的。」

「好！」瘦小老頭道：「我答應跟你去，你可以解開我穴道了。」

「可以。」沈雪姑故作得意之色，右手在瘦小老頭肩頭拍了一下，笑道：「現在你……」

瘦小老頭穴道一解，沒待沈雪姑說完，忽然疾退一步，厲笑道：「好小子，你乖乖的把解藥交出來，不然的話，老夫只要手指一按，你就可以立時化成一灘膿血了。」

沈雪姑聽得心中一動，忖道：「聽他口氣，手中拿的準是唐門『化血針筒』了。」一面右手掌心直豎，對着他針筒，一面含笑道：「你手裏大概有一管唐門化血針筒了，但你決不敢對我出手的，因爲我化成膿血，誰人給你『七日斷腸丹』的解藥？」

瘦小老頭手上果然握着一管黑黝黝的針筒，沉喝道：「你再走上一步，莫怪老夫出手。」

沈雪姑從身邊取出一個小瓶，捏在左手掌心，手臂向左平伸，右手依然豎掌向前，一面抬目說道：「我已把解藥捏在左手，現在你不妨按一下機簧試試，能不能把我射死？如果把我射死了，你就可以從我左手取到解藥，你也不用隨我去見老夫人了。」

瘦小老頭是個生性多疑的人，聞言不禁躊躇起來，天下那有這樣傻的人，左手拿了解藥，要自己發射毒針，把他射死？除非他練成了道家護身眞氣，但這小子年紀輕輕，不像練得成道家護身眞氣，那麼他葫蘆裏賣什麼藥呢？他一手執着「化血針」，竟然不敢發射，問道：「你左手的眞是解藥？」

沈雪姑微哂道：「在下何用騙你？我這是給你機會，再遲這機會就沒有了！」隨着話聲又舉步跨了上去。

瘦小老頭看他走近，心頭更是吃驚，一旦給他奪去針筒，自己勢非跟他前去不可，這機會確是稍縱即逝，一時那還猶豫，拇指迅快按了下去 那知說也奇怪 拇指按下 針筒機簧竟似失靈似的，化血針居然一支也射不出去，心頭一急，拇指接連按了幾下，「化血針」還是無法發射。

沈雪姑走上前去，右手輕探，有如探囊取物，一下從他手中把「化血針筒」取了過去，原來她是用眞氣逼住了針孔，是以任你瘦小老頭按動機簧 毒針也就射不出去。

瘦小老頭一身武功也極爲可觀，不知怎的任由人家從他手中輕易的把針筒奪了過去，連半點抗拒都沒有，這一點連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沈雪姑把針筒和左手一瓶解藥，一起收入懷中，才笑了笑道：「你現在相信了吧？」

瘦小老頭不由駭異的道：「你……是誰？」

沈雪姑含笑道：「我就是宮飛鵬，你呢，姓什麼，叫什麼？」

「你是宮飛鵬？」瘦小老頭心裏暗忖道：「宮飛鵬不就是上官靖？自己曾在竹逸先生的竹廬中見過他，他應該認識自己，不會再問自己姓名，那麼這個宮飛鵬，不是在竹廬遇到的宮飛鵬了，怎麼會有兩個宮飛鵬，都是輕輕年紀，武功高不可測的！」

心念轉動，一面忙道：「老朽黃五郎，江湖朋友開老朽玩笑 叫我黃鼠狼，到現在大家都叫老朽黃鼠狼了。」

沈雪姑道：「你是地鼠門的掌門人不假？」

黃鼠狼道：「一點不假。」

他在竹廬對上官靖說是四川唐門副總管，如今對沈雪姑却說是地鼠門的掌門人，此事後文自有交代。

沈雪姑隨手從地上撿起幾粒碎石子，然後漫不經心的一揚手朝地上擲出，說道：「好了，你四個手下穴道已解，你叫他們爬出來吧！」

黃鼠狼看他隨手洒出幾粒碎石，居然能一下解開分別伏在四個不同方向土堆中人的穴道，心裏自然不敢相信，一面喝道：「你們可以出來了。」

話聲甫落，只見從四處土堆中果然立時站起四個人影，舉步走來。

黃鼠狼看得心頭暗暗震驚，忖道：「這宮飛鵬一身武功果然十分高明，自己可得小心應付才是。」

沈雪姑目光如電，早已看到四個灰衣漢子站起身來之時，每人手中同樣握着一管黑黝黝的針筒，這就說道：「黃掌門人，你要他們把手中針筒拿過來。」

黃鼠狼心中暗道：「這小子眼光銳利得很，可惜方才錯過機會，如若四人同時出手，早把他射成一灘黃水了！」但想歸想，此時他和沈雪姑站得很近，自思無法脫身，何況自己還吞服了他的「七日斷腸丹」，沒有他的解藥，七日之後自己豈不要肝腸寸斷？一念及此，只得朝四人說道：「宮少俠要你們把針筒拿過去，還不快拿過去？」

四個灰衣漢子果然依言各自把針筒送上。

沈雪姑接到手中，含笑道：「黃掌門人，時間不早，你要他們分散開去，各自找個地方，休息去吧！」

黃鼠狼只得朝四人揮揮手道：「沒你們的事了，下去休息吧！」

四個灰衣漢子依言各自退下。

沈雪姑也沒有再去理會他們，自顧自在大石上倚着大樹打起盹來。黃鼠狼平日生性多疑，這回因服了七日斷腸丹，又懾於沈雪姑的武功，自是不敢妄動，也就在附近找了一方大石坐下，閉目養神。

這時不過二更時光，沈雪姑正在假寐的人，忽然聽到遠處似有一陣脚步聲傳來，細心諦聽，來人還不止一個，這就以「傳音入密」朝黃鼠狼說道：「有人來了，你得好生應付 不許洩漏半句 否則我會先取你性命。」

黃鼠狼聽到話聲，急忙睜目看去，大石上早已沒了「宮飛鵬」的影子，心中暗暗驚慄，忖道：「這小子好快的身法！」

再舉目朝來路看去，也並未發現人影，不禁疑信參半，暗自嘀咕：「這時候還有什麼人會來？莫非是姓宮的小子又在耍什麼花樣了？」

但他還是站了起來，就在此時，果見遠處正有三條人影，從大路上奔行而來，心頭不由又是一怔：「自己剛看到寸許長的人影，這小子居然早就聽到了！」

這樣又過了好一回，那三條人影，才逐漸接近，現在他已可看清楚了，來的是四川唐門的二莊主唐世良，和他的兒子媳婦唐紀中，霍如玉。

等黃鼠狼看清楚的時候，三人差不多已快到面前！

唐世良目光深沉，相距還有一丈來遠，就嘿然道：「前面可是黃老五嗎？老夫聽說你發現了上官靖，一路跟蹤下來，在五管化血針筒之下，大概已經把他解決了吧？」

黃鼠狼聳着肩道：「沒有，這小子滑溜得很，到了這裏，被他溜進樹林子裏，兄弟和四個弟兄搜遍松林，再也找不到他的影子。」

唐紀中冷哼一聲道：「上官靖這小子是上面要你負責追蹤的人，你連這點事都辦不了，你說該如何交代呢？」

黃鼠狼一張瘦削臉不由得沉了下來，嘿然道：「唐公子這樣責備兄弟，這裏可不是在四川唐門當差的時候。」

唐紀中怒聲道：「黃老五，你敢對本公子這樣說話？」

黃鼠狼忽然大笑道：「不錯，黃某是在你們四川唐門當過副總管，你唐公子是

二莊主的少爺，但你要弄清楚，黃某雖是副總管，實際上二莊主還要聽黃某的，二莊主，黃某沒說錯吧？」

他這話聽得隱身樹上的沈雪姑暗暗奇怪，忖道：「他是唐門副總管，二莊主怎麼會聽他的呢？」

唐世良一手捋鬚，豁然大笑道：「黃老五，你說的沒錯，從前老夫是聽你的，那是因為你銜教主之命，到四川唐門當副總管去的，但現在已經不是了。」

黃鼠狼口中「哦」了一聲。

唐世良繼續道：「現在老夫奉教主之命，出任唐門掌門人，教主已把地鼠門撥歸老夫指揮，你黃老五應該受老夫節制才對！」

黃鼠狼幾乎不相信自己耳朵，不禁怔得一怔，道：「教主把兄弟撥歸二莊主節制指揮，兄弟自當遵命，只是兄弟還沒接到教主的指示，一點也不知道此事。」

唐世良呵呵一笑，回頭道：「如玉，妳取出金令來讓他瞧瞧。」

如玉答應一聲，纖手從懷中取出一塊銀牌，在掌心一揚，嬌笑道：「教主命我傳達金令的，你看清楚了！」

黃鼠狼不由身軀一震，吃驚道：「少奶奶原來是銀牌使者，屬下從前竟然一點也不知道。」

霍如玉格的嬌笑一聲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教主命我傳達金令，撥歸唐掌門人管轄的，並不止你地鼠門一個門派！我這銀牌使者，也不過是奉派在唐掌門人手下聽候差遣而已！」

黃鼠狼心頭暗暗一沉，只得唯唯應「是。」

唐世良掀鬚一笑道：「黃老五，老夫命你繼續監視，從這裏到五河，就由你地鼠門完全負責，只要發現上官靖、竹逸先生的行蹤，隨時傳遞消息，報告銀牌使者，還有，三日後，你召集三十六鼠，去鳳陽向唐紀中報到。」

黃鼠狼只得躬身道：「屬下遵命。」

唐世良一陣嘿嘿乾笑，沉聲道：「紀中，咱們走。」

唐紀中回身冷峻的道：「黃老五，你聽清楚了，今後地鼠門就由本公子負責指揮，你雖是地鼠門掌門人，也要聽本公子的，知道嗎？」

黃鼠狼連連陪笑道：「屬下知道。」

唐世良率同兒媳，轉身奔行而去。

黃鼠狼等三人去遠，朝松林中拱拱手，道：「宮少俠，你請出來，在下有事奉商。」

他話聲甫落，突聽身後响起沈雪姑的聲音說道：「這唐門掌門人是什麼人？」

黃鼠狼吃了一驚，急忙回身道：「宮少俠，差點嚇了在下一跳！」

沈雪姑道：「我問你這姓唐的是什麼人？」

黃鼠狼道：「他是唐門的二莊主唐世良。」

「你呢？」沈雪姑道：「還是唐門的副總管？」

「少俠都聽到了，」黃鼠狼道：「在下也就不用隱瞞了，在下本是地鼠門的掌門人，因為地鼠門在江湖上只是一個下五門的門派，一向不被江湖上人所重視，白衣聖教就是利用這一點拉攏敝門，替他們建造地下迷陣……」

沈雪姑問道：「你懂迷陣？」

「在下不懂。」黃鼠狼道：「那是戚供奉畫的圖樣，咱們只是依照圖樣在地下施工。」

沈雪姑道：「戚供奉是誰？」

黃鼠狼道：「好像是奇胲門的人。」

沈雪姑道：「後來呢？」

黃鼠狼道：「迷陣完工之後，在下就以銅牌使者名義派去四川唐門……」

沈雪姑道：「有這麼容易就當上唐門的副總管？」

「當然沒有這麼容易！」黃鼠狼道：「因為在下擅地行術，先在唐世良飲食之中下了迷失散，等他毒發，遍服唐門解毒藥丸無效，在下才現身相見，當時曾奉教主之命，只要他投效白衣聖教，保證他當上唐門掌門人，並由他推薦在下担任唐門副總管，事實上他處處都要聽在下的。」

沈雪姑說道：「現在他當了唐門掌門了。」

黃鼠狼道：「這是教主封他的，大概還沒有正式當掌門人。」

沈雪姑道：「現在你們地鼠門歸他統率了。」

黃鼠狼道：「就是為了這個，在下……所以要和少俠商量……」

沈雪姑說道：「你想我早些給你解藥，是嗎？」

「不是，」黃鼠狼說道：「從前唐世良由在下指揮，曾給他服過教中的『迷迭散』，毒發之時，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如今敝門三十六鼠，只怕都會受他折磨所以……」

他目中露出求援神色，黯然道：「當初敝門投効白衣聖教，就是因為江湖上沒人瞧得起咱們，以為投効了白衣聖教，可以出一口氣，如今看來，古人說的鳥盡弓藏；兎死狗烹，白衣聖教勢力擴大了，有許門派歸附了他們，敝門只是走狗而已！不值得他們重視！所以……所以在下想通了。」

沈雪姑道：「你的意思……」

黃鼠狼說道：「少俠給在下服了七日斷腸散，答應六日之後給在下解藥，在下相信少俠六日之後，一定會給在下解藥，而且在下也相信少俠一定可以解救敝門之厄……」

沈雪姑道：「你要我如何解救法？」

黃鼠狼一臉誠懇的道：「少俠等人不是正在和白衣聖教作對嗎，敝門為了自救，頗想投効到少俠這一邊，不知少俠能不能替在下引介，敝門庶可以有將功贖罪的機會。」

沈雪姑道：「你們如果確有誠意，我自可替你引介。」

黃鼠狼連連拱手道：「在下手下，共有三十六鼠，別的本領沒有，但個個都於地行之術，三日之後，如果去向唐紀中報到，敝門就將斷送在在下手裏，在下言出至誠，少俠幸勿見疑。」

沈雪姑道：「好，那就一言為定。」

黃鼠狼喜形於色，連連道謝。

沈雪姑忽然站起身道：「既然如此，我們還是這時候就走吧！」

黃鼠狼道：「在下悉聽宮少俠的。」說完，口中發出「吱」「吱」鼠叫的聲音，只見四名灰衣漢子立時走了過來。

黃鼠狼吩咐道：「你們跟在後面，隨時保持警戒，看看有沒有人跟蹤？」

那四名漢子躬身領命。

沈雪姑就展開腳程，朝五河奔去，黃鼠狼跟在她身後，倒也並未落後，天色剛剛黎明，就已趕到江邊。

沈雪姑腳下一停，但見江水滔滔，薄霧未消，一眼望不到對岸，再舉目四顧，也看不到一艘船隻，心中暗暗奇道：「我們派在這裏的幾條渡船呢？」

黃鼠狼在旁道：「宮少俠，這裏沒有船隻，要不要叫他們去找一條船來？」

沈雪姑點頭道：「好吧！」

黃鼠狼又撮口發出幾聲「吱」「吱」之聲，只見一名灰衣漢子，立即又奔了過來。

黃鼠狼吩咐道：「你們去找找看，附近可有艇隻？」

那灰衣漢子領命而去，這回足足等了一頓飯的工夫，才見他坐在一條漁船上，從左首柳陰中划了出來。

這條漁船船身不大，艙中最多也只能坐兩個人，漁船靠岸之後，灰衣漢子坐到船頭，讓兩人下船，就幫那漁人划槳。

一葉扁舟，橫渡十里來寬的江面，化了將近半個時辰，才抵達對岸，三人上岸之後，灰衣漢子又要他划回去把另外三個人送過來。

沈雪姑領先走在前面，不過三數里路，自然很快就趕到碧落山莊。

如今她和黃鼠狼以及一名灰衣漢子就站在碧落山莊前面，這一刹那，沈雪姑一個人竟然僵住了！這一情形，幾乎和黃山萬松山莊如出一轍，覆蓋極廣，門樓巍峨的碧落山莊，竟然只剩下一片斷磚殘瓦，劫後灰燼！

又是燬於大火，這當然不會是老夫人下令燒燬的，那是碧落山莊的賊人縱的火了！人呢，這許多人呢？

沈雪姑一聲不作，飛身撲縱過去，凝目四顧，仔細察看，差可安慰的似乎不見一具屍體！

黃鼠狼緊跟在她身後，掠了過來，一面說道：「宮少俠，這裏好像是被炸毀過的。」

沈雪姑聽得身軀驀地一震，如果是賊人縱火焚毀的，所有的人還有逃生的機會，如果是被引爆火藥炸毀的，那麼住在莊裏的人，就是生了翅膀，也極難倖免，她倏然轉過身去，問道：「你說什麼，這裏是炸毀的？」

黃鼠狼指着一處倒坍的殘垣，說道：「是的，這堵牆垣，是從牆脚震倒的，這個陷下去的窟窿，四周還殘留有磺的顏色，據在下看，多半是在地底隧道中埋了大量火藥引發爆炸所引起的大火，所以牆垣才會全數倒塌。」

沈雪姑聽得更是大急，以目前的形勢，老夫人等人佔了地面上的碧落山莊，賊黨却全數躲在地底，如果地底埋了大量火藥，引起爆炸，自然可以把碧落山莊一舉夷為平地，這一爆炸，當然是賊黨準備一舉消滅地面上所有的人。

老夫人，卜藥師等人又不是神仙，事先如何會知道，那麼等到火藥爆炸，那裏還有逃生的機會？想到這裏，一顆心不由得猛往下沉，急急問道：「你快看看，可有人被炸死嗎？」

「沒有，」黃鼠狼道：「這裏一具屍體也找不到，可見並沒有人死傷。」

沈雪姑哦道：「對了，這裏的地道是你監造的，你快去看看，地底通道是否存在。」

黃鼠狼搖着頭，道：「火藥從地底爆炸，所有地道自然也全毀了！」說到這裏，不住的點頭道：「在下明白了，地底通道全毀，所以，他們再也用不着地鼠門的人了。」

沈雪姑道：「這就奇了，既然沒有人死傷，這許多人會到那裏去了呢？」

黃鼠狼道：「這個在下也覺得奇怪，白衣聖教命敝門開築地下通道，足足化了三年多時間，似乎用不着把它毀去？」

沈雪姑冷笑道：「白衣聖教處心積慮，是對付各大門派，你知道碧落山莊中住的是一些什麼人，老實告訴你，除了老夫人，還有終南四老，武當派、金刀門、白虎門、黃龍寺的人，可以說是當今武林的精銳，全在這裏了，他們一舉炸毀碧落山莊，自然是企圖把所有和他們作對的人一網打盡，區區一座碧落山莊，再加上地底通道，又算得什麼？只是……」

她望着晨光中這偌大一片劫後廢墟，雖然不會發現一具屍體，但依然止不住心頭的不安和恐懼的陰影，只是沉吟着道：「如果沒有人傷亡，怎麼……會……」

在他說話之時，另外三名灰衣漢子也渡過江趕來了。

黃鼠狼問道：「你們可曾發現有人跟蹤嗎？」

三人中的一個答道：「沒有。」

黃鼠狼又說道：「你們去兩個人，到文武殿看看，那裏的情形如何？但可得小心。」

其中兩人答應一聲，迅快的轉身奔行而去。

沈雪姑踏着瓦礫，找遍了整座碧落山莊的廢墟，確實沒有發現一具屍體，心頭稍稍放寬了些，回頭看去，黃鼠狼一直跟在自己身後，這就問道：「你看這場大火，是發生在幾天以前的事？」

黃鼠狼道：「據在下看，最後不過三天。」他忽然哦了一聲道：「宮少俠，住在莊上的人，會不會是撤走了？」

「撤走？」沈雪姑道：「他們會撤到那裏去呢？」

如果萬松山莊沒被燬去，也許會撤回萬松山莊去，如今萬松山莊也燬去了，再說，自己是從黃山來的，老夫人這邊，少說也有上百個人，這一路上怎麼會一個沒有遇上？

黃山萬松山莊的人，再加上住在碧落山莊的人，這兩撥人好像突然在兩場大火之後從江湖上消失，這怎麼會呢？

她想到老夫人、上官靖、李小雲、祝小青，她雖然堅信他們不會死，但是人在那裏呢，面對着這片斷垣殘壁的焦土，她最堅强，也感到頭腦昏昏的，幾乎支持不住！

就在此時，看到那兩名灰衣漢子急匆匆的飛奔而來！

黃鼠狼急忙迎上前去，問道：「情形怎樣？」

左首一個跑得氣呼呼的，垂手說道：「回掌門人，文武廟也炸毀了！只剩下一片瓦礫，地下迷陣也全毀了。」

沈雪姑自言自語的道：「這麼說，賊黨也全數撤走了。」

剛說到這裏，忽然耳中聽到附近不遠處，有極輕微的音聲傳了過來，似是有人隱伏，不由的迅快轉過身去，喝道：「什麼人，還不給我出來？」

黃鼠狼也立即轉過身來，目光注處，平坦的瓦礫中，那有什麼人影？心中暗暗奇怪，但他心知宮飛鵬（沈雪姑）耳目敏銳，決不會聽錯。

就在此時，果見從瓦礫堆中忽然鑽出一個人來，沈雪姑不覺眼睛一亮，叫道：「是小乙，你怎麼躲在瓦礫堆裏！」

那個從瓦礫堆中鑽出來的正是孫小乙，他看到沈雪姑，急忙笑道：「原來是大姐回來了，我是奉派在這裏暗中監視賊人的。」

黃鼠狼看得大奇，他是地鼠門的掌門人，精於地行術，剛才在這片瓦礫堆中已經仔細察看過一遍，有人躲在裏面，居然會一點也看不出來，他一雙鼠目，只是盯着孫小乙鑽出來的地方，但依然看不出一點形迹來，心中暗道：「看來此人地行術，還遠超過自己了。」

沈雪姑忙着問道：「上官伯母他們人呢？」

孫小乙笑道：「都沒事，在賊人引爆炸藥以前，咱們早就撤走了。」

沈雪姑道：「你早已看到我了，怎麼不早些出來，害我多担心。」

孫小乙聳聳肩，笑道：「和我在一起的，還有兩個是金刀門的弟兄，咱們隱伏地下，原是等候賊人前來察看，是不是把咱們全炸死了，如果有人來了！咱們就要暗中跟下去，看他們躲到什麼地方去了，但等了兩天，賊人一個也沒有來過，咱們三人是輪流守望的，一個在上面，兩個在下面，剛才是金刀門的一個弟兄值班，他可能不認識大姐妳，後來聽你們談話，像是自己人，才下去叫我上來的。」

黃鼠狼聽他叫宮飛鵬「大姐」，心下更奇，忍不住問道：「這位老哥，你們躲在地下，在下怎麼會看不出來的呢」？（孫小乙改扮成小老頭）

沈雪姑道：「我忘了替你們引見，這位是地鼠門的黃掌門人，他是孫小乙。」

孫小乙朝黃鼠狼抱抱拳，笑道：「咱們是躲在炸坍了的地道裏面，你老哥自然看不出來的。」

黃鼠狼說道：「這裏的地道，當年就是敝門建造的，不論如何炸坍，只要有人可以藏身，在下就應該可以瞧得出來才是，孫老哥從地道出來，在下依然看不出一點形迹，想必孫老哥也一定精於地行術的了？」

沈雪姑也道：「對了，我也一點都看不出來。」

孫小乙聳聳肩，笑道：「地道炸坍了，後來我們又挖空了一丈來深，可以住得下三個人，出口處，嘻嘻，這是竹逸先生佈下的奇門陣法，其實有一個僅容一人出入的窟窿，他只在窟窿兩邊堆了一些磚塊，外人不懂得步法，就是走到前面，也什麼都看不見。」

黃鼠狼驚奇的道：「竹逸先生已經來了？」

孫小乙笑道：「來了已經四天了！」

黃鼠狼歎息一聲道：「他當眞是一位奇人，戚供奉和唐世良派出了許多人，還在沿途偵查他的行蹤，他却早已到了這裏！」

沈雪姑說道：「現在不用多說了，小乙，上官伯母等人現在何處，你快領我們去。」

孫小乙道：「我奉命守在這裏，不能離開，大姐從這裏往東走，到得沱湖邊上，用右手向天招三招，就會有人替妳引路了。」

沈雪姑點點頭，道：「好，你回下去吧！」

孫小乙道：「那我就失陪了。」說完，身形一閃，就失去了他的蹤影。

這回黃鼠狼就在他身邊，自然十分注意，但孫小乙一閃而沒，依然沒法看得清楚，所有到的依然只是一堆瓦礫而已！

沈雪姑道：「我們走吧！」

從碧落山莊東行，不過三里光景，就已到了沱湖湖濱，但見沿湖綠柳如雲，湖光粼粼，附近那裏有什麼人迹？沈雪姑姑且依着孫小乙所說，舉起右手向天招了三招。

說也奇怪，只聽欸乃一聲，從一棵大柳樹下，忽然划出一條船來，船尾坐着一個頭戴毡帽的漢子，朝沈雪姑招呼道：「客官要渡江，那就請上船吧！」

沈雪姑也沒和他多說，就當先跨下船艙，黃鼠狼和他四個手下也相繼落船，船家不待吩咐，掉轉船頭，朝對岸划去，不過半個時辰，就已抵達對岸。

船家靠岸之後，朝沈雪姑低聲道：「客官到了天井湖邊，自會有人接應。」

沈雪姑說了聲：「多謝。」大家縱身上岸，船家就回轉船頭，自顧自的朝湖心划去。

沈雪姑等六人循着小徑，趕到天井湖，已快近中午，只見湖邊停着一條小船，船上只有一個老漁父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蹲在船上補網，看到六人走近，那小女孩口中「咦」了一聲，叫道：「大姐來了！」一面招着手道：「大姐快請上船。」

沈雪姑方自一怔，那小女孩忽然咭的笑道：「大姐，我是小雲呀！」

沈雪姑聽他口音，果然是李小雲，立時想到她可能易了容，而且還以「縮骨功」，喬裝成小女孩的，不覺啊道：「妳是二妹！」

李小雲一指老漁父笑道：「大姐認不出來吧，他是萬老大呀！」

萬點星忙說道：「沈姑娘，這幾位是誰？」

沈雪姑當先跨下船去，等黃鼠狼等五人下了船，才引見道：「這位是地鼠門的黃老五黃掌門人，這四位都是地鼠門的朋友。」接着又介紹了萬點星和李小雲。

李小雲笑道：「這位黃掌門人小妹認識，他好像還是……四川唐門的副總管，對不？」

黃鼠狼聽得大奇，問道：「李姑娘認識在下？」

李小雲道：「黃掌門人不是去過我師父的竹廬嗎？」

黃鼠狼驚異的道：「李姑娘怎麼知道的？」

李小雲說道：「那天姓戚的去找師父，被我大哥制住了穴道，後來黃副總管帶着這四位也來了，大哥就躲在門後，把你們全制住了，後來唐世良也隨着趕來，給大哥一掌驚退，我就在屋後，自然都看到了。」

黃鼠狼被她說得老臉不禁一紅。

沈雪姑道：「二妹，不用說了，這位黃掌門現在已經不是唐門副總管，他有心投効到我們這一邊來，所以由我帶他們一起來的。」

說話之時，漁船已經划向湖中，李小雲走到船頭坐下，說道：「我要幫萬老大划槳呢，大姐，妳看，這兩天，我已經學會划槳了。」

沈雪姑和黃鼠狼等人已在中艙坐下。沈雪姑問道：「碧落山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故？上官伯母等人在那裏呢？」

李小雲一邊划着槳，一面說道：「說來話可長呢，哈，這回，要不是管巧巧來給大哥捎信來，咱們大夥早就被炸成了粉齏了。」

沈雪姑說道：「是管巧巧來通知你們的？」

「不是她自己來的，是要一個叫飛虹的丫頭捎來的信。」李小雲道：「我們撤離不久，碧落山莊就響起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接着就起了大火，我們那時候早已安全到達峯上鎮了。」她把別後情形，簡略的說了一遍。

沈雪姑道：「一直到現在，還沒查到賊黨撤到那裏去了？」

「不知道，」李小雲搖搖頭說，道：「卡藥師說，他們引爆火藥炸毀碧落山莊之後，一定會派人前來查看的，所以要小乙他們在附近監視，務必查出他們落脚之處，但今天已經三天了，依然不會有人去過。」

沈雪姑笑道：「他們一定以爲萬無一失，所以沒派人前來查看，哦，那麼我們爲什麼也要如此神秘呢？」

李小雲道：「那是銀拂叟老前輩說的，我們給他們來個將計就計，把人手都隱藏起來，讓賊黨以爲我們都被炸死了，心腹大患已去，就會明目張胆的在江湖出現，我們就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了。」

說到這裏，忽然「哦」道：「大姐，妳這次回來得眞快，據卡藥師估計，大姐最快也要明後天才會回來。」

沈雪姑道：「我趕去黃山，並沒見到人，所以就趕回來了。」

「沒見到人？」李小雲驚奇的道：「那麼萬莊主等人呢？」

「萬松山莊和碧落山莊一樣，變成了一片焦土。」沈雪姑道：「所有莊上的人一個不見，我只好趕回來了。」

「什麼？」李小雲心頭驀地一沉，急急問道：「萬松山莊出了事？」

沈雪姑道：「二妹，妳不用急，這情形和碧落山莊完全一樣，雖是一片焦土，但我仔細察看過，並沒找到一具屍體，可見莊上並沒有人傷亡，只是不知萬莊主等人的去向，我趕回來，就是向上官伯母、卡伯父等人請示來的，我想，這情形也許和這裏差不多，寧敎主足智多謀，說不定也是將計就計，預先把人撤走了，這事等見了上官伯母，大家要好好計議計議，總得先把人找到了才是。」

李小雲經她這一說，心頭總算放寬了不少，點點頭道：「大姐說得也是，萬松山莊有不少人手，賊人也未必能得手，只是……」

說話之時，船已抵達對岸，萬點星道：「李姑娘，妳陪沈姑娘、黃掌門人去吧，我還要到對岸去呢！」

李小雲點點頭，就陪同沈雪姑等人登岸，萬點星獨自划着船回對岸而去。

沈雪姑由李小雲領路，趕到峯山鎮，鎮後有一座小山，她領着大家從一條山徑走去，這是山坳間的一大片平地，茂林修竹間，果然矗立着一座大莊院，院前叢擱着一道木栅，有一名莊丁坐在木栅裏面的板櫈上，進入栅門，莊院兩扇黑漆大門緊閉着並沒開啓。

李小雲引着幾人從東首一道邊門進入、再由長廊折入東首一座偏院，沈雪姑自然看得出整座莊院中，雖然看不到人影，但暗處却都有人防守，心中不禁暗暗點頭，忖道：「只要有這裏的佈置，就可知道有能人在調度了！」

一行人剛走到偏院，只見上官靖、丁瑤、祝小青、王牙婆等四人已經快步迎了出來，上官靖迎着道：「沈姐姐一路辛苦了，快到裏面坐。」接着咦道：「這位不是黃副總管嗎？」

黃鼠狼在竹廬看到上官靖的時候，臉上戴着面具，如今沒戴面具，自然認不出來了，不由愕然道：「這位少俠如何認識黃某的？」

李小雲笑道：「他就是我大哥上官靖，黃掌門人在竹廬見過，不過那時易了容，化名宮飛鵬，所以黃掌門人一時認不出來了。」

黃鼠狼回頭望望沈雪姑，尷尬一笑道：「宮少俠想必也是化名了？」

沈雪姑舉手從臉上揭下一張面具，笑道：「我是沈雪姑。」

黃鼠狼連連拱手道：「原來是沈姑娘，在下還一直以爲妳眞是宮飛鵬呢！」

沈雪姑笑了笑，朝上官靖道：「靖弟，這位是地鼠門的黃掌門人，如今棄邪歸正，來見伯母的。」

祝小青在旁道：「大姐，妳沒見過丁姐姐吧？」

丁瑤走上一步，拱手道：「小妹丁瑤，見過大姐。」

沈雪姑看着丁瑤，含笑道：「這位丁姑娘，我確實沒有見過。」

李小雲咭的笑道：「大姐見過的，只是沒見過她穿女裝罷了。」

上官靖說道：「沈姐姐，她就是丁玉郎。」

沈雪姑不覺笑道：「原來是靖弟的結義弟弟，所以看來有些眼熟呢！」說着，

深深的看了他一眼。

上官靖、丁瑤兩人被說得不禁臉上一紅。

李小雲連忙打岔道：「上官伯母聽說大姐回來了，早就在等着妳了，大家快進去呢！」

沈雪姑點點頭，就和上官靖兩人走在前面，跨進偏院的堂屋，只見老夫人和青松道長、卡藥師、竹逸先生、王牙婆、劉媒婆等人都在廳上。

沈雪姑急忙走上幾步，朝老夫人行了一禮道：「伯母，侄女回來了。」

老夫人一臉慈藹，含笑道：「辛苦妳了，這五位是……」

沈雪姑道：「這位是地鼠門的黃掌門人，他深明大義，棄邪歸正，隨同侄女來見伯母的。」

老夫人站起身道：「歡迎黃掌門人來參加我們的行列。」

黃鼠狼連連抱拳道：「在下見過老夫人。」四名灰衣漢子也一齊朝老夫人抱拳爲禮。

沈雪姑又給他引見了在座諸人。一面把黃鼠狼投効白衣聖教，修築碧落山莊地道，後來又奉命担任四川唐門副總管，以及如今唐世良當上了唐門掌門人，還統轄好幾個門派，要黃鼠狼手下三十六鼠向唐紀中報到，黃鼠狼逼於形勢，也領悟到白衣聖教只是利用他而已，才毅然投到這裏來的，簡扼的說了一遍。

青松道長稽首道：「黃掌門人能夠及時醒悟，不失爲人中俊傑，貧道代表武當派，深表歡迎。」

要知青松道長在武林中聲望極尊，他說出代表武當派歡迎一個江湖下五門地鼠門的掌門人，這話份量就夠重了！

黃鼠狼一向以爲名門正派的人都瞧不起他的，如今聽到青松道長的話，心頭十分感動，連說：「不敢。」

大家落坐之後，沈雪姑又朝青松道長、卡藥師兩人抱拳說道：「道長、卡伯父，晚輩奉命前去，很慚愧沒有達成任務，晚輩一個人也沒有找到……」

這是驚人之言，上官老夫人、青松道長、卡藥師，以及所有在座的人莫不爲之一怔！老夫人坐着的人上身不自覺的朝前俯出，急急問道：「雪姑，妳說什麼，萬松山莊一個人也沒找到？他們人呢？」

青松道長要待開口，但老夫人已經問出來了，他就沒有再說。

沈雪姑道：「侄女趕到之日，萬松山莊已經是一片焦土，一個人也沒有……」

「萬松山莊毀於大火？」卡藥師忍不住問道：「妳可曾仔細看過，有沒有發現屍體？」

「沒有。」沈雪姑道：「侄女大師姐比我早到一天，我們兩人仔細看過，並沒發現一具屍體。」

老夫人怒聲道：「這些賊人炸毀碧落山莊，很可能用同樣方法，炸毀萬松山莊，好把咱們兩邊的人一網打盡，當眞惡毒得很！」

竹逸先生微微一笑道：「沈姑娘說現場不會發現一具屍體，那就不是火藥炸的了。」

卡藥師道：「那是有人縱火，但既然一個人也沒有傷亡，這些人怎麼會不見了呢？」

青松道長沉吟道：「照說有智虔大師坐鎮，萬松山莊不可能出什麼差錯……」

卡藥師道：「但如果大家都沒事的話，早就該派人和咱們取得聯絡了。」

王牙婆道：「卡藥師說的原也沒錯，只是碧落山莊也出了事，所有的人，都遷到這裏來了，他們又如何連絡得上呢？」

竹逸先生笑道：「咱們大夥雖遷到這裏來了，但碧落山莊附近，有孫小乙守在那裏，如果萬松山莊派人來了，孫小哥應該認識。」

老夫人道：「我看咱們應該多派幾個人手，去各處探聽智虔大師、萬莊主等人的下落才是。」

黃鼠狼站起身，抱抱拳道：「老夫人、各位道長，在下脫離白衣聖教，投到這裏來，蒙大家不棄，還鼓勵有加，在下內心至爲感激，慚愧的只是寸功未立，在下領導敝門，一共是三十六鼠，今天帶來的只有四個，還有三十二人，散處各地。敝門在江湖上，不過是一個下五門的門派，除了善於隱藏，沒有別的長處，只有地行術，還差算是一門擅長，老夫人如要偵查萬松山莊失蹤的人，和白衣聖教究竟藏匿何處，不用多派人手，在下只要派一個人，知會敝門留在各處的弟兄一聲，要他們全力搜索，既可不驚動對方，大概有三五天時間，定可有確切消息傳來，不知老夫人和各位道長意下如何？」

卡藥師心中還在猶豫，黃鼠狼前來投誠，不知是否可靠，萬一他是賊人派來臥底的，他派人出去，豈不把這裏的秘密都洩漏了？一時之間，頗難決定？

青松道長却連連頷首，欣然道：「有黃掌門人派人去通知貴屬，這是最好也沒有了。」

老夫人原也和卡藥師是同樣的想法，眼看青松道長說出來了，只得點頭道：「道長說得極是，有黃掌門人派人協助查訪，自是甚好，只是黃掌門人手下，賊黨一定全都認識，會不會……」

黃鼠狼笑道：「老夫人放心，敝門三十六鼠，只是聽命於在下，和白衣聖教並無直接接觸，從前只有在下一人向管副總管負責，有什麼事，也是管副總管下令給在下，再由在下命敝屬去做，他們也因此對在下不滿，所以才會要在下交出三十六鼠，去向唐紀中報到的事情發生，沒有在下的命令，三十六鼠就不會去報到，他們是無法找得到的。」

「這樣就好。」老夫人點着頭道：「道長，藥師，關於查訪智虔大師、萬莊主等人的下落，和白衣聖教賊人行蹤這兩件事，我看就交給黃掌門人去辦吧！」

卡藥師道：「好，那就請黃掌門人多費心了。」

「不敢！」黃鼠狼拱拱手道：「在下這就要他們去辦。」話聲一落，立即轉身朝身後四人道：「你們都聽清楚了，這是兩件極爲重要的差使，第一件，是查訪萬松山莊在大火之前無故失蹤的人，第二件，是白衣聖教的人，現在的行蹤，務必以極快的方法，通知本門弟兄，查明具報，

你們誰去？」

其中一名灰衣漢躬身：「屬下去。」

「好！」黃鼠狼點頭道：「就你去好了，不過此行任務重大不可稍有疏忽。」

那灰衣漢子躬身道：「屬下省得。」

黃鼠狼揮手道：「你快去吧！」

「屬下遵命。」灰衣漢子行了一禮，轉身往外走去。

老夫人含笑道：「黃掌門人初來此地，靖兒，你陪他到前廳去見見終南四老，和金刀門、白虎門、黃龍寺的人，順便也好替黃掌門人四位安排住處。」

上官靖答應一聲，李小雲道：「我和大哥一起去。」

當下就由上官靖、李小雲陪同黃鼠狼和三個灰衣漢子一起退出，往前廳而去。

× × ×

一連三天，守在碧落山莊的孫小乙始終沒有發現賊人前來查看火場，也沒有一個人來窺伺過，連香澗湖、沱湖、天井湖三處水面上，也始終不會發現過一條可疑的船隻，一個可疑的人物。

好像賊黨撤退之時，引爆火藥，炸燬碧落山莊之後，從此就一無動靜，這批人已經離開此地，去了遙遠的地方。

到底賊黨去了那裏，就成爲大家猜測的重點。黃山萬松山莊毀於一場大火，所有的人，同樣沒有一點消息，生死未卜。

住在峯上鎮的人，都已有些按捺不住，大家紛紛向總值日青松道長、副總值日卡藥師提出建議，這裏齊集了不少人手，也有獨步武林的易容老手竹逸先生，何不請竹逸先生替大家易容改扮，分撥出發，搜索敵蹤，和找尋萬松山莊失蹤的人，總比困守一隅，枯坐着等待消息要好得多。

老夫人和卡藥師也給大家說得有些動搖了。只有竹逸先生和青松道長認爲黃鼠狼已派出人去，只要他手下三十六鼠在江湖上全面展開查訪，地鼠門在江湖上雖然只是下五門的一個門派，但正因他們是下五門的人，所結交也都是各地鷄鳴狗盜之徒，眼皮子較寬，由他們負担偵查工作，勝過大家出動。

何況黃鼠狼曾當着大家拍過胸脯，有三五天工夫，大概就會有消息傳來，勸大家再忍耐一二天，如果還是沒有消息，再作打算。終南五老的老大銀拂叟向天倫也力主愼重，他原先的計劃，就是要隱藏己方，迫使敵人暴露行迹，才能收敵明我暗，掌握主動，打擊敵人之效。

這是第四天的中午時分，那奉命去傳達黃鼠狼命令的灰衣漢子果然趕回來了，而且也帶來了重大的消息。

老夫人特地要他到前面大廳上，當衆報告，俾便大家聽完他的報告之後，可以作進一步的商討，這等於是全體會議，除了奉派在外，和各處的值勤人員，各派門人弟子之外，所有的人都參加了。

首先由黃鼠狼站起身，朝在場衆人抱拳道：「各位在座的前輩、道長、在下於四天前派敝門金鼠傳令敝門弟兄，偵查萬松山莊失蹤的人和白衣聖教賊黨行蹤，現在金鼠已經趕回來了，詳細情形，現由金鼠向各位報告。因爲他是收集各處傳遞消息的負責人，各地傳來的消息，也許互有出入，等他報告完了，各位如有疑問，可以提出來向他詢問。」

他說完之後，站在他身後的灰衣漢子金鼠就隨着走出，朝大家躬身行了一禮，隨即說道：「在下金鼠，向諸位報告。」

他說到這裏，大家就紛紛報以掌聲。

「謝謝。」金鼠又躬了躬身，才道：「在下根據敝門各地弟兄傳來的消息，第一點，是有關萬松山莊失蹤的人，經各地查訪的結果，並無確實可靠的消息，因爲沒有一個人曾在萬松山莊失火前後，看到過萬松山莊中任何一個人……」

大家聽他說到這裏，心頭已經冷了一半，地鼠門還說消息靈通，這不是白說？

金鼠接下去道：「惟據石埭來的消息，在萬松山莊失火的那天下午，曾有一撥鏢車，經過石埭，保的是一位卸任知府老爺的全家，車輛、箱籠和隨行的僕從，爲數不少，還有三位鏢師和幾十名趟子手，他們好像是從歙縣經石埭、貴地向西，另據安慶方面的消息證實，確有這批人經過，因爲從萬松山莊大火前後，只有這麼一撥人，爲數較衆，也較爲可疑，在下已命人追踪下去，詳細偵查……」

卡藥師問道：「這撥人是從歙縣來的嗎？」

金鼠道：「這是他們口中說的，到底是從何處來的，並不詳細。」

卡藥師點點頭，抬手道：「你請說下去。」

金鼠又道：「另外是有關白衣聖教賊人的行蹤，他們原先走的是水道，碧落山莊炸毀的當晚，有七八條大船從香澗湖入淮河，以後就沒人知道下落，但六天前的中午，潁上三十里舖，曾有一撥人經過打尖，其中還有兩輛馬車，但後來就下落不明了，在下也已派人分頭追踪下去了。」

竹逸先生點頭道：「一撥由石埭向西，一撥由香澗湖到了潁上，都是由向西去的，他們的目的地可能就是河南了。」

風雲刀柴崑道：「這麼說，難道萬松山莊的人，已經落到他們手中了？」

天池釣叟凌超然道：「這有可能，如果不是落在賊黨手中，就不至於沒有一點消息，也不會和賊黨一樣，一路西行朝河南去了。」

「難道這……」老夫人沉吟道：「賊黨的老巢會在河南不成？」

青松道長道：「貧道認爲第一，那從歙縣經石埭向西的鏢車，是不是萬松山莊的人？這一點必須先查清楚，第二，經過潁上的那撥人，也無法確是從碧落山莊撤退的白衣聖教賊人，也須及時查明，因此貧道覺得事不宜遲，咱們這裏有的是現成的人手，應該從速追蹤……」

他口氣微頓，又道：「如果那批鏢車確是萬松山莊的人，確已落在賊人手中，就得及時把他們救下來，至於在潁上打尖的如果確是白衣聖教賊黨，咱們暫時就不可動他們……」

黑豹侯休道：「爲什麼？」

青松道長微笑道：「他們在碧落山莊經營地下迷陣，居然肯毀之而去，第一當然是企圖一舉把咱們炸死，永絕後患，但也可以說明他們另有老巢，這回是奉命撤回去的了，咱們正好由他們領路，半途上自然不可讓對方發覺了。」（未完・37）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鶴失去了武功如常人，姜不幸雖然傷勢不重却變成痴呆，二人相依爲命，娟娟作褓姆照顧小鶴不肯走，姜子雲、惡扁鵲作保護人另擇地安排二人隱居，二五八仍然找上門騷擾，最後麥秀協助將他們趕走，李婉如出走找江涵算賬，遇到馬芳芳強留作伴，二五八無意發現李婉如將她姦污，馬芳芳替她報復，殺二五八平憤，二人同遭強暴，李婉如亦爲馬芳芳找到江涵，見他將梁不凡爲母親江杏祭墳而不殺，孝行可嘉，惡有悔改，不忍殺之……對二五八的棄屍，葉伯庭初以爲江涵，此事被黑中白的首徒知道，找馬芳芳要爲黑蘭英報仇……

好心人難做　愛妻受折磨

「不是。」馬芳芳說。

幪面人的電目在李婉如的臉上一掃就明白了。道：「秦芳芳就是妳？」

「我叫馬芳芳。」

「妳是西北馬家的人？」

「正是。」

「妳蠱惑比妳大兩旬的門羅在先，又殺門羅及其妻黑蘭英在後，爲什麼如此狠毒？」

「那全是誤會。」

「這謊言總要有人相信才行。」

「信不信由你。先是黑蘭英誤會我，繼而他們夫婦由相罵而出手，結果……」

「結果同歸于盡是不是？」幪面人冷峻地道：「黑祿是個忠僕，他的話不會有一字不實。」

馬芳芳道：「我不想多辯！」

幪面人又問道：「試問妳過去認識門羅？」

「不認識。」

「既然不相識，怎能一見面即成密友，且把他的絕學傾囊相授？」

馬芳芳道：「這只是緣份。別的我不想多說。」

幪面人冷冷地道：「我以爲你和門羅做過不可告人的事。」

「你胡說！」

「是不是胡說？你心裏有數，黑祿在你們另外租屋雙宿雙棲後不久，就發現了秘密，只是他並未立刻報告黑蘭英，而是黑蘭英發現有異問他，他才說出來的。」

李婉如恍然大悟。原來在馬芳芳出走這段時間內還發生了這麼一段。

這就難怪任何人也不知道她的武功忽然陡增的原因了！

馬芳芳道：「你是門羅的什麼人？」

「妳不必問這些。」

「你是不是統一會會主。」

「是又如何？」

「如果你是，而黑祿找到你出面找場，你和門羅必有淵源。」

「馬芳芳，血債血還，妳得爲黑蘭英償命。」

「可以，只要你有這份能耐——」馬芳芳攻出試探的一招。

幪面人立予化解。五七招後，幪面人反守爲攻，勢道之凌厲，無與倫比。

由于幪面人的內力雄渾，馬芳芳被砸得馬步不穩。

李婉如的身手在武林中算是中上之選。在這火併之下，居然不能看清雙方的出招、變招、拆招及破招的過程，其快其怪由此可見。

幪面人在內力及膂力方面固然佔了便宜，但在招式上他似乎略遜馬芳芳。

遜于馬芳芳，也就是不如門羅，因爲門羅一招未留，都傳」她。

門羅的武功，當初還不如黑蘭英以及她的師兄司馬能行，但和黑蘭英結褵後，學了黑門的絕學，又常和黑蘭英切磋，加之以及不斷創新，這些年來，已超過了司馬能行。

這就是爲什麼門羅曾對馬芳芳說過，他要使她變成宇內第一高手了。

所以馬芳芳和這幪面人力拚了四五十招，居然未分勝負。

李婉如駭然，這幪面人更是暗暗吃驚不已。

幪面人忽然疾退三步，道：「今夜勝負未分，我們改日再鬥如何？」

馬芳芳知道，再打下去也毫無把握，道：「有本事你自管來，我接着就是。」

幪面人走後，另外一個幪面人本是伏在附近屋頂，也跟着悄悄走了。

李婉如道：「這幪面人到底是誰？」

馬芳芳道：「有武功招式，必是門羅的同門。」

李婉如說道：「芳芳，妳和門羅眞的有……」

馬芳芳道：「別呑呑吐吐地，來，我告訴妳就是了。只不過，你不能告訴任何其他的人。」

「當然。」

有同樣遭遇的兩個女人，她們的秘密是可以交換的。

× × ×

夜，有霧。

江杏的墓地附近有人影移動。

不久，亮起了火光。原來是江涵在燒冥紙。

他若是早聽娘的話，也不會落到這般田地，目前他雖未徹底覺悟，却不否認自己過去壞事做盡。

他燃了香，奠了酒，跪在墓前默默流淚。

「唰」地一聲，人影一閃，已站在他的身側。

江涵大駭，正要向斜裏彈出。但有一手按在他的「肩井穴」上，道：「小江，咱們這筆帳還沒有清結！」

江涵一顆心像被突然抓起，他目前誰都不怕，就怕馬芳芳。

馬芳芳的狠勁，他深深體會到，他們父子夠狠，仍然瞠乎其後。

這正是所謂：恥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

江涵說道：「馬姑娘，殺人不過頭點地。」

馬芳芳道：「我絕不殺你。」

江涵道：「馬姑娘，我江涵已知今是而昨非。」

馬芳芳道：「那就好！我保證你在我的身邊不會有人動你一根汗毛！」

「在……在姑娘身邊？」

「對！大材小用，你可要遷就點。」

「姑娘如果不想放過我，乾脆把我殺了吧！」

「我說過不殺你的。」她冷森地道：「因爲我沒有那麼仁慈！」

多麼冷酷而又坦直的字眼。江涵知道自己的刦數還沒完。

馬芳芳道：「現在你也許可以看出來，葉伯庭並不是眞的愛你，儘管過去他十分寵你。」

江涵道：「他如果不寵我，我也不會到此地步。」

「小江，跟我走吧！」

「不知姑娘要如何處置我？」

「放心！我不會傷害你的身體。」

江涵道：「不傷身體？是不是傷害我的自尊？」

馬芳芳冷冷一笑，道：「如果你也有自尊的話……」

× × ×

一輛怪輦「轆轆」而來。

鞭聲清脆，都抽在拉輦人的背上。這人的上衣已被抽得碎裂，衣屑紛飛。他被當作了畜牲。

一根韁繩拴在此人的脖子上。他的雙肩上有兩個皮扣，這是拖輦用的。

此人的雙手伸入輦杆上的皮套中，由于拉輦必須握住輦杆，就像推車或拉車必須握緊車杆一樣。

只是此人的手上沒有指頭而無法握緊，因而輦杆上必須有兩個固定的皮套。

這個被當作畜牲鞭策的人正是小江。

而御輦的人却是一個大姑娘，鞭鞭到肉，毫無憐憫之情。因爲她也吃過男人的虧。

怪輦一路行駛而來，路兩邊的人跟着看熱鬧。有人爲小江抱不平，就算抽打畜牲，下鞭也不會這麼重。也有人說，這拉輦的人必然犯了不可原諒的罪過。才會咬牙而不出聲。

揚鞭御輦的是李婉如。一手扣住韁繩的另一端。一手不斷地揮鞭。

輦幃低垂，不知內坐何人？

葉伯庭也在人叢中，他不敢直起腰來看，雙目殷紅，誓報此仇。

人拉的輦車並不快。看熱鬧的人自然不知道拉輦的是誰？

葉伯庭跟了一段路，終于掩到輦後，他猜想到輦中何人。所以也不敢大意。

他只想到制住李婉如或輦中的堂客（他猜想也可能是其他女人），以便救他的兒子。

但他才踏上輦的後端頂部，輦窗內忽然伸出一隻手一撥，葉伯庭差點倒下，接着李婉如一鞭一鞭後掃。

這一鞭雖未掃到葉伯庭，却嚇出他一身冷汗。他相信輦中必是馬芳芳。

這是他目前所絕對不敢招惹的女人，但他却切齒道：「馬芳芳，這筆賬咱們要好好算！」

馬芳芳在車中道：「葉伯庭，你要是眞的可憐你的兒子，我再爲你準備一根韁繩，帮他來拉。」

輦突然停下來，小江嘶呼道：「爹，你走吧！我之有今日，全是你一手所賜，我挨鞭子只不過是皮肉之苦，但看到你或聽到你的聲音，却痛在心底。」

葉伯庭道：「涵兒，明明是馬芳芳拿你不當人待，怎說是爹一手所賜？」

「爹，快不要說了！你走吧！我永遠不想見你。」

「涵兒，爹怎能捨得……」

「爹，你不必來這一套了！你連娘都可以不要。我算什麼？」

「混賬！是她不要爹，不是爹不要她。你居然把一切過錯都栽在爹的頭上。」

「不，爹，自幼你教我偷、教我搶，教我如何騙人？如何殺人？你從未教我如何好好地去作人。我死不足惜，只是爲我娘抱屈！」

葉伯庭已經走了。他若是再不走，小江還會說些他最最不愛聽的話來。而且一旦被擒，那酷刑更難想像。

、這工夫李婉如又抽了兩鞭，還吆呼了兩聲，這是要牲口開始拉輦移動的聲音。

輦又緩緩前行，不久來到凌鶴等人的住處門外。

「婉如，上前叫門。」

「芳芳，我以爲凌鶴不會欣賞這一手的。」

「妳就照我的話去做。」

李婉如上前敲門，開門的是曲能直。他有點驚喜，說道：「師妹，妳終于回來了！」

婉如道：「師兄，我此來不是談這箇的，你看！」她回身一指，曲能直首先看到不成人形的江涵。滿身滿臉的鞭痕，上衣巳被抽得稀爛。

曲能直再看看李婉如手中的鞭子，吶吶道：「婉如，這是怎麼回事？」

李婉如道：「這不是一目瞭然？小江罪大惡極，對凌大哥和姜姐姐尤其過份，如今想讓他們看看，快意恩仇，不也是人生美事？」

曲能直道：「這麼說，輦中是馬芳芳姑娘了？」

「正是。」馬芳芳道：「曲大俠，請爲我轉達凌大哥，就說我送來一件禮物，請他哂納！」

曲能直也恨小江入骨，但人類的尊嚴總要保持。

他以爲把人當作牲口看待，即使他是壞人也不可如此。他道：「馬姑娘，這份禮凌鶴不會收。」

馬芳芳道：「曲大俠，你把他請出來看看，我以爲他會收的。」

曲能直喟然道：「馬姑娘，妳根本就不瞭解凌鶴。」

馬芳芳道：「就偏勞你一下如何？這是當面證實才行！」

「不必了！曲兄，小弟在這兒。」凌鶴走出來，道：「馬姑娘，別人也許受過葉氏父子的殘害，但比起在下，可能還要遜色些。小江固然也壞，却是受了他父親的影響。他的十指妳巳斷其九根半，這刑罸不謂不重。不知姑娘斷其九指之後他是否又犯過錯？」

馬芳芳道：「沒有。可是他以前犯的錯巳經夠多了。」

凌鶴道：「馬姑娘如果眞的是爲別人着想，擒住葉伯庭才是正理，這份禮在下不受！」

馬芳芳說道：「凌大哥，我知道你的心軟，可是小江做的壞事絕對超過你的想像。」

凌鶴道：「馬姑娘，這份厚禮在下——」這時小江忽然趨前幾步，向凌鶴跪下，淚下如雨。

以小江的跋扈，會來這一手，可知他吃盡了苦頭，受盡了侮辱。反之，絕不會當衆如此的。

身爲男人，在此情此景之下，誰不一掬同情之淚？

凌鶴忽然揮揮手道：「馬姑娘，盛情難却，在下決定收下這件禮物就是。」

馬芳芳道：「這太好了！凌大哥，你一向是從諫如流的。」

這工夫忽見姜子雲一跛一跛地走近怪輦低聲道：「馬姑娘，妳可知我家少主人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什麼？」

馬芳芳低聲說道：「是什麼？快告訴我！」

凌鶴冷冷地道：「姜老，我不喜歡多嘴多舌的人，請你回來。」

姜子雲道：「少主人，在目前也只有馬姑娘能——！」

凌鶴沉聲道：「請你回來！」

姜子雲嘆口氣，又回到門內來，曲能直道：「凌鶴，你這是何苦？」

凌鶴不出聲，馬芳芳也不追問，自輦上解開拴小江的韁繩，丟到凌鶴面前，道：「凌大哥，不論什麼時候，只要你需要我，我一定樂于爲你驅策！」

「不敢！」凌鶴道：「在下多謝。」

馬芳芳下了輦，和李婉如拖着空輦離去。姜子雲道：「少主人，馬姑娘和李姑娘可能還不知道你的武功全失，在目前能保護你的也只有馬姑娘一人了！」

凌鶴道：「我今生巳不可能恢復武功，我能讓人家保護一輩子？」

曲能直道：「這不過是一時權宜。有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你過去也帮過馬姑娘，就算接受她的援手，也不算向人低頭。」

凌鶴不出聲，却望着江涵。這個在不久之前還飛揚跋扈，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此刻和一個乞丐差不多，即使是個要飯的，也沒有他這麼狼狽。

江涵發現凌鶴看他，急忙蝦着腰垂下頭來，道：「凌少俠，我不是人！」

凌鶴欲言又止，深深地吁了口氣，道：「進來吧！」

凌鶴領先入屋，他忽然感到驚悸，因爲剛才他聽到門外喧嘩，外出查看時，阿幸還在唱歌，現在爲什麼不聞其聲？

「阿幸……阿幸……」凌鶴邊喊邊找，衆人也同時警覺。這眞是百密一疏了。大家一齊找尋。

姜不幸失踪了。凌鶴道：「八成是葉伯庭趁機擄去的。」

曲能直道：「說不定是『四五六』幹的。」

這工夫「惡扁鵲」和麥秀一道回來，乍聞姜不幸又失踪了，連連抱怨的說道：「都是老哥不好，我說過不再離開你，結果又……」

姜子雲道：「江大妹子巳死，你又何必經常到她的墓上去拜祭？」

「惡扁鵲」十分暴躁，道：「老夫愛去不去，干你屁事？」

凌鶴說道：「老哥哥，姜老說的，也沒有什麼不對，人死不能復生，去了就不免傷感。不知老哥怎會和麥前輩一道回來的？」

麥秀說」一切，他也去拜祭江杏，過去他也認識江杏。

姜子雲道：「少主人，若是葉伯庭趁機擄走了不幸，現在去追也許還來得及，他這麼作，可能想換回他的兒子。老奴這就去追。」

這猜測自然合理，曲能直也要陪他去。但這時院中忽然飄落兩個人，其中一人道：「不必追了！」

麥秀出屋一看，原來是「鬼手丹青」余大彩和「八臂嫫母」高麗花。

麥秀道：「你們兩人能走在一道，可眞是難得。」

曲能直道：「不知何時能吃你們的喜酒？」

高麗花罵道：「『續命郎中』，你少在這兒嚼舌頭，小心老娘揍你！」

凌鶴抱拳道：「原來是兩位前輩，快請進來。」

余、高二人一進屋，忽然發現一個蓬首垢面，衣衫稀爛，身上鞭痕累累的年輕人拉搭着脖子，偈促在一個角落裏。余大彩道：「這人是……」

姜子雲道：「他就是一代大奸葉伯庭的兒子江涵。」

余、高二人走近，高麗花托起江涵的下顎一看，道：「原來是這小子！老娘還以爲是個叫街要飯的呢！」

曲能直道：「兩位也認識他？」

余大彩說了在江杏墓上救了梁不凡和石麗人的事。

其實當時「惡扁鵲」也在附近，若是余、高二人不現身，緊要關頭他自然會出頭，但最後小江逃走，他仍未攔阻。

這當眞是「愛屋及烏」，看在江杏面上。

姜子雲道：「余大彩，你剛剛說不必追了！是什麼意思？」

余大彩說道：「我和高大妹子在鎮外遇上一人，看出是葉伯庭，挾了一個女子，但巳追趕不上，當時却不知那女子是誰人？」

姜子雲道：「葉伯庭還會作什麼好事？二位爲何不追？」

高麗花道：「當時被他挾着奔行的女子，似在哼着兒歌。你們想想看，要不是自己人，她會哼兒歌？」

這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嘆了口氣，繼而屋中一片死寂。余、高二人愕然道：「是怎麼回事？」

姜子雲含淚道：「那就是老夫的姪女也是少主人的妻子姜不幸，自少主人失去武功時起，她的心靈受創極劇，巳經變得痴呆了。」

余、高二人連連頓足，高麗花道：「其實當時我們二人如知底細疾追，是可以追上的。」

凌鶴道：「兩位前輩也不必自責，事巳至此，只有另行設法救人了！」

余大彩道：「凌少俠的武功是如何失去的？」

姜子雲道：「還不是那蒙面人和葉伯庭聯手，一個正面攻擊，一個暗襲，中了那蒙面人數掌所致……。」

高麗花怒吼着道：「不行！我要去找葉伯庭這個老雜碎，我現在就去！」

曲能直道：「慢着！那『統一會』中高手如雲。就憑你我，不啻以卵擊石。」

高麗花厲聲道：「姓曲的，你敢瞧不起老娘？」

曲能直急忙閃到余大彩身後低聲道：「看樣子似乎還會咬人哪！」

高麗花厲聲說道：「郎中，你在說什麼？」

曲能直道：「我是說大妹子很迷人，一月不見，皮膚白嫩，腰也細了！」

高麗花道：「你少貧嘴，我不和你一般見識。」

麥秀道：「以目前我們的實力，可以前去要人。」

凌鶴道：「麥前輩，我們目前的實力不弱，尤其加上老哥哥師徒必要時可以施毒爲威脅，對方不無忌憚，但是兩個蒙面人的實力加起來非同小可。」

余大彩愕然道：「怎麼？又多出一個蒙面人來了？」

曲能直道：「不錯，據估計，其中一個蒙面人可能是麥老大麥遇春，另一個尚未弄清。」

凌鶴道：「奇怪的是，另一個蒙面人的武功路子，頗似原先那個。」

余大彩道：「兩個蒙面人哪一個的功力較高些？」

凌鶴想了一下，道：「我和兩個蒙面人都動過手，似乎他們的功力相若。」

姜子雲道：「各位請立刻想個辦法把不幸救回來，她是絕對不能再受折磨了！」老淚縱橫，室內的氣氛令人窒息。

這時江涵忽然跪在凌鶴面前道：「凌少俠，在這檔口，也只有我才能救姜姑娘，請賜我贖罪的機會。」

高麗花一巴掌把他搧出兩步以外，說道：「你會救姜姑娘？你只不過想脫身罷了！」

「不，不！」江涵悲聲道：「我巳知今是而昨非，說的都是眞心話！」

余大彩說道：「你怎麼個救法？說說看！」

江涵道：「我就說是逃回去的，由于家父在『統一會』中除了正副會主就數他了！所以我有機會接近姜姑娘救人。」

姜子雲道：「話是不錯，但你們父子太壞，我對你們都失去了信心。」

江涵道：「凌少俠，請信任我，我是眞心要救人贖罪的。」

曲能直說道：「你是希望我們把你放掉？」

江涵道：「我救了人以後，還要回到凌少俠身邊。」

曲能直道：「爲什麼？」

江涵道：「只有在正人君子身邊，我這輩子才沒有白活。」

凌鶴望着江涵，說道：「這可是眞心話？」

江涵忽然擊着光禿禿的雙手嘶呼道：「凌少俠，我江涵壞事做盡，罪有應得，要是再壞下去，萬死不足贖我辜，天地間哪有我容身之地？」

此情此景，心腸再硬的人也不由凜然悸動。這道理就像「思及生死，萬念灰冷」一樣。

凌鶴深受葉氏父子之害，但惻隱之心油然而生。喟然道：「古人說：居逆境，周身皆鍼砭藥石，砥節礪行而不覺；處順境，眼前盡兵刄戈矛，銷膏靡骨而不知。江涵，看來你是眞的……」

麥秀這功夫忽然開了腔道：「凌鶴，不可輕信此子之言，有他在手，至少還是交換的機會，失去他，那就要聽對方擺佈了。」

此言一出，幾乎所有的人都附和他的見解。只有「惡扁鵲」未出聲。

凌鶴道：「老哥的看法如何？」

「惡扁鵲」道：「我當然不反對衆人的意見，」事實上他對江杏的懷念，希望對她有所補報，只是這件事關係姜不幸的生命安危，他不敢抒發己見。

「其實我們還有一條路可走。」曲能直道：「只不過凌老弟不會同意。」

麥秀說道：「什麼路，何不說不出來聽聽？」

曲能直道：「人所共知馬姑娘目前已為絕世高手，如她也參加一個，就是挑明了幹也可以一拚。」

余、高、麥等人還都不知此事，余大彩道：「馬姑娘是何人？」

曲能直道：「就是八大家之一西北馬如飛的女兒馬芳芳。」

余、麥等人自然十分意外，高麗花道：「馬如飛的身手都很有限，他的女兒又能高到哪裏去？」

姜子雲道：「話是不錯，但却也是事實。」

余大彩說道：「馬芳芳的武功如何高法。」

曲能直道：「大概和凌老弟未失去武功之前差不多。也可以說和兩個蒙面人差不多。是不是凌老弟？」

凌鶴點點頭。余、麥等人駭然，高麗花道：「既然這丫頭有此身手，為什麼不邀她聯手？」

這次却沒有一人出聲了。高麗花大聲道：「怎麼？都變成啞吧了？」

「惡扁鵲」道：「凌鶴因恨葉氏父子，他却不喜馬姑娘的整人手法。江涵的十指，就是馬芳芳弄斷的。」

屋中更是死寂無聲。

「惡扁鵲」又道：「馬芳芳的身手突然增加數倍，居然和『統一會』的會主有關。」

凌鶴道：「老哥哥怎知此事。」

「惡扁鵲」道：「我親眼看到蒙面人去找馬芳芳，二人還打了數十招，勝負未分，他們之間有何糾葛？老夫也不知道清楚。」

江涵道：「因為『二五八』侵犯過李婉如姑娘，馬姑娘為她報仇，就殺了『二五八』，還把屍體丟在『統一會』門外的橋上。」

曲能直失聲道：「師妹吃過虧？我就知道他在外面不安全。那蒙面人找馬芳芳，可能就是為了這件事。」

江涵道：「據說還有一件事，那統一會已不會放過她。她好像殺了會主的同門師妹及妹夫。」

凌鶴道：「統一會會主的師妹又是何人？」

江涵道：「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縣裏曾為他們收過屍。」

× × ×

「三六九」在獨酌。蒙面人忽然站在他的身後。

「三六九」道：「爹。」

「坐，爹也想和你喝幾杯。」

「三六九」急忙斟了一杯酒，又取了一雙筷子，道：「爹，我看得出來，您的心情近來很壞。」

蒙面人不出聲。「三六九」道：「孩兒知道您為何心情很不好。」

「你知道？」

「三六九」道：「是的。八成是為了石阿姨的事……」

蒙面人看了他一眼，道：「你還知道些什麼？」

「三六九」道：「還知道石阿姨跟梁不凡走了！」

蒙面人一連灌了三杯酒，漠然道：「我也知道。」

「爹為什麼要放過梁不凡？」

「其實你也該問我為什麼要放過你石阿姨？」

「是的，爹。我不懂。」

蒙面人又說道：「我為什麼不能放過她？」

「爹那麼寵她，她居然跟人私奔。」

蒙面人忽然嘆了口氣，道：「有些事你不懂。」

「孩兒只知道爹對她有恩，她不該忘恩負義。」

蒙面人喟然道：「也許你對，也許她也沒錯。」

「三六九」茫然地望着蒙面人。道：「孩兒如果對，石阿姨就錯了！要是石阿姨沒錯，孩兒就錯了！」

蒙面人道：「爹是對她好，但那只是像玩鳥的人對籠中的鳥好。給牠較大的籠子，好的飲食和細心的照料，我沒有給她眞正需要的。」

「三六九」茫然道：「爹，什麼是阿姨眞正所需要的？」

蒙面人喟然道：「我以前也不知道她需要什麼？一直以為她最幸福，也最滿足。事實上她需要的不是錦衣玉食。當我知道時，別人已經給了她。」

「三六九」說道：「爹不該放過梁不凡。」

蒙面人道：「是的，當我遇上梁不凡和你石阿姨時，我的確不以為應該放過他們。然而，當我聽了梁不凡的話之後，我忽然改變了主意。因為我沒有權利殺死他們。更重要的是，爹愛她，就希望她感到幸福快樂。」

「可是爹的尊嚴也要顧到。」

「就是因為男人太重視自己的尊嚴，才會把女人當作禮物。她最早是黃世海的專寵，為了討好爹，又把她送給爹，人類的尊嚴我們可曾為她顧到。」

「爹！孩兒第一次聽到，這種為女人抱不平的話。而女人自己却都不肯說這種話。」

蒙面人道：「黃世海肯把自己之所愛讓人，對爹必有所求。」

「爹，他一直只想要凌鶴和姜不幸所生的孩子。」

「這種人容易滿足，」蒙面人道：「最可怕的是那種永不滿足的人。」

「爹，是誰？」

「小孩子不要多管閑事。」

蒙面人走後不久，「四五六」來了，道：「小弟，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三六九」道：「你不會有甚麼正經事。」他對這個哥哥不感興趣。

「你要不要聽？」

「你要說就說，不說就算了。」

「姜不幸又被弄了出來。」

「三六九」心頭一震，道：「哥，你別騙人。」

「四五六」坐下灌了一杯酒，又去挾菜，道：「剛剛誰在和你對酌？」

「爹。」

「四五六」道：「爹沒有提到姜不幸的事？」

「沒有。是誰把她弄來的？」

「葉伯庭。」

「姜不幸不是失常尚未康復嗎？」

「是的，不過在一個復仇者來說，只要人活着未死，都是一樣。」

「哥，姜不幸是葉伯庭的仇人？」

「反正葉伯庭以為，馬芳芳殘害他的兒子，又把江涵當作禮物送給凌鶴也等於他的仇人。況且目前他不敢招惹馬芳芳，只有在凌鶴身上出氣，要整凌鶴，最厲害的一着就是把姜不幸弄走。」

「三六九」道：「哥，葉伯庭把她放在何處？」

「據說，在磨房中。不過我還沒見過。」

「三六九」愕然道：「為甚麼放在磨房裏。」

「我也不知道。」

「走，我們去看看。」

磨坊就是磨粉的地方，通常都是用牲口推磨，所以，磨道中牛溲馬渤，氣味甚濃。

兄弟二人來到磨坊外院就被擋駕。「三六九」道：「梁士君、李占元，誰敢限制我們兄弟二人的行動？」

李占元陪笑道：「少會主，這是副會主的命令，卑職等不敢故違。」

「四五六」說道：「放屁！你們就會拿着鷄毛當令箭，再說我們也只是進去看看。」

梁士君說道：「兩位少會主務請原諒。上面交待除了警戒人手，任何人不得進入。」

「三六九」道：「難道說會主和副會主也不能進去嗎？」

梁士君道：「這當然可以。」

「三六九」道：「哥，你說這兩個奴才欠不欠揍？」

「四五六」道：「當然欠揍！」

「三六九」道：「哥，那就看你的了！以一對二成嗎？」

「笑話！連這兩個老甲魚我都對付不了！將來我憑甚麼接掌會主之位——」

「四五六」出手就揍人，而且為了不使弟弟輕視他，出招狠辣，像是對付死仇大敵，而梁、李二人却不敢如此，雖然他們全力施為，五七十招內對方也未必能得手。

「三六九」却悄悄地溜進了內院。一進院就嗅到牛屎馬糞的味道，且傳來了磨聲及鞭聲。

磨房中的景象把他震住了，但從未想到，像姜不幸這麼美好的女人，居然有人能狠下心腸像牲口一樣把她套在磨杆上推磨（事實上是拉磨）。

這磨石，每一片的重量都在兩百五十斤以上，所以，要拉動它必須身子盡量前傾。

即使如此，磨轉得也不甚快。正因為太慢，葉伯庭手中的皮鞭雨點也似地抽下去。

姜不幸的髮髻早被抽開，汗水濕透了衣衫和亂髮，都沾在臉上或頸上。

每一鞭抽下，她的嬌軀必然震動一下。衣衫已四分五裂，但是，她居然還哼着幾不成調的兒歌。

「三六九」長了這麼大從未遇上這麼動人心肺的事！也從未有過悲從中來，不能自已的感受。

他的視野中一片汪洋。

在此同時，他的胸中之火也忽然爆開。姜不幸是他一生中所見到最美的女人，也是他最敬重的女人，自上次在此救她脫困時，但就昇華了私慾，而視她為異性至交，甚至視她為不食人間烟火的至人。

心中偶像被視為牛馬一般的虐待，這小子的眼珠子都紅了，嘶吼着撲進磨房，向葉伯庭摟頭砸出一掌。

葉伯庭弄來姜不幸要她在此推磨，而不通知任何人，包括會主在內，一來是鷄毛蒜皮的事，不必驚動會主，二來是他有靠山。

葉伯庭自然知道有人會來找碴。所以他早已有備，未出七八招就把「三六九」砸出門外。

連撲三次，都是如此，他實非葉伯庭的敵手。第四次再撲却被砸昏。

醒來時是在他的屋中床上。他下床奔出，決定報告父親。但他為人聰明，知道父親知道也奈何不了葉伯庭，打狗還要看主面。

他在院中東一頭西一頭地，像隻沒頭蒼蠅，最後終於決去通知凌鶴那邊的人。

× × ×

夜深人靜。

所有的人都已成眠。只有凌鶴躺在炕上睜着眼不能成眠。「阿幸會怎麼樣？」他想了很多遍。却絕對想不到磨房中的情景。

當然，還有另外二人也毫無睡意，一個是姜子雲，另一個是專門照料孩子的蕭娟娟。

姜子雲知道少主人無法成寐，就在他的屋子附近躑躅，時近四更，就連一片落葉落地都聽得十分清楚。

姜子雲深深地嘆口氣，暗暗詛咒道：「天老爺眞有眼的話，爲甚麼對少主人和不幸這麼不公平。難道他們受的苦難還不夠嗎——」

突然，他發現一條人影飄落在凌鶴窗外。

姜子雲大喝一聲：「賊子你敢……」距凌鶴窗外有三五丈左右，他撲近時，隱隱看出此人很年輕，且上了屋面。

這人到了屋面上還回頭看他一眼，似在打招呼表示並無惡意。

姜子雲到了凌鶴窗外道：「少主人沒事吧？」

凌鶴已在屋中亮起燈，道：「姜老，我沒事，請進來吧！」

這工夫「惡扁鵲」師徒、麥秀、余大彩、高麗花等人也都聞聲而至。

他們都看到凌鶴手中捏了一張紙，似在忡怔，只有姜子雲注意到他淚光流轉的雙目。

「少主人，這是誰送來的？」

凌鶴如同未聞，這工夫「惡扁鵲」搶上兩步，接過凌鶴手中的一張紙唸道：「不幸姐在推磨，苦不堪言。」

只有這十個字，也未落款具名，衆人聞之臉色同時一黯，姜子雲已經老淚滂沱了。

凌鶴一直望着不動。「惡扁鵲」等人見這張紙上有許多地方都濕了，伸舌一舔，道：「是淚水，但不是凌老弟的。」

姜子雲道：「是『三六九』的，剛才是他送這紙條來的。據不幸說，上次她陷在該會之中，他們弟兄三人都想接近她。最後『三六九』動了點心機騙了他兩個哥哥，而且自那時起，他對不幸已無邪念，視爲天人了……」

「惡扁鵲」一掌拍在凌鶴背上，凌鶴這才吐出一些黏液，原來他剛才急疼攻心暈了過去。

凌鶴自「惡扁鵲」手中接過那張紙，雙手抖動，那張紙「唰唰」作響。

此刻無人能確切體會他的心情，却無人不能體會他的椎心泣血之痛。

姜子雲搖搖倒下，曲能直接住了他的身子。

凌鶴突然嘶呼着：「阿幸……阿幸………」這悽厲的悲號，誰不感同身受？但誰又能會担他的痛苦？

「好啦！老弟。」「惡扁鵲」拍拍凌鶴的肩胛道：「放心！他的兒子在我們這兒，他不敢……」

曲能直說道：「小江呢？別讓他跑掉了。」

衆人同時驚覺。也同時四下張望。因爲凌鶴和「惡扁鵲」共同決定，夜晚只點他一處穴道，以小江的功力，不須兩個時辰即可自解。這叫着防君子而不防小人。但小江並未逃走。

這時忽然有人悲聲地說道：「奴才在此……」

小江竟跪在門外地上，雙手着地，十指僅賸半指，光禿禿地使人觸目之下十分不舒服。

衆人不禁微愕，這個人是不是眞的改邪歸正了？

凌鶴道：「江兄起來吧！只要徹底覺悟，我們絕不會趕盡殺絕的。」

小江悲聲道：「凌少俠，還是讓奴才回去試試看吧！」

凌鶴道：「好，你就請便吧。」

「不行！」麥秀說道：「此人信他不得。」

曲能直也說道：「我也反對放人。放了這個畜牲，我們唯一救人之路已經斷絕了！」

但凌鶴道：「路須讓一步，味要減三分。各位，讓他走吧！」

小江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站起來出屋而去。誰也沒有再說甚麼。

過了一會，余大彩道：「在下以爲，救人固爲當務之急，設法恢復凌鶴的武功才更重要。」

麥秀道：「麥某十分贊成余兄的高見，以在場諸位合力協助，輸以眞元，通其經絡，貫其穴脈再續其功力，應不是一件絕對辦不到的事。」

「惡扁鵲」道：「要是像你們說的這麼容易，老夫早就把他調理好哩！何必拖到現在？」

余大彩道：「前輩可否告知困難之所在？」

「惡扁鵲」道：「除了『三焦』之外，其餘經脈全斷。即使『三焦』也若斷若續。」

麥秀道：「聽前輩之言，似乎已完全絕望。」

「惡扁鵲」道：「老夫說過完全絕望了嗎？」

麥秀喜形於色，道：「這句話出自前輩之口，最最令人興奮。願聞卓見。」

「惡扁鵲」醜惡的臂上盡是難色，說道：「據說，五十年前武林中有位俠僧，名叫不了和尚，此人武技別走蹊徑，與當時的黑中白黑大俠合稱南北二絕。這不了和尚研出一部洗髓經，能治走火入魔甚至失去武功者，但是，要找不了和尚談何容易！」

麥秀道：「聽前輩之言，似乎這位不了和尚仍在人間。」

「惡扁鵲」道：「老夫前年冬天在怒山採藥，曾於某夜在山洞中遇見一個怪和尚。」

麥秀道：「就是不了和尚？」

「惡扁鵲」道：「老夫也不敢說他是，但有可能。他一進洞就搜我的藥籃，根本沒打招呼。老夫問他爲何如此無禮，你猜他說甚麼？」

衆人都不出聲，似乎都在問：他說甚麼？

「惡扁鵲」道：「他說：他娘的你少囉嗦！」

有人笑了起來，麥秀道：「出家人罵『三字經』？」

「你忘了他叫『不了』和尚？所謂『不了』就是塵緣不了之意。也就是和俗人差不多。所以他蓄有髮辮，僅在頭頂上剃了約兒拳大小一塊，但束髮可以遮住，身著紫緞僧袍，繡有巨大的粉荷。」

麥秀道：「這簡直是釋伽的叛徒。」

「惡扁鵲」道：「也許『不了』二字之下仍有『和尚』二字，所以他才在頭頂剃去少許，華麗緞袍也保留僧袍式樣，證明他既是俗緣未了！却也仍是和尚。可自由進出僧俗兩大世界。」

余大彩道：「他進洞翻你的藥籃幹甚麼？」

「惡扁鵲」道：「要『夜合珠』（即赤首烏）！我送他兩株，問他的名號，他臨去說了『不了』二字。」

余大彩道：「那八成就是不了和尚。只可惜這種人可遇而不可求。」

× × ×

「夜長人奈何」，箇中況味，馬芳芳能深深體會。夜半醒來，無法入睡，習慣成自然地摸出枕下那件凌鶴的內衣。

按理說馬芳芳已不是純情的年紀，她已是過來人了。過來人不尙空泛，講究實際。

但她十分執着。她不以爲凌鶴就此屬於姜不幸的了。尤其是姜不幸失常之後，她這意念更堅定。

凌鶴的內衣能代表甚麼。那上面的體味又能代表甚麼？

但馬芳芳不忍捨棄。所以李婉如就想不通。她不做隔靴搔癢的事。

忽然，她把那件衣服塞入枕下，伸手摸刀，稍整衣衫，自後窗穿出，這時她看出一個蒙面人離開了屋面。

馬芳芳此刻可不怕蒙面人，她的雄心奇大，非較量個高下不可，立刻跟去。

想不到蒙面人在郊外停了下來。

兩人相距約五步對立，馬芳芳忽然感覺今夜這個不是上次和她動手那一個，這個矮些。

馬芳芳道：「蒙面人有兩個。」

蒙面人點點頭。馬芳芳道：「哪一個是麥遇春？」

蒙面人道：「恕難奉告！」

馬芳芳道：「你引我來此何事？」

蒙面人道：「談談合作。」

「合作？」馬芳芳道：「我會和你合作？是不是邀我入會？」

「不是。」蒙面人道：「一旦事成，雙頭馬車，你我都是會主。我知道姑娘雄心勃勃。」

「不錯。但金須百煉，矢不輕發。」

「姑娘可否說得明確些？」

「尊駕邀我共謀大事，對尊駕必然有利，但對本姑娘其利安在？」

蒙面人似乎輕笑了一下，說道：「嚴格地說，妳我合作，姑娘獲利遠遠超過在下。」

「怎見得？」

蒙面人道：「明人不說暗話，況既想合作，在下必須坦誠以對。」

「不錯。」

「姑娘不會否認和門羅的關係吧？」

馬芳芳心頭一震，道：「尊駕知道的事不少。」

「不多，此事碰巧被在下聽到。」

「聽何人談及此事？」

「姑娘，這都是枝節問題。」

「不，既要坦誠，無事不可明談。」

「好吧！」蒙面人道：「在下聽到黑祿報告他的少門主。也就是黑中白大俠的門人。」

「少門主何人？他在何處？」

蒙面人嘴唇噏動，顯然怕別人聽到而以蟻語蝶音說出。馬芳芳微微一震，道：「尊駕怎知我會與你合作？」

蒙面人道：「黑大俠的愛女及女婿皆喪在姑娘之手，豈能甘善罷休？」

馬芳芳道：「僅是一個門人和黑祿，我不在乎。」

蒙面人道：「據說黑中白的如夫人尙在人世。」

「黑蘭英非如夫人所出，沒有骨肉之情。」

「據黑祿口中說出，黑蘭英雖是原配所生，却由如夫人養大，母女之情絲毫不遜。」

馬芳芳道：「說出合作的目的吧！」

「合力除去妳的心腹大敵。」

「我懂了！你說的黑門小門主，必然是統一會的——」

蒙面人揮手打斷了她的話，道：「如何？如肯開誠合作，三天內即採行動。」

馬芳芳道：「尊駕似乎準知本姑娘會與你合作。」

蒙面人道：「這倒不見得，只不過，如果在下是姑娘，也必須合作，以便根除後患。」

馬芳芳並不欣賞此人的邀請方式。却又不能不答應。當初殺黑祿未成，她就知道後患無窮。

× × ×

「報告葉護法，令郎回來了。」一個堂主前來報告。葉伯庭自床上蹦了起來。

父子擁抱的場面很感人。兩人都淌下了淚水，只不過，江涵淌淚是爲了母親江杏。

這兒是葉伯庭的住處。護法是二人之下，在千百人之上，將來可能還有一位護法。

像李占元和梁士君將來都是壇主，而近來，已新來了不少的堂主，也有二三個壇主。

葉伯庭抹着淚看着小江的雙手，道：「江涵，你這雙手與人過招時有沒有什麼不方便？」

江涵道：「當然不方便。」

「還好，你總算逃出魔手了！他們怎麼整你的？」

「一言難盡。」

「孩子，從現在開始，是咱們整他們的時候了！」

「對，爹，此仇不報非君子，爹，孩兒被擒之後，本會似乎並未有派人去找孩兒。」

「有，少會主出去找過。」葉伯庭道：「這事主要還是要倚靠爹。」

「爹，聽說姜不幸被擄了來。」

「是啊！所以我才說，從今以後要看我們的了！」

「爹，她在什麼地方？」

「磨房中。她一天必須磨一石穀子的粉。」

「爹，我要去看看。」

「看她？她已經不好看了！」

「不，爹，孩兒正是想去看看她那副慘相，能看她受罪，孩兒這些日子吃的苦

頭也有所報償了。」

「對對！孩子，你是該去看看。不過，有件十分秘密而重要的事，爹要和你商量。」

江涵道：「爹，是什麼秘密的事？」

「是關于正副會主之間的事。此事一旦爆發開來，本會可能烟消霧散，所以咱們不能不先籌謀因應之策。」

江涵道：「正副會主不睦？」

葉伯庭道：「豈僅是不睦？正副會主的仇人都在附近環伺，副會主似想先發制人，與會主的仇人『連横』……」他爲了小心，作了個切菜的手勢。

江涵愕然問道：「本會尚未正式開始面對武林同道，就自相殘殺，豈非自取敗亡？」

葉伯庭攤攤手，道：「這似乎已成不變的公式，古往今來，有多少這種只能共患難而不能共富貴的例子？」

江涵道：「會主的仇人是誰？」

葉伯庭道：「孩子，你是眞不知道還是裝傻？這個人就算剝了皮我們也該認識她的骨頭。」

「莫非是馬芳芳？」

「不是她是誰？你想想看，會主能放過她，還是她能放過會主？」

「是的，爹，如她知道會主即黑門的少門主，她就不會放過會主，而會主諒已找到了她，當然要爲師妹報仇。」

「孩子，你想想看，兩虎相爭，再加上副會主的『連横』……」

「這事是副會主對爹說的？」

「當然不是，是爹無意中聽到副會主和馬芳芳私談合作。事成，他將與馬雙頭馬車領導本會。」

「爹，此事果眞成功，我們父子將被置于何地？」

「對，馬芳芳是殘害你的仇人，也是奴役你傷害你的尊嚴的大敵。咱們豈能坐待那一天到來？」

父子密議了約一個更次，小江去看姜不幸。還持有葉伯庭的護法腰牌作證，不然的話，進不了磨房。

然而，他並未直接到磨房去，而是來找「三六九」——司馬多聞。「二五八」叫司馬直，「四五六」叫司馬諒。只是本會仍然不公開叫他們的本名。

司馬多聞也未睡，爲救張不幸，他想盡了一切辦法，都行不通。所以近來夜夜失眠。

他和姜不幸有了已超越男女私情的情感，看到她像牲口一樣被役使，被鞭笞，連飯量都減了。

這時他忽然聽到院中有微聲，道：「什麼人？」

「少會主是我，我是江涵。」

司馬多聞一楞，走了出來，道：「你不是被馬芳芳——」

小江揮揮手，道：「少會主，咱們言歸正傳如何？」

「好，你的所謂『正傳』是什麼？」

小江道：「『不幸姐在推磨，苦不堪言』。這紙條是你寫的？」

司馬多聞道：「是我寫的又是怎樣？你要告密？」

「這當然不會。」小江道：「我是來帮你的。」

「帮我？」司馬多聞冷笑道：「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是什麼德行？」

小江喟然道：「少會主罵得對，我要是有德行，會落到這般地步？」他平伸雙手，目蘊淚光，司馬多聞眞是不忍卒睹。

「其實這是馬芳芳的第一步復仇計劃，在當時我以爲太過份，决心報復，可是現在……」

「怎麼：算了？」

「以我的罪孽來說，這點懲罰還不足以贖我的餘辜。」

司馬多聞說道：「你今夜來此的目的是……」

「少會主是不是想救你最敬重的姜姑娘？」

「對對！莫非你有辦法？」

「少會主，我也沒有什麼好辦法，只有蠻幹！」

「拚哪！餿主意。我們兩個能靠硬拚把人救出去？」

「不能。但是若以施襲的方式就有希望。」

「可是姜姑娘失常，不停地哼兒歌，如何能使別人不會發現？」

「這不難。」小江出示腰牌，說了他的辦法。司馬多聞根本不加考慮。就依計行事。

江涵來到磨房的院門口，值班看守的是一個堂主和一個壇主。都是剛來的，小江出示了腰牌。

出示護法的腰牌自然放行，而且他們也聽說過葉護法有個兒子在敵人手中。

江涵進入磨房中，見姜不幸蜷在一張破蓆上睡覺，既無被褥也無枕頭。

壇主和堂主亦步亦趨，道：「這女子恐怕支持不久。」

「怎麼？你可憐她？」

「不不！」壇主道：「在下說的也是實話。因爲葉護法有令，夜晚只給她三個時辰的睡眠時間，時辰一到就把她打醒推磨。」

「這是她罪有應得。給她三個時辰睡眠已夠寬大了。誰敢同情她而瀆職？」

這壇主雖然極不喜歡這種口吻，却也不敢得罪。這是因爲小江尚未述職，一旦分派職務，諒也是個壇主的料子。

小江道：「她睡了多久？」

「一個半時辰左右。」

「一個半時辰就是一個時辰，爲什麼還要左右？馬馬虎虎！」

壇主眞有點按捺不住，正要發作，忽然人影倏閃，後腦挨了一掌，身子向前仆下，被小江接住。

那個堂主大驚，發現施襲的是少會主，不禁失聲，叫道：「少會主你這是幹什麼的？」

小江淩厲的半招，已把此人撂倒。

這時姜不幸已被驚醒，道：「是不是又到了推磨的時候了？」

司馬多聞點了她的睡穴。小江道：「你扛人，我開路，要走捷徑。絕不能遇上正副會主和家父。」

司馬多聞道：「捷徑我比你熟，你扛人，我開路。」

「不，我的手不方便，還是我開路，

你指點我。」

他們出了此院，越牆進入一小院，因爲這小院正是剛才被擊昏的壇主的住處，自然無人。

二人計議一下，往東北方向走，那應該是司馬多聞三娘的住處 二人越過此院，落在一個較大的空院之中。

此院本是準備給五個新來的堂主居住，但因屋漏，尚未修繕，所以無人。

那知二人剛要計議再往哪個方向走？忽見漆黑的正屋走出一人，後面還跟着一個衣衫不整的女人。

原來是一四五六」，也就是司馬諒。

司馬諒詭笑道：「小弟，你越來越不像話了！這女人算是『欽』犯，你也敢刦走？」

司馬多聞道：「哥，人心都是肉做的。你不以爲如此對待一個善良的女人太狠毒了些？」

司馬諒道：「小弟，你是不是在指責正、副會主沒有人性？」

司馬多聞道：「哥，你還是少管閑事吧！試問你在這裏幹什麼？要是嚷嚷開來，哥，你也犯了大不敬之罪。」

「大不敬？」

「是啊！靈芝是二娘身邊的丫頭，你居然敢脅迫她來此苟且，這不是對二娘大不敬嗎？」

司馬諒一窒，繼而惱羞成怒，道：「你自管去告密，嘿嘿！你想把這女人弄出去藏嬌，門兒也沒有。來人哪……」

司馬諒這一吆呼，江涵和司馬多聞大急。小江立即撲上。以兩人的造詣來說，司馬諒自然不如小江。但司馬諒邊打邊嚷：「來人哪！有人刦走了人質……」

小江要想在三五招內制住了他也不可能。

司馬多聞只好先放下姜不幸協助小江，這二人聯手，司馬諒未捱過三招就被砸昏倒地。

但梁士君和李占元却適時趕到。梁士君道：「少會主這是幹什麼？」

小江的反應較快道：「兩位沒長眼睛？看不出這是怎麼回事？」

李占元道：「我們只知道有人喊叫刦走了人質。」

「這不過是賊喊捉賊。」小江道：「我們發現司馬諒少會主正在和靈芝苟且，前來捉奸，他惱羞成怒就亂嚷嚷。」

梁、李二人看看偈促在一邊的丫頭靈芝，怯怯地不敢說話，自然相信。

李占元道：「那麼這個躺在地上的女人又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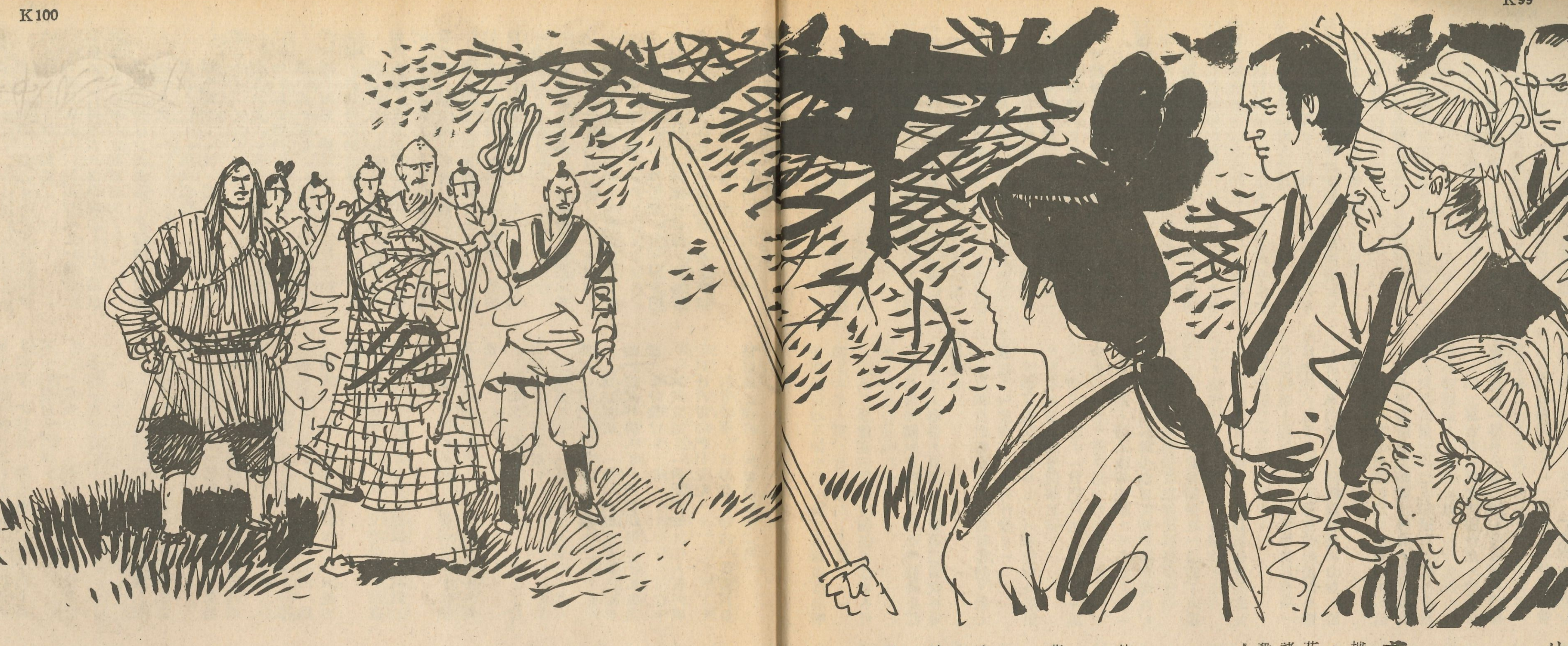
「噢！」小江道：「這是誰不也是一目瞭然。由于她受不了嚴重的折磨而暴斃，所以奉副會主之命把屍體丟到山谷去餵狼算了！」

梁、李二人互視一眼，沒有理由不信，却也沒有理由太相信。然而，以江涵的爲人來說，梁、李二人却絕對不信他會救姜不幸脫困。

梁士君道：「兩位請別介意，我兩巡夜有責，不得不公事公辦，可否讓我們看看？」

司馬多聞道：「一個死人有什麼好看的？」

（未完・十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阜・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覃小蝶和花滿樓都是江湖女兒，亦可算是英雌識英雌，英雄重英雄，二人言歸於好，覃小蝶釋放白骨魔君吳常交給花滿樓，希望花滿樓放過天地門，釋放他們的門主，於是二人道聲珍重話別，覃小蝶帶領琴、棋、書、畫四婢到潼關定遠侯府找狄飛虹，此事被侯爺的小姐羅蘭知道從紅樓穿過西花廳到府前阻攔，誣蔑覃小蝶是應家的寡婦，有意凌辱，還召總管原承宗要將覃小蝶置諸死地，原承宗雖不同意亦只好遵辦。覃小蝶在客店遭到逐走，躲居廟內，拂琴又遇到殺手截擊，廟裏又遭人縱火，主婢分析可能是那小女人羅蘭作惡，却容不得人……

大小姐小氣　江湖女大方

覃小蝶道：「我仔細瞧過，黃蜂是在那兒往返飛行，好像找不到攻擊的目標，也許他們有什麼特殊設置　使黃蜂無用武之地。」

拂琴道：「黃蜂攻擊失效　烈火却迫在眉睫，看來咱們除了衝過去別無選擇了。」

她語音甫落　忽然聽到幾聲鷹鳴　及抬頭向前方空際一瞥　只見四隻巨鷹正以雷霆萬鈞之勢俯衝下擊　牠們所攻擊的目標，正是那條橫岸。

敵人以草叢掩護　黃蜂攻不到他們，但在巨鷹鐵爪鋼嘴之下，他們就無所遁形了。

隨着神鷹之後到達的是黑白雙姥　司棋如畫五大鐵衛，及五大班頭之一的唐婉儀，與所屬弟子三十人。

他們馳到橫岸　立即展開攻擊，在神鷹黃蜂配合之下，勢如摧朽拉枯，只不過頓飯時間　戰爭便告結束。

覃小蝶主婢沒有動手，只是在一旁替他們掠陣，待搏殺接近尾聲，黃蜂弟子才來參見谷主。

覃小蝶對黑白雙姥道：「辛苦姥姥了，戰果如何？」

黑姥道：「生擒兩人，格斃十三人，其餘的都逃走了。」

覃小蝶道：「很好，大火就要燒到了，咱們先找個安全的地方再作長談。」

他們走出數十里，才在一個農莊住了下來，此時天色已近黃昏，晚餐之後，黑姥命唐婉儀派出崗卡，對農莊作嚴密戒備，然後對覃小蝶道：「小姐，妳準備如何救出二谷主？」

覃小蝶道：「二谷主是潼關軍中的總教練，並未失去自由，勿須咱們援救，不過咱們見他不到，我不甘心……」

黑姥哼了一聲道：「見不到他，就是他的行動失去自由，黃蜂谷的二谷主怎能任人如此欺負！」

白姥道：「義不掌財，慈不掌兵，作官的心胸多半會狠毒一點，羅勁以通匪殺官的罪名網着二谷主，行爲雖是狠毒，見識却非平庸……」

黑姥不耐的道：「咱們在研究如何援救二谷主，妳儘說廢話作什麼。」

白姥道：「這不是廢話，我是說羅勁不會干涉二谷主的行動的，他如果當眞受到約束，八成是羅蘭在暗中搗鬼。」

黑姥道：「羅蘭是誰？」

白姥道：「自然是羅勁的女兒了，兩年前我遇到她的師父雙手托乾坤祁連璞，曾經談起過她……」

黑姥道：「那又怎樣？咱們還不是見不到二谷主。」

白姥道：「我是想到侯府去見羅蘭，就說是她的師父託我去看她的，只要進了侯府，不怕見不到二谷主。」

覃小蝶道：「白姥這個辦法可行，不過我想先叫神鷹去試試，二谷主如是身在侯府，只要聽到鷹鳴之聲他必然會來尋找　們。」

白姥道：「好吧，」語音一頓，扭頭對唐婉儀道：「唐班頭，妳去將兩名俘虜提來，讓谷主問問他們。」

唐婉儀帶來的兩名俘虜都很年輕，只是衣着有顯著的不同，一名紅帽白衣，一看就知道是神箭門的，另一名身着黑色勁裝　神色上現出一股驃悍之氣。

覃小蝶瞅着紅帽青年道：「朋友是神箭門的高人了，請問貴上下怎樣稱呼。」

紅帽青年道：「在下魯才，只是一個小人物，不敢當高人二字。」

覃小蝶道：「魯少俠太客氣了，在下有一點不解的疑問，想請魯少俠賜告。」

魯才道：「谷主請說。」

覃小蝶道：「黃峯谷與貴門素無恩怨，貴門却要置在下於死地，請問爲了什麼？」

魯才道：「很抱歉，在下只是聽命行事，實在不知道爲了什麼。」

覃小蝶道：「是誰叫你這麼作的！」

魯才道：「周采，他是門主的四弟子，已經在日間戰死了。」

覃小蝶道：「這眞遺憾。」語音一頓，接道：「這位穿黑衣的朋友，你又是那一門

派的高人。」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在下如果是高人，早就剁下妳的腦袋了。」

侍書怒叱道：「狗賊找死！」突然一掌飛出，打得黑衣人滾倒地上，口中溢出鮮血，半邊臉上立刻腫起來了。

覃小蝶待他立起身形，才繼續詢問道：「咱們有仇？」

黑衣人道：「仇深似海。」

覃小蝶道：「哦．閣下能不能說明一點？」

黑衣人道：「飛斧門自門主以下數十口人命，難道咱們不該索還。」

覃小蝶一怔道：「飛斧門爲惡江湖，應該遭到報應，難得還有閣下這等人物，倒是一件值得欣慰之事。」

黑衣人道：「妳不要得意，本門今天雖然失敗，來日必然加倍索還，妳等着瞧吧。」話剛話完，他忽然栽倒下去，及查看究竟，原來他已嚼舌自盡了。

覃小蝶命人將屍體拖出去掩埋，然後拍開魯才的穴道，說道：「你走吧，魯少俠，咱們之間並無深仇，希望你轉告貴門不要被他人利用！」

魯才微一抱拳，一言未發便出門急馳而去。

覃小蝶嘆息一聲道：「江湖恩怨如此可怕，實在叫人寒心。」

拂琴道：「就小婢所知，當年飛斧門漏網的高手，只有白斧堂主韓淦，及無情斧崔望鉉，就算他們死灰復燃，甚至恢復當年盛況，還不是不堪一擊。」

覃小蝶道：「飛斧門武功別走蹊徑，練到極致可於十丈外飛斧傷人，該門因人才凋零，才落得一蹶不振，你們千萬千萬不可輕視這一門派。」

一頓接道：「咱們明早還要趕往侯府．各位早點歇息吧。」

×　×　×

這是一個晴朗的清晨，祝京娘與六兒正在侍候狄飛虹梳洗，一陣清幽的鷹鳴之聲，使他頓時神色一呆。

他匆匆擦了一把臉便奔到院中，及抬頭向上空一瞥，果然瞧到兩隻巨鷹在頭頂盤旋。

老鷹到處都有，雖然這兩隻鷹，不似一般常鷹，但也不一定就是黃蜂谷的，爲了證實這一點，他也引吭發出一股清越的嘯聲。

嘯聲飄揚空際，有如立竿見影，巨鷹雙翅一斂，以流星划空的速度，向院庭之內瀉落。

牠們停留於狄飛虹的雙肩之上，鳥頭頻頻磨擦他的耳鬢，人鳥之間顯得份外親密。

跟出來的祝京娘詢問道：「公子，這對鷹兒是你養的麼。」

狄飛虹道：「是一個朋友養的，他可能就在附近，我要出去瞧瞧。」

祝京娘道：「那位養鷹的朋友，必然是一位武林異人了，咱們跟隨公子出去見識一下好麼？」

狄飛虹道：「我還不知道他人在何處，以後再替妳們引見吧。」

語音甫落，身形陡然躍起，帶着兩隻巨鷹逕出侯府，向城外放步急馳。

在神鷹引導之下，他與覃小蝶終於見面了。

這一對武林情侶，如今刦後重逢，却有當着千言萬語，無從說起的的感覺。

黃蜂門下都散開了，他們要使兩位谷主單獨相處說說體己的話兒。

「妹子，這一向還好吧？」

「好，唉，大哥，我差一點就見不到你了。」

「我知道，待我趕到百鹿山莊，妳已經脫險離開武漢了。」

「是花滿樓救我的，她是受你之託，你們必然是很好的朋友。」

「我們……只是普通朋友，哦，妹子，妳怎麼知道我在侯府？」

覃小蝶道：「也是花滿樓。」一頓接道：「大哥，我想問你一件事。」

狄飛虹道：「什麼事？妳問吧。」

覃小蝶道：「如果有人要殺我，而那人又是你所喜愛的，你該怎麼辦？」

狄飛虹愕然，道：「妹子，會有這種事？」

覃小蝶道：「怎麼沒有，我到侯府找你，被一個美麗的姑娘趕走，她說你去關外出差，要半年之後才能回來，並出語傷人，硬說我是應家寡婦……」

狄飛虹道：「大概是羅蘭，這位侯門千金，平時驕縱已慣，妹子不必跟她比較，不過她並沒有要殺妳，要殺妳的是不是另有其人。」

覃小蝶道：「來殺我的的確另有其人，至於要殺我的麼……」

狄飛虹道：「妹子懷疑是羅蘭主使？妳先說說那些人是誰。」

覃小蝶道：「第一次是泰嶽雙雄，第二次就多了，包括神箭飛斧兩個門派，是存心要將小妹置於死地的。」

她將經過的情形，作了一番敘述，然後幽幽一嘆道：「大哥，江湖險惡，人心譎詐，小妹已經厭倦了。」

狄飛虹嘆口氣道：「小兄對江湖又何嘗有半分留戀，只是形勢迫人，身不由己……」接着他將管閒事惹上通匪殺官的罪名，經江滿樓從中推介，才得任職侯府總教練，將功贖罪，只待侯府親兵訓練有成，他就可以脫身事外，還我自由……等事說了出來。

覃小蝶道：「大哥，你跟花姑娘的交情不錯吧？」

狄飛虹說道：「別瞎猜，妹子，我跟花滿樓才見過兩次面，根本談不上什麼交情。」

覃小蝶撇撇嘴道：「是這樣的麼？那她爲什麼對咱們如此熱心？」

狄飛虹道：「相信我，妹子，我跟花姑娘之間真的沒有什麼。」

覃小蝶道：「大哥，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怕你陷入魔道，弄得身敗名裂。」

狄飛虹道：「這話怎麼說？」

覃小蝶道：「現在江湖之上出現一個神秘的組合，他們意圖稱尊天下，獨霸武林。」

狄飛虹道：「我聽說有個天慾教，神秘得很，這跟我可扯不上關係。」

覃小蝶道：「如果花滿樓是天慾教的呢？大哥將如何面對那位姑娘？」

狄飛虹道：「這可能麼？」

覃小蝶道：「怎麼不可能？」接着將天地門主東門秀被擄，她們義救龍虎雙將，在參駕殿遇聖骨門，及花滿樓出現帶走白骨魔君，答允釋放東門秀等經過說出，然後嘆息一聲道：「此一種神秘組合，遠非當年的程寒超所能比擬，如果我猜得不錯，天下武林只怕已有半數受其控制，花姑娘是其中的重要份子，她跟咱們交往，只怕別有居心。」

狄飛虹道：「妳說的頗有道理，咱們今後應該多加一份小心。」

覃小蝶道：「大哥，我的問題你還沒有回答呢。」

狄飛虹道：「甚麼問題？」

覃小蝶哼了一聲，道：「剛才說的你就忘記，既然把我的話當作耳邊風那就算了。」

狄飛虹伸手摟着覃小蝶的纖腰，輕輕用力一帶，她便順勢偎了過來，此時旭日初昇，朝露依舊停留在枝葉之上，晨風輕拂，揚起一股清新之氣，觸鼻沁心，令人精神爲之一爽。

狄飛虹在她的櫻唇之上深深一吻，道：「妹子，妳怎麼忽然厲害起來了？」

覃小蝶道：「人善被人欺嘛，我的問題你倒是回不回答？」

狄飛虹道：「妹子是懷疑羅蘭了，她只是一個小姑娘，深居侯府，何能認識那些江湖人物？」

覃小蝶嬌軀一挺，離開了他的懷抱，然後面色一肅道：「你這是承認喜愛羅蘭了！」

狄飛虹愕然道：「妹子，妳這話從何說起？咱們兩心相印，可證天日，飛虹雖然不才，還不至如此輕佻無行。」

覃小蝶面色一霽，再度偎進他的懷中，道：「不要生氣，大哥，是我冤枉你了。」一頓接道：「咱們黃蜂谷足堪溫飽，只要你決心離開侯府，我想羅侯爺不會强人所難的。」

狄飛虹道：「好，我聽妳的，不過妳得給我時間，這事心急不得。」

覃小蝶道：「好嘛，只是－！」

只是之後應該還有下文，但她却說不出來了，因爲她的櫻唇已被狄飛虹緊緊的堵着。

此時鷹鳴長空，風拂弱柳，景物是這麼怡人，這對身在其中的情侶，自然應該盡情的歡樂一下。

但……

「稟谷主……」

「是拂琴，甚麼事？」他們霍的分開，覃小蝶先瞪了狄飛虹一眼，才回頭詢問拂琴。

「有人要見二谷主。」

「是甚麼人？」

「他們說是侯府來的。」

「哦，叫他們來吧。」

來人是侯府侍衞竺克三，及四劍士之二的張遇吉，董逢春，他們都是羅侯爺的親信。

狄飛虹雙拳一抱，道：「三位大人有事？」

竺克三道：「下官奉侯爺之命，請狄大人立刻回府。」

狄飛虹一怔道：「莫非侯府發生了甚麼大事？」

竺克三道：「這個下官也不明白，不過看侯爺的情形，好像十分着急。」

狄飛虹畧作沉吟道：「三位大人，這位是黃蜂谷的覃谷主……」

他爲覃小蝶介紹了侯府的三位大人，然後說道：「妹子，到潼關城裏去住吧，那裏的飲食會方便一點。」

覃小蝶說道：「咱們還是住在城外的好，你帶兩隻鷹兒回去，今後咱們也好聯絡。」

狄飛虹道：「好吧。」他喚下兩隻神鷹，逕與竺克三等馳回侯府。

侯爺在後廳相待，在座的有副將郎豪，總管原承宗，侍衞哈都赤，四劍士中的冷戰及蘇泰來等。

狄飛虹等行過禮然後入座，侯爺向在坐之人環目一瞥，神色凝重的咳了一聲道：「本侯失落了一件東西，所以請各位來研究一下。」

原承宗道：「爺侯失落的必非凡物，但不知是甚麼珍品？」

侯爺道：「郎豪，你說吧。」

郎豪道：「是。」語音略頓，接道：「侯爺失落的是一雙『狻犴手』，此物是皇上御賜，如若找它不回，對侯爺頗爲不利。」

狄飛虹道：「狻犴手是甚麼？」

郎豪道：「狻犴手是一副手套，它刀兵不懼！水火不侵，並能折鐵斷金，穿壁洞石，是前朝武將由塞外奪回來的。」

原承宗啊了一聲，說道：「刀兵不懼，火水不侵，並能折鐵斷金，穿壁洞石，這等兵中異寶，勿怪皇上會賜給侯爺，以酬勳勞了，如今御賜寶物失踪，除了皇上降罪，還可能引發一項難以收拾的可怕後果……」

侯爺沉聲道：「甚麼可怕的後果？你說。」

原承宗道：「千百年來，任何一種神兵利器，都會在江湖上造成極大的震撼，狻犴手的功能更甚於一般神兵，一旦落入江湖，豈不要天下大亂！」

侯爺面色一變道：「這就糟了，御賜寶物不便公然明察，但河山萬里，咱們到那裏去找？」

原承宗道：「請問侯爺，狻犴手放置何處，是甚麼時候丢的？」

侯爺道：「一向放置於書房的暗格之內，那暗格十分隱秘，除了侯爺別無人知，今早本侯打開暗格，才發現狻犴手已不翼而飛，本侯約有近一個月沒有開啓暗格了，究竟是甚麼時辰被盜，很難作一個定論。」

原承宗說道：「本府戒備一向森嚴，狻犴手收藏之處又是如此隱秘，如非武林高手，不可能潛進本府，要不是江湖中人，也不可會找到那隱秘的暗格，咱們由這條路綫去推敲，應該是一條可以遵循的路綫。」

郎豪道：「總管說的雖然有理，但江湖中人多如過江之鯽，這豈不跟大海撈針一樣？」

原承宗微微一笑道：「不一樣，咱們只要過濾一下最近經過潼關的江湖人物，

就可以八九不離十了。」

侯爺點點頭道：「張遇吉，你去辦這件事，越快越好。」

待張遇吉退出後廳，原承宗再度進言道：「稟侯爺：卑職還有一項耳聞。」

羅侯爺道：「你說。」

原承宗道：「武林之中原以少林武當為泰山北斗，素受江湖各派所推崇，但他們人材凋零，因而日漸式微，昔日的尊榮，已由別派取而代之了……」

羅侯爺道：「哦，那是甚麼門派？」

原承宗道：「是黃蜂谷，聽說谷主覃小蝶武功卓絕，美逾仙姬，近年橫行四海，曾經挫武當派，敗神箭門，毀程家莊，滅飛斧門，隱然有逐鹿江湖，稱霸武林之勢，她來過潼關，如今仍然住在城外，狻犴手的被盜，當以此女最為可疑。」

狄飛虹憤然立起道：「你胡說，無憑無據怎能妄予人罪？」

原承宗淡然一笑道：「我這是就事論事，總教練不必發急，我知道你是黃蜂谷的二谷主，今早還跟覃小蝶見過面，但我並沒有說你們裏應外合，聯手作案！別說覃小蝶來潼關不過十天，就發生幾次兇殺事件，侯爺坐鎮此地，她卻在這兒一再行兇殺人，難道她不明白這會有損侯爺的官威！」

此人口如懸河，能言善辯，話中不僅坐實狻犴手為覃小蝶所盜，還將狄飛虹牽扯進去，最後以行兇殺人，有損侯爺官威作結論，看來狄飛虹縱然跳進黃河，也擺不脫這場是非了。

他當然還想分辯，羅侯爺擺擺手道：「我相信狄總教練不會偷盜狻犴手，但你與覃小蝶卻不能脫掉嫌疑，這樣吧，我給你三個月時間，由你負責偵辦此案，你看如何？」

狄飛虹道：「卑職願意偵辦此案，但以河山廣大，江湖門派又十分之多，希望侯爺不要作時間上的限制，卑職當竭盡全力，絕不會讓侯爺失望。」

羅侯爺略作沉吟，說道：「好吧，我叫冷戰協助你，要怎麼做，你可以便宜行事。」

狄飛虹抱拳一禮道：「多謝侯爺，卑職告退。」

原承宗費了不少心機，本要陷害狄飛虹及覃小蝶的，想不到羅侯爺不為所動，竟使龍歸大海，鳥飛青天，大大的出他意料之外。

× × ×

觀音堂位於潼關洛陽之間，是屬於澠池縣境的一個鎮集，這天落日含山時分，狄飛虹覃小蝶及侯府劍士冷戰率領黃蜂門下來此地投宿。

晚餐之際，覃小蝶道：「大哥，你有沒有想過，羅侯爺狻犴手如果是內賊所盜呢？」

狄飛虹道：「想過，這似乎不太可能，你說是麼？冷兄。」

冷戰道：「不錯，侯爺的書房是禁地，除了竺克三，哈都赤兩名侍衛，連夫人小姐都不得進入，一般人根本不明白其中的設置，如何能夠找出那個暗格？」

覃小蝶道：「原來如此，但那兩位侍衛……」

冷戰道：「他們追隨侯爺多年，曾經出生入死，轉戰邊陲，這兩人是絕對可以信賴的。」

覃小蝶長長一吁道：「如此說來咱們只好向那些江湖人物着手了，但不知羅侯爺的書房之中還有沒有別的珍品遺失？」

冷戰道：「沒有。」

狄飛虹道：「那麼咱們只有向江湖中追查了，但這是需時費事之事，不知何時才能達到任務。」

覃小蝶道：「形勢如此，咱們只好盡力而為了，我已遣回一隻神鷹，叫冷艷芳率領所屬弟子投入江湖，只要有人稍露馬腳，必然瞞她不過。」

冷戰問道：「總教練，咱們是不是去洛陽？」

狄飛虹道：「是的，洛陽有一位女純陽，自詡具有通天靈異，江湖中事無大小俱瞞她不過，我想找她試試，還有，覃谷主曾被聖骨門阻路找碴，白馬寺正有他們一個門下，我想就便問個明白。」

他們談話之時，幾條人影忽然闖了進來，雖是客棧人人可住，他們却為之神色一呆。

敢情來人是侯爺千金羅蘭，她身後跟着的兩名侍女是祝京娘及六兒。

冷戰首先招呼道：「小姐，妳怎麼來了？」

羅蘭道：「怎麼，我不能來？」

冷戰道：「不，小姐，屬下不是這個意思。」

羅蘭道：「不是你就給我閉嘴。」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別生氣，師妹，妳們只怕餓了，這邊坐。」

跟他們同桌的黑白雙姥立起身來道：「老婆子已經吃飽了，失陪。」

她們讓位給羅蘭，並將祝京娘六兒邀往唐婉儀一桌，總算將這一尷尬的場面化解了。

其實最尷尬的應該是覃小蝶，那位刁蠻的侯門千金，曾經當面給她難堪，又有僱人殺她的嫌疑，此時同桌而坐，豈不是食難下嚥！

誰知她却舉止沉穩，神態自若，嬌靨含着一點淡笑，表現出一副雍容華貴的風範。

羅蘭坐在她的對面，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像是要生吃活人似的。

這一對嬌娃，全是人間殊色，可說是春花秋月，很難分出高下，但如以風度來評論，生長在侯門的千金小姐，反不如出身草莽的江湖兒女了。

狄飛虹為了調和這一不太融洽的氣氛，因而笑笑，問道：「師妹，妳準備去那兒？」

羅蘭道：「那就要看你了。」

狄飛虹道：「這話怎麼說？」

羅蘭道：「這還不簡單，你去那裏我就去那裏。」

狄飛虹一怔道：「不行，師妹，咱們是去辦公事。」

羅蘭道：「我也不是辦私事，老實告訴你吧，是爹派我來監督你們的。」

她一搬出侯爺狄飛虹就感到為難了，縱然她在說謊，也不便回潼關去問侯爺，但他仍然面色一正道：「師妹，咱們這次

要找的，可不是一個簡單人物，他可能是一個十分可怕的魔頭，也可能是一個龐大的黑道組合，今後咱們將要冒險犯難，出生入死，這種浪跡江湖，刀尖上舔血的生活，對妳也不太適合，聽我的話，快點回去吧。」

羅蘭哼了一聲道：「師哥，這麼說你就錯了，第一我是爹叫我來的，你要我回去就違背了爹的意旨，其次你認為我不適於闖蕩江湖，那是你瞧不起人，黃蜂谷多半都是女人，她們能我為甚麼不能？妳說是嗎？覃姐姐。」

覃小蝶想不到羅蘭會語氣一轉，忽然扯到她的頭上來了，她呆了一呆：「羅小姐說的是，路是人走出來的，江湖雖然兇險，只要小心一點總可以應付的。」

羅蘭道：「聽到了麼？師哥。」

狄飛虹知道這位小姐的脾氣，她既然不肯回去，那就誰也拗她不過，只好交待冷戰，祝京娘，及六兒三人負責保護她，以免有所閃失。

這天他們到達洛陽，投宿在麗景門外的金園客棧。晚餐之後，狄飛虹找來店小二詢問道：「伙記，請問你，聽說洛陽有一個十分靈異的女人……」

店小二頷首道：「客官說的可是女純陽？」

狄飛虹道：「不錯，正是她。」

店小二道：「她在邙山上清宮，客官想見到她只怕要花費一些時日。」

狄飛虹道：「為甚麼？」

店小二道：「因為找她解決疑難的太多，所以必先登記，預先排定時間。」

狄飛虹道：「原來如此，多謝你了，伙記。」

遣走小二之後，覃小蝶說道：「既然是先要登記，咱們明天派一個人前去就是了。」

羅蘭道：「不！聽說邙山有東漢以來許多帝王將相的陵墓，以及崔鶯鶯的香塚，還有伯夷叔齊絕食的地方，不都值得咱們憑弔一番麼？」

狄飛虹道：「是可以就便遊歷一下，不過咱們先要到白馬寺找黑木大師，到時候看情形再說吧。」

於是他們決定由狄飛虹、覃小蝶、羅蘭、冷戰、拂琴、侍書、祝京娘、六兒等前往，並携帶兩隻神鷹，以便必要時與留在客棧的黃蜂門下連絡。

× × ×

白馬寺在洛陽之東二十里，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二僧自西域以白馬馱經東來，遂以白馬名寺，馬寺鐘聲，為洛陽八景之一。

本寺香火極盛，附近還有周公廟，范仲淹，朱熹，邵康節等先賢祠，每逢春秋佳日，當真熱鬧非凡。

狄飛虹等進寺禮佛之後，立即向一名中年僧人詢問道：「請問黑木大師可在寺中？」

中年僧人道：「敝寺沒有名叫黑木的，施主只怕弄錯了。」

狄飛虹微微一怔之際，那位和尚已在人叢中消失，此後他再問過幾位和尚，得到的是相同的答覆。

黑木大師在白馬寺，是聖骨門主黑老頭告訴他的，按說這項消息應該是千眞萬確，就算這位大師已經離開白馬寺，此地的寺僧也不該如此回答。

可惜聖骨門是一個秘密組合，但不便說出黑木大師的來歷，就算說出來，不見得會有人知道。

狄飛虹還想找人詢問，覃小蝶道：「算了，大哥，白骨魔君是花滿樓帶走的，以後有機會問她就是。」

狄飛虹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咱們走吧。」

他們放開腳步直奔邙山，待到達道教聖地上清宮，已經接近晌午時分了。

覃小蝶道：「拂琴，妳去問問在那兒登記？」

拂琴詢問之後回來稟報道：「小姐，上清宮的道士說，女純陽住在翠雲峯的山腰，由這兒向西北走，約莫十二里山路就到達了。」

由上清宮向西北，有一條羊腸小徑，雖然是上山，但沿途古柏覆蔭，野花遍地，景物之幽美，使人精神為之一暢。

在一個山凹之處，聳立着幾間瓦房，四週修竹環繞，頗似隱士潛修之地。

狄飛虹等來到屋前，只見雙門緊閉，杳無人跡，惟有左側的窗子還開着。

拂琴奔到左側一瞥，那兒臨窗坐着兩名身着青衣的妙齡少女，身前一張長桌，上置筆墨賬册。

拂琴雙拳一抱道：「咱們是來找女純陽的，請問……」

其中一名青衣少女道：「姓名？」

拂琴一怔，道：「妳是問求見人的姓名？」

青衣少女雙眼一翻道：「廢話！」

拂琴估不到這位姑娘的態度竟然如此惡劣，雖是滿腔怒火，仍然隱忍下去，道：「狄飛虹。」

青衣少女又說道：「登記費紋銀五十兩。」

拂琴愕然道：「什麼，登記費就要五十兩銀子？」

青衣少女冷冷道：「沒有錢何必老遠的跑一趟邙山！」收起賬册，長身而起，待就轉身離去。

拂琴說道：「且慢，這裏是五十兩銀子。」

待青衣少女登完記，拂琴道：「咱們現在可以見女純陽了麼？」

青衣少女道：「不行，按照登記的順序，你們還要等待一百一十五天。」

拂琴一呆道：「妳說什麼？」

此時狄飛虹等已然來到窗前，覃小蝶接着道：「姑娘，咱們是在此地作客，實在無法等待得太久，不知有沒有通融的法子？」

青衣少女道：「有，你們想那一天拜見聖姑？」

覃小蝶道：「最好是現在。」

青衣少女翻了一下賬册道：「五千七百五十兩銀子。」

羅蘭說道：「為什麼，要這麼多的銀子？」

青衣少女冷冷的道：「買日子可比買命便宜多了，一天五十兩，你們自己算算吧。」

（未完・十三）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青應四大門派之約，攻打四方陣，錯打錯着，四大掌門無法將他困倒，被他衝陣而去，四門派幫衆啣尾而追，黑鷹會派幫衆解圍，這進一步證明黑鷹令主是他的父親無疑。葉青扭轉對黑鷹令主的看法，也默認他是自己的父親，趕回紫衣山莊，本想解救紫衣仙子，可惜來遲一步，被黑鷹令主將她處死，從父親聲言中，紫衣仙子是間接害死母親的幫兇，亦是死有餘辜也。目前只好聽從父親黑鷹令主分頭找鬼諸葛算血賬，到藏派北支座落的赤峯向活佛和護法說明要找鬼諸葛的原因，遭到拒絕，雙方大動干戈，故尚未能找到鬼諸葛……

先闖血屍潭　生死路不同

驀地——葉青身形如夜空流星，電射而出，右掌斜飛，五指俱張，左掌微縮即吐，一招「龜伏鶴抓」，挾着五縷銳如利劍的絲絲勁氣，颼然向活佛周身大穴襲去。

口中大喝道：「老和尚，試試在下這一式！」

活佛一聲怒叱：「試試又怎樣？」

身形有如風車一般，倏地飛快轉動，身上金色架裟立刻鼓起，像一個金色陀螺般。

旋轉中，雙掌左右弧形連飛，飄忽怪異，連接攻出三招，速度之快眩人心神。隨着掌勢，一陣陣罡氣，如大海漩渦，洶湧而起，迫人呼吸，有若山崩地裂，霹靂連聲，疾閃攻到。

葉青一聲震天大喝！掌式一變，立刻改變成「海燕雙棲」，雙雙連圈，迫出一陣綿綿勁氣。

那令人色變的綿綿氣勁，如是一片密密繁繁的網，挾着翻天倒海的威勢，湧捲而出，把周身包圍在層層勁氣之中，找不到一絲空隙！

只見掌影千重，猶如千手如來，一時之間，使人根本無法看出他們所使是何種招式武功！

但是二人誰都無法傷及對方！

老和尚的身形是愈轉愈快，而所出的招式，也愈來愈奇！

葉青的身形，猶如鬼魅一般，隱現無常，掌上勁氣，也愈打愈凌厲。

這種當世罕見的搏鬥，實在駭人聽聞已極！

使得在場一般藏派高手，深深震驚不已！

對雙方所用手法，皆一瞬不瞬，因爲，這種武學，俱是至奧天地，詭奇精深絕倫，尤其加上超人的功力施出，簡直可說傾古復今的絕學，與自己一比，是若流沙一粒，根本微不足道。

活佛班特拉克雄踞大漠一甲子，從未與人動過手，但所見武學極廣，他料不到

葉青功力的深奧，已至天人之境，故心中愈打愈覺沉重。

因爲，這一戰，不但關係着自己名望，而且關係着藏派一脈，在大漠武林中的地位。至於關於鬼諸葛的事，已是不足言了。

葉青呢？他想不到荒漠之地，竟潛藏着這種高人。

他對自己勝敗，已不大關心，但是自己年來流浪江湖，爲了就是找到鬼諸葛報血海深仇，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個願望，如今好容易有了綫索，豈肯輕輕放過。

因此，這場搏戰，是只許勝，不許敗！否則，以鬼諸葛的狡猾，再被他溜走，則又要大費周折！

但是，他瞭解武林人物的心理，假如對方眞的被自己擊傷而死，說不定激動衆怒，那是弄巧反拙！

故而，對這場戰鬥，他有既不能敗，又不能勝的感覺。

在這種兩難情形下，出手眞力、招式，却要恰到好處！過與不及，都會使自己功敗垂成。

於是，他就在費煞思量的情形下，他誠謹愼慌的週旋着，可是，藏派一般高手，誰又知道他心中這份苦衷。

天上的星月漸漸移轉，雙方已是過了百招，葉青鬥得心頭火起，突然一聲厲嘯，目中煞機驟盛，射出二道懾人的電芒，雙掌一圈，身形嬝嬝上昇，飛快下撲，雙掌垂直下切，一招「龍降九幽」，疾然襲出。

半空中立刻漫起驚天狂飈，像排空巨浪，翻湧壓下。

這招變得出人意料，而且快得出奇，霎那之間，天昏地暗，星月無光。

活佛神色一緊，深湛的目光中，射出一道道寒人閃電，雙掌交織而出，一聲大喝，身形連變七個方位，如電光石火，突然迎空擊出。

就在雙方掌力剛要迎實之際，老和尚突然回身一旋，竟一撤掌勁，倒飛而出。

這欲進還退的神態，使得葉青心中一怔。

但他聰慧過人，以對方內功掌法，並不比自己遜色，那種打法，一定有詐。

這時，他腦中光閃電轉，暗忖：「我就看看你有甚驚人絕學！」

心動身動，就在活佛飄身暴退刹那，他突然施出「幻龍身法」中的最精奧一式「龍形三變」身法，詭譎、捷速地飄至對方右側，雙臂微錯，十指連彈，「離魂指」彈出十道銳利無儔的勁氣，疾如閃電，激射而出。

要知道，昔年這一式「龍形三變」，曾經使黑鷹令主眼花繚亂，無法追踪，如今葉青功力比以前何止高上幾十倍，因而這一招施出，活佛班特拉克，只見對方身形一變爲三，不知何者是眞人，何者是假影！

但老和尚功參造化，是何許人，眼上一花，變成三個葉青，就知弄巧成拙，情勢不妙，倏覺右側氣颷襲至，根本不用眼看，一聲厲叱：「好身法！打！」

脚跟微旋，右掌揮出，一片迷目的黃色迷霧，如沙漠風暴，破空湧起。

「大漠金沙十八手」在老和尚手上立即施出，竟另具一番威力！

葉青見對方採取硬碰之勢，煞氣大盛，一聲大喝，暗中又加上了三成眞力，猛地改指爲掌，一陣震抖，像濬魚擺尾，向前迎去。

一團團威勢無儔的無形勁氣，恍如平地風雲，浩瀚不絕，翻滾而出。

周圍的氣流，竟變成一個漩渦，呼嘯激蕩，猶如天搖地崩！

「砰！砰！砰！……」一連串的暴響，好像宇宙已是末日來臨。

勁氣四溢中，葉青驀覺一股無形潛力，竟衝破自己的罡勁之網，疾壓上來，慌忙閃身一飄，撲掠出一丈以外，才算躲過這窒人的壓力！

老和尚祇覺得胸頭血氣翻騰，心中大駭，立刻快若閃電，再推出一掌，這一掌是畢生功力所聚，作孤注一擲！

想不到一掌擊空，竟被葉青避過，活佛清癯的臉色，不禁一變！

他在大漠中，被人敬若神明，今天竟戰不下一個少年，就是不敗，又如何做人，神色漸漸變成猙獰，口中冷笑道：「想不到中原竟有這種精奧武功，難怪你胆敢闖寺，視藏派如無物！」

語聲中已緩緩向前欺身。

葉青這時對老和尚的糾纏，感到無比煩心，原來的顧忌一掃而空，對活佛亦是恨恨不已。

此刻聞言，不禁泛泛地一哼，不屑道：「中原武功，浩瀚如海，高手如雲，大和尚不過閉門自大，見聞不多而已！」

這話連嘲帶諷，聽得老和尚渾身發抖，一剉鋼牙，目光驟威，大喝聲吆道：「葉青，你今天要想生離此地，恐比登天還難！」

葉青劍眉猛挑，冷冷道：「大和尚不怕貴派弟子灑血千里，就試試姓葉的赤手空拳，怕是不怕！」

活佛心中憤怒至極，但知道對方之言，並非虛假，剛才出手一陣搏鬥中，自己已是分出眞力，再鏖戰下去，鹿死誰手，實難預卜，不由身形微頓，寒聲叫道：「既然如此，老僧就看看你還有什麼出奇之能！」

他說完話，靜靜注視對方，暗中却在飛快調息運功！

葉青見活佛口動身不動，早已瞭解對方心意，微一運氣，覺得眞力如常，不由泛笑一聲道：「那就請試試——」

雙掌倏揚，十指箕張，猛然間向前一彈，十指銳利的勁氣，挾着銳嘯，急射而出。

他決心不讓老和尚有喘氣機會，疾如奔雷一擊，一鼓而下。

活佛一聲怒喝，身形暴退，眼見無法偷閒，稍退即進，右腕一抖，就向葉青雙肩，斜切而去。

葉青哈哈一聲狂笑，倏然飄出一丈，道：「大和尚，這樣打下去，就是打到天亮，也無法分出勝負，而且假如在下敗了，沒有什麼大不了，最多抖手就走——，這點我自信還不成問題！但是，假如大和尚不幸失手，請自己想想，你老臉可往何處放？」

這些話，句句扣人心弦，活佛班特拉克，聞言不由一怔！

的確，對方之言：一點不錯，以自己一甲子盛名，以及藏派百年基業，與這初出江湖的少年一搏勝敗，的確犯不上。

當初雖想到這一點，但却不知對方武學竟然到達這般地步，一動上手，騎虎難下，只有硬打到底！如今已經停手，如再逞强，實在有些不智。

活佛心中雖在這般想，但是口中却仍冷哼一聲道：「你出此言，難道還有什麼鬼計不成！」

葉青哈哈狂笑，道：「在下一生，最怕詭計傷人，武林英豪，講的眞刀眞槍，明來明去！何必要詭計傷人，勝之不武，敗無葬身之地！」

「那麼你又想如何？」

葉青雙目一轉，淡淡道：「最好大家不傷和氣，罷戰言和！」

活佛微微一哂，不屑道：「你以爲本派重地，可以任人來去？」

葉青冷冷一笑，道：「不過，在下還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辦法先慢說，在下此來是爲了鬼諸葛，你們動手是因爲區區擅闖貴地！而究其原因，如大和尚講出鬼諸葛在何處，也不會鬧成現在這種張弓拔劍形勢，所以我說雙方都有錯，大和尚以爲是否？」

活佛冷哼一聲，道：「問人盡可在白天，何必貪夜闖入！」

葉青臉色一沉道：「母親血仇，何能等待片刻，不過事已過去，咱們多作理論又有何用！所以在下有一折衷辦法，彼此都有利而無弊！這個辦法，就在大和尚身上！」

活佛神色一怔，道：「我身上有什麼辦法？」

「剛才大和尚是否有說，先要量量在下有沒有資格聽鬼諸葛在何處？」

「嗯！」

「現在憑在下身手，大和尚大概不會說沒資格吧？」

「哼！你還未把老衲擊敗！」

「所以我希望大和尚採納另一句你自己說的話。」

「什麼話？」

「大和尚不是曾經還說過一句，同時要看看在下有沒有資格去鬼諸葛潛匿的地方？」

「嗯！」活佛臉上忽然閃過一絲奇異的臉色。

葉青心頭雖然懷疑對方想起什麼，但口中仍道：「以這句話看來，那地方雖不會厲害在那裏，但一定與大和尚一樣難惹，何不說出來，讓在下先闖一闖，得到結果後，再出來與大和尚較量一番，這樣旣了我心願，也不會使大和尚失掉顏面！」

這番話原在無可奈何，唯恐躭擱時光，被鬼諸葛聞風遁走而說出，豈知活佛班特拉克，倏然臉色回嗔作喜，敞聲大笑，道：「老衲也眞糊塗，實在糊塗，竟一時未想到這條好辦法！」

葉青聞言一怔，見狀不禁暗忖道：「他這麼高興，難道那地方眞是這麼厲害，這一來，自己以爲聰明反被聰明誤，自投羅網——！」

繼而一想，自己這也多疑，假如自己勝了對方，一經知道，還不是要跑一趟，想到這裏，心中一寬，冷冷道：「大和尚同意了？」

「嘿嘿，這條辦法，非常高明，老衲當然同意！」

「那就請大和尚說出地點！」

活佛嘿嘿一笑，道：「照理說，這辦法，老衲是吃虧的，假如你一進去，永遠不出來，老衲還問誰去要還公道！」

葉青冷冷一哼，道：「在下奔走江湖，時日雖短，但是，却未怕過誰來，大和尚儘可放心，在下血仇一了，自當出來還你一個公道！」

活佛冷冷狂笑，道：「老衲所指，却非此意，而是說，假如施主死在那裏，老衲豈非白等，不過除此建議外，也沒有再好的辦法，所以老衲勉强同意了！」

葉青聽得心頭一震，旋即狂笑，道：「在下不信天下還有這種地方，竟會使在下一去不返，大和尚既然同意，就請快說吧！」

「施主既然如此心急，老衲自當奉告，但先要聲明一點，這條路是閣下自己提議的，並非是老衲陰謀！」

葉青暗忖道：「這是什麼地方，竟如此神秘，在江湖上怎麼沒有聽到過！」心中想着，口中也冷冷的道：「你儘可放心，日後傳言江湖，絕不會說是大和尚設計陷害，不過依大和尚之言，這地方一定非常恐怖、神秘，江湖上怎麼沒有聽人說過呢！」

活佛微微一笑，得意的道：「這地方江湖上鮮有人知，自然你不會知道，因爲只有人向裏走，却從沒有活人走出來過，而且地處荒僻，誰也不會注意！」

葉青聽得好奇，竟忘了剛才尙與對方拚死相搏，急急道：「大和尚快說吧，這地方叫什麼名字？」

「血屍潭！」

「血屍潭？」葉青反問着，暗暗吃驚，心想：好恐怖的地方。

「不錯，血屍潭！進去之人，屍骨無存！」

葉青被他這一故作神秘，不由冷冷狂笑，道：「這倒是奇聞，在下非要看看什麼人進去後就屍骨無存！」

活佛微微一哼，道：「施主假如出來，勿忘了再到此踐約！」

語聲之中，意義完全相反，葉青聽了，那會不知道對方講的反話，一恭手道：「承蒙相告，在下就此告別！」

語聲一落，轉身就欲離去，倏聽活佛開口道：「施主可知如何走法？」

葉青心中一怔，暗忖道：「對啊！自己不知道方向，怎找得到！」轉念至此，立刻轉身道：「請大和尚指示！」

「出莊向左，直奔赤峯山，一入狹谷，逢林向左，約五里路就可以知道。」

葉青聞言心中暗暗冷笑！

這老和尚指示得這般詳細，好像唯恐自己死得不快，假如出來，倒要嚇他一嚇！此念一罷，口中冷冷道：「謝大和尚相告！」

語聲中，人已如一縷輕烟，恍眼飄出十丈，消逝在黑暗之中！

活佛班特拉克見葉青已走不由仰天長笑道：「天下竟有這種傻瓜自己要向陰間報到哈哈！葉青呀葉青！你要再與老僧相見恐怕已不是肉身」，老僧一定做三天佛事超渡超渡你也報今天一塲相見之誼！」

一揮手，人已向莊中寺院而返！

這番話葉青聽不到了假如他聽到一定會仔細的考慮一番以活佛班特拉克這種功力身手，竟對血屍潭這個地方如此重視這地方實在不太簡單！

但是現在葉青正以極快速度向赤峯山急馳着，一路上，他想起活佛突然高興的神色以及那番話心中也不由懷疑萬分！

血屍潭究竟是個什麼地方？

他何以知道鬼諸葛去那裏？

還有，假如老和尚所言那鬼諸葛去那邊也一定凶多吉少那自己去那裏又有何用血仇立刻沉淪海底？

但是，不去的話不但被人譏笑儒弱，而且又怎能知道鬼諸葛是生？是死？

於是慢慢地好奇心的心理蓋過了滿腹的懷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漸漸接近這從未聽聞的血屍潭！

驀地——！葉青想起，這和尚身手功力，實不在自己之下，血屍潭如沒有什麼厲害儕入之處他絕不會說出這種話。

既然自己聽到這種神秘奇怪的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於是，他望望天色已快五更！

天亮在即，自己何不打坐休息一番，等天明再去！

這一方面是恢復功力，另一方面白天到底是比黑夜方便得多而且可以減少許多危險！

心中想罷立刻停身找了一處樹林，立刻掏乾糧先行充飢一番然後盤膝而坐，靜靜運起功來。

四周一片沉寂黎明前的天色更加黑暗！

葉青片刻功力就已進入靈空之境！陰陽兩股眞氣，一遍又一遍地在他體內循環着。

等到他張開眼睛天色已朦朦發白，遠遠的村落中金鷄已經三唱。

葉青周身一片祥和，雖值此寒冬，身上却一絲沒有寒意。

他緩緩站起身來，迎着黎明，就依照活佛指示的方向，向赤峯山行去！

× × ×

葉青脚下如行雲流水，以不快不徐的速度走着。

赤峯山漸漸接近地形也隨着漸漸荒凉四周都是嶙峋怪石，或是一片片入高的艾蒿！

他展目游顧不是峻嶺就是密林，眞可說一句百里不見人烟，到了赤峯山，果見兩旁崎峯插天，峭壁平滑如鏡，可以說鳥獸難飛。

中間現出一個狹谷，一條羊腸小道，蜿蜒而上。

葉青心中有點緊張起來，同是亦有一份懷疑，這種洪荒般的世界中，竟沒有看到一隻飛鳥，一隻走獸，這確實是奇怪的現象。

在懷疑中，他緩緩走上了羊腸小道，走出約百丈左右，視界倏然開擴。

怪石猙獰如同野獸一般，盤踞四周，蒼枝虬松，像一條條毒蛇，蔓延一片。

葉青暗暗慶幸白天來此，心中減少不少緊張否則，如深夜來此，眞有草木皆兵之感！

這一半是受了活佛的話先入之見的影響另一半是，周圍的景象，的確令人毛髮悚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感覺。

一樣走出一里，果然路途已斷，一片密林，擋住去路，於是他依照活佛所說，轉向左邊行去，再出一里，又逢到一片密林。

這一路行來，除了方向有些迷失外，根本沒有發現一個人，或者發覺什麼奇怪的現象！

葉青心中漸定，心中有些好笑！老和尚故弄玄虛誇張神秘！

驀地——！他心中一驚，暗忖道：「不要是中了他的瞞天過海之計，假如鬼諸葛根本是在赤峯山莊而他故意支使開自己，而放走自己所要之人，等自己回去，已無藉口，這豈非大上其當！」

轉念至此，葉青不由停下脚步，猶豫不前。

因爲假如老和尚的心計眞的爲此，自己現在趕回去，尙來得及，說不定碰巧，馬上可以見到鬼諸葛。

他猶疑了一陣，總算決心到了地方再說，假如老和尚騙人，回去誓必把赤峯山莊掃成平地！

心念一決，於是他繼續前進，轉過兩座密林，突然一座山壁擋住去路，葉青目光一掃，心中一驚。

石壁上有二座洞門，但都有石門緊閉，在二座石洞上，橫着寫着三個大字：「血屍潭」！

老和尚並沒有說假話，果然有這個地方！

而二個洞的中間石壁上，又有一行小字：「洞門開放時間，爲子夜起，五更止！其餘時間，恕不延客……」

這橫寫的血屍潭及豎寫的小字，都是紅紫顏色，葉青細一察看，赫然是用鮮血寫上去的，此刻雖是白天，葉青也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戰！

他望着二座洞口緊閉的石門心中有着一絲失望，想白天趕到裏面去一看，果然仍是要延到今天晚上。

心中腦筋千轉，一急之下，默運神功，喝聲吐氣，雙掌迅揚，向左邊的一座石門劈去，砰地一聲尖響，自己身形却被震得倒退二步，而石門却仍是絲毫無損。

葉青走近伸手上去一摸，光滑如鏡，原來都是滇境紋石所致，難怪堅硬如鐵！

這時，他心中有一份頹喪，既然進不去，只有等待。

於是，他研究中間這行小字的意義，如依這種佈置血字來看，這洞中確實是恐怖、神秘！也大有血腥存在，不過，依字眼口氣來看，內中的主人却並不是猙獰兇惡之輩。

否則，他用不到稱延客！乾脆就說：「死者請入」……或用別的字眼！

他心中胡思亂想，却始終沒有得到結果，只得嘆了一口氣，頹然坐在洞旁一塊大石上，等待天黑，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人所想不到的，葉青想白天進去，結果仍然等到黑夜，這的確出乎意料之外。

但是，假如他知道一入此門，就如到了陰間一樣，他必定會後悔，至少，他不會如此莽撞！

不過，現在葉青不知道等待時間，就是等待死亡，更不知道，他已在生死的邊緣！

他呆呆地坐着，望望冬日的陽光，看看飄浮的白雲，心中雜念時起！

等待中，時間顯得特別漫長，等待中，葉青的心頭，漸漸感覺焦灼。

終於，夕陽西沉，黑夜漸漸光臨，天色，由灰色變成深黑，慢慢一片漆黑。

漆黑之中，洞口兩旁立刻顯出一陣燐光閃閃的字，葉青看得心頭一驚，倏然起立。

字跡的突然出現，不由使他心中一驚，飛快起立，注目凝視！

只見左邊的洞邊，所寫的是：經由「迷魂橋」。

右邊洞口寫的是：經由「黃泉路」。

葉青仔細一端詳，原來字跡由死人骨髓所寫，白天山壁花紋斑剝，根本看不出，一到夜上，光綫黑暗，燐光立刻顯露出來。

因爲人的骨髓中都有一種燐質，一遭到空氣，立刻燃燒，發出一片綠色火光，這就是所謂鬼火！

葉青看清後，心中對血屍潭這所在，更加感到神秘恐怖，不由暗暗忖道：「由字上推斷，這二座洞門，一條是經由迷魂橋，一條是經由黃泉路，那迷魂橋是座什麼橋？黃泉路又是條什麼路？」

他沉思半晌，不得其解，唯一可以猜測，只是迷魂橋與黃泉路說不定各有不同的過程。

而且既然名「潭」，一定有水，可是走到現在却沒有發現有水的地方！

葉青靜靜怔思着，時間在苦思中溜了過去。

初更已至。

驀地——從二座石洞中，隱隱響起一聲鑼聲。

「噹」地一聲傳來，雖經過厚厚堅固的石門，但入耳仍異常清晰。

葉青心中一驚，在這剎那，洞門倏然發出一陣隆隆之聲！二座石門迅速移開，從石洞中，姍姍走出二個女子。

這種荒涼，神秘的地方，竟走出二個美麗的女人，使葉青驚奇萬分！

停神細瞧，心中更加驚疑，只見從左邊洞口出來的女子，美如嫦娥在世，身穿粉紅色羅裙，年約十七八，秀髮披肩，迎風飛舞，臉上笑容可掬，使人一見，就覺得她心中永遠懷着歡樂。

右邊那女子年紀略大，全身雪白，兩道柳眉中，有一雙深湛銳利的星眸！臉上一片肅然，就像飄蕩空間的寒風，使人見之有一種森寒之感！

這二個女子一見葉青，臉上忽然閃過一絲奇異之色，誘人魂魄的目珠，的溜溜地一轉，打量一番，再二人互相注視一眼，左邊穿粉紅羅裙的女子，倏然響起一陣勾人魂魄的蕩笑，向葉青盈盈一福，道：「想不到今天這麼早，相公竟在此等候，讓奴家先告遲到失迎之罪！」

葉青一見對方行禮，臉色一紅，忙抱拳道：「這位姑娘太已多禮，不知是怎麼稱呼？」

粉紅衣裙少女抿嘴一笑，道：「奴家名迎春，担任血屍潭待客侍女……」

這時，右邊的白衣冷漠少女也盈盈一福，道：「貴客是要往血屍潭嗎？」

葉青忙轉首回禮，道：「在下中原葉青，受人指引，確是欲往血屍潭詢問一人，請問姑娘，貴主人如何稱呼！」

白衣女子答道：「小女子冬梅，家主人血屍潭主號稱陰陽公主，葉相公光臨，小女子就代表主人歡迎，但不知相公要經由那一條路！」

她語聲雖也黃鶯百囀，悅耳異常，但比起那迎春，不無寒冷之感！

葉青耳聞對方主人是什麼血屍潭主陰陽公主，不知是何許人，及見對方問自己要經那條路，不禁微微躊躇，心中一轉，目光一掃二個女子，道：「這條路都是通向血屍潭嗎？」

冬梅頷首道：「不錯，二條路不同，但目的地則一！」

葉青沉思，說道：「不知那條路比較近！」

迎春笑嘻嘻答聲，道：「距離完全一樣！」

葉青隨口道：「那在下就隨便請二位引路！」

冬梅冷冷地搖頭道：「這不行，因爲違背了家主人的規定！」

葉青聽言，心中好奇道：「尊主人有什麼規定？」

迎春抿嘴輕笑，道：「家主人規定這一切要客人自己選擇，身爲二路待客侍女，不能參加任何意見或勉強，以致使貴客後悔！有損待客之道！」

這規定客氣得出奇，使葉青大感奇怪，尤其對方最後一句，實在話中有話，一樣二條路通走向目的地，有什麼後悔不後悔之分？

葉青疑心大起，覺得這地方確實有點邪門，不由目光向左邊經由黃泉路的洞門望去。

因爲自己站在中央，斜斜一瞥，只覺得洞口一片陰黯，並無出奇之處，再向左邊由迷魂橋的洞口望去，也是一樣，不過光綫彷彿明亮一點！

於是葉青遲疑地問道：「二位姑娘能否解釋一下，同是通往血屍潭，爲什麼要設二條道路？」

迎春放蕩一笑，道：「世界上的人，嗜好各有不同，譬如說，有人喜歡做官，有人愛財，有人嗜色，有人善酒，有人喜鬧，有人好靜，有人想死，有人想活，故家主人設下二條不同之路，隨客所願！」

葉青一見迎春這種蕩人心魄的媚態，心中感到一陣厭惡，尤其她說話之間，媚眼亂飄，好像說！你就跟我吧！這簡直與斷腸仙子那副蕩性，一模一樣！

本來以直覺判斷，走路是應該較明亮的一條，經由迷魂橋的洞口較亮，自然應

該由左方入洞！

但是，葉青對紅裙女子，那副蕩人樣子，心中大起反感，反而對右邊的白衣女子那種不輕言笑的冷漠樣子，感到比較適合一些！

而經由黃泉路的洞口偏又那麼陰氣沉沉，而這黃泉路的名字也有此難解，兀自驚心，故而猶疑不決！

現在不聽迎春侍女，舉了一大堆譬仿，什麼做官、愛財、嗜色、善酒、想死、想活，更加引起好奇之心，立刻又道：「在下只是問這二條路有何不同，姑娘所舉譬喻，豈非牛頭不對馬嘴！」

迎春更加笑得厲害，嬌聲的蕩氣道：「我一點也沒有亂講，這二條路上，各有千秋，皆有所不相同，相公走過，自然知道！」

葉青迷惑地道：「那這二條路，中間有沒有交叉之點！」

「沒有！」

「既然沒有相交之點，在下只能選其一，怎會知道二條路的不同之點何在？」

冬梅拂言冷冷道：「相公是想知道二條路上有什麼過程嗎！」

葉青微微一笑，道：「假如姑娘相告，在下便能詳細選擇一下，以附貴主人待客雅意！」

他唯恐對方不肯說出眞象，最後套上一頂高帽子。

豈知迎春嘻嘻一笑，說道：「葉相公靈俐聰明，口才不錯嘛！其實相公不以言相問，奴家也會奉告，何必再裝上一頂高帽子！」

葉青被她一言拆穿心意，臉色不禁一震，心想：好刁鑽的丫頭，但口中仍恭然道：「姑娘既願相告，在下先行感謝！」

迎春得意地一笑，嬌聲道：「經由迷魂橋的路上，可說別有洞天，人間仙境，四季如春，花團錦簇，使人目不暇接。尤其迷魂橋上如仙如幻，常人到此樂不思蜀，美酒盈池，仙美如雲，相公，你認爲如何！」

「在下還想聽聽黃泉路上的風光！」

冬梅侍女陰惻惻道：「黃泉路上黃沙蔽天，烏雲蔽日，陰風慘慘，愁霧陣陣！遍地鬼哭神號，厲鬼悽啼，十八層地獄，層層相接，十殿閻羅，巍峨高踞。但人生如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全在心念之間，生後有死，死後投生，宇宙之理，天道循環，相公，你覺得害怕嗎？」

這番心驚魂悸的話，聽來使人毛髮悚然，再襯上她那副冷冰冰的臉容，葉青不由機伶伶地打一寒噤！不由微一遲疑，淡淡一笑，才說道：「這並沒有什麼可怕，在下入世至今，心中還沒有過害怕這兩個字！」

冬梅冰寒的面上閃過一絲欽佩之色，葉青接着道：「不過在下請問，姑娘是說，一入黃泉路，等於進入陰間地獄，立刻死嗎？」

冬梅語氣微緩道：「九死一生，生死之間，全靠相公自己！」

這句話，隱含機鋒，模稜兩可。

但葉青有一種直覺，黃泉路一定險惡萬分，立刻道：「謝姑娘解釋指導，在下原對這二條路矇然不知，無所謂好惡，不過在下此來，關係父母深仇，故不想多生是非，現在決定，由經迷魂橋之洞而入，就請迎春姑娘帶路。」

迎春一陣蕩笑，道：「相公，奴家早知你會選擇我這條路，人生不過百歲，誰不想趁着青春年華，享受歡樂，相公，奴家就引路啦！」

說畢，又是一個媚眼，立刻轉身向左邊洞口，姍姍行去！

葉青聽得暗暗噁心，正欲起步，倏聞冬梅輕輕長嘆，自語道：「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我看錯人啦，枉費一場口舌，原來是個貪生怕死之徒！」

這番囈語，極爲輕微，迎春已走到洞口，彷彿沒有聽到，葉青何等功夫，十丈內落葉飄地，猶可耳聞，豈會聽不到這陣語聲！

不由心中一愣，不由停步轉身道：「姑娘是指在下嗎？」

冬梅似防不到對方耳朵這般靈敏，冷漠的臉色上，現出一絲震驚，旋即恢復原狀，冷冷說道：「這是在下自語，相公請吧！」

說着，已緩緩向洞口行去。

葉青聞言，不由激發偏傲之心，大喝道：「站住！」

冬梅一愣轉身，迎春已回身嬌呼，說道：「咦！相公，你怎麼不走，發什麼脾氣？」

葉青目中精光四射，道：「冬梅姑娘，妳以爲黃泉路上如此難走嗎？」

冬梅臉上木無表情，冷峭地說道：「黃泉路上外鬼魂，只有生人進，沒有活人出！」

葉青仰天狂笑，笑聲震得山林簌簌作響，羣峯亂顫！

笑畢，哼了半聲，道：「在下就不信人世之間，竟有這等可怕之處，倒要見識一番！」

語聲方落，迎春已嬌呼道：「相公，你怎麼又改變主意啦！」

葉青道：「不錯，在下欲看黃泉路上是否能嚇倒在下！」

迎春花容黯淡，神情淒惋，長嘆一聲，說道：「唉！相公何必拿性命當兒戲，奴家在此輪值接客三年，大部份到此之人，都由奴家接待，從來沒有人進入那邊洞口過！除了少數幾個逞血氣匹夫之勇的老不死外，唉！但是却從沒有見過有人出過來！」

葉青聽得心頭大震！

倏然想起自己此來是爲了找鬼諸葛，假如死了，母親之仇誰去再報，雖然還有父親黑鷹令主，但傳訊之八，半途死亡，他根本不會得到消息，再說就是得到消息，那時已不知又有了什麼變化，以鬼諸葛的狡猾毒辣，不趁早除去，江湖上永無寧日，想到這裏，不由停立原地，大大躊躇起來。

因爲自己大話已經講出，如不入黃泉路，豈非被人譏笑，但是，利害分明後，實不願明知故犯，至此，他不由深深懊悔自己剛才太過衝動！

冬梅一見葉青要走不走的樣子，冷冷一哼，道：「相公既然害怕，就照原先決定，跟迎春妹妹進去吧！」

葉青心中難過已極，瞋目叱道：「妳竟敢小覷在下！」

迎春笑容漸展，笑聲道：「啊呀，相公啊！時光不早，就請吧，何必計較這些小節？」

葉青左不是，右不是，心中一急，倏然道：「二位姑娘能否先告訴在下一件事情！」

迎春咯咯蕩笑，道：「相公是貴客，只要不違背主人規定，必定奉告！」

葉青道：「最近是否有一位鬼諸葛來此！」

二女同時一怔，道：「鬼諸葛？」不由皆搖搖頭！

葉青聞言一呆，暗忖道：「難道老和尚騙我，弄了半天，他竟沒有來！」心念至此，口中道：「二位是說最近沒有人來過？」

冬梅說道：「來的倒有三個，只是我們身爲接客侍女，除來人自報姓名外，從不問對方名字，故而不知道你說的是那一個？」

葉青暗罵自己糊塗，忙道：「此人名叫曹鏗，瘦黑細長，鳩形鵠面，二位可曾憶及！」

冬梅哦了一聲道：「來人之中，確有這麼一個，相公原來是找他而來！」

葉青聞言，連忙問道：「此人現在何處？」

「黃泉路上！」

葉青心頭一震，口中驚呼道：「他死了？」

冬梅冷冷道：「沒有，已爲第十層地獄獄官，專司油鍋之職！」

葉青聞言一呆，心暗忖道：「想不到這條路上竟有這麼多名堂，還設有什麼獄官的，眞是荒唐奇聞，但以鬼諸葛身手，在中原武林也屬頂尖之流，跑到這裏，竟當上一名獄官，這血屍潭主的功力，實超出想像之外，此次進去，實要謹愼小心爲妙！」

轉念至此，不由對冬梅道：「在下來此目的，就是找此人，既然在黃泉路上，就煩姑娘引路！」

「那末相公就請！」

冬梅語聲一落，人已如流水行雲，向左邊洞口行去。

葉青周身戒備，隨身跟入，只聽得迎春發出一聲失望的嘆息。

這聲嘆息，含着一層凄涼悲傷，使四週的夜色，平添了幾份荒涼及恐怖！

葉青隨着白衣女子冬梅，一入洞口，立覺陰森可怖，心中不由一陣震顫。

剛才所謂描述，果然不錯，只見洞內一片灰濛濛的迷霧，以自己目力，竟無法望出二丈，當然也無法知道地方有多大，極目望去，無際無邊，深不可測。

一陣陣的陰風，涼入心骨，陰風中隱隱挾着鬼聲啾啾，哭聲悽悽，使人毛髮皆豎。

好像天上星月已隱，身置一個荒涼無人的世界，一看這種情形，葉青心中冷汗直冒，微微駐足。

倏見冬梅轉身道：「相公快走吧，時間不早！」

葉青微停心神，暗暗說道：「看她一個女子，坦然不懼，假如我露出害怕之意，實有失丈夫氣概，何况，人間那有鬼城呢？」

想到這裏，胆氣一壯，微微一笑，道：「這種地方，確實有點像黃泉路，不過在下看來，並無出奇之處！」

語聲中，已身形一飄，與冬梅並肩而行。

他所以如此，是恐怕對方有什麼陰謀，另一方面，二人併行，至少感到不會孤獨！

冬梅轉首一望，微露笑容道：「相公慢慢觀賞吧！」

二人剛出五丈，陡然——一塊牌樓擋住去路！

葉青目光一掃，朱漆砌欄，上面掛着一片匾，寫着「黃泉路上，歡迎進來」八個大字，綠光閃閃，陰毒懾人！

牌樓的頂端飛簷，赫然掛着二顆白骨森森的骷髏，兩個漆黑的窟窿中，發出兩道碧綠的光芒，猶如鬼眼，猙獰可怖！

走過路牌，葉青轉首一瞥，心房陡然收縮。

因爲這一面也有八個大字：「一入此門，陰陽殊途」。

眞是怵目驚心！胆小的人一見，怕不早已魂飛天外。

冬梅一見葉青神色，臉上冰冷一哼，道：「相公，還呆着做什麼，有的時候做鬼，還比做人强！」

話聲入耳，葉青腦中一震，暗忖道：「區區八字，我何必害怕？」口中已仰天狂笑，道：「古語說，好死不如惡活，區區倒要看看自己是人，抑是變鬼！」

二人脚下不停的向前走着，葉青轉首又道：「冬梅姑娘，在下聽妳口音也是中原人士，不知如何却跑來此地，做了人間地獄的待客侍女？」

他語中暗含諷刺，豈知冬梅聞言，倏然仰天一聲長嘆。

這聲嘆息，包含着一股悲愴，葉青聽了不禁一怔，忙道：「難道姑娘有什麼難言之隱？」

冬梅默默無語，半晌才緩緩道：「相公何必多問，反正……」

語聲突然打住，又悽涼地發出一聲嘆息。

葉青一見此狀，知道這冬梅侍女一定有着無比悽涼的身世，心中一動，暗暗道：「我何不從她身上着手，發掘一點血屍潭中的隱秘，也可預先有個準備！」

此念一起，正想開口，驀地——四周響起唧唧啾啾之聲，接着灰色的迷霧中，突然亮起一點點燐燐鬼火，隨空飄蕩跳躍，像有無數厲鬼，在四處游走！

那陣鬼啾，聲音竟愈來愈大，悽啼慘嚎，四周立刻變成愁霧慘慘，陰風陣陣，眞如鬼域一般。

而且葉青立刻覺得異聲入耳，自己立刻心煩氣浮，魂魄欲飛，好像這些鬼啾都在叫：「葉青……葉青……」

際此陰森恐怖的氣象中，葉青忙凝氣停神，目射寒煞，一掃四周，除了無數的燐燐鬼火異聲之外，毫無人影，不由提足丹田之氣，大喝道：「朗朗乾坤，裝什麼神鬼，在下就看看鬼是什麼樣子！」

喝聲中，雙掌廻圈，正要拍出，倏聞冬梅一聲驚呼道：「動不得！」

葉青陡然一驚，吸氣撤掌，轉首一望，冷冷道：「爲什麼動不得！」

冬梅冷冰冰的嬌容上，有一絲憂怨之色，目光微掃，低聲道：「相公不加理睬就是，何必動怒，要知道你這一動手，未入地獄，已先亡魂，眞的變了黃泉路上寃鬼！」

葉青見她神色，知道不是假話，心神微震，冷冷道：「在下就不相信有這麼厲害！」語聲未落，臉下倏觸一物，俯首一看，倒吸一口涼氣，身形連橫三步。

原來地上竟躺着一具白骨森森的骷髏，張口舞牙，形像恐怖已極！

冬梅這時已微嘆一聲，幽幽道：「此人就是不聽勸告，逞勇出手，結果落得身死路上，曝骨至今！」

葉青聽得劍眉猛挑道：「照姑娘所言，血屍潭主毫無人性，人死爲大，不論他是否仇敵，也應該代爲埋葬，豈可任其曝骨不管！」

冬梅聽得微微色變，輕喝道：「相公不可亂言……」

葉青這時坦然不懼，狂笑道：「黃泉路上竟是如此這般情況，鬼號之聲，實太煞風景，在下實在後悔來此！」

冬梅語聲一冷，道：「相公是害怕了嗎？」

「哈哈！在下豈是害怕，不過不屑貴主人所爲耳，裝神扮鬼，故作玄虛，不值在下一看！」

冬梅輕叱道：「相公一再亂言，豈非自找死路，奴家好心相勸，怎地如此不通人情！」

這場叱聲悽惋已極，包含多少情意，葉青聞言微楞目光一瞥，見冬梅寒冷的星眸中，却射出一股無以言喻的感情，殷殷注視，好像要從自己身上發掘什麼，也好像是期待什麼？

葉青歷經滄桑，豈會看不出對方情意，不由微微暗嘆，這是女人啊！這又是一種迷茫的愛情，現在敵友難分，她爲什麼對自己如此呢？

這一怔思，一時之間，竟忘了對方剛才譏嘲，腦中雜念紛起！

在這刹那，他又不禁憶起了臨死歸正，對自己迷戀的斷腸仙子……由甚情人變成後母的紫衣仙子，還有緊盯自己不放的玄冰仙子，自己深情寄託的施照霞，這些人的影子，一個個閃過腦際，前二個已魂落黃泉，後二個却使自己惆悵煩惱。

倏然他想起對方既然對自己如此，何不利用這一番感情探詢一番，心念一定，不由裝出一絲溫和的笑容，假意深情地注視冬梅一眼，道：「妳剛才說什麼一動就要傷命，在下怎麼發覺不到一絲厲害？」

冬梅一見葉青神態改變，嬌容立刻一陣驚喜，靠近兩步，低聲道：「假如給你看出厲害，還叫什麼黃泉路，要知道剛才的鬼叫，是這條路上的第一關，名叫『勾魂魔音』，看你不爲所動，功力必已登堂入室，但是，這點燐火，皆是暗中特別設計，爲有質之物，被你掌風一震，立刻粉碎，內中毒烟毒霧，無形無色，人一中，七步之內，立刻死亡，你在驟不防備之下，請問還能不能活命！」

葉青聽得暗暗心驚，暗呼僥倖，不由對冬梅微生好感，道：「原來如此，在下先拜後謝了！」

冬梅幽惋一嘆，道：「相公不需客氣，如你僥倖生離此地，奴家還有事相求！現在，希望你能盡量克制衝動，時刻注意我暗示，結果雖不是我所能預料，但至少未見到血屍潭主之前，可保證有驚無險。」

葉青忙恭手謝道：「蒙姑娘相助，在下心銘，只要姑娘用得到在下，無不盡力辦到，但是，在下有些後悔走這條路！」

冬梅一見他答應，臉上寒霜盡除，猶如春日初放的花朵，嬌聲淡淡一笑，道：「你後悔走這條路嗎？其實你應該謝謝我才對！」

葉青奇道：「姑娘話中有何含意？」

「老實告訴你，不要以爲這條路上驚心怵目，其實那條路上更加危險萬分，常人進去，不但骨蝕魂銷，而活罪難熬，你以爲迷魂橋好走嗎？」

葉青心中一怔，道：「難道剛才迎春姑娘誇張其詞，故意誘我進入？」

冬梅嘆道：「這倒也不是，她所說之言，確是實情，自古以來，色不迷人人自迷，怎能說是人家引誘！」

葉青懷疑的道：「她所形容的，既然不錯，又有什麼危險！難道花上有刺，春意含煞，仙境是魔，酒中有毒不成？」

冬梅撫掌輕笑道：「你講的一點不錯，不過尚不及實情百分之一，言說不如身歷，等下如有機會，我會帶你看一看。」

「妳不是說二條路並不相通？」

「通路沒有？但我既答應你，自有辦法！」

葉青被冬梅說得一頭迷霧，莫測高深，正自凝思，驀地——迷濛的霧中，鬼聲全隱，倏然響起一陣金鐵暴響，灰色慘霧中，突然現出二個身穿紙衣，頭頂高帽，臉如吊鬼的二條人影。

左邊的一身純白，手拿一吊錢，右邊的周身漆黑，手拿鐵鍊，竟長達三丈，鐵環粗如卵蛋，圈大如輪。

敢情剛才那聲瑲瑯暴響，就是鐵鍊震動之聲。葉青一見這二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心頭猛然一跳，立刻停身蓄氣，嚴密戒備！

只見那全身雪白的人大喝道：「來人站住，既然進入黃泉路，要做魔魂，先報上名來，讓白無常查查你應該在什麼時辰死……也好到時勾魂，向十殿閻王報賬……」

葉青聽得心頭起火，臉色一怒，正要出言，倏見冬梅秀眸微雲，搶着道：「黑白二位無常大人請了，貴賓葉青，並非名登鬼籙之人，此人係求見主人，二位何不待葉相公見過主人後再說！」

白無常慘白無血的臉上微微閃過一絲驚疑之色，喃喃道：「我從未見過有人自願進入黃泉路……」接着對葉青打量了一眼，寒聲道：「慢點，先讓我查查鬼籙上有沒有登記！」

葉青憋着一肚子氣，碍於冬梅適才吩咐，只有靜待變化，只見白無常枯如鳥爪的手，從懷中掏出一本厚厚小冊，隨手一翻，又道：「葉青，籍貫何處？」

（未完・十四）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嶺魔宮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在地下宮中四處查探，最後來到皇后的寢室，這皇后也是地下宮中唯一開眼的人，皇后見到司馬洛，不但不爲難他，還和司馬洛溫存風流一番，司馬洛向她詢問出路，但她一無所知。因爲皇帝就快回來，所以司馬洛又到大衣櫃內躲藏起來，不久，皇帝回來，並發現了貝加已死，四處尋找司馬洛的踪跡，但找不到，司馬洛趁各人都睡覺時，四處查看，看到皇帝起碼有三十人以上的保鏢，又見另一洞中有不少身穿臃腫太空衣的人在忙碌，而那皇帝却是一個頭上光秃的男人，像個科學家模樣，却看不出他到底是在研究什麼東西。

魔宮混戰　駕船脫險

後來，連那個老頭子也睡着了，一切都靜下來，再也沒有甚麼好看的，司馬洛在門外再蹲了一會，便祇好離開，他還是不願意就此回到他的藏身之所去，因爲現在，宮中的人都已睡熟了，起碼，他是可以在這裏面自由活動的。他進到廚房裏去，在霍斯塔指定的地方拿了些食物，大吃一頓，塡飽了肚子，然後再走到窗前去，望着那現在門禁大開的洞口。

反正他有的是時間，也許他可以等那兩個有守洞口的人睡着便溜過去看個究竟吧，但是在那裏憑窗看了半小時之後，他就知道是不大有希望的了，因爲那二個顯然不是等閑之輩，而是素有訓練的。他們嚴肅地坐在那裏，背脊挺得直直的，兩人之間甚至連交談也沒有一句，而祇是一心一意地忠於他的職守。這兩個人精神如此旺盛，要他們打瞌睡，眞是難於登天了。

司馬洛祇好沒精打采地又回到下面的宿舍中，心裏在考慮着一個辦法，那就是闖進那老頭子的房裏，用槍指着他的額頭，逼他供出一個究竟來，而且挾持他離開這裏。但這樣做是太躁急而且也太危險了，萬一老頭子不肯屈服，那情形是很尷尬的，這裏人太多，結果他一定會被他們捉住。而且，萬一老頭子屈服了，也未必馬上就有交通工具離開這裏的，時間一拖長，他又會難以控制他們，而變成他們的囊中之物。不過，除非逼不得已，他是不會採用這個辦法的。

司馬洛回到了宿舍那衣櫃中，又睡下了。心裏很可惜這人把一切的秘密都放在那座巨大的山洞裏，而不放在宮中。他要查出甚麼，都得到山洞裏去查，然而他却是連山洞的洞口也無法接近的！在失望和胡思亂想中，司馬洛又睡着了，直到後來，那刺耳的機械聲使他醒過來，他從衣櫃的門縫張望一下，看見宿舍中已經完全沒有了人，顯然，那些瞎眼的奴隸們又開工去了。

一時間，司馬洛眞希望身邊有些迷藥，交給霍斯塔放在這些人的食物中，那麼他們就會全部睡着，讓他一個一個縛起來了。但是很可惜，他手頭並沒有迷藥，而看來在這地方也不可能找到這種東西的。

他躺在衣櫃裏，緊掩着雙耳，忍受着那聲音，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那聲音才停止。他鬆了一口氣，就聽見有腳步聲走來了。

來的原來是霍斯塔。他進入了宿舍之內，傾耳細聽了一陣，肯定裏面是沒有別人了，然後才走到衣櫃門的前面，低聲地道：「你還在嗎，司馬洛？」

「我在這裏！」司馬洛低聲回答他。

「我有一個消息要告訴你。」霍斯塔說：「他們已經在上面找遍了，找不到你的踪跡，但是肯定你是仍然在島上的，所以已經派了一小隊人長駐在上面等候着，幸而他們不相信你是已經在這裏，所以你千萬要好好地躲着，別引起他們的疑心，明白嗎？」

「好吧。」司馬洛說：「但是霍斯塔

，你帮我一個忙好嗎？試試查出他們究竟是在做着一種甚麼研究！我實在好奇心太重！」

霍斯塔皺眉：「這不會是容易的事，因爲我向來不和他們談甚麼的，但，我答應你我會盡量找機會吧！」

「最好這樣了！」司馬洛說。

「要吃甚麼嗎？」霍斯塔問。

「暫時不需要。」司馬洛說：「我已經吃過了！」

「那麼我得走了。」霍斯塔說：「我不能老是留在這裏！」

說完，他又匆匆地走了。

司馬洛納悶地伏在那黑暗的衣櫃中，覺得自己就像變成一隻老鼠了。他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然而在這裏，他却完全受制，眞是一籌莫展的。他不能採取主動，一切的變化，都祇能聽天由命而已！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來了，其間還夾雜着男女嬉笑之聲。司馬洛連忙凑到門縫的前面，向外張望。首先進入視綫中的就是那個兩度在他面前更衣的長頭髮少女，她雖然甚麼都看不見，但路是已經走慣了的，所以駕輕就熟，好像一隻小鹿般衝進來，一面嬌笑着。跟着她進來的就是昨日和她有過關係的打手，現在這人正穿着一套那種太空衣一般的銀色衣服，顯得十分臃腫笨鈍，而那隻頭盔挾在一條手臂之下。那個少女顯然因爲他太過笨鈍而和他開玩笑，一鑽便鑽進了一張床的床底。

那人吃吃笑着走到床邊，把頭盔放在床上，然後也要鑽進床底去，但是那少女又連忙鑽出來了。兩個人繞着床跑了兩圈，接着，使司馬洛恐怖萬分，那個少女竟然拉開衣櫃門跳進來！她雖然沒有碰着司馬洛，而是躲到另一邊去，但司馬洛知道他是已經完蛋了，他再也躲不下去。

那個打手吃吃地笑着，用菲律賓話不知道在說着甚麼，跟着也衝進門來，司馬洛那把長槍的槍咀就剛好迎着他，抵住他的喉嚨。那人僵住了。

「好了。」司馬洛低聲說：「不要動，一動也不要動！」他說的是英語。

那人却用菲律賓話對他說了幾句話，也許是問他在幹甚麼。司馬洛不能用同樣的言語回答，祇好再用西班牙文試着，說：「不要動，聽見嗎？」

那人迷惘地搖搖頭，用槍指着，他當然不敢動的，但是他聽不明白司馬洛說的是甚麼。那個少女驟然聽見有第三者的聲音，也吃驚起來，一連串地用菲律賓話吐出問話，那人也用菲律賓語答了幾句，那少女的臉上露出慌張的表情咀巴幾哩咕嚕的，而兩手伸過來向司馬洛摸索。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是沒有選擇餘地了。他的拳頭一揮，這少女的牙床上正中了一記，便頹然倒下。那個打手憤怒地想反抗，但司馬洛的槍咀一用力，他不敢動了。

然後，司馬洛極力嘗試與這人交談。他用盡他所識的各種語言和他說話，這人都是不懂，這人懂的祇是菲律賓話，而菲律賓話却是司馬洛所不懂的，一時，司馬洛恨得幾乎要就此扳動槍機把他殺掉了！

他們這樣僵住了一陣，那人一直看着司馬洛，露出着乞憐的目光，而司馬洛心內的焦急感越來越增加。現在怎辦好呢？他決不能把這兩個人收藏起來就算的。那個少女失踪了，也許沒有人會覺得，但這個打手失踪了，决不會沒有人知道，尤其是這人是穿着那銀色的衣服，一定是在那山洞裏有任務的。如果這個人失踪了，他們一定會找，而這一找就一定會把司馬洛也找出來了。但是，司馬洛又不能放他走，因爲這人一脫身就會去向那個魔王報告的了。

本來，司馬洛是想從這人口中問清楚有關這裏的一切情形，然後才作攤牌式的行動的，無奈彼此言語不通，即使那人肯招供，他也聽不懂。

司馬洛看着那人，臉上忽然化開一個微笑，而眼睛露出無比的兇狠，就像他要扳動槍機了，那人發抖得像一棵風前的小樹，眼裏迸出兩顆淚珠，並且連忙跪下來，好像拜神一般叩拜起司馬洛來。

司馬洛把槍拿開一點，拉起那人的衫袖，看見那人的手錶指着二時十五分。他便指指那隻錶，然後又指指那件銀色的衣服，做了一番手勢。雖然言語不通，但打手勢却是能明白的，至少，比較簡單的意思可以用手勢去表達。司馬洛的意思是問他，甚麼鐘點要到那洞裏去工作。那人明白了，用手在手錶上指出三點正。似乎他是三點正就要去當值了。

司馬洛想了一想，相信他說的是眞話，現在距離他當值的時間，還有四十五分鐘，利用這四十五分鐘時間在那少女身上找尋一點娛樂然後才去工作，這是很合理的。因此，那也即是說，在四十五分鐘之內，不會有人找尋這人！

於是司馬洛的槍管忽然揮動，「托」的擊中了那人的前額，那人兩眼一陣翻白，便暈過去了。司馬洛以迅速的手法替他把那套銀色的衣服脫下來。雖然有四十五分鐘時間，但是要做的事情很多，他不能不快一點的。

那套衣服脫下了之後，那人在下面就祇有一條短褲，別無其他衣物了，而那人的腰間仍有着那條子彈帶和一把手槍。司馬洛試試把那套銀色的衣服穿到自己的身上，他比那人起碼高出一個頭，本來，那人的衣服他是不會合穿的。好在，這一套並非普通的衣服，不是度身定做的，而是似乎每一套都是同樣大小，這一套穿在那人的身上本來就嫌太大，因此穿到司馬洛身上就差不多了，而且，這衣服又是寬闊和鬆身的，料子有彈性，司馬洛穿上了它，竟然完全稱身了。他再出去，拿了那隻頭盔來戴上一戴，試試看，也還適合，於是他匆匆把這套衣服再脫下來，放在另一邊。

第二件事，司馬洛就是把那人的手錶及手槍都移到自己的身上。第三件事，他撕開三張床單，用布條把這一男一女都緊緊地縛起來，而且塞了咀巴，以使他們在醒過來之後也不能呼救。這樣弄好了之後，司馬洛再看看錶，已經差不多到時候了。於是他便匆匆穿上那套銀色的衣服。不錯，他是要冒充那人到上面去探一探。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他是不能不爭取主動的了！

穿好了衣服和戴好了頭盔，司馬洛便

離開了宿舍，小心地走到上面去。

到了上面第一條走廊，司馬洛就知道他是不大有機會直搗黃龍，去把那魔王捉住，實行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了，因爲這上面打手雲集，至少有十個人在那裏，司馬洛要經過他們才能到達蓮花的寢宮，而且，魔王也未必就在那寢宮裏的。

司馬洛走到第一個窗口，向外望望。外面那實驗室的山洞中，活動仍在進行着，而且當他看着時，就有幾個穿着那種銀色制服及戴，頭罩的人正慢慢地向山洞走去，司馬洛注意到這些人的衣服和自己一樣，上面有號碼，大概因爲看不見面貌，所以要憑號碼來分辨了。他捋起衣袖看看錶，已經三點正，是值班的時候了，這幾個人一定是和那個被縛的打手同一班的，那麼也即是說，他也要跟着他們進入山洞中值班去了。

司馬洛深吸一口氣，摸摸身子前面的拉鍊，那把短槍是在衣服下面的，要拉開拉鍊才能取出，在必要的時候，他是可以迅速拉開拉鍊而把這槍取出來的，這總算是一點安慰，知道自己是還可以抵抗的。接着，司馬洛便離開了宮殿，向那山洞慢慢地走過去。

他的心中仍然是充滿了恐懼，因爲套着頭盔，雖然看不見面貌，但是他的身材卻是太高一點的，在這些矮矮的菲律賓人之中眞有鶴立鷄羣之感，如果有人注意的話，很容易就會看出破綻來了。好在，當他走近那山洞時，他注意到原來還有另外二個人也是和他差不多高的，這就比較好——了。

進入洞口之前，有一個人走過來，拍拍他的肩，笑着用菲律賓話說了一句不知甚麼，司馬洛聽不懂，祇有聳聳肩，那人便哈哈笑着走了。司馬洛連忙跟着他。

進入洞內，他不禁眼前一亮，首先，洞內與洞外的地方就是燈光强烈，照得眩人眼目，而裏面的一切機械及儀器都是用亮閃閃的金屬製成的，那些東西多到就像一個巨人的腸臟，看似亂七八糟地堆在那裏，以司馬洛的不算低的科學知識也看不出究竟是甚麼。

他唯一認識的祇是那座原子反應爐，而這個是在未進洞之前已經窺見了的。

司馬洛跟着那人走進去，看見在山洞最遠的一端，那些亂七八糟的巨大儀器之間突起一座瞭望亭般的東西，這是一座八角形的亭子，牆壁全部是用淺青的玻璃砌成的，而在這亭中就坐着那個老頭子，和二個人員在那裏，顯然是担任着指揮的工作。

司馬洛小心閃進了一座巨大的金屬圓桶後面，細察周圍的環境，他看見山洞的另外一邊又有一座地底湖，面積很大，大過外面的那兩座。他通過那些儀器之間，小心地走到湖邊，於是他便看到了！

這實驗室的主角！一條金屬的魚！和蓮花房中那條是一模一樣的，不過有二十呎長，就像一條大鯊魚一樣。湖邊的水中升出一隻架子，而這魚就擱在架子上，好像一隻隨時要舉行下水禮的新船似的，兩隻眼睛是兩盞紅燈，而金屬魚的身子閃閃發光，身體的綫條設計優美，使它看來簡直像活的一樣。司馬洛不禁抖一抖。這究竟是甚麼東西？用來幹甚麼的？

司馬洛再望向湖的另一頭，那裏也有十幾個天然的山洞，而湖水就是由這些山洞排出去的，會不會這條魚就是一種魚雷之類，是經由這些洞而放出深海中的呢？

司馬洛慢慢地走近那條魚，細細觀看。但是祇見外貌，看不見魚的腹內，所以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不過現在，司馬洛相信這東西是與無綫電有關的，因爲他漸漸已看出，這裏有許多儀器正是巨大的無綫電儀器。會不會，這條奇怪的金屬魚，就是用無綫電操縱的。

看着的時候，司馬洛聽見播音機傳來老頭子下命令的聲音，他用的是菲律賓話，司馬洛完全聽不懂，不禁有如丈八金剛，在那裏摸不着頭腦，而別的人却匆匆去各就各的崗位，司馬洛知道他的西洋鏡是快要拆穿了，因爲很快，那傢伙就會發現他並沒有到他的崗位去，而向他查究的，於是他小心地觀察周圍的形勢，看看有那一條路可以讓他悄悄潛近那座指揮亭的。現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去把那老頭子捉住，作爲人質，但是指揮亭距離他太遠了，他不知道有沒有時間到達。不過他還是要試一試的，於是他開始向指揮亭那邊前進，而盡量躲藏在那些巨大的儀器之間，忽然，那聲音來了。

就是在地下室裏聽到的那種刺耳的聲音，現在親歷其境，聲音自然是更大了。不過那個頭罩却是奇妙的，一定有濾隔聲音的作用，所以聲音雖大，耳朵却不覺得辛苦。

司馬洛就在這聲音中前進着，其他的聲音，他完全聽不見。接着，眼角裏注意到一點動作，他連忙回頭去望，是那條金屬魚在動！

原來那架子正在沉下去，使魚落到水上，而魚的鰭和尾巴開始擺動，就像一條魚急不及待要游泳似的。司馬洛雖然明知道時間已經無多，也忍不住要停下來看着它。

漸漸，那架子已經沒進了水底，於是那條金屬魚便浮在水面了，在那吵耳的聲音中，司馬洛看見那條金屬魚竟然靈活地在湖水中游起來，動作和姿態都和一條活魚一樣！這條金屬魚在水中轉着圈子，彷彿很高興的，接着忽然撞向湖邊，轟然一聲衝上了岸上，擱在那些岩石之間，魚尾和魚鰭仍在一擂一擂地動着，馬上，那刺耳的聲音停下了，魚也停住，好像死了似的，司馬洛知道一定是控制它的無綫電，已經關掉，於是，它也就不動了。

擴音機裏傳來那個老頭子一大串叫罵，司馬洛雖然一句都聽不懂，也猜到他一定是在罵他的手下闖了禍，而司馬洛也馬上知道闖禍的人就是自己。他沒有去守他應守的崗位及做應做的工作，當然那條魚就控制不靈了，很快，他就會露出馬脚來的。

於是他加快脚步向指揮亭走過去，亭中的老頭子向他這邊望過來了，擴音器中說出一句話，司馬洛不答而仍然繼續走，老頭子就伸手指着他，而且通過擴音機向其他的手下發出命令，馬上，就有許多穿銀色制服的人從各處湧出，向他包圍過來

。前面也出現了二個人擋路，使他不能走向指揮塔。這二個人並且一面拉開前面的拉鍊，要拔出制服下的手槍。但這件事司馬洛是比他們做得多，而且快得多的。他們的拉鍊才一拉開，司馬洛的槍已經出來了，而且發了二槍。那二個人打着轉跌開了。

指揮亭上的老頭子見勢色不對，忽然伸手按了一個按鈕，通上亭子的樓梯忽然自動上升，縮進亭中去了，因此當司馬洛到達亭下時，便無路可上。他看着指揮塔的門也自動關上。老頭子已和他的二個打手已安全地在亭中躲起來了，司馬洛試向亭子的玻璃牆射一槍。沒有用，子彈祇是彈開了，那玻璃連崩也不崩一點。

一顆子彈擊中司馬洛身邊的牆壁，鏗然彈開，司馬洛撲到地上，一滾身還了一槍。

放槍的人是站在一隻巨大的方形金屬箱子上面的，中了司馬洛一槍，便定住了，槍從手中跌落，然後才慢慢地仆下來，死掉。

老頭子從擴音機裏喊出幾句命令，其餘的人便沒有那麼奮不顧身了。他們祇是退後，各找障碍物，伺機伏擊司馬洛。

司馬洛沒法碰到指揮亭上的老頭子，就知道情形很不妙了。現在，他必須單獨對抗這一大羣打手。而且，實驗室的洞口，現在正衝進來其餘的休班打手，有三個打手還是拿着手提機關槍的。

司馬洛再放一槍，其中一個倒下了，拿手提機的二個便向司馬洛一陣掃射，但司馬洛已經一個觔斗滾到一大堆粗大的電綫後面，那些電綫是纏滿一隻十多呎高的圓柱的，似乎是一座巨大無綫電機的其中一件零件。機關槍子彈掃射在那些電綫上，立即引出了耀眼的電光，而那隻圓柱軋軋地响起來。經過這一番掃射，那件電器一定已受了相當的破壞。

老頭子在擴音機裏憤怒地喝了一句，輕機槍的掃射便馬上停止了，那兩個打手狼狽地把輕機槍掛回肩上，而改爲拔出手槍，也加入追踪司馬洛。但是忽然，司馬洛已經失去了踪跡，不知躲到何處去了。他們在那些複雜的巨大儀器之間小心地前進，二人背對着背，找尋司馬洛的踪跡。和他們一起進來的那幾個打手也紛紛散開了。

忽然，老頭子又在擴音機裏喝出一句命令，似乎是叫那二個人小心，但已經太遲了，司馬洛好像飛將軍從天而降，從一隻鋼架的頂上跳下來，在他們的中間落下，而在半空中時雙脚向外一撐，兩個人的頸側都被撐中，分別跌開，頭部撞着堅硬的儀器而暈倒了。司馬洛一手撈起了那兩把輕機槍！又縮回一件障碍物的後面，心內第一次感到一點安慰。老頭子不准人在這裏面掃射機關槍，是因爲害怕他的儀器被毁，因此，司馬洛拿到了輕機槍，總算是一件相當有威脅性的武器。

此時，老頭子又從擴音機中說話了，這一次似乎是對司馬洛說的，因爲聲音溫和得多，不像是在下命令。但司馬洛聽不懂他的話，所以也不加理會，祇是鑽出身子，向指揮亭上掃射一陣。但是，毫無作用。子彈在那避彈玻璃上彈開了。

老頭子又用菲律賓語向司馬洛咒罵，顯然還以爲他是一個自己人。接着又有人趕到洞口，向裏面大聲報告發現有一個打手在宿舍裏被縛，於是這一次，老頭子改爲用英語說話了。

「你是誰？」老頭子問。

「你知道我是誰的。」司點洛叫道：「我就是你們在找尋的人！我是給你們打落了飛機誤入這裏的！」

「那麼，放下槍吧，讓我們好好地談談！」

「不行。」司馬洛冷笑：「現在沒有甚麼好談的了！我要離開這裏，而你要負責送我出去，明白嗎？」

「我看你還是放下槍投降吧。」老頭子也冷笑，說：「你數數，看我們有多少人？」

「你們不能接近我！」司點洛叫道：「我有機關槍！」

老頭子冷笑：「槍的子彈是會用完的，到那時，當我捉住了你，我就不會和你談了！」

司馬洛沒有回答，祇是一扳槍機，一排子彈射出去，一個直徑五呎，像個大電燈泡般的玻璃球便碎了。中心的電綫的電流受到干擾，軋軋地爆出電光。」

「不要！」老頭子狠狠地喝叫。

「那麼你就依我的話去做吧。」司馬洛叫道：「不然，當我這裏的子彈用完了的時候，你這裏的損失就很大的了。」

那老頭子沉默下來，忽然，司馬洛對面的一隻巨大圓柱後面鑽出一個持槍的打手，但是當司馬洛的機槍向他一擺的時候，他又連忙縮回後面去了。

「我警告你！」司馬洛叫道：「你要妥協，就得先吩咐你的人別動，不然我會亂放槍的！」他示範地扳了一下槍機，子彈便在對面那隻金屬圓柱上鑽開了一排孔洞。

老頭子又通過擴音機下了幾句命令，然後他用英語說：「好吧，朋友，你究竟想怎樣呢？」

「我祇是想離開這裏，回到馬尼拉去的。」司馬洛說：「我要你送我出去，送我走。」

老頭子又沉默了一下，才說：「現在不能送你走，因爲沒有交通工具！」

「我不相信你。」司馬洛說。

「不相信也沒有辦法的。」老頭子說道：「我說的是眞話，這裏沒有船，也沒有飛機，要一個星期之後，才有飛機來接我！」

「我等不了這許久！」司馬洛氣急敗壞地說道。

「那你有甚麼提議呢？」老頭子問：「我又不能特別爲你製造一架飛機！」他的語氣居然顯得很誠懇的。

司馬洛遲疑着，眞的不知道應該提議甚麼好。如果沒有交通工具，那即使放他自由，他也走不掉的。這樣的僵持下去，他結果還是會被制服。

「先讓我離開這山洞吧！」司馬洛叫道：「我要回到上面去！」

老頭子沒有應他。司馬洛更大聲叫道：「你聽見我說話嗎？」

老頭子是在指揮亭的厚玻璃後面看他

的，但是却不回答他的話了。

司馬洛忽然注意到有點不對了，那就是，那些包圍他的打手們正在退出洞口。

「唏。」他大聲叫道：「你們在幹甚麼？」

沒有人應他，那些打手仍然一個一個逃出洞，司馬洛恨自己聽不懂菲律賓話了，剛才老頭子一定向他們吩咐了一條甚麼詭計的！

「我警告你、」司馬洛說：「不要弄甚麼古怪，不然我要開始破壞了。」

老頭子仍然沒有應他，接着，打手們已經全部退出，而洞口那度鋼門便自動關上，封閉了出口，偌大的實驗室裏祇剩下司馬洛一人，老頭子和二個人員則在那密封着的指揮亭裏。司馬洛驚愕地四面張望着，不知道他是面臨着甚麼陷阱。

擴音機裏忽然吐出老頭子的哈哈笑聲：「朋友，你還是投降吧，不然你就要死了。」

司馬洛的額上冒了一陣冷汗。死？他會怎樣死法呢？但如果投降，他還是死定的。

於是他硬着心腸一咬牙齦，離開了躲藏的地方，急步跑到指揮亭下面，向玻璃牆上的地方一陣掃射。他必須在老頭子行使詭計之前，衝進指揮亭內，把老頭子捉住！

子彈連串地吐出去，在那玻璃牆上紛紛彈開，直到機槍中的子彈都射完了。但是沒有用。這一番掃射，也祇是表面花了一點吧了。

接着司馬洛聽見那聲音開始响起來。

就是那種刺耳的聲音。這聲音很快便提高到吵耳的程度，於是司馬洛就明白了。老頭子一定是要用這聲音來對付他！如果他沒有猜錯，這聲音會愈來愈高，直到他無法抵受，那時他便會失去抵抗了。

他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在那裏跑來跑去，找尋那聲音的來源，希望找出是那一部份的儀器所發出來的，便用機槍把那儀器毀掉。但是找了一會，還找不到。那聲音似乎不單是從一部儀器發出，而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司馬洛也無法找出這些儀器的動力中心，不然，他也可以把那個動力中心毀掉便算數。

他丟下了那把已用完了子彈的手提機槍，而用另外一把向一座看來相當重要的方形箱子掃射一番。那隻箱子的金屬外壳出現了蜂巢般的子彈洞，電光閃閃，而且冒出烟來，顯然已經遭受到了損壞，然而，那聲音還是不受影响，而且有增無減。

漸漸，司馬洛的耳膜感到刺痛了，即使他有那銀色的制服阻隔着，也還是沒有用。老頭子一定把聲音開得高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司馬洛跟蹌地通過那些儀器之間，又跑到了湖邊。那條擱了淺的金屬魚，尾巴和翅又在一動一動的，顯然那聲音是和它有關的。司馬洛試試向這魚放了一排子彈，這魚的金屬外壳，原來也是相當脆弱的，子彈掃上去，便開了一排洞，洞中冒出烟，而且電光閃閃，而這魚竟像是有生命似的，掙扎了一番，然後打了一個滾身，便隨進水中，沉下去了。

但聲音還是繼續。司馬洛的耳朵已經疼痛欲裂，他惶急地四顧，找尋一個能逃避聲音的地方。很顯然，那座指揮亭是隔聲的，他在這裏雖然耳朵欲裂，老頭子在那亭中却一定仍然很是舒服。

現在，唯一的路就是湖的盡頭那些洞了！水是緩緩地流進洞中的，不知流到何處去，但司馬洛祇要深入洞內，就可以暫時逃避那聲音了。於是他，就以最快的速度在湖邊扯下了那套銀色的制服，制服一脫去，那聲音就更加刺耳難忍了，好在用不着忍耐很久。司馬洛棄下了機槍，便聳身跳進湖中，一直潛入水底！

一沒入了水中，聲音便馬上被水所阻隔了，耳朵的舒服，眞是難以形容的了！

司馬洛盡量利用肺內的一口氣，停留在水底，而向湖的盡頭處游去，到實在忍不住的時候，才升到水面去吸氣、因吸氣的時候，他也沒有受到那聲音的侵襲，因爲他祇是讓咀巴出水面而已，耳朵並沒有出去。吸了氣，但便又隨即轉身潛回水底，而繼續向前游了。

這樣吸氣了四五次，司馬洛發覺他已經到達了湖的盡頭的其中一個洞。他便冒出水面。這時，他才發覺那聲音已經停止了。回頭望望，看看實驗室那度鋼門又已打開，那些打手正在紛紛的衝進。司馬洛毫不猶疑地繼續向那黑暗的洞內游過去，因爲他身上現在祇剩下了一把濕了水的手槍，他是無法繼續留在外面和那些人對抗的！

游着，他發現湖的盡頭雖然有好幾個洞口，但是這些洞其實都是通連的，一齊通入一個大洞，而這個大洞的盡頭則有兩條去路。也即是說，湖水分由兩個洞流出去。現在，當他深入時，他就覺得洞內不太黑暗了。和外面一樣，這裏的洞壁也是有燐光閃閃着，照亮着一切的。

他看見這兩個洞一個極大，一個則很小。他不禁遲疑起來了。應該游進那一個好呢？他必須冒險試試由這些去水洞逃出去，這一點是無可改變的計劃了。但是從那一個洞前去好呢？他記得在空中視察時，看見這島上有不少瀑布和溪流！這去水洞很可能會是直通出一座瀑布。

但是，却也有可能這洞是直通入海底的，如果司馬洛進去，那就死無葬身之地了！不過好在，洞中的水流並不急，司馬洛可以選擇。他首先潛進水底，觀察一下。洞裏的水底本身並不太深，但是那兩個去水洞却差別很大。其中一個是深得不能見底的，但是另一個却淺得可以涉水步行。司馬洛升回水面上，再想了一想，就明白了。那深的一個，無疑地是一直通進海底的，因爲，那條金屬魚，不論它是作甚麼用途的，既然會游泳，那一定是準備放入海中的。當然，它不會在製成之後再用飛機運出去放下海，所以可想而知，它一定是能從這裏的其中一個去水洞下海了。

司馬洛決定走左邊的一個淺洞，因爲可以腳踏實地，那麼在必要的時候，要退回來也並不太難的！於是他便向左邊游去，游進那個洞中，把雙腳放下，站起來，果然，那水深度不過是齊胸而已。

司馬洛開步向前走，看見前途是光明的，這裏的洞壁原來都有燐光在閃閃着。而這時，洞外邊射進來陣陣機關槍的子彈

，不過因爲角度轉折，是射不中司馬洛的了。司馬洛在心裏冷笑，繼續向前走，好在這些傢伙沒有船在這裏，不然就麻煩一點了。不過，他還是立即把手槍取出來！舉在水面，使它快乾，以便在必要時也有武器抵抗。

他前進着前進着，漸漸，後面的人聲和機關槍聲都聽不見了。後來，他到達了一段黑暗的地方。那地方的洞壁是剛好沒有燐質的，所以便伸手不見五指了。司馬洛仍硬着頭皮前進，很希望能找到一隻電筒照路。不過，他倒也用不着担心很久，因爲轉了一個彎之後，前頭又亮起來了。他發覺他又進入了另一個奇境，因爲在這裏，除了流水的洞之外，兩岸還有難以勝數的洞，好像蜂巢一般，每一個都大得可以容人通過，也不知道是通往甚麼地方去的。

司馬洛沒有理會這些其他的洞，他祇是踏上了岸上，沿着流水的路綫而行。再行了大約半小時，他可以說是已經深入山的心臟了，而地勢一直是微微往下斜的，水流得並不太急。

忽然，他的鼻裏嗅到一股奇怪的氣味。他停下來，皺着眉頭辨清楚，好像是汽油的氣味，難道他是走近了一座石油礦之類嗎？但不是，那汽油的氣味是水上來的。他奇怪地看着水面，接着就看見了，水面變成了五彩而閃亮的，是水面有一層汽油浮着。

司馬洛又冒了一額冷汗，也來不及細看，就一跳轉身，爬上岸壁，鑽進岸上的其中一個洞口裏。而當他這樣做着的時候，就有一陣刺耳的隆隆之聲傳來。接着，水面的汽油熊然着火了，外面那水道的洞中充滿了烈燄黑烟。

爬進了那個乾洞裏的司馬洛拚命向前奔跑，一面覺得空氣正被吸出去，那是由於後面大火焚燒，需要氧氣，所以把這裏面的空氣也扯出去了。不過好在這裏面是另有空氣來源的，所以司馬洛沒有窒息之虞。轉了一個彎，司馬洛便在地上伏下來，喘着氣。

他當然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汽油是那個老魔鬼傾倒到水上的，他知道汽油會隨水而流，計算着大約差不多追上司馬洛時，他便在外面點火！這眞是夠刻毒的詭計，如果司馬洛走得稍爲慢一點，還未到達這另有洞內的一段，那麼他就非葬身火海不可了！

外面的火仍繼續把空氣吸出去，使司馬洛如處身於狂風之中。後來，風停了，他便知道汽油已經燒完，火已熄了。

但隨着，烟便進來了。這可以說是一種倒流作用，空氣被吸出去，當吸力停止之後，空氣便自動流回來了，而此時便帶回來汽油燒剩的烟。那烟霧瀰漫洞中，使司馬洛簡直無法呼吸，他不禁痛苦地嗆咳起來。他極力要沿着那洞向前走，但是，已經不能舉步，終於，手脚一軟，便失去知覺，而仆地暈倒了！

再說後面的那實驗室中，現在已有大量打手在着，而老頭子也從瞭望亭中前來了。汽油的烟也有反流出這外面來，不過並不濃，而且這裏的抽氣設備也很快就把它抽去了。現在，老頭子正指揮着手下們划船進入洞中去搜索。原來，他們這裏是有小艇設備的，不過平時收起來吧了。那是金屬的小艇，每艘可以坐三個人，本來是用以修理那條金屬魚的！現在，四艘小船已分成兩組，而划進洞中去，分向兩邊的水道搜索。

「把他的屍體找出來。」老頭子在後面吼叫道：「我要他的屍體！」也許，假如找不到司馬洛的屍體，他是還不能放心的！

那兩組打手穿着那種銀色的制服，而且帶同了手電筒，所以水道內雖然黑烟瀰漫，惡臭刺鼻，他們也並不懼怕的。

進入深水道那一組是肯定不會有甚麼成績的了，因爲司馬洛根本不是逃進那邊去的，而是進入淺水道的那一組，也同樣找不到甚麼。他們用電筒照射着，通過那曲折奇詭的水道，到了那開朗的一段，看見洞壁那些蜂巢般的洞口都已給烟燻得黑黑的了。他們並沒有想到司馬洛是逃進了這其中一個洞裏，而即使想到，也是很難的，因爲有這許多洞，也不知道應該進那一個才對。他們繼續前進，遠離了司馬洛所在的地方，終於到達了一段乾淨的水道。這裏，岸邊及洞頂都再也沒有被烟燻黑了！也即是說，汽油隨水流到這裏的時候已經燒完了。他們覺得，現在再找下去也是沒有甚麼意思的，於是便停下來。

「老板說要找到他的屍體的！」其中一個打手固執地堅持道。

「這怎麼可能呢？」另一個說道：「這水是流動的，如果他給燒死了，他的屍體也會隨水流走，我們永遠追不上的，是嗎？」

「可惜他不是死在岸邊！」

「如果他有機會爬上岸邊才死就好了，這樣我們容易交差！」

「他沒有機會這樣做，事情發生得太快了，很可能他根本猜不到發生甚麼，火就已經到了！」

「這樣的死法眞可怕，而且還是死無葬身之地呢！」

他們這樣七咀八舌地討論着，便放棄了搜索，而回程返回實驗室去了。他們雖然找不到司馬洛，然而他們的聲音倒也到達了司馬洛的耳中，而把他吵醒了。

司馬洛慌忙跳起身，發覺空氣已經改變了，不再是那麼濁臭的。這個洞顯然是很通風的。忽然，他憬然而悟了！也許他用不着再順着水道前去，找尋甚麼瀑布的源頭的了，也許他順着這個洞爬上去，就已經有出路了。既然是通風的，那麼這個洞的盡頭一定有一洞開口，與上面的世界通連的，所謂空穴來風，其來有自！於是，司馬洛便馬上動身，向上面爬去。

那個洞是略爲向上面斜的。而半小時之後，司馬洛已差不多到達盡頭，可以看到前面有光了。他繼續爬，爬得更快，終於到了洞口，從洞口向外張望一下，可以見到一片翠綠。原來外面就是樹林，而時間已是白天了！

那洞口是很窄小的，並不夠司馬洛的人鑽出去，但是有洞口就不要緊了，這洞口的部份原來是火成岩，堅硬得很，但是司馬洛在洞口拾到了另一塊石頭，比拳頭還大的，就用這石頭作工具，以硬碰硬，

去鑿開這個洞口，弄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洞口總算大得可以容人爬過了，他便鑽出去。

終於回到了自由的天地，司馬洛才舒了一口氣，看看周圍的環境，他爬出來的地方原來是山坡的部份，而現在，時間是早晨近午，抬頭向上望望，可以看到那截黑山就在上面不遠。要的話，司馬洛是當然可以再爬上去，再想辦法進入那寬宮中去的，不過他現在不想這樣做，因爲對方人多勢衆，他是無法應付的，現在他最聰明的做法還是想辦法離開這島上，回到文明的地方去，那時再設法回來也不遲的，總之當他下次再來的時候，他就不會是如此狼狽的了，他一定已經有所準備了。

司馬洛坐在山坡上，吸着那清新的空氣，休息了半個鐘頭，便不再浪費時間，而開始通過樹林，走向下面的海邊。因爲他相信如果老頭子有甚麽交通工具的話，那一定是遊艇之類．而遊艇當然是停在海上的，所以他到海邊去找尋一下，機會就會高得多了。

目前，司馬洛的身上已不再是如來時一般穿着森林裝了。他的打扮簡直和泰山差不多，全身都是赤裸的，祇是下身有一條短褲，腰間一條子彈帶和一把手鎗，連雙脚也是赤着的。這樣，要通過這濃密的樹林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爲了避免全身被樹葉磨擦得血肉模糊，司馬洛祇好揀寬闊的地方才走，並且不時要拍去身上的蚊子，如此，他的進度就慢得多了。

當他終於到達海邊時，已經是紅日西沉，而肚子餓得他四肢發軟， 爲一路上他就祇能揀摘野果充飢。當然，他也可以獵取小獸，用火燒來吃的，但這險他却不敢冒，因爲他知道老頭子會派出一隊搜索隊在這島上找他，這搜索隊很可能還未回去的，如果看見火光，他們就會像嗅到了血腥的鯊魚一般圍過來了，因此司馬洛只好忍着飢餓，暫時作一位素食之士。

司馬洛雖然疲倦已極，但是仍然不肯浪費時間，在暮色之中沿着海邊而行，這島並不太大，如果走得快的話，他有希望在天亮之前便完成環島一匝的步行，那時，他就可以知道那海面上究竟有沒有船停泊着了。

他很幸運，用不着環島一匝，事實上，他祇是走了一個小時，當太陽已落，天已全黑的時候，他經過一個灘角，就忽然看見前面有燈光了，那是三艘中型遊艇的燈光，三艘一百呎長的遊艇，停在海灣的中間，每艘大約相距一百呎。

用不着說，這三艘遊艇就是老頭子坐來的，而現在，它們也正在等着老頭子離開，遊艇上有多少人呢？可能祇留下起碼的人員在看守着而已，大部份的人手一定都已給帶到山上去工作了。

司馬洛奇怪老頭子是怎樣由海邊到魔宮中去的，難道他也是爬山上去的，似乎太辛苦一點，很可能他是乘一部直升機來的，而其餘的打手則是乘這遊艇來，原來老頭子在那山上有許多秘密，怪不得貝加不能容忍露薏絲的飛機的偵察，而要用火箭槍把飛機擊落了。

司馬洛要到遊艇上探一探，這是無可置疑的一點了，不過，他實在太累了，首先需要休息一下。

於是他就是在沙灘上伏下來，讓全身盡量鬆弛，清涼的海風吹來，洗去身上的煩熱，使他的體力恢復得相當快，司馬洛舒服得竟然就在那裏瞌睡着了，後來，在朦朧中，他忽然覺得有水點打在他的身上，憬然而醒，原來天正在下雨了，熱帶的雨，一下起來是很大的，霎時之間，便像有水從天上傾倒下來一般，連對面海面上那三艘遊艇的燈光都看不見了，司馬洛站起來，臉上現出一個微笑，因爲這雨對他不但不是障碍，而且反而是一種帮助，因爲，在大雨中潛上遊艇，他被發現的機會是更小了，因此他也不浪費時間，馬上投進水中，就向海面游出去。

雨一直都下得很大，司馬洛無法看見那遊艇的燈光，但是認得遊艇所在的方向，所以仍然繼續向前游，他一路都沒有看見燈光，但是游的方向却是正確的，忽然，面前一個龐大的黑影擋路，而他的手已摸到了船底。

司馬洛繞船游了半圈，找到了船邊的繩梯，便沿着繩梯上去，大雨在周圍隆隆地下着！他身上滴水的聲音完全被遮蓋了，所以他一點不用怕船上的人會聽到他上船，而雨這麼大，其他兩隻船上的人，也無法看到這船上的情形。

司馬洛踏上了甲板，便走到一隻窗洞外面，向內窺望。他看見裏面是一個飯堂之類的廳子，有一個菲律賓籍的年老水手正坐在沙發上，吸着一隻烟斗，很無聊的樣子。

這個人是不穿制服的，問題祇是，是否一如司馬洛所料，船上就是祇有他這一個人而已。

那人顯然是剛剛吃過晚飯的，滿足地在那裏吸着烟斗，一點也不知道危機已至，他吸進一口烟，又拿開烟斗，輕輕地吐了出來，吐成一連串的烟圈，而微笑着在那裏欣賞自己的傑作。忽然，一陣風把烟圈冲散了！這種風是因爲有一個人衝進而帶進來的，那人轉頭，赫然看見全身濕淋淋，身上祇有一條短褲的司馬洛已站在面前，不禁嚇得連烟斗也丟掉了。他一跳起身來，便想有所動作，司馬洛的槍咀已抵住他的肚子了，而他張開咀巴要叫，司馬洛的另一隻手便到達，手掌的邊緣劈中他的頸子，這人兩眼翻白，便頹然倒下暈了過去。

司馬洛拿好槍，迅速地走到廳子的盡頭，從那裏一度樓梯下去，他的光脚踏過地板，是完全沒有聲音的，下了那度樓梯，就是一條走廊，通到船上的各個部份，而走廊盡頭則是通到下面的機房去的，很快，司馬洛便巡遍了船上的各個部份，發覺果然一如他之所料，船上並無別人，他這才鬆了口氣，他再回到船面上來的時候，已經帶了一條繩子！他用繩子把那人縛起來，以使他醒來之後也不會給他增添麻煩，第二步，他却不是動身到另外二艘遊艇上去，而是先到船上的伙食房去一趟。

在伙食房裏，他找到了麵包和肉，便就在桌上排開來，而大嚼一頓，他實在需要一些固體的食物補添他的體力，不然，他也不知道有沒有能力解决另外二艘遊艇上的人的。

司馬洛吃飽再上來時，那個人還是沒有醒，這時，司馬洛的武器已改爲四把魚刀了，是在船上找到了，他都插在腰間，他那把手槍其實早已沒用了，因爲又經雨淋海水浸，子彈裏的火藥一定已經濕掉。

跟着，他從船邊的繩梯下海時，雨勢又比較小一點了，視綫進步了一些，他可以看到其餘二艘遊艇的燈光，於是，他向最接近的一艘游去。

司馬洛順利地上了船後，他發現船上雖然亮着燈，但却是闃無一人的，他把全船搜索了一遍都找不到一個人影，於是祇好離船，跳進水中，游回第三艘遊艇去。

沿着旁邊的繩梯上了船面，他便聽到有幾個人在裏面笑謔的聲音，走到一個窗洞，向裏面張望一下，他就明白這是怎麽回事了，三個水手正在廳中圍桌賭博，怪不得第二艘遊艇上沒有人了，原來留守的人已經到了這邊來參加賭博。

司馬洛在外面看了好一會，三個人仍然是賭得那麽興高采烈的，完全不知道危機是已逼近眉睫了。

司馬洛不能斷定下面艙房中還有沒有人，但他相信即使是有，暫時也不會上來的了，於是他兩手各拔出一把刀子，繞到廳子的入口，雖然他已站在門口，那三個人還是並未覺得，司馬洛以很快的動作擲出了右手中的刀子，然後左手的刀交到右手，也擲出去，兩把刀一先一後到達，計算得很準確，都是刀柄擊中目標，這把戲並不易做，司馬洛是從一個馬戲班的飛刀手那裏學來的，他也曾經過一番苦練。

刀柄擊中兩個水手的前額，彈開，跌在地上，而第三個水手目瞪口呆地看着兩個同伴頹然仆倒，當他想到轉身抵抗時，司馬洛已經到達他的身後了，他一轉身，一條手臂就剛好給司馬洛執住，一拖一扭，他便整個人翻了一個觔斗，隆然一聲摔跌在地上。這是一個健實矯健的人，這一跌對他的影响不大，他仍能馬上跳起身，但是，司馬洛跟着劈過來的那一掌，他却受不住了，這一掌劈中他的喉核，使他不但無法呼吸，而且痛得恨不能馬上死去，然後司馬洛再在他的下頷上擊了一拳，他便也暈在地上了。

司馬洛一陣風似的衝到下面的艙中去巡視一遍，果然下面再也沒有別人，他這才鬆了口氣在船上細細搜索一番，找出了一把手槍和一條連同子彈的皮帶，他把皮帶連同手槍配在身上，心裏舒服得多了。

現在，他有了船，有了能替他開船的人，又有了威脅這些人的武器，他是毫無困難地可以動程回馬尼拉去的了，但是，遊艇共有三艘，他祇能用一艘，而餘下的二艘他不想留給別人用來追他，所以在離開之前，他是應該做一次破壞工作的。

他看看地上那三個水手，如果不去碰他們，他們大概在兩三個小時之內是不會醒來的，於是，他便從容地從船邊下了水，這一次用不着游泳了，而是划小艇過去，這是一艘沒有人的遊艇，起錨和開行的工作都無法假手他人，所以他祇好親自動手了，相當吃力地，他把錨絞了起來，然後便發動馬達，把遊艇開動了！緩緩地直向沙灘駛過去，一直駛到水已太淺的地方，他還是沒有停，於是船底開始與沙石磨擦，那聲音是使人瘦麻和毛骨悚然的。最後，船頭插入淺水的幼沙中，船身傾側，便不能再前進了，而船尾的螺旋槳也因爲受到障碍物的干擾而停住，祇餘馬達仍咳嗽地响着，好像在乾焦急。司馬洛滿意地微笑着把馬達關掉了，現在，這遊艇要用一艘拖船把它再拖出海，然後還要經過一番修理，才能應用了。

司馬洛走出船尾，從那裏回到拖在後面的那艘小艇中，划槳離開。他的下一站就是那第一艘遊艇，這遊艇上那個被縛的水手仍然未醒，而司馬洛也不去管他，祇是用同樣方法去處理，起錨開船。

在司馬洛的駕駛之下，這艘遊艇也遭遇了相同的命運，擱淺在沙灘上，船身也傾側了。那個可憐的水手因爲地板斜了而滾到一角落裏，不過他是沒有危險的，因爲在淺水中，遊艇不會沉沒，而且最多明天，他就會遇救的了。

司馬洛划着小艇離開，忍不住對自己笑起來。現在是潮漲的時候，遊艇已經擱淺着了，到明天潮水退盡，遊艇就更加會全艘露出在沙灘上的，那老頭子看到，一定氣得七竅生烟！

司馬洛的小艇回到了第三艘遊艇，也就是僅餘仍然浮在水面上的一艘了。三個水手仍然躺在地板上，毫無動靜。司馬洛找到一隻桶子，打了一桶海水，然後把船上冰箱裏的冰全部取出來了，都放進桶中，把水桶放回上面，放在廳中，然後他到甲板上找來了一條長長的幼鎖鍊，纏在三個人的脚上，使三個人都被鎖鍊連着，不能分開。

弄好了鎖鍊之後，桶中的冰也溶化得七七八八，使桶中的水變得相當冷了，司馬洛就把這桶冰水潑到三個人的臉上。

經這一潑，三個人都清醒過來了，他們狼狽地爬起身，吐着咀裏的水，擦着眼睛，才開步一走，脚上的鎖鍊又把他們絆得變作滾地葫蘆。司馬洛執槍在手，微笑，當他們看清楚了他的時候，他便擺槍命令：「好了，現在，站起來吧！」

三個菲律賓人聽不懂他講的英語，但是馴如羔羊地站起來了、槍是全世界都通用的言語：「你們聽得懂我說話嗎？」司馬洛用英語問他們。

其中一個聽得懂，他這人的英語却也是很起碼的，並非受過正式的訓練，而是從酒吧之類的地方學來的。他以破落的文法問道：「你想怎樣？」

「我想你們開船送我回馬尼拉去。」司馬洛說：「明白嗎，馬尼拉！」他走到廳中牆壁上掛着的一幅航海地圖，在上面指出馬尼拉來、他們明白了，而看看司馬洛手上的槍，他們也答應了。

「很抱歉我不敢信任你們。」司馬洛繼續說：「因此，今後你們三個人的行動都是一致的，不能分開，而且動起來時有鎖鍊的聲音，這樣，你們就不能暗算我了，好了，現在起錨開船吧！」這句話他們之中很可能沒有一個聽得懂，但是末尾的一部份司馬洛是用手勢帮助的，所以他們知道司馬洛是命令他們去起錨開船，於是他們三位一體，狼狽地到船尾去，首先把錨絞了起來，這時，雨早已下完，天又回復晴朗了。

（未完・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　飛・圖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雲龍被楊元秀、夏秋桐、紅衣怪人圍攻，岳雲龍因投鼠忌器，怕傷了凌秀風，反被楊元秀刺中一劍，於是蒼髮神君和賽諸葛加入戰圈，岳雲龍獨鬥楊元秀，卒將兇徒刺殺墜崖而死，再回顧凌秀風亦寫下血書墜崖輕生，反過來回劍砍掉紅衣怪人一臂，此刻夏秋桐將賽諸葛擊至重傷，見勢不妙想逃，岳雲龍及時將其截殺，一場爭奪火丹之役結束，賽諸葛臨死時告誡岳雲龍報仇後不要輕生，他雖然聽兩位伯伯教誨，但對往事尤其是失足和胞妹亂倫，內疚殊深，拜別蒼髮神君，下山時遇到少林派掌門擺下大羅漢陣，逼他闖入陣內，只好被逼出手……

父仇報一半　兄妹非同胞

岳雲龍這一轉念間，猛提一口眞氣，身軀微挫，左掌疾向迎面一排僧人擊去。

恰在同時，羣僧也齊聲高喧佛號，四面一齊逼進。

岳雲龍掌勢甫出的當兒，只見當面那撥和尚，突然一鬆相連手臂，一齊伏下身子，動作整齊，迅疾無比，强猛的掌風，呼嘯的掠過九個和尚頭頂，若似排天巨浪的勁氣，挾着勁疾風聲，直向第二排和尚撞去。

驀地——

岳雲龍暗道一聲：「好極。」

他右掌猛地又揮出一股剛猛無儔的勁颷，却是擊向第二排和尚，身形猝然直向第一排和尚頭頂掠過。

那第二排和尚陡然向正中一僧擠靠，一齊鬆臂出掌，硬接那第一掌勁颷，猛地，岳雲龍第二掌勁又到，他們又疾快的揮掌接下，但是，岳雲龍此刻已像鬼魅般閃至第二排和尚的面前。

第二排和尚心中大駭，身形掀動，已準備受擊，那知岳雲龍心意實非對付第二排和尚，而是蹲下第一排九人。

祇見他倏然一個驚鴻般倒翻，脚下踏着詭異絕倫的「星象迷踪」身法，如捲雲閃電般掌指連綿。

一連串的悶哼，接續響起——

那蹲着而反撲過來的九個和尚，在兩面相迎的極快速度下，都被岳雲龍點了穴道。

要知岳雲龍看到第一撥和尚蹲下之時，他已經知道他們葫蘆裏是賣甚麼藥，所以，假裝中計，虛爲撲擊第二排，然後在第一撥回頭反擊的刹那，以最迅速的點穴手法，配合着脚下蓋世的身法，虛穴連點第一排九個和尚。

要知天下任何奇門異術陣式，是多麼奧妙詭秘，但他們都有一個極大缺點，就是一處被人破去，便關連着全面陣式奧妙的變化。

羅漢奇門陣，當然也免不了此缺點，甚至岳雲龍已然悟出羅漢陣的個中奧秘。

他迅速制住了九個和尚穴道，並不立即攻向西方位的第二撥，而是襲擊東方位的第一撥。

祇見岳雲龍雙掌，舞起漫大掌影，有若蜘蛛網交織而出，一圈圈冰寒的勁氣，有如宇宙罡風般，排蕩湧向東方位的第一撥。

掌勢驟出的當兒，岳雲龍身軀已如電般，反過來撲擊西方位的第二撥，衆僧實在料不到岳雲龍攻擊手法，如此狡獪莫測，而且速度又這樣快，恍似鬼魅幽靈，驟閃間，便到達前面，而且，在未到之前，一股重如山岳的冰寒氣勁，已壓得衆人頭昏目眩，呼吸迫促，於是，西方位這撥九人，又被他如法泡製了。

全羅漢陣西方位，已有兩排被制，剩下只不過一排，根本難再動陣式，岳雲龍是得手不讓人的，身形驟閃，右掌揮動，一縷縷的罡風勁氣，已如一串串綿密珠爆，倏然擊向那驚慌失色的西方位最後一撥和尚。

慧空禪師見狀，心痛已極，大聲發令道：「爾等即速退開，改爲小型羅漢陣，以游宮陣式互輔——！」

岳雲龍冷笑暗道：「你們可遲了一步啦！」

身隨心動，雙手疾揚，飄忽怪閃間，西方位的陣脚二十七位和尚，穴道已全部受制。

岳雲龍哈哈一陣狂傲蒼穹的長笑，人影恍惚間，已奔至慧空禪師與玄清僧人身前數尺之外站立。

他星目暴出一股勝利者的眩人心神的光輝，凝視着兩人。

他是那麼狂傲，不可一世。

其實，岳雲龍已夠耀武揚威了，自古以來，少林大羅漢陣，只不過傳聞中有青霜老人與天宏禪師，兩位蓋代奇人，平安闖過而已，但這時又增添了一人——便是閻羅魔者岳雲龍。

他的威名，將永遠傳誦江湖武林，有如麗日中天——

慧空禪師身軀顫抖，震懍的語音，道：「罷了！罷了！岳檀越有甚麼事，儘請吩咐下來！」

岳雲龍聞言，暗暗欽佩忖道：「確是領袖武林的豪傑，言出必行。」

岳雲龍那股狂傲之氣，稍爲收斂起來，但語氣仍然冰冷的道：「岳某此件事，非常簡單，就是要托你們少林派，向當今天下江湖武林，發出武林帖，無論正、邪派、黑白二道豪傑，魔頭，都要代爲邀請之列。

「說岳某邀請天下武林人物，於元月一日，華山絕頂天神瀑，全面解决一生之恩仇，凡是和岳某恩師九天神魔雷去惡，有浩瀚深仇者，岳某也要在那時代爲解决，或者是爲謀奪青霜劍，我也可以和他們作個了斷。

「元月一日，華山絕頂天神瀑之會，是武林空前的盛會，你們少林派到時，不妨也參加，如少林派對在下仍有仇嫌，那時要全面報復，岳某絕對樂意接受，不會因這次賭注，而約束你們的報復。」

玄清僧人是個道行高深之僧，聞其言，眼簾裏好像已看見眼前鮮血飛洒，屍體遍地，哀鴻遍野，華山絕頂天神瀑，那條巨大瀑布的清水，變成血紅，此刻，他鼻中也似隱隱聞到奇重的腥羶之味。

慧空禪師也有同感，聞言後口中低喧佛號，細聲說道：「善哉！善哉！阿彌陀佛，善哉……」

玄清僧人蒼涼的語音，哀求道：「岳檀越，望你能把此令，收回成命，我佛慈悲爲懷，最忌慘殺。」

岳雲龍聞到玄清僧人的語言，一聲陰惻惻的冷笑，不屑的道：「大師是否要食前言？」

玄清僧人臉色變得蒼白，凄涼語道：「少林威信，絕不會喪失到這般地步，只是老衲以私人之情，哀求施主收回那場仇殺的命令。」

岳雲龍淡淡一笑，道：「如少林派還有一絲威信存在，那麼就遵照岳某之言去做。」

玄清僧人已知無法說動他，但慈悲爲懷的他，仍然苦口婆心的道：「岳檀越，動輒殺人的罪孽，是最忌天譴，難道你非這樣做不可嗎？」

岳雲龍嘴角掛起一絲冷酷的微笑，道：「大師我問你：師門深恩，是否要報答？師門受辱，是否要洗雪？天下各帮各派，莫不如此，未知大師的少林派，是否獨異？」

玄清僧人聞言，臉色更沉重，但仍然不放棄勸解，道：「江湖仇殺、恩怨，原是綿綿不絕，誰是誰非，各執一詞，老衲乃是出家人，對於塵俗的恩恩怨怨，本不應該捲入，唯天生萬物，首戒殺戮，而重仁心，但施主却要憑一己之快，視蒼生如草芥，老衲實爲施主這絕世奇才，惋惜不值！」

岳雲龍抗聲說道：「岳某之酷殺，乃是迫於無奈，所以才大肆殺戮，以儆凶頑，當今武林遍地烏烟瘴氣，卑賤邪惡之徒，橫行無忌，殘害生靈，你們那種自鳴俠義中人，懼怕淫威，毫不加以約束，任其囂張……

「岳某乃是有骨氣之人，見此形勢，佛家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難道這種掃蕩妖氛，將罪惡滔天的奸徒，使其得到流血慘死的應有報應是做得不對的嗎？……」

岳雲龍此刻心情激憤，語音疾厲，他略微停頓一下，又道：「哼！岳某現在老實告訴你們吧！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只有殺！殺！殺！……」

一時那沉重的殺伐聲，凝激蒼穹，血腥之味，充滿整個空間。

玄清僧人知道完全失望了，他臉上泛出一絲悲愴、凄涼之色。

他暗自喃喃說道：「也許上蒼早已冥冥註定這場瀰天浩刦，既然事情演變至此，但願我佛慈悲爲懷，能夠消弭些許酷殺的氣焰……。」

岳雲龍厲聲的喊殺聲，倏然而止，臉容一片冷酷、無情、冷冷說道：「武林中人最重信諾，岳某這件事，你們少林派定會代爲傳邀吧？因岳某另有要事待辦，只有暫告失陪了。」

語畢，岳雲龍口中發出一聲震撼蒼穹的長嘯，身形猝然暴起，如天馬行空般，

凌虛飛行而去。

眨眼間，已至十丈開外，慧空禪師大聲喝道：「岳檀越之事，少林派一定照辦，本掌門以私人之情，望施主勿胡亂殺人，濫造殺孽……。」

岳雲龍一面提氣飛馳，一面凝聲道：「非是十惡不赦之徒，不殺，不殺！非甘願找岳某晦氣者，不殺！非存心謀奪青霜短劍者，不殺！……」

冗長清越的語音，以懾人心弦的絕快速度，劃過靜寂的四野，餘音一絕，岳雲龍的身影，也消逝得無影無踪。

×　×　×

十二月的酷冬，大地已是一片白雪籠罩，舉目望去，分不出那是大，那是地，行人幾乎絕跡，只剩下幾隻野狗，搖着尾巴在寒風冷雪中，蹣跚來回走着，有時候吐出輕微的嗐嗐哀鳴。

雪天的黃昏暮色，是極其迷濛，悽凉的！

無止無休的雪片，撲面生寒，那割耳的北風，一陣一陣的呼嘯而來。

這種天氣而又是入夜時分，如無極重要事待辦的人，絕對不會冒着凌寒澈骨的風雪趕路，大都已躲進客棧、家裏，圍着火爐取暖。

白梅縣城，此刻却有一個氣宇軒昂的年青人，冒着風雪直向城外的山嶺馳去，他的輕功是如此的蓋絕千古。

祇見一溜輕烟，向那狂風暴雪漫天中逸去，根本無法看清其身影，只見一條黑綫，以眩人眼目的快速，劃過雪地。

約過有一盞熱茶工夫，他已馳進層層疊疊的山嶺中。

此刻，雪雖是停了，狂風還是吹得甚勁，枝頭上的冰雪，像雨點般望下墜落。

這條人影，已在一條不寬的溪流旁，停住了身形。

他星目望着已被雪花蓋滿的崇山峻嶺，削立千仞，口中悽涼的輕嘆一聲，吶吶道：「離別此地，轉瞬已將十月……前次來時，是身受重傷，面臨垂死的掙扎，是珠妹不惜潔玉的身軀救了我，因而錯鑄人間，遺恨千古……」

他語至此處，語音已被淚水充滿了，沉默有頃，他又道：「珠妹妹，我眞無顏對妳，我心內極愛妳，但也就更增加我心內的傷痛……

「梅妹，妳的熱情一片，也從此斷送了……」

岳雲龍此刻內心慘痛已極，暗恨蒼天，作弄於人……

他來此地，本是抱着一股極堅决的仇恨心情，但來到這裏，却有幾般慘痛的事情，使他內心泛出一股駭意，不敢踏步深入。

他駭怕，駭怕見着萬珍珠、梅艷芳，以及孽情的結晶……

這是使他不敢再深想下去的，但他內心又是多麼希望，有了自己的結晶，來延續岳家的烟火，可是他知道，那無知的小生命，自幼小的心靈上便要印下一道極深的傷痕，自己這一代，已是夠慘痛的了，難道下一代又要……

唉！

岳雲龍突然又極悽涼的浩嘆一聲，自嘲說道：「現在還沒證實自己有無愛情結晶，怎麼想得這樣多，雪仇！雪仇！是你現在極切的任務，其餘的一切你不要自尋痛苦了。」

語畢，他星目之中暴出一股駭人的煞殺氣焰，那是殘酷的，毫無留情的餘地，縱然是自己的親生母親，他也無從容忍的。那麼大的狂風，可也吹不動天上密佈的彤雲！

蒼穹是那麼低垂着，大地一片灰黯、悽涼——

此刻天氣，較降雪時更冷，寒氣襲人，狂風嘯掃四野，環宇皆白，連這條溪流，也結成幾寸厚的冰地。

岳雲龍緩步順着小溪向南走去，片刻工夫，已到絕麗幽雅的小峽谷裏，那雪白的院落，此刻，更是被雪絮罩滿，周圍環抱的松林、細竹，仍是一片翠綠。

那已經遭受重創，傷碎的心，見此景色，突有一絲感慨，不禁低吟一首善惡詩詞道：

「善似青松，惡似花，青松冷淡不如花。

「有朝一日嚴霜降，只見青松不見花。」

岳雲龍吟罷，星目暴出一股駭人稜芒，恨聲自語道：「母親！妳昔日絕美的風韻，與虛榮的私慾，也就像今朝的花草一般，下過這一陣雪，便要完全的消逝了。

「哼！母親，妳如此的淫惡，和姦夫分屍父親，這種滔天大罪惡，如給妳一劍就死，那簡直是太便宜了，我一定要以最殘酷的手段來處治妳……」

岳雲龍天生是憤世嫉俗的性格，他對於塵世間，每一個惡人，都是無可容忍的，何况是那種人神共憤，禽獸不如分屍親夫的滔天罪行！

雖然，她是他的親生母親，但也是放不過的，他之有能力，生存在這個炎涼的人世，就是仇恨的力量，支持着他。

岳雲龍沉吟了一會，又繼續說道：「人間最殘酷的刑法是什麼？分屍！不，不，絕對不是！

「是刺激！精神上的折磨，與心內的創痛，父親他老人家，在知道自己嬌妻背叛他時，內心定極慘痛，而又見到自己嬌妻，親自舉着一柄銳利的長劍，戮刺進他肉體之時，他的心定必滲出了血，那種精神打擊，定是任何人所無法忍受的，所以，母親死前的精神打擊，我定要使她加倍於父親，我絕對要這樣做。」

岳雲龍自我殘酷的決定着，他當眞會這樣做嗎？

他的雙脚，開始步上了這條雪橋，緩緩的靠近小橋欄杆，星目望着橋下溪流，已不似昔日一輪旭日初昇之時，粉紅色霞光，彩虹，倒影水中，清波漣漪，小魚戲水的天然美景，而是一片冷絕、清絕的冰雪。

他又抬頭望着側方的細綠纖竹，仍然是迎風搖曳着，竹影仍然可以看見那條石椅，景物依舊，只是少了一位秀麗披肩，淡藍輕紗，纖巧玲瓏，秀麗絕倫的少女與那縷悽厲哀怨的音韻。

想到那縷簫韻，岳雲龍心內又有一絲感覺，說道：「昔日，那縷簫韻，是極盡悽涼、哀怨的，但事實上不是也如斯，唉，我眞太對不住珠妹了，這種愧疚，雖然是死，也不能解決的……

「但蒼天如此的慘酷不仁，又要叫我怎樣，我現在只有恨天，爲什麼讓我降生到這塵世，而又施予了我一連串的慘痛，這是不公平的，爲什麼對我如此的不公平，唉！雖然我殺盡了人間的邪惡之徒，此恨也永遠難消。」

岳雲龍走過小橋，立刻微提一口眞氣，身軀隨即冉冉飛起，輕盈曼妙至極，凌虛飛落十丈開外的矮牆上。

他這次來雪仇，是不願被萬珍珠與梅艷芳知道的，他知道她們的武功，俱是武林絕頂一流高手，所以，他施出武林最高絕的輕身功力，身形飛出之時，完全不帶一些細微風聲，凌空飛行時，非常緩慢。

岳雲龍微蹲在這道牆上，星目凝掃院落四周，裏面是一片冷清、悽涼。

周遭靜寂的可怕，加之沒有秋夜一慣的昆虫聲，周遭更是岑寂。

過於沉靜，那是使人心悸、可怖的！

岳雲龍轉到萬珍珠那間閨房，心中不禁一震，原來房中此刻燈火熊熊，但却是一片沉寂。

他星目再瞥掃到其他各間房室，却是一片漆黑，門窗都緊閉着。

岳雲龍自我解釋的喃喃説道：「珠妹愛好詩詞，也許她現在正於燈下看書……

「唉！我是多麼希望再見她最後的一面……不行，不行，我是無顏再見她的了，再見她的臉容，也就更增添了內心的痛苦……」

岳雲龍語畢，身形隨起，恍似幽靈鬼魅般，以極高超的輕身輕功，撲到院房側面一間臥室。

他極熟悉的知道，裏面是住着他的母親，岳雲龍假借一株翠蘭，隱住了身形，此刻，他的一顆心，沉重的很，呼吸也感到有些迫促。

雖然他事先已有殘酷的決定，但面臨事情降臨的剎那，終是免不了人類所有的緊張與惶恐。

何况這是他一生，最難決定的一件事情。

岳雲龍在蘭蔭陰影下，忐忑不安，約有一盞茶工夫，他方把緊張的情緒，平靜下來，雙肩微晃，已至臥室門前。

他首先凝神內室，傾耳靜聽裏面的動靜，瞬間，他臉色起了極大變化。

原來岳雲龍覺得這室內並沒有人，要知岳雲龍內功已臻化境，耳朵極靈敏，若經他運功凝神內視，三十丈外飄葉落地之聲，也可清晰聽到，但此刻，他却沒有聽到室內人的呼吸聲。

他再傾耳靜聽一會，仍然沒有半絲聲音，岳雲龍暗自忖道：「難道她已經不住在此地，或者自己耳朵有毛病？」

爲求證實，岳雲龍輕推着房門，一聲極微小的聲響，原來房門是虛掩的，應手而開。

岳雲龍心中不禁更是一震，疾速忖道：「以此門虛掩着猜想，裏面還有人住，只是現在出去了，去那裏？難道正在萬珍珠的閨房裏。」

岳雲龍腦際疾速猜想着，星目已在門開的剎那，凝視到室中的一切，那張檀木花床上，被褥等俱全，只是沒有了人影，裏面一切用物有條不紊，分明裏面還有住着人，站在門外，岳雲龍鼻中隱約可聞到一縷清淡幽香。

岳雲龍沒把房門再帶上，雙肩微晃，又到另一間臥室門前，傾耳靜聽但仍然沒發現有人，房門也是虛掩着的。

他知道裏面這一間，是丫環梅香、梅春住着：「難道她們也在萬珍珠的閨房。」岳雲龍又下意識的推忖着。

岳雲龍心情又開始沉凝起來了，如果她們都在萬珍珠的閨房裏，那麼珠妹，定有着什麼事情的，

什麼事情？這是使他費解的，往壞處想，珠妹定是害着嚴重的病。

岳雲龍對於萬珍珠，至今仍是深愛着，想到這裏，他內心不禁也非常焦急，他細聲自語道：「珠妹不知害了什麼病，我要見她一面，不然，我良心是不能安的，我已經害了她一生，絕不能再使她遭受病魔的糾纏。」

岳雲龍如此猜測萬珍珠是害了病，心急如焚，身形如掠波飛燕，以眩人眼目的快速，已躍落這間繡房三丈外，他不敢再逼近了，停住了身形。

驀在此刻——

一聲極端痛苦的呻吟聲傳來！

接着——響起一陣「哇！哇！」的兒啼聲！

那是嬰兒，剛脫離母胎剎那的哭啼聲，這嬰兒的哭聲，冗長震耳，中氣充沛，音震寂空。

岳雲龍一聽到呻吟聲，臉色驟變，緊接着，聽到嬰兒的哭聲，身軀更不禁微微的顫抖着，心內急說道：「他是我的兒子，我知道一定是，一定是……」

裏面突然傳起了一聲嬌脆的熟悉聲音，說道：「珠姊姊，恭喜妳了，是一個男嬰。」

岳雲龍星目珠淚如雨點般，滴落地上，他又暗自語道：「眞的，是男的，是男的，但不知是像我？還是像她？」

裏面又傳出孱弱的語聲，問道：「梅妹妹，他像他父親嗎？」

岳雲龍心中更加慘痛了，她正是萬珍珠，那嬰孩正是他的兒子。

珠妹剛生產第一句話，便問她的兒子像誰，這何嘗不是證明她多麼愛我，因爲這樣，岳雲龍的一顆心，更加傷痛了。

那嬌脆的語音，正是梅艷芳發出。

她欣喜異常答道：「珠姊姊，極像他父親，俊美極了，眼睛，鼻子，口，臉容，無一處不像他，眞有如他重生……」

岳雲龍也驚喜無比的暗自語道：「啊！是眞的嗎？他很像我，我一定要親眼看見自己的兒子……」

裏面又傳起了萬珍珠孱弱的語音道：「梅妹妹，妳能把他抱來給我看嗎？」

梅艷芳噗嗤的嬌笑了一聲，說道：「珠姊姊，妳怎麼這樣心急，伯母和梅香、梅春正替他洗澡呢！等下穿好了衣服，定給妳看，妹妹絕對不會騙妳，他很像他的父親。」

岳雲龍聽自己兒子，正被自己母親洗澡，臉色驟變，暗自驚聲道：「糟糕，母

親她絕對知道我便是她兒子！心如蛇蠍的她，若要暗下毒手，不是輕而易舉嗎？她絕對痛恨自己女兒沒有出嫁，便生了孩子，而又是這種孽緣所生的，她定會……淫惡的她，定會把我的兒子害死！」

岳雲龍想至此處，心急如焚，身子倏閃，已至窗口，屏住呼吸，星目疾速瞥掃房中。

几上燭火熊熊，照得室內通明，一人一物，極清晰的可以看到，小巧清雅的繡房中，仍和往日一樣，一片純白、恬靜、高雅。

那張白漆檀木床上，正仰臥着一位白衣女子，嬌軀上蓋着白色軟棉被，臉龐仍是如此清麗，只是臉色微顯得蒼白，櫻唇紫黑！這是剛生產的特徵，正是仙簫萬珍珠。

靠近自己這邊的椅上，背着自己坐着一位窈窕婀娜，秀髮披肩，也是一色白羅紗衣衫的美麗女子背影，她正是白鳳令旗主梅艷芳。

梅艷芳的左側三尺，正蹲着一位藍衫中年麗婦，與兩個丫環梅香、梅春六隻白藕似的手臂，忙亂的在替一位赤裸的嬰兒洗澡。

岳雲龍見到自己的兒子，被藍衫中年麗婦用手撫摸不定，心內焦急異常，他星目投注自己母親的臉容上，也是充滿着喜氣洋洋，毫無一絲狠毒之色。

岳雲龍仍然不放心，他已暗自凝聚功力，逼到右手五指上，隔窗指向中年麗婦身上，五個死穴。

他心中暗自語道：「只要妳有下毒手的跡象，立即叫妳濺血當場。」

萬珍珠又催促着道：「梅妹妹，好了嗎？快將小孩抱給我看吧？」

中年麗婦回頭說道：「珠兒，妳稍待一會！快好了。」

稍一又道：「梅姑娘，妳趕緊拿條大浴巾來！」

岳雲龍星目如電，更是一瞬不眨的凝視着中年麗婦的雙手，指尖凝聚的勁氣，已至十分飽滿之程度。

他生怕自己母親，在叫梅艷芳拿浴巾之時，暗下辣手，所以，更加預防，只要自己母親，臉色有些微變化，便立即置她於死地、

梅艷芳喜形於色，急速的拿了一條白浴巾，遞給藍衫中年麗婦，道：「伯母，妳老人家可有孫子抱了……」

藍衫中年麗婦仰起臉來望着梅艷芳，綻露一笑，這一笑，岳雲龍看得眞確，而也深刻明瞭她笑中的含意，這也只有岳雲龍才能夠發覺。

她笑中的含意，雖然外表是喜悅，但却是一種强顏苦笑。

由她那嫵媚的眼角皺紋上，隱含着一絲悽涼，悲愴！——

藍衫中年麗婦一笑之後，雙手疾速的把小嬰兒穿上了衣服，外面圍了一條純白絲緞巾，輕輕遞給梅艷芳道：「梅姑娘，抱給珠兒看看！」

岳雲龍一直提心吊胆，監視着自己母親一舉一動，他總算緩緩吁了一口氣，但貫滿五指尖的勁氣，仍然毫不鬆懈，隔窗指着她五個死穴、

梅艷芳接過嬰兒，嬌軀微晃，已至萬珍珠床前。

萬珍珠輕哼了一聲，便要挺坐起來、

梅艷芳急道：「珠姊姊，妳現在體弱血虛，不要擅自妄動，妹妹抱着給妳看，多麼像他呀！」

梅艷芳說着，雙手輕抱着嬰兒，手臂微微搖晃着，臉上充溢着嬌美的笑靨。

岳雲龍暗自感慨，道：「梅妹與珠妹，兩人性情相投，有如同胞姊妹，完全不以兩人同事一夫，引起內心嫉妒，可惜我已無法享受這種天倫之樂……」

萬珍珠鳳目一瞬不眨，凝視着嬰兒的臉容每一細小部份，喜道：「梅妹，他的確是太像父親了。」

岳雲龍聽到語音，忙從沉思中驚醒，星目神光如電，凝視過去：「啊！的是太像我了，是那麼逗人喜愛……」

原來這時萬珍珠，輕伸着雙手，以着慈愛的語音，說道：「小傢伙，媽媽抱好嗎？」

這個俊美的嬰兒，那小星目滴溜溜轉視着他母親，端然露唇一笑，那雙小臂前伸，欲撲過去給她媽抱。

啊！這是多麼聰慧，討人喜愛的嬰兒啊。

萬珍珠喜得鳳目隱蘊着晶瑩淚光，抱着兒子，櫻唇連親小臉，那是多麼充滿的母親的慈愛。

兩個丫環梅香、梅春，正忙着收拾一切東西，而藍衫中年麗婦，却呆愕的凝立原地，那雙杏目望着這對母子慈愛的表現，臉容起了陣陣的變化。

那是深刻的懺悔！

是如此的慚愧，無顏於世。

又是那麼悲愴，悽涼！

啊，人生為什麼會這樣的卑鄙，做錯了事情，非要到面臨死亡的時候，才會悔不當初、

為什麼？他們不在事前先考慮一下事情的後果，也許他們自以為所幹的事，是神不知，鬼不覺的。

但是，那知塵世的事情，都是循環不已的，天網恢恢，因果報應，只是早與遲而已。

萬珍珠抱着自己兒子，玩弄了一陣，極悽涼的嘆了一聲，道：「梅妹，若是他父親！現在看到了他，定會非常的高興：：、唉，龍哥，為什麼去了這麼長久的時候，還不回來……」

岳雲龍聞言，肝腸寸斷，眼淚如雨驟下，黯然悽傷喃喃自道：「珠妹，我們已經目睹了自己的兒子，心裏非常的高興，我永遠祝福妳與我兒子，及梅妹，唉，我是多麼不願離開妳們，但因我遭忌天恨，要把我和你們離開遠遠的，雖然陰陽兩世相隔，但我的靈魂，定會永遠在你們的身邊……」

岳雲龍正忖思間……

忽聽梅艷芳柔聲安慰萬珍珠，說道：「珠姊姊，龍哥最近一定會來接我們的，他也非常思念妳，也許有很多事情延誤了他。」

岳雲龍聽到了這番話語，句句有如一柄銳利的長劍，戳刺着他的心中，淚已滿濕衣襟，他緊咬住牙關，強忍着無比的傷

痛。

萬珍珠若有所感，悽涼的輕嘆一聲，道：「梅妹，我深知龍哥，絕不是忘恩負義之人，只是我害怕他的仇人太多，人單勢孤，恐遭意外……」

梅艷芳急忙截住她下面的語言，柔聲道：「珠姊姊，妳盡管放心，龍哥身負蓋世武功，縱是當今碩果僅存的掌轉乾坤震西天，也難是其敵，而且，他人又機智絕倫，絕對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唉，她們那裏知道，慘酷的事情，即將要降臨她們的身上，而這事情，又是那麼悽傷，斷人肝腸——

也許冥冥蒼天，早已註定了這段哀艷、悱惻纏綿、哀怨千古的孽情，人力實是無可挽回的。

萬珍珠與梅艷芳的答問，更使岳雲龍悲痛欲絕。

他是多麼想撲入室內，號啕痛哭一陣，只是那種慚愧的內疚，強自抑制了他這舉動，以及那充滿心胸間的仇恨……。

但是，其中最使他斷腸，無法生存人世的就是，萬珍珠和他是同胞兄妹，這種亂倫的孽情，是他欲求毀滅一切的最大關鍵。

若是岳雲龍現在知道萬珍珠並不是他母親所生的，那麼這慘酷的事情，定會改觀，但世事就是如此迷離，天下多人，就是為着一點錯誤而喪生的，不知凡幾，這是一個陷阱，如人站立其中，是會愈陷愈深的……

藍衫中年麗婦緩步至萬珍珠的床前，極關切的說道：「珠兒，妳剛生產下小孩須多休息，媽現在也覺得頭昏的很，想去休息一會。梅姑娘，妳這兩日一夜，不眠不休的照顧着珠兒，大概也很累了，妳也去休息吧，這邊我叫梅春、梅香來照顧好了。」

梅艷芳急忙的說道：「伯母，妳老人家趕緊去休息，不要累壞了身體，這邊的事，不必煩梅香、梅春兩人，我自己來好了。」

萬珍珠未婚，便已生產，這在早前禮義注重的時代，是件可恥的事情，何況她又是和別人訂了婚，縱然她母親已原諒了她，但她心裏總是難安的，這時她見母親愈對自己關切，心內的愧疚愈甚。

萬珍珠鳳目含淚，悽傷的說道：「媽，我眞對不住妳老人家，縱然是媽饒恕了我，但是，這事情若被父親知道之後，我眞怕……」

藍衫麗婦杏目也蘊滿淚光，道：「珠兒，事情已到如此地步，妳不要再說什麼，妳父親那裏，媽絕對可以應付，妳放心好了，趕緊放下心情休息，不要再胡思亂想了。」

岳雲龍自最初一見自己母親之時，便有一種母子之間的好感，此刻他再聽母親如此慈愛的言語，剛才那殘酷的決定有些動搖了。

他星目又迸出是眼淚，哀悽的暗叫着：「已經太遲了，已經太遲了。」

梅艷芳為着掃除這種使人哀傷的氣氛，忙說道：「珠姊姊，伯母太疲勞了，讓小傢伙給婆婆抱一下，也好休息」。」

藍衫麗婦聞言，也一掃沉重的臉色，含着笑容，道：「來，來，給婆婆親一下好嗎？」

說着，她伸出雙手，欲抱嬰兒，那知這傢伙眼珠滾轉了幾下，「哇」的一聲哭叫起來——

聲音悽厲刺耳，凝震寂空——

萬珍珠急搖動着雙臂，連聲呵護說道：「寶寶，不要哭，不要哭，她是你婆婆呢？」

這初生的嬰兒，也許他小心靈深處，也深惡痛恨着面前這位婆婆，他不願意親近這充滿罪惡的婆婆。

而也像意識到他慘酷的命運，即將來臨。

他悽厲的悲啼着，哭聲宛如巫山猿啼，慘不忍聞。

岳雲龍的母親，消魂仙子李美娘，她此刻心碎了，這哭聲，不是二十一年前，自己舉劍殺親夫之時，宛似臂中兒子的哭聲嗎！

簡直像極了，是他的哭聲，是的，是的——

消魂仙子李美娘，他現在眼簾好像看到二十一年前，絕魂手岳天鵬臨死前，那張醜陋猙獰的臉容，一陣一陣的抽搐着，怒目暴瞪着自己。

她耳際突也響起了一聲極怨毒的語音，道：「淫婦，淫婦，妳的報應已到了，絕魂手岳天鵬，陰魂不散，仍要降臨這個人間，要來向妳索那筆血債，妳，妳這淫婦，還不納命……」

猛地——

她眼簾裏，又看到一位長髮披肩，七孔流血的厲鬼，雙手緊拉着一條麻繩，緩緩向她逼來，也恨聲道：「賤婦！賤婦！妳勾引了那泯盡天良的姦夫，共同害死了我，今夜我陰魂不散要來索討人命！妳，妳還不納命……。」

嬰兒的悽厲哭聲，仍然凝震夜空。

消魂仙子李美娘，她腦際裏有如天旋地轉，身軀微微的顫抖着，她悽涼說道：「珠兒，妳好好休息一會，媽現在頭腦昏眩，要去休息一會！」

岳雲龍聽到自己愛兒，悽厲的悲啼，心內也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也許自己愛兒知道慘酷的命運，即將要降臨。難道我是這麼冷酷嗎？不捨一切而去嗎？

自己自幼便喪失了父親的愛，我兒子的命運，又要同自己一樣，我能如此嗎？能嗎？於心能安嗎？

岳雲龍想到自己兒子以後的命運，他心腸寸斷了，身軀微顯痛苦顫抖着，臉上肌肉抽搐成條條曲綫。他腦際裏萬縷思潮，似海中的浪濤，洶湧澎湃着。

他要決定一個極困難的問題，這問題是非常重大的，關係着許多人命與幸福，這是多麼難以決定的啊。

此刻，已是二更天了——

天空中沒有星星，更沒有月亮，大地一片灰黯，冷清，悽涼！

冰寒、銳厲的冷風，一直瘋狂的嘯吼着——

岳雲龍星目突然暴出一股駭人的眸焰，那是冷酷的，殘酷的——

他那薄薄的嘴唇一陣掀動，隱隱細語道：「我此生絕對是殘酷的，不能存下任

何一絲感情，這是自生出來所具有的，我絕對冷酷的照剛才決定去做！」

岳雲龍當眞是如此冷酷嗎？若我們見他剛才細語之時，淚水滾滾而下，定知道他所說這番話，內心是如何的慘痛。跟着岳雲龍這一決定，嬰兒的哭聲歛止了。

也許這嬰兒的小心靈，似知已無法改變他父親的心意，只有孤單的生存着。

這時，岳雲龍的母親，消魂仙子李美娘，巳悄悄的退出這間繡房。

萬珍珠目見母親與嬰兒，這種反常的變化，心中不禁一震，悽聲道：「梅妹妹，我不知怎樣，這時心內駭怕的很！」

梅艷芳自嬰兒哭啼時，便由萬珍珠手中接過，玉臂搖動着，嬌軀曼妙的輕擺，專心照護嬰兒，所以，消魂仙子李美娘，驟變的臉色，她完全沒有看見。

此時，梅艷芳聽了萬珍珠語言，不解問道：「珠姊姊，妳心內害怕什麼？」

萬珍珠芳容楚楚可憐，孱聲說道：「梅妹，我怕今夜會發生令人不可想像的事，而那是悽慘的……」

梅艷芳嬌軀微閃，巳至床緣，左手蒙住萬珍珠櫻口，道：「珠姊，妳不要胡思亂想了，趕緊閉目休息，嘿！妳看小寶寶也睡着了。」

嬰兒一陣剖心瀝血的嘶哭，似巳聲嘶力竭，在梅艷芳的右臂中甜睡着，睡狀極美，很逗人喜愛。

倘若你仔細的看，他兩道劍眉間，却輕蹙着，似乎帶着一股憂愁、悽傷——

萬珍珠見愛兒巳睡，向梅艷芳道：「梅妹，幾日夜來，爲姊的承受妳百般照顧，心中難安的很，時巳深夜，妳也應該去休息了。」

梅艷芳嬌滴滴地，道：「珠姊，妳怎麼這樣說，龍哥不在妳身旁，這責任便應當落在妹妹的身上，現在不必再多說閒話了，珠姊趕緊睡吧。」

萬珍珠搖頭語道：「梅妹，妳若不一起上床來睡，姊姊是無法先睡着的。」

梅艷芳說着把嬰兒輕放在萬珍珠身側，然後蓮步姍姍，踱至靠門房的一張床上橫躺了下來，着實她幾日夜不曾休息照護萬珍珠，任她功力多純，這時，也疲倦的很，一經躺下來，連打幾個呵欠，美目一閉，便入夢鄉了。

萬珍珠突然由床上挺坐起來，嬌弱的軀體，緩緩向窗子這邊移來，步子不穩，岳雲龍心中一駭，猛往下一蹲。

驀地——萬珍珠人巳靠在窗邊，發出一聲極哀怨，悽涼的嘆息，吶吶着道：「龍哥，你爲什麼老是不來呢？那天你向我說的話，難道你巳經忘記了，龍哥，你快出來呀！我恨不得你現在人影出現我面前，你知道每日夜裏三更，梅妹都陪着我在窗邊要看你的人影，但却失望了，今夜你不應該再給我失望吧！」

岳雲龍心腸碎裂了，這番語言，是如何的哀怨、悽涼，任是鐵打心腸的人，聽了這些言語，也要爲之愴然，滴下幾滴同情的眼淚。

岳雲龍蹲在窗子下，全身軀體波浪形似的顫動着，但却沒有絲毫的聲音。

這種慘痛悲傷，是最深刻的。

他心內暗自答覆萬珍珠的語言，自言自語道：「珠妹，我巳經來了，就在妳的旁邊一道窗戶之隔……那夜我對妳的誓言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但是，我巳經無法履行諾言了，我眞對不住妳，辜負了妳們，我慚愧死了……如妳知道我爲什麼要死的原因，妳定會原諒我，可是妳那時也會自殺身死，但我默默的祝告，望妳不要這樣做，把殘餘的歲月，傾心竭力教養我們的結晶，我一生巳經夠悲慘了，不願再讓第二代嘗受此苦，珠妹，妳定知道了這個意思吧！」

萬珍珠沉默了一會，忽然又自言自語道：「龍哥，你知道我最近心緒不安的很，好像有一道陰影出現在我眼前，而那是多麼慘酷，龍哥，你知道此事會降臨嗎？只要你來，永遠的陪伴在我身邊，任是驚天動地的慘事發生，我都不會害怕，來吧，龍哥——」

岳雲龍確是哀腸寸斷，萬珍珠的每一句純情言語，是如何傷創他的心，這比人家用劍戮刺他，還要來得痛苦。他那顆赤血的男子心，漸漸的滲出血來，又暗自哀語道：「珠妹，妳打我，罵我吧！是的，妳所意識的慘酷事，是會降臨，而那罪惡者却是我，就是妳心愛的龍哥呀！珠妹，妳永遠不會看見我了，永遠不會……」

啊！天下間的事情，就是如此冷酷的，悽慘——

萬珍珠那裏知道，自己朝夕盼望的人，就在自己的身旁，唉！這是多麼使人痛心的事呀！——

萬珍珠靜靜依偎窗沿，那雙鳳目泛出一股悽傷的光芒，凝視着遠近雪景，那是白茫茫的一片，渺無人影。

她口中發出一聲的幽幽輕嘆，說道：「龍哥，今夜不會來了，只有夢中才能見到……」

萬珍珠說着，挪移着身子，上了床，剛生產的軀體是疲乏不過了，她熄滅了燈火，也呼呼入睡了。

岳雲龍此刻巳忍不住極度的傷痛，竟然發出細微的悲泣聲，他緩緩的凝立起來，星目望着室內，悽聲語道：「別了，可愛的人兒，這是天意，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妳們的一面，再次相逢時，可能巳是六七十年後的陰間世界，我會在陰陽橋上等妳們，不管歲月的漫長，風雪交加，朝夕我都會守在那裏，珠妹、梅妹，與我的愛兒，我向你們作最後的告別了……」

語聲中，岳雲龍身形巳若一道輕烟，飄至他母親消魂仙子李美娘的房外，岳雲龍借一株蘭樹蔭下，暫隱住身形。

此刻正是五更時候了——

凜冽的北風，仍然大肆的怒吼着，外面的寒氣，凍得使人有窒息之感。

岳雲龍星目湛寒的稜光，凝視到這間房屋，心中不禁一驚，暗忖道：「難道她巳知道我來了嗎？哼！這樣也好——」

原來消魂仙子李美娘，此刻室內燈光明亮，那扇房門却大開着，裏面一片沉寂，由窗口可隱約看到一個多姿的人影，呆坐在一張椅子上。

岳雲龍映射在雪地上的人影，開始移動了，速度很慢，但終於踏上了走廊地板，於是，他又停住了身形。

這時，他腦際裏萬千縷思潮，如浪濤怒排洶湧着……

室內的消魂仙子李美娘，像似還沒有發覺岳雲龍已至走廊上，她仍然呆呆的凝坐着，有時軀體微微顫抖着，也許那是後悔的傷痛。

岳雲龍星目中突然射出一股駭人的殘酷稜芒，這眸焰使任何人見了，都要心生驚悸！

接着——他眸焰歛失了，那腦際的思潮也平靜了，臉上泛出一絲微笑——

但這微笑，不啻是死亡的恐怕，殘酷影幕的前奏。

岳雲龍身軀又移動了，他已凝立在門前，室內的消魂仙子李美娘，本是背着他，但這時却緩緩移轉過來。

首先映入岳雲龍眼簾的，就是兩道如雨般滴落的晶瑩淚水，再者就是一副充滿慚愧，無顏於世的臉容，以及一道使人憐惜的目光。

她沒有言語，只是呆愕的凝視着岳雲龍。

岳雲龍也默默不語，英俊的臉容上，泛起一絲極柔和的微笑，他把敞開的房門掩閉了。

消魂仙子李美娘，見到岳雲龍那絲笑容，內心更是身駭，但她仍有一絲希望，願他不是冲着這事來的。

岳雲龍一舉一動，都是使人心駭的，他嘴角始終掛着一絲微笑，態度從容，由旁邊拿了一張椅子，在離他母親的三尺處坐下。

消魂仙子李美娘巳難忍這窒息的沉默煎熬，顫抖的語音，道：「龍兒，你既然來了！……」

岳雲龍突然朗朗一笑，截住她下面的語音，道：「伯母，我初更時分就來了，剛好碰上珠妹生產，不好意思進去，之後，我知道他們都很倦了，又不敢進去打擾，所以，先來和伯母妳老人家，談一談心，但我見伯母好像心事重重似的，一時又不敢進來，最後仍然決定進來，因爲外面的西北風，太冰寒刺骨了，伯母暗自垂淚，不知有什麼心事，能夠讓我來分担一些嗎？」

消魂仙子李美娘，目中凝視着岳雲龍說話的神情，那是沒有一絲虛僞的做作，她心中暗叫道：「難道他還不知眞相嗎？其實，當今芸芸武林裏，又有誰知道這些事情……」

消魂仙子李美娘，心中疾忖……立刻破涕爲笑，道：「賢婿，我沒有什麼心事，只不過昔年的殘疾復發，使我痛得流淚，眞是難爲情，愈老愈不中用了……」

岳雲龍聞言，心中發出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暗語道：「妳這淫婦，眞是如此的無恥，妳爲什麼不自殺呀！難道要叫我親手殺母嗎？」

岳雲龍心中暗叫着，但他臉容却不變色，輕笑了一聲，說道：「岳母，小婿眞是太高興了，老實說，我剛才眞不敢直稱呼妳老人家呢？啊！對，岳母所說殘疾，到底是什麼病症呢？愚婿對於醫術方面，還略微懂得一些，是否讓我仔細診斷一下哩？」

岳雲龍說着，不管她願意不願意，右手如電疾伸，巳扣住了他母親的左腕脈門，眞的替他把着脈。

消魂仙子李美娘，本不願讓岳雲龍扣住脈門，但是當她閃避意念剛起，左腕脈門巳遭控制，她心中大駭岳雲龍手法之快絕。

消魂仙子李美娘，既然左腕巳被扣住，只有假裝眞心讓他把脈，輕聲道：「賢婿，有勞你了。」

岳雲龍突然搖一搖頭，對消魂仙子李美娘，說道：「岳母，妳右腕脈門，再給小婿診斷一下。」

岳雲龍手法奇速，一下又扣住他右腕脈門，根本使人無法閃避，他又凝神的診斷着，臉色驟變，惶恐的語音，道：「岳母，大事不妙了。」

消魂仙子李美娘，那雙杏目一瞬不眨的注視着他臉容，這時一見他臉色大變，心中不禁一震，略顫的語音道：「賢婿，什麼事情，如此大驚小怪。」

岳雲龍滿臉驚惶而帶悽愴之色，道：「岳母，我剛才把了妳的雙脈……」

岳雲龍語至此處停頓下來。

消魂仙子李美娘，凜駭的說道：「賢婿，你快實說呀，到底是什麼事。」

岳雲龍仍然是一副悽傷的色彩，哀聲地說道：「岳母，妳的病，巳入膏肓，大概……」

消魂仙子李美娘，雖然她滿身罪惡，死有餘辜，但人總是人，都是珍惜自己性命的，這時，她有些惶恐了，急聲道：「賢婿，大概怎樣，你說清楚些吧，免使我担憂。」

岳雲龍聽得心中恨聲道：「母親呀！母親呀！妳眞是執迷不悟，妳難道如此無恥嗎？我一定不會原諒妳的。」

岳雲龍臉上神情，更加悽涼了，但雙眼隱含着一股駭人的酷光，這光芒李美娘是無法發覺的到。

岳雲龍當時也假裝悽涼的嘆了一聲，道：「岳母的病，大概無法延續到今夜五更——」

這番話實有如晴空一聲霹靂，當頭擊下，她腦際一片迷糊，但另有一絲疑問，泛起心頭，她凜駭的推忖道：「難道他早巳知道我是他母親，故意要來刺激我，我由珠兒處來時，這間房門是大開着，這分明他已經來找過我了，還有他進來的神情，雖然滿臉帶着微笑，但那舉動是駭人的，以及扣自己脈門的神情，使人有種感觸，是來雪仇的……」

消魂仙子李美娘，眼角又滴下了兩行珠淚，身軀微微顫動着，嗚咽道：「賢婿，我的生命是毫無足惜的，只是你要好好照顧珠兒……」

岳雲龍此刻也滲出血來，但他仍然帶着諷刺的語音道：「岳母，妳剛是享受清福的開始，若是這樣早就去世了，未免太可惜了，唉！但此病，除了死又無救藥，可惜巳經太遲了。」

消魂仙子李美娘，巳漸漸悟解了他的語意，那是多麼刺激的語言，她現在心內也痛苦的很，這是比死還要難受的。但她還存着最後一絲希望：他不知自己是他母親，還是用試探的口吻，問他要怎樣來處治我。

消魂仙子李美娘，珠淚如雨滾滾而下



，悽聲道：「賢婿，我由珠兒的口中，得知你有一身慘痛的血仇，仇家是否找到了？你的母親是否也尋着下落了？」

岳雲龍內心一聲冷笑，暗自忖道：「父親如此慘酷喪命在妳手，哼！今夜如不使妳多遭受一些精神刺激，實難消心頭之恨。」

岳雲龍聞言，臉色驟變，咬牙切齒道：「那對狗男女，小婿已都窺得了他們眞面目，遲早我要讓他們慘死手下。」

消魂仙子李美娘聞言，面若死灰，他之語言，分明不是說，已知道了他母親是誰，但她仍抱着一絲極細微的希望，於是又道：「婿賢，其中一個仇人，不是你的親生母親嗎？難道你眞的忍心向她下辣手嗎？」

岳雲龍嘴裏掛起一絲冷笑，冷澀道：「母親！母親！什麼人會認識這賤人爲母親，哈哈！我自小便被她捨棄殘害，根本沒有得到一絲惠澤，她是我的母親嗎？！─哼！我爲什麼不忍心向她下辣手，不只這樣，我還要使她得到更殘酷的折磨，然後學劍親手殺她，像她殺我父親的時候一樣。」

消魂仙子李美娘，此刻的是得到最殘酷的折磨，岳雲龍的語言，有如利箭般，戳刺着她的心，使她痛苦無比。

她深深的後悔，但已經太遲了。

消魂仙子李美娘，哀怨的低泣着，那聲音是極斷人腸的。

任是岳雲龍多麼殘酷，但他骨肉中，仍有一半是她母親血骨，此刻，他雖心中無比的痛恨她，但他內心仍是悲傷的，哀慟着──

他的眼淚，如斷了綫的珍珠，簌簌往下跌落着──

× × ×

室中頓時籠罩了一層愁雲慘霧，但隨着時間，是愈來愈濃厚了，愈來愈慘酷，悲愴了。

消魂仙子李美娘，仰起了頭，充滿血絲的秀目，凝視着岳雲龍，悽涼哀怨的語音道：「龍兒，你原諒我吧！你趕緊殺了我，殺了我……」

語音悽楚已極，聽得使人爲之心酸不已。

岳雲龍臉上肌肉一陣陣痛苦的抽搐着，恨聲道：「誰是妳的兒子，妳這賤人，我問妳，我父親犯了什麼重大過錯，而使妳泯滅天良的分他屍，妳說！你說呀！」

語音悽厲、刺耳。

消魂仙子李美娘血淚俱下，哀聲道：「龍兒，娘不怪你這樣痛恨，但我請你不要逼問我，你快殺了我吧！」

岳雲龍此刻如瘋了般厲聲道：「妳不要這樣快想死！死便能逃却滔天罪責嗎？……我問妳！我父親死前，是如何痛苦，妳知道嗎？當時妳有沒有顧及父親心腸的碎裂，有沒有，有沒有！而妳却一劍一劍刺進他的肉體，讓鮮血染滿整個……妳和姦夫，却滿足的淫笑着，妳是人還是禽獸，妳……」

岳雲龍痛恨已極，右掌一揚，拍！的一聲脆響──

消魂仙子李美娘，由椅上滾到地上，左臉頰印下一道鮮紅的手印，鮮血由嘴角溢了出來。

岳雲龍左手緊抱着右腕，厲聲哭叫道：「我找了母親，我打了母親！」

岳雲龍乃是有理智，感情極豐富的人，他現在雖然無比的痛恨她，但一時衝動打了她，內心難免有一種痛苦的自責，她總是他的親生母親啊！

消魂仙子李美娘，躺在地上抬起了頭，哀聲說道：「龍兒，你快殺了我，我求你……」

岳雲龍星目暴出一股難以言喻的異樣光芒，臉上肌肉抽搐成條條曲綫，牙齒緊咬着嘴唇，絲絲鮮血也滴了下來。

消魂仙子李美娘，又厲聲道：「龍兒，媽知道昔日的罪惡，縱然是粉身碎骨，也難贖前罪，但一失足成千古恨，此時追悔已遲了……說實在的，你！自出生以來，媽便痛愛你的，昔日你慘遭毒手時，媽也朝夕以淚洗面，冥冥祝告蒼天，願你活現人世，無論如何，因你仍是我的骨肉……我知道你非常痛恨我，但昔日的罪惡，已無法彌補了，現在我臨死之前，求你二件事：第一件，就是永遠的活在塵世，珠兒和梅姑娘，都是極賢淑的女子，你要好好的照顧她們，享受天倫之樂。第二件，就是請你現在認我是你母親，不要仇視我，讓我死得安詳一點，龍兒，你快叫媽！快叫？」

消魂仙子李美娘，語音漸漸孱弱了，原來她腹部已插着一柄匕首，鮮血染滿了地上。

消魂仙子李美娘，本是極嬌艷的臉容，此刻變爲蒼白，灰暗的嘴唇陣陣顫動着，那雙已經神光渙散的杏目，一瞬不眨的凝視着岳雲龍。

岳雲龍心腸寸斷，母子之間應有情感，使他哀叫一聲，身軀撲俯下來，抱起她的嬌弱軀體，眼淚如雨傾瀉，嗚咽道：「媽！媽！龍兒也無顏生存塵世，不久的將來，我也會隨妳而去，媽……」

消魂仙子李美娘，悽厲的臉容上，泛出一絲微笑，弱聲道：「龍兒，你原諒媽？你不要死，你不要死……」

她的語音，漸漸無法聞到了，眼睛也緩緩的要閉上。

岳雲龍悽聲泣道：「媽……龍兒做下那種錯事，怎有顏於人世……」

消魂仙子李美娘聽到岳雲龍的話，心中不禁一震，已閉的眼睛突然圓睜，嘴角一陣掀動，但覺一口瘀血竄上喉嚨間，而使她無法發出聲音。

這時，她眞心急了。

原來，消魂仙子李美娘聽懂岳雲龍話意，是指他與萬珍珠是同胞兄妹，此種亂倫的關係，使他無顏於人世。

消魂仙子李美娘現在是要說出萬珍珠，不是她親生的，但那口瘀血，已堵塞了她的語言，她這一駭，眞比什麼都厲害，因爲如不說明他們的關係，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驀在此刻──

室外突響起了一聲陰森至極的嘿嘿魅笑──

笑聲陰冷、森寒、功力絕高，直震心神，岳雲龍聞聲臉色驟變！

（未完．十九）


常服
氣
事
腦活